

施公案

(五)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五)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第三七八回	探寡媳老妇哭监 奉来文贤令押解	(1392)
第三七九回	因疑案县令诉前情 秉公心贤臣听冤讼	(1395)
第三八〇回	折疑狱吓煞族叔祖 断遗腹恩及未亡人	(1399)
第三八一回	贤臣恤寡节妇请旌 总镇知风强徒遁迹	(1403)
第三八二回	黄天霸大闹桃花庵 马如龙独战吕祖殿	(1407)
第三八三回	双飞燕败走桃花庵 老褚标夜宿松林甸	(1411)
第三八四回	樽酒言欢为长夜饮 是非代白作不平鸣	(1415)
第三八五回	老褚标患病在中途 朱光祖设计诱强寇	(1419)
第三八六回	黄天霸解饷诱贼 朱光祖借牌还刀	(1423)
第三八七回	联交结强盗苦陈词 探情由总兵假献马	(1427)
第三八八回	争胜负窦尔墩定期 决输赢黄天霸讨战	(1431)
第三八九回	使双钩败走黄天霸 设妙计暗算窦尔墩	(1435)

第三九〇回	朱光祖问路斩更夫 郝天龙巡夜回本寨	 (1439)
第三九一回	盗双钩初进连环套 借火亮惊醒窦尔墩	 (1443)
第三九二回	朱光祖再进连环套 黄天霸搜寻窦尔墩	 (1447)
第三九三回	施神勇英雄盗双钩 畏罪法巡卒私逃难	 (1450)
第三九四回	窦尔墩据报问情节 郝天龙奉命看双钩	 (1453)
第三九五回	失双钩窦尔墩吓倒 报机密吴用人投诚	 (1456)
第三九六回	吴用人详细说机关 黄天霸决计索御马	 (1459)
第三九七回	约盗马暗施毒计 再探信顿破狡谋	 (1463)
第三九八回	避火炮偷渡后山河 盗御马三进连环套	 (1467)
第三九九回	黄天霸活捉窦尔墩 众英雄大闹连环套	 (1471)
第四〇〇回	分给资财恩威并济 误肆劫掠冒昧而行	 (1474)
第四〇一回	担酒牵羊情殷谢罪 察言观色心许投诚	 (1478)
第四〇二回	缴御马黄天霸升官 为暴客双飞燕行刺	 (1482)
第四〇三回	极恶穷凶飞燕授首 奇谈怪事麻雀鸣冤	 (1486)

第四〇四回	喁喁小语妯娌谈心	(1489)
第四〇五回	煌煌纶言英雄受赏	(1493)
第四〇六回	报佳音老幼两相欢	(1497)
第四〇七回	齐赴任英雄双接印	(1501)
第四〇八回	报恩德麻雀再鸣冤	(1504)
第四〇九回	察形迹和尚真倒运	(1507)
第四一〇回	命官媒仔细验僧尼	(1511)
第四一一回	审逃妇推敲判曲直	(1515)
第四一二回	治罪人遵依国法	(1518)
第四一三回	率臣职入觐天颜	(1522)
第四一四回	夫妻母子惜别依依	(1526)
第四一五回	兄妹姑娘叙谈款款	(1530)
第四一六回	郝素玉喜产佳儿	(1534)
第四一七回	张桂兰巧捉窃贼	(1538)
第四一八回	总镇署桂兰抚窃贼	
第四一九回	济南府施公接状词	
第四二〇回	节妇鸣冤孤儿待恤	
第四二一回	贤臣听讼太守无知	
第四二二回	梁节妇申诉冤诬	
第四二三回	施贤臣设策试验	
第四二四回	验真假刺血断孤儿	
第四二五回	惊刁顽备礼迎节妇	
第四二六回	窦飞虎矢志报父仇	
第四二七回	马虎鸾同心存友谊	
第四二八回	狭路相逢讎仇必报	
第四二九回	只身保护勇敢可嘉	
第四三〇回	遇仇讎强盗双行刺	
第四三一回	施胆略英雄独立功	

第四一八回	三杰大战马虎鸾 小西杀退窦飞虎	(1542)
第四一九回	施贤臣受惊暂驻 卫辉府悬赏缉拿	(1546)
第四二〇回	毛家营强盗落店 贺二房店主设机	(1550)
第四二一回	恶强盗因醉遭擒 贺店东半途送信	(1554)
第四二二回	恨店东马虎鸾杀店 擒巨盗黄天霸施镖	(1558)
第四二三回	贺人杰追赶马虎鸾 关小西捉拿窦飞虎	(1562)
第四二四回	马虎鸾力竭势穷 贺人杰餐风宿露	(1566)
第四二五回	大树林虎鸾遁迹 花豹村人杰寻踪	(1571)
第四二六回	寻恶寇庄主说原因 想逃生强人入死路	(1575)
第四二七回	羨奇遇郎舅相逢 说前情英雄畅叙	(1579)
第四二八回	枯树湾马虎鸾就缚 六里铺施贤臣息肩	(1583)
第四二九回	村老多情恭迎宪驾 贤臣略分接见乡愚	(1587)
第四三〇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体恤下情蒙恩入赘	(1591)
第四三一回	殷家堡强人起解 六里铺贤臣启行	(1595)

第四三二回	洞房春暖措置咸宜 金屋风和铺陈美丽	(1599)
第四三三回	占中雀屏允称快婿 梦联鸳枕意遂良缘	(1602)
第四三四回	贺人杰初入婿乡 施贤臣经过神庙	(1605)
第四三五回	遇怪风驻节大名城 访淫僧私探关王庙	(1609)
第四三六回	探情由无意遇绅士 藉诗句当面讽淫僧	(1613)
第四三七回	辩诗句无量难言 识仇人智能报信	(1617)
第四三八回	贼秃寻仇遣刺客 英雄有眼识凶人	(1622)
第四三九回	黄总镇客店说来由 恶秃贼黑夜双行刺	(1625)
第四四〇回	中金镖智亮被获 免大难贤臣受惊	(1629)
第四四一回	惯用骗供细审情节 难熬刑法尽吐真言	(1633)
第四四二回	案情重大知府调兵 淫恶难逃总镇献计	(1637)
第四四三回	接公文无心稍恋 读信札见义勇为	(1641)
第四四四回	飞毛腿刺杀假施公 殷赛花投宿关王庙	(1645)
第四四五回	殷赛花假意诱贼秃 恶无量放胆犯佳人	(1649)

第四四六回	贤父女诱擒恶贼 小夫妻力杀淫僧	(1653)
第四四七回	李公然香闷众淫僧 众英雄大破关王庙	(1657)
第四四八回	关王庙淫僧正法 保和殿贤臣面君	(1661)
第四四九回	施贤臣再回漕督任 黄天霸初访琥珀杯	(1665)
第四五〇回	钦使遥临琅玕税驾 高贤戾止蓬荜生辉	(1668)
第四五一回	琅玕山曹勇激云鹤 二贤村世雄劫施公	(1672)
第四五二回	恶智明疑是疑非 贤总漕不生不死	(1676)
第四五三回	用巧言报恩旧主 设妙计醉倒喽兵	(1680)
第四五四回	叙前言将恩报恩 骗恶贼因计生计	(1683)

第三七八回 探寡媳老妇哭监 奉来文贤令押解

却说颜太太听罢道：“你却是一番怜爱媳妇的好意，我可不能自主。是否能令你前去，须要问老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叫人去与老爷说。”因即喊了一个仆妇，使他去颜县令那里告知。那知颜县令早已藏在附近处所，听得清楚。仆妇走到颜县令面前，就将颜太太使他前来的话说了一遍。颜县令也是允许。那仆妇回来禀明，王氏便千恩万谢，告退出去。这里颜县令与颜太太又议论一番。颜县令又道：“吴氏这身孕，据王氏所说，虽然的确无疑；惟恐案结之后，吴氏分娩之时，杨氏族中不免又有一番议论。必得想个法儿，此时代他预先留下地步，以杜将来人之多吉才好。且待我慢慢想来，再作计议便了。”颜太太在旁也极称是。

不表颜县令处处留心，矜孤恤寡。且说王氏出了县衙，先去会着杨士兴。将以上的话告诉一遍，杨士兴也无话说，王氏便往押所而来。到了门口，并无阻挡。原来颜县令已着人招呼过来，王氏一直进去。见了媳妇，便想起儿子，好不悲惨。又见媳妇那种情形，更加伤感不已。吴氏一见婆婆进来，止不住抱头痛哭道：“娘呀！莫非是与你那不孝媳妇，梦中相见罢！你媳妇累得你儿子送了性命，我是百身莫赎。但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将来依靠何人早晚侍奉？媳妇已是不孝，还累及我的亲娘到此看我，你媳妇

更加有罪了。”自己说了一遍。王氏见他如此，本来有一肚皮话，要与媳妇谈谈。因此反而一句说不出来，只是相对而哭。

过了一会，王氏向吴氏耳畔低声问道。“为娘的昨日被县令太太喊进去告诉我，说是你近日呕吐时作，不思饮食。此间看管的人，报与县太爷知道。县太爷即命医生代你诊治。后来据医生说，你不是病，是恭喜了，才有一个多月。因此县太爷便疑惑起来，使县令太太将我喊进去问。为娘的已代你说明白了。我听见这句话，所以不放心。好容易求了太太，转求县太爷，才准我到此看你。我的儿，为娘的记得你那月事，不是我大富回来的前三日么？我儿可实告诉了我，好使我放心。”吴氏听了这句话，不觉面红过耳，羞愧难胜。因道：“这总是你媳妇作的孽，你老人家还问他作什么呢？无论是与否，好在你媳妇打定主意，只等县太爷判明你儿子如何中毒身死，我便随你儿子去了。只不过可怜娘日后无人侍奉，亦说不得这句话了。何必生在世间，被人家耻笑。连父母翁姑都不能兼顾，问什么别的事呢？”

王氏听了这番话，却是一悲一喜。喜的是儿子虽死，现在媳妇已有身孕。将来还可生个遗腹子孤儿，传宗接代；悲的是媳妇负屈含冤，口口声声皆是要死。因此又不免流了许多眼泪。因道：“我儿，你的心我已明白了，听说县太爷已详报出去。好在县太爷是个最清不过的青天，将来不致使你含冤负屈。就是为娘的，现在已深自懊悔，大不该听信人言。为今之计，我儿既有了身孕，更见我儿子死得苦。可怜为娘的，将来无人侍奉。能得托祖宗保佑，你日后生个遗腹子。一来为我家传宗接代；二来为娘的，也可有人侍奉。我的儿，你切切不可存那寻死的心。我儿子已死，这已是挽回不来的了；你若再死去，使为娘的尚有什么指望呢？

劝你好好的保养，不要糟蹋了身子。等事结之后，就可回家。虽说不能如儿子在日一家团聚，到底也算骨肉重圆。我的儿，听为娘的话是不错的。我也不能与你多谈了，过两日再进来看你罢！”王氏说了这番话，吴氏也无他言，只说了一句：“娘呀！怎怪得你老人家？这皆是你不孝的媳妇命苦，带累了杨氏一家。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罢，免得那班人再罗嗦。”说着，又催了两次。王氏无奈，只得别了媳妇，含着两眼的泪，悻悻而去。

再说颜县令这日接到施公来文，令他将杨怀仁控告侄孙媳谋害亲夫一案，即率原、被告，人证，尸属、尸亲，及犯妇母家人等，一并解往淮安，听候亲提讯问。当下颜县令即刻备了申文，报起解日期，交来人带回呈缴。一面将原、被告、尸亲，以及吴氏之父吴有德，一并传齐，即日押解前在。当下颜县令又封了两只船，一只是自己坐的，一只是给原、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这日押解动身，开船而去。却好顺风，不过一日时光，已抵淮安城下。将船停泊。当即飭差先将杨吴氏、杨怀仁押解进城，分别寄交山阳县官寓羁禁；其尸属人等，亦着来差妥为看管，听候提讯。颜县令这才上岸，坐轿进城，先到漕督衙门禀见。当有漕辕巡捕官禀报进去。施公闻说原、被告，人证，俱已由阜宁县解来，现在辕门候示，当即传见。巡捕官传谕出来，颜县令即便趋进。一见了施公，请安已毕，站立一旁。施公命他坐下，有人献了菜。颜县令禀道：“卑职自奉大人亲提的公事，已将杨怀仁、杨吴氏原、被告，人证，俱已解到。现在寄交山阳县，分别羁押。听大人明断！”施公道：“据贵县来文详诉各节，足见贵县慎重民命，钦佩之至。现已解到，候本部堂明日午堂亲讯便了。”欲知如何审出实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九回 因疑案县令诉前情 秉公心贤臣听冤讼

话说阜宁县蒙施公奖励了两句，并属令听候亲提审讯。颜县令当下禀道：“卑职查得该氏，实系端庄自守。谋害亲夫，似非出于该氏之手。但氏夫杨大富又系中毒身亡。因此卑职详讯数次。该氏既不辩驳，亦不呼冤。唯有声称将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实在情形判明后，该氏即欲从夫殉节。卑职因此宿庙求神指示，或可得知底细。不意蒙神所示诗句，卑职推敲测度，殊难悟解。故此申请大人定可否，仰求先为教诲，卑职就感激之至了！”

施公道：“本部堂在先亦殊费讲解。后来偶阅药书，见有荆芥与鲫鱼相反。若食者立毙，因而才将那诗句解悟出来。虽然如此，还有可疑之处，俟明日讯问时，再作计议。”颜县令听了施公这句话，登时也解悟过来。因又道：“大人卓识，卑职实在惭愧。今已有头绪，便好为该氏解脱冤枉了。尚有一事，还要求大人代该氏预留地步，以免他日之患。昨因该氏在押抱病，卑职即传官医诊治。据官医诊看，谓氏已有身孕，才有一个多月。卑职反复推究，与该氏故夫回家之日，身死之期，亦颇相合。将该氏之姑王氏富传到县，询问各节。据氏站所言亦颇确凿，并谓：‘该氏既有身孕，还算杨氏不幸中之大幸。’据称如此，是该氏委无别项情事无疑。原告杨怀仁，系该氏再从叔祖。其人奸险异常，今若不为该氏留下地步，将来生产遗腹，难保不生枝节。所以卑

职再三思虑，总想代该氏免绝后患，方可得安。愚昧之见，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听罢，先点了点头，再说道：“贵县成人之美，本部堂何乐不为。明日一并计议罢了。”颜县令唯唯告退出去，施公也就回了书房，当日无话。

次早辰刻，阜宁县也早来到。施公亦即升堂正面坐下，颜县令坐在旁侧。施公即命先带杨怀仁听审。当有原差将怀仁带到，跪在下面。施公望下问道：“你唤杨怀仁？”答称：“小的便是杨怀仁。”施公道：“杨吴氏是你何人？”怀仁道：“是小的侄孙媳。”施公道：“尔控告吴氏谋害亲夫，是将你侄孙谋害？”怀仁道：“大人的明鉴，正是侄孙被其谋害。”施公道：“尔既知尔侄孙为尔任孙媳谋害身死，可将当日如何谋害情形，对本部堂据实禀来，本部堂好代尔任孙申冤。快讲！”杨怀仁道：“大人听禀：只因侄孙娶媳三月，即出外经商，一去三年。于本年三月初八日，才由外路回家。那日到家时，甚是强健，不意当夜就为吴氏谋害身死。次日早晨，方才知觉。小的因侄孙身死不明，这才赴县禀报。蒙县太爷恩往相验。据件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实系中毒而亡。可怜侄孙三载离乡，一旦回家，即遭谋害。堂侄又系独子养亲，吴氏存此辣手狠心，实为族人共嫉。总求青天大人严讯吴氏，为侄孙申冤。”施公听罢，因道：“杨怀仁，尔与杨士兴同门居住么？”杨怀仁道：“小的住在士兴家西首，算是紧邻，却不同住。”施公道：“据尔所说，吴氏谋害亲夫，尔当有些实据了。尔究竟有何实据？可对本部堂说来。”杨怀仁道：“大人若问实据，小人却不敢妄说。但吴氏平日甚为流动，因此生疑。这请大人明鉴：若非吴氏谋害，何以侄孙前一日回家，第二日即中毒身死呢？这是千人共见，非是小人敢妄指的。”施公道：“本部堂只有一事不

懂。尔侄孙上有父母在堂，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偏是你前去首告呢？”怀仁道：“小的界居族长，族中凡有事，理应小的承管。今侄孙为侄孙媳谋害，小的首先控告，此亦义不容辞。”施公道：“原来你是个族长，所以你要首告。但本部堂看你这人似非忠厚之辈，难免其中无藉端敲诈之处。你且退下！”杨怀仁只得跪在一旁。

施公又命带杨士兴。即刻，杨士兴带到，跪在下面。施公问道：“你唤杨士兴？”答称：“小的是杨士兴。”施公道：“本部堂问你儿子如何被你媳妇谋害，可将实情诉来，本部堂好代你儿子申冤。”杨士兴道：“小人的儿子前一日由外路归家，次日即死于床上。小的当时并不知道，还是小的妻子王氏在房里面，见媳妇喊了一声：‘不好了！’那声音颇为惊诧。小人的妻子闻声而去，打开媳妇房门，见媳妇已昏晕在地不省人事。当时小人的妻子，即招呼小人前去。小人进房一看，见媳妇如此，还道儿子与媳妇吵闹，将媳妇推倒在地，跌晕过去；并且还骂了儿子两句，呼唤儿子起来，去取姜汤来灌媳妇。那知再唤不应。一会儿，媳妇醒过来，见小人在那里骂儿子，他便摇手，又指着床上。小人不知他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叫小人去拖儿子。小人正欲前去。媳妇忽然挣出一句话来，说是：‘儿子已死了。’小人与妻子这一听，便走向床前将被掀开一看，果然死在床上。小人夫妇即悲恸不已，大哭起来。小人的堂叔也就来了。问及情形。他便说：‘其中定有缘故。何以你儿子昨日回来，今日就会死呢？怕是你媳妇谋害死的，此事非报有相验不可。’小人听堂叔所说之话，也甚有理，因即请他进城报县。后来县太爷到小人家内相验，果然验出是中毒身死。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今蒙大人饬提前来，还求大人

代儿子申冤，此就是小人的实情。若说媳妇如何谋害，小人却不知道。”

施公道：“还要问你，这媳妇平日待你等夫妇如何，可端正不端正么？”杨士兴道：“小人是从不撒谎，有一句说一句。若说媳妇，平日待小人夫妇也还孝顺，举动也还端庄。并不似人家那种不孝顺、不端庄的人。不知他怎么会把儿子谋害死的？”施公道：“据你所说，你儿子定被你媳妇谋害身死无疑的了。”杨士兴道：“小人也不敢说定是媳妇谋害的。但是儿子中毒是实，还求大人公断。”施公道：“你且跪在一旁，候本部堂代你儿子申雪。”杨士兴移跪下面。施公又命带杨王氏。少刻，杨王氏带到。施公问一回。杨王氏所供的，与杨士兴相同。施公也命他跪在一旁，听候发落。这才命带杨吴氏，当有原差答应。一会儿，将吴氏带进，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个头，然后匍匐在地哭诉道：“求大人明镜高悬，从公判断，但为亡夫，死无冤枉，小妇人虽万死不辞。”施公听说便道：“吴氏！你可抬起头来。本部堂有话问你。”吴氏答应，将头微微抬起。不知施公问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〇回

折疑狱吓煞族叔祖 断遗腹恩及未亡人

话说施公见他泪痕满面，悲痛难胜，颇觉可怜。因问道：“吴氏，尔可将自从你丈夫回家时，以至身死，其中所有情形，及所食的饮食，一一详诉明白。本部堂好给你丈夫申冤，代你辩白、不可稍有半字不实。快讲。！”

吴氏因又磕了一个头说道：“丈夫大富，自三月初八，由外路回家。小妇人翁姑，因丈夫在他乡日久，家乡风味久不领略。又因丈夫平日喜食鲫鱼，命小妇人挖取了许多竹笋。于是烹鱼煮笋，翁姑父子夫妇，一家团聚饮食，当时甚是快乐。直吃到日落才吃毕。大家都有酒意，小妇人即收拾杯盘清楚。此时已是上灯时分。小妇人的翁姑，因丈夫沿途辛苦，即命丈夫早些去睡，因此大家提灯进房安睡。不意小妇人次早起来，见丈夫死于床上，当时小妇人即惊慌起来。婆婆闻声，即至小妇人房里看视。彼时小妇人已吓晕在地，后来被婆婆唤醒；此时公公已被婆婆喊进房内。大家一见丈夫死在床头，便大哭起来。那时小妇人痛夫心切，只想随丈夫同死。不意有夫族叔祖见此情形，说是：丈夫昨日回来的，何以今日就死？显系为小妇人谋害。小妇人亦不敢赖，当下将小妇人父母请来。小妇人父母也无从分说，只好听报官相验。那知县太爷来验，果系中毒身亡。小妇人亦不知如何中毒。但是小妇人嫁夫从夫，夫死理应同死。即谓小妇人谋害，小妇人

亦不敢辩。好在同一死法，有何足惜？惟恳求大人将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时，小妇人死亦感思不已。”

施公听罢道：“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谋害亲夫之人，本部堂又何能委屈你这贤妇？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本部堂早已知道。且再问你，你家厨房离正屋有多远，院落内有何花木？再对本部堂一一说来。”吴氏道：“小妇人家中厨房，只离正屋相隔一间院落。这院落之内，也无别样花木，只有荆芥一棵。”施公点点头，因又从“你等由正屋去往厨房，可走荆芥树下经过么？”吴氏道：“这荆芥是有架子的，平时出人都要走荆芥架子下经过。”施公道：“你那日在厨房内将鱼煮好，端回正房，是荆芥花下经过，曾有荆花落入鱼碗之内么？”吴氏道：“小妇人将鱼煮熟，端入正房，并未见荆并落入鱼碗之内。后来去厨房内添汤，复走出来经过荆芥架上，忽然一阵狂风，将荆并花吹得纷纷落下。鱼碗内也曾落了许多。”施公道：“曾将荆花拣去么？”吴氏道：“小妇人当时并未拣去。因手内还有别物，到了正屋，才将荆花拣去。”施公道：“你拣去后，还有别人吃这鱼汤么？”吴氏道：“彼时翁姑饭已吃完，只有小妇人丈夫一人饭未吃完，因用这鱼汤泡饭的。”施公道：“这一碗鱼汤，你丈夫那里一人饮尽了，还有余剩下来的么？”吴氏道：“不曾剩余。丈夫将饭吃毕，那鱼汤还剩了半碗。是婆婆又叫丈夫喝了罢！因此丈夫就喝完了。”

此时施公在那里问吴氏，堂上跪着的那些人，即堂下听审的人，皆不知何故？个个暗道：“何以专问荆芥花与鱼汤，这是什么缘故？难道其中有道理么？”正在疑惑，忽听施公喊道：“杨士兴，你听本部堂告诉你，尔的儿子并非尔媳妇将他谋害身死。乃系鲫鱼汤吃死的。”杨士兴道：“大人明鉴，小人却有些不懂。小

人及小人的妻子媳妇皆吃鲫鱼，何以都不死。独有儿子被鱼汤毒死？好使小人不能明白。”施公道：“你无须多言。听本部堂将中毒的缘故告诉你，自然明白。尔等所食鱼汤，内中无荆芥花；尔子所食的汤，有荆芥花落下，所以因此身死。本部堂且问你，尔子末后所食鱼汤，尔可曾看见尔媳妇将确内荆芥花拣出去么？”杨士兴道：“小人亲眼看见我媳妇拣去的。”施公道：“尔等曾喝此汤么？”杨士兴道：“小人等皆不曾喝，只有儿子一人喝的。”施公道：“尔等皆不曾喝？”杨士兴道：“小人等皆不曾喝。”施公道：“这就是了。你可听本部堂说，荆芥与鲫鱼本来相反。若是荆芥与鲫鱼并在一处，不知道的误食下去，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亡。尔子误食荆花鲫鱼汤，所以身死。本部堂还有个效验与尔等见证，尔等方知杨大富非吴氏谋害，实系误食荆花鲫鱼汤而死。”

说着，已命差役速去街上买两条活鲫鱼，药铺内买二两荆芥穗，立等应用。又命到厨房里取一口锅，拿一个火炉。及木柴之类，听候应用。又命人在外面牵一只狗来，各人遵命去办。一会儿俱已齐备，施公即命人将火炉烧着，把锅放在火炉上面。又把两条活鲫鱼，二两荆芥穗放入锅内。然后将水倾入，去煮鱼汤。一回儿鱼汤煮好，将锅从火炉上端在一旁。等那鱼汤将冷，令人将狗牵至锅面前来吃。不一刻，狗倒在地下，乱滚乱叫。又一刻，狗死。施公见狗已死，又命人将狗翻在地下。看那肚腹，果然青紫不堪。忽听施公道：“杨士兴尔可相信你儿子不是你媳妇谋害死的么？”杨士兴道：“大人的明鉴。小人相信了。若非大人如此神断，不但儿子有冤难申，连媳妇还要冤沉海底的。”杨士兴话未说完，杨王氏又向上连连磕头道：“小妇人蒙大人的神断，不但代儿子申了冤，代媳妇雪了枉，保得媳妇性命，还可保得我媳

妇的遗腹呢！”说着又连连的磕头。

施公正欲设法代吴氏保全遗腹，难得他婆婆先说出口，这就更觉好办了，心中不觉大悦。因故作正色喝道：“王氏你何得胡说？据尔等所说，你儿子娶亲只有三月，便即出外经商。一别三年，始于前月初八回家。尔媳妇那里来的身孕。这不是胡说？来给我将王氏拖下去掌嘴！”王氏听说要打自己的嘴巴，因极一口呼冤道：“求大人开恩！不是小妇人胡说，媳妇实在是有了身孕。计算起来，将及两月了实系小妇人的媳妇从儿子回来后才有身孕。”施公道：“本部堂万不能信；你且跪在一旁，候本部堂验明，方可相信。如果不实，再行掌嘴！”当传官医到堂来细细验脉。不一刻，官医传到，当堂给吴氏细验两手六脉。当下官医喝报：“验得该氏左关脉起如珠，是受孕将近两月，而且是个男孕。”施公道：“你验明白吗？”那官医道：“医生验明确实，毫无虚假。”施公道：“你敢具结么？”那官医道：“医生愿具切结。”施公使命宫医具下切结。官医退去。施公正欲与杨怀仁说话，忽见吴氏跪在下面，向上面磕了个头。口中说道：“今蒙大人神断，将小妇人夫妇两重冤枉，俱已判明。小妇人生不能报答大人，只好结草衔环于地下了。”说着，立起身来，便向堂上柱子上一头碰去。毕竟吴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一回

贤臣恤寡节妇请旌 总镇知风强徒遁迹

话说吴氏一头向庭柱上撞去。施公一见知道不好，却好吴氏的父母站在一旁。赶着抢上一步，将吴氏抱住，幸而未曾撞着。施公见有人将吴氏救下，心中好不赞叹。因问道：“尔是何人？”吴有德答道：“杨吴氏之父。”施公道：“你叫什么名字？”吴有德道：“小人名唤有德。”施公道：“尔居然有一个节烈的女儿，可羡！可羡！本部堂就将你女儿交付与你，听候本部堂发落。”吴有德才赶紧跪下，磕头道谢毕。又站立一旁去防女儿再要自尽。只见施公向吴氏说道：“尔之节烈，本部堂已知道。现在尔之冤枉，也算判明，何必再寻自尽？原知妇人以殉节为重，但是你现有身孕，尔夫又无兄弟，可以接嗣大宗。难得尔尚有遗腹，将来生产下来，也可传宗接代。况且尔平时又克尽妇道，侍奉翁姑，亦极孝顺。尔若此时但以殉夫心重，将来尔之翁姑，又有何人侍奉呢？尔须明白这个道理，只要善事翁姑，即是尔夫虽死，也要感激你代他克尽孝道。本部堂再代你请旨旌表，日后果系生下男孩，还可令他读书，功名上进。尔有这许多大事，许多好处，在你一人身上，何必定要殉节呢？须遵本部堂的好话，不可再存妄想。”吴氏立在一旁，听了这许多劝慰的话，也是感激不已。只得谢道：“蒙大人恩典，小妇人焉敢不遵！夫死妇亡，理所应得。既承大人谆嘱，小妇人当谨遵恩命。以后自当格外善事翁姑，代

亡夫克尽子职便了。”

施公闻言，更加赞叹。因又向杨士兴道：“你媳妇节烈可嘉，尔等当谨善视。不得因他系无夫之妇，又感于世俗之谈，说他‘命不好’了，将你子妨死等语。须知你媳妇如此孝顺，如此节烈。在那世家之中，也就难得。而况出在尔等乡村之中？本部堂尚且敬重尔媳，尔等倘敢故违，有什么闲言闲语，本部堂一经访出，即提从重严办。”杨士兴道：“小人断不敢待媳妇不好，而况媳妇是我杨氏门中第一个贤孝节烈的人。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妇，也对不起小人的儿子。当谨遵大人恩命。”王氏也说道：“小妇人当作儿子一样看待，能于日后生个遗腹孙子下来，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施公见杨士兴夫妇如此，心下十分喜悦。因又将杨怀仁喊到面前，向杨怀仁喝道：“你现在可相信你侄孙非你侄孙媳谋害死的么？”杨怀仁道：“小的此时相信了。”施公道：“若非本部堂给你侄孙媳判明。吴氏的一条命，岂不被你冤诬而死？本部堂本来要办你一个诬告的罪名。姑念你尚无别项清事，从宽发落；着重责二十板，以惩将来好事生非。”杨怀仁听说，更加吓得胆战心惊。哀求道：“小的知罪，惟求大人格外宽恩，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施公还是喝令要打。此时吴有德复跪下求道：“杨怀仁虽然诬告小人的女儿谋害，但彼时小人也不敢不信。现在既蒙大人判明，好在女儿并未谋害，还求大人格外宽恩。杨怀仁以后当不敢再如此籍端生事了。”施公见吴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方转弯说道：“姑看你代他哀求，着令当堂具下切结，以后断不籍端生事的始准从宽释放。”杨怀仁在旁跪道：“小人具切结，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施公答应，当下杨怀仁具了切结。施公令：杨士兴等退下，即日回家，好生宽待吴氏。施公也就退堂。

阜宁县跟随进去。施公道：“可了结此案，你可回去。”次日即稟辞回署。这里施公也就代吴氏请旌表。吴氏怀胎十月，居然生了一个遗腹子。后来抚养成人，还进了一个阜宁县学的生员，这也算吴氏能尽节孝的报应，这也不在话下。

回头再说黄天霸同着褚标、朱光祖三人，前往连环套，探听盗御马的消息。一路上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已走了半个多月，却不曾打听出来。这日走到一个所在，忽见前面有镇市。天霸便向褚标道：“格老叔！咱们到前面那座镇市上歇一会儿，再向前进罢！”褚标道：“更是咱也有此意，咱们可赶到那里去歇罢！”说着，三人走了一会，已到了面前的镇市。天霸就在这镇上街口，寻了一座大酒楼。只见牌上写“集贤居”三字。天霸与褚标、朱光祖等三人，进得店堂。上了楼，在窗口一张桌上坐下。当有小二上来回道：“你老还是饮茶，还是饮酒？”天霸道：“先泡两壶茶来解解渴，然后再打酒来。”小二答应下去。一刻工夫，送上两壶茶来，又打了三盆面水，在各人面前放下。褚标等洗净了面，然后坐下来喝茶。小二站立一旁伺候。褚标便问道：“这镇市唤什么名字？那一县所管？”店小二道：“这镇市仙桃花镇，系济宁州所管。”褚标道：“原来这就是桃花镇。人说济宁州有座桃花镇极其繁华，果然名不虚传。却是一个好地方。”因向窗外观看街上的人景。只见往来杂众，车马喧阗，实在是个冲衢要道的景象。

看了一会，小二又向天霸问道：“你老还是拿酒？还是再等一回儿？”天霸道：“你这店里有什么好酒？”小二道：“原泡高粱是顶好的。”天霸道：“你就给咱打二斤。”小二道：“你老用什么菜？”朱光祖道：“你可将你店内顶好的菜，随便取两件来下酒。”小二答应下楼，一会儿拿了两壶酒，四碟菜，摆在桌上。无非是

鸡、鱼、牛肉、蛋之类，这也不必细表。三人便饮起酒来。正在吃得高兴，忽听一片吵闹之声；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好似摔了许多碗碟。黄天霸首先向楼外一看，只见对街一座酒楼上拥着许多人，在那里吵闹相打。

黄天霸看了一眼，但见内中有一人。身体魁梧，相貌不俗。身穿一件白缎绣花直裰，头戴一项英雄巾，脚踏一双薄底快靴。是个武生打扮，按着一人在那里厮打。口中吸道：“咱将这囚攘的打死，方知道爷爷的手段！难道我是过路人，就应该被欺负么？”说着，又是几拳头打下去。只听底下那人哀求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还求爷爷饶恕！再打可是要死了。”黄天霸正不知所为。忽见店小二在旁说道：“这人也真奇怪。自从上月到了这里，已有二十余天。每在酒馆内专门与我等作对。稍不遂意，便即相打。听说住在桃花庵，又不知他来此何事？但有一层，只要将他伺候好了，可真是银钱毫不吝惜。三两五两，十两八两，只管乱使。”朱光祖在旁听说，便望天霸就使个眼色。天霸会意。褚标此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三人不追问。毕竟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二回 黄天霸大闹桃花庵 马如龙独战吕祖殿

话说黄天霸等三人，才上得对过酒楼，已不见厮打店小二的那人。你道这人是谁？就是双飞燕。他因闻得施公着令黄天霸去到连环套要那御马，他便想也去送信与窦尔墩。后来到吴其土家采花，将那吴其土女儿杀死。他即预备赶往连环套。走此经过，却恋着一个妓女，因此在这镇上耽搁下来。这桃花庵是这镇上第一个大寺院，双飞燕所以也住在庵内。他一来恋着妓女，二来他又想打听有什么好女子、好妇人，便又采花。不意在那酒楼上，正打得那小二叫苦连天，哀求不已。瞥眼看见黄天霸等在对楼上，目不转睛望他。他这一见，虽然认不得黄天霸。自古道：“好汉识好汉，英雄识英雄。”他已猜着九分。又见朱光祖望黄天霸丢了个眼色，他格外明白。因此撇了店小二，便下楼去。他又料定黄天霸必然打听他的住处，故此去到庵内好作准备。所以黄天霸等到了那里，已不见双飞燕的踪迹。当下便向褚标说道：“那人已不见了。咱们还得前去那里才好？”褚标道：“咱们且走到那里，探听探听是否那人，再作计议。”天霸、朱光祖答应。

于是三人出了那酒楼的门，又问明那个桃花庵的路径，一齐前去。不一会已到，三人便走进庵门。果然里面金碧辉煌，好一座庙宇。三人信步而进，直走到方丈。当有住持僧迎接进去，彼此坐下来谈了片刻。褚标正要探问，忽见打店小二的那人走了进

来。褚标一见即低问那和尚：“大和尚，你可知道此人姓什么？那和尚答道：“据他说是姓马。”褚标道：“大和尚，可知他那里来的？”和尚道：“他说从淮安而来，又说从徐州而来。”褚标正盘问和尚的细底，瞥眼间又不知那人去向。因与黄天霸道：“此人定是那人了。”天霸点头称是。褚标又向和尚问道：“向来认得他么？”那和尚道：“本来不相识，因他住在这里才认识的。”褚标又向和尚道：“我等有一句话奉告：此人是著名的一个采花大盗，名唤双飞燕，我等俱是淮安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人。近日奉了大人之命，出来访拿他。不意他住在你这庵内，我等即刻就要去拿他，所以先告诉你一声，你可不必怕。但是他现在住的什么地方？你可告诉我，好让我前去。”和尚道：“原来这姓马的，还是个采花大盗！僧人从那里得知？他却住在九十九号屋内，在后殿西首廊下。门口有方横匾，上写着‘吕祖殿’三字。”褚标听说，记在心中。当下天霸等三人，也就半外面大衣脱去，各人拿了兵刃，跳出方丈，真向吕祖殿而来。

此时正是六月十三酉末戌初之候，月色正明。他三人顺着路径，到了吕祖殿门口。殿门口。褚标站在门外，黄天霸首先入内。朱光祖一个箭步，上了房檐。顺着房垄来至屋后，在屋上接应。天霸走入屋内，趁着月光，便去寻九十九号。转弯抹角，过了月亮门。只见对面走出。人，天霸定睛一看，正是双飞燕。此时打扮却不是在那酒楼上的装束。但见他身穿紧身衣靠，头扎英雄包脑。脚踏薄底快靴，手拿着一对倒刺双尖钩。因大声喝道：“来者可是天霸小子么？”天霸答应道：“既知老爷的大名，还不早早受缚？免得老爷动手。”双飞燕道：“你若能赢得咱爷爷手上家伙，咱爷爷任你处治。”天霸道：“好大胆的贼子！你到处奸人妇女，

又将吴其土之女杀死，今奉总漕施大人之命，特来擒你。你还敢恃强抗敌？不要走，看刀！”说着，就是一刀砍去。双飞燕大笑道。“好小子，来得好！”说着，即将左手刺钩向上架住，右手、起。那把钩已放了出去，来打天霸。天霸见来势凶猛，即将手中刀拔回，对准刺钩向上。迎。只听当啷一响，将双飞燕的钩拨在一旁；趁势一刀，向双飞燕左肋下刺去。双飞燕左手的钩望下一磕，靠着刀就要来绞。天霸看得清楚，不敢怠慢。将刀一掣^①，急急一个箭步，纵到双飞燕背后，一转身，就从他后肋送进一刀。双飞燕也就即转身过来，将天霸一刀让过，起右手钩来刺。天霸复一纵，到了双飞燕左边。用了个旋风刀，直向双飞燕腿上搠到。双飞燕两钩合就一齐舞动、认定天霸前后左右上下，钩统进来。天霸的那口单刀，也算用法精明，遮拦格架，来破他的双钩。那知双飞燕的双钩，实在神妙莫测。把个天霸直杀得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刀之功。天霸杀得性急，尽力杀了几合，知道敌他不过。便急急拨开一钩，撒腿跳出圈外。当时就取出飞镖，预备去打。那里知道双飞燕亦早防备，怎容得天霸发镖，他却早已赶了过去，仍是双钩齐下。口中喝道：“好小子！你打算用镖来打爷爷，可知道你爷爷早已识破你那诡计。往那里走？看钩罢！话未说完，钩已应声而到。黄天霸只得仍然用刀来敌。二人又杀了一二十个回合。黄天霸看看抵敌不住。

朱光祖在屋上看得亲切。一声大喝道：“双飞燕！你休得逞强！咱祖爷爷来取你的狗命！”说着手舞双刀，从半空中跳下来。手起刀落，直向双飞燕顶门砍到。双飞燕见屋上又下来一人，他

① 掣（qiè，音切）——用手提着。

那敢怠慢？一面敌住黄天霸，一面留神顾着上面，正在预备招架。已见朱光祖双刀到，逼近顶门；双飞燕此时，可是万难招架。只得一甩手，向天霸甩手一钩。复将腰一弯，向斜刺里一蹿，让过朱光祖的双刀。朱光祖双刀扑下，却扑了个空。险些儿误砍到天霸身上去。朱光祖才算立定脚步，双飞燕已将双钩飞舞回，复向朱光祖钩来。黄天霸一见，从斜刺里接住。接着朱光祖也就舞动双刀，齐杀过来。三个杀在一团，真个是将遇良材，棋逢敌手。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见朱光祖一声喝道：“好强盗！你不要逞能，看镖！”双飞燕听说看镖，疑惑朱光祖也有暗器，便分了一点神，防备镖打。那知那里有什么镖来？却是朱光祖用的诈敌之计，居心想吓他一吓。他一定要分神在这镖上；便可趁这空儿刺他一刀。那里知道双飞燕未见有什么镖来，他知道是诈语，也就无意提防，仍是死力接战。黄天霸实在杀得兴起，便拼命与他死杀。朱光祖亦不遗余力，拼命上前。三人又杀了一会、只见黄天霸喊了一声道：“好强盗！咱老爷杀你不过，你休得来追！”双飞燕就急急赶来。朱光祖怕天霸有失，也就赶下去杀。双飞燕赶得切近，只见天霸手这一扬，毕竟双飞燕曾否中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三回

双飞燕败走桃花庵 老褚标夜宿松林甸

话说双飞燕正赶黄天霸，忽见天霸手这一扬，知道放了暗器，急急预备留神躲让。那知天霸的镖，已到了面前。双飞燕说声：“不好！”赶着将身子向偏一让，算是让了过去。接着天霸又是一镖打来。双飞燕久知天霸是传家的镖法，百发百中。今幸将他第一只镖躲过，连着又是一镖过来。双飞燕知道难让，正在打点主意，还想闪让。那第二只镖已认定右足打到。双飞燕即刻向上一纵，离地有三尺多高。那只镖又被他让过。却好朱光祖已赶到双飞燕背后，乘势就是一刀，向双飞燕连肩带背砍下。双飞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后，说时迟，那时快，他已跳在一旁。朱光祖见这一刀落空，复进一步去砍。双飞燕接住，又斗起来。此时黄天霸又复上来助战。

外面褚标等卜一会，见里间毫无动静，又不知胜负如何，因也提了朴刀，走了进主。转过月亮门，早看见他三人在左首那方大院落内厮杀。正是杀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负。褚标飞舞朴刀，一声大喝道：“好小了！认得褚标么？”话犹未了，已从人丛中砍杀进方双飞燕一闻此言，赶着留神。急拨开黄天霸的刀，顺手还了朱光祖一钩。正要撒腿就走，却好褚标刀已经向西门砍到。双飞燕此时可急了，将右手钩一起，接住了褚标的朴刀。左手钩先向朱光祖虚晃一钩；朱光祖才待对开，他便趁势向黄天霸甩去。

黄天霸不曾留意，肩膀上已被双飞燕的钩搭住了。双飞燕见打中了天霸，一面拦住褚标的朴刀；一面使足了劲，就将搭着天霸的那把钩，向怀里一拉。天霸说声：“不好！”肩膀上衣已被他拉下一块来、幸喜不曾伤动皮肉。只将紧身衣靠却拉破了一块。朱光祖、褚标二人，见天霸已中了双飞燕的兵刀，便一齐拥上来。不分皂白，乱砍乱杀。双飞燕见不是势头，当即抖擞精神，将褚标、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开。自己即从平地将足一顿，犹如一条黑影一般，立刻飞上屋檐。乘势就揭起片瓦来，望下一摔。黄天霸、朱光祖见他上危他二人也就要赶了去。只见摔下七八片瓦来，黄天霸、朱光祖略停滞了一刻。双飞燕就在这些工夫，已撒腿蹿房越屋，一溜烟逃走。等到天霸、朱光祖二人上了屋檐，急急赶下。双飞燕已走得远了，追赶不及。黄天霸还不肯舍、仍急急的向前面赶去。赶了好一会，只不见踪迹。天霸道：“寺内不就这一片地方，这忘八羔子走向那里去了？”原来双飞燕上房檐后，他便到方丈内寻住持和尚，要与他说话。不意和尚不在方丈。他只由方丈内墙上越蹿而去。黄天霸等又寻了一会，仍然不见他，只得快快而回。下了房檐，仍请朱光祖分头去赶，他亦用力赶去、只不见个踪影，未免心下不乐。此时已将五鼓，大家见捉不住双飞燕，只得齐回方丈，歇息片时。

那方丈却备了许多早点，请他们受用、黄天霸等杀了一夜，正在腹中饥饿，却好和尚备出点心，正可以疗饥。于是大家吃了一饱。此时业已天明，三人穿好外衣。天霸道：“咱们这会儿向那里去呢？可恨双飞燕这厮，又被他逃走，甚是可惜！不免往后又是费周折了。”褚标道：“这也没法，只好再为查访，能将他的住处访明，那就容易设法了。咱们此时，只好先向连环套，打听

御马的消息，再作道理。”天霸答应，便与朱光祖三人，一齐出了桃花庵，直往连环套而去。沿途趲赶，戴月披星。

这日，因贪赶路程，过了投宿之处，无所止宿。褚标等三人正在犹疑，打点主意。忽见东北角有座松林，劲节参大。浓阴匝地，约有了万株松，却是好个所在。就从松林里面，隐隐的露出烛光。天霸道：“那松林内定有人家，咱们到那里借宿一宵。”于是三人走了一刻，进了松林。只见松林内有三五人家，茅舍竹篱，颇有脱尘之概。黄天霸仔细看见末了一家，屋内尚有灯光。即向褚标说道：“那家定未睡觉，你老前去打门。只要将门打开，有人出来，见了你老偌大的年纪，与他商量借住一宿，定然应允。若是小侄前去，他们见了少年的人，深夜前之借宿，断不敢相留。”朱光祖道：“黄贤侄这话倒说得不错。褚标哥就去打门罢！”

褚标答应，即走到有灯光的那家门口。先用手在大门上拍了两下，只听得里面有人问道：“夜晚更深，那个前来打门？有什么要事？”说着，好似走出来开门的声音。少到，只听里面先把门闩拨下，又听吱呀一声，门已开了。里面走出一个老者，苍颜白发，约有六十岁开外年纪。手上执着一个手照，先将手照向门外一照。口中问道：“是那个到此敲门？有什么事？”褚标见问，便上前先拱了一拱手，然后说道：“老丈，是俺等惊拢。只因贪赶路程，走过宿头，无处落店。故此冒昧到府，意欲奉商暂宿一宵。不知尚肯容纳否？”那老者先将褚标上下打量一回。见他也是白发苍颜，也自己年纪仿佛，谅非歹人。因说道：“寒舍蜗居，恐不堪老丈下榻。既然无处投宿，有屈一宵，谅也无妨。”褚标便谢道：“既蒙老丈相留，已是感激之至。但某尚有同伴二人，现尚在林外立等，未知老丈尚可一齐容大人留否？”那老者道：“贵

同伴的现在何处？就请老丈将二位请来便了。”

褚标见那老者已经答应，心下甚喜。当下就将朱光祖、黄天霸邀来，一齐进内。那老者将大门关上，手执手照，在前引路。过了院落，便中三间客堂。那老者将手照摆下，便请褚标等坐。褚标等三人也就与老者行了礼。然后问道：“老丈尊姓大名？某等多冒昧，尚乞弗罪！”那老者“某复姓东方名亮。相逢萍水，亦人之常，何罪之有？尚不曾请三位尊姓大名。仙居何处？”褚标道：“某姓褚名标。这位姓朱名光祖。这位便是姓黄名天霸。现同在总漕施大人标下。只因近来往北直一带访案，贪走路程，因此造府投宿。得见尊颜，这真三生有幸了。”那老者听了褚标这番话，当下惊讶问道：“原来就是诸位英雄。某闻名久矣！惜未能一见尊颜。今见尊颜何幸如之。但见失迎迓，尚求见宥。”当下谦逊了一回。东方亮即起身向褚标说道：“失陪片刻，便即出来。”褚标道：“请从尊便。”东方亮转身入内。原来他进去喊了人烹茶造饭，款待褚标等人。不一刻，复又出来向褚标道：“诸位沿途辛苦，戴月披星想尚未用过晚饭，某已办了水酒，诸英雄能赐光么？”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四回

樽酒言欢为长夜饮 是非代白作不平鸣

话说东方亮入内，嘱令家人制酒备饭，款待褚标等人。你道这东方亮究是何人？何以与褚标等素昧平生，一见便如此殷勤款待？原来东方亮也是个年高有道的隐者。不一会，已有庄丁拿出酒菜款待褚标等人。褚标道：“老丈高义，世所难得。但某等萍水相逢，过蒙厚待，心甚不安。”东方亮道：“不必过谦了，我们吃酒罢！”于是大家吃了一回酒。东方亮又道：“某有一事，敢问诸位，施公为世之名。朝廷之柱石，所谓至公无私，清如水，明如镜，比之龙图阁学士亦不过如是。天下凡有冤屈者，莫不思得施公而一剖之，以为可以明白，可以申冤枉。街谈巷议，妇孺皆知。施公之声望，可谓至大且远。施公之神明，可谓至奇且精。但不知非所辖者，如有冤枉，可能向施公而一诉奇冤么？”

褚标等听了这话，暗道：“这老儿问的话，可也奇怪。难道他有什冤枉，要去大人处申诉么？”因问道：“老丈你不知道，我们施大人产位钦差大臣，并巡按大人凡有民间冤屈，只要有原告前去，无不准词的。那怕就是隔了省分，也可移知本省督抚，将案卷调去审问的。老丈忽然问及此话，难道老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么？”东方亮道：“某寄情泉石，啸傲烟霞。日与老妻、稚子作布衣暖，菜饭饱，以乐晚年。那里有什么冤枉？不过于耳闻目睹中，有一件极不能平的事。若非施公神明。恐今生今世不能判断

明白；便是来生来世，也不能申此冤枉。久有此意。欲去淮安告状，恐怕施公因越省读诉不准；待欲京控，又怕京中无施公之神明独断者。因此负屈含冤，已将半载。若再延时日，不免要定成死罪了。”黄天霸道：“敢问老丈，这受屈的究是何人？系为何事呢？”

东方亮道：“说起来也甚可惨。离此不远，有一市镇。名田家集，系属固始县所管。集上有一家药材铺，唤作大生堂，店主姓沈名天成。这沈天成夫妇两个，他妻子梅氏，生得颇为美貌，年约二十开外。这天成却是续娶；前妻并无儿女。这大生堂的生意颇好，店中除伙计以外，沈天成有个表弟姓杨，名唤式玉，也在店内帮同沈天成管理帐务。三月间，沈天成就命他表弟出外办货，约一个多月。杨式玉办货回来，见他表兄，已经身死。药铺亦复关歇不开，店中伙计全行歇去。杨式玉这一见，自然惊慌无地，追问表兄如何身死？他表嫂梅氏说是‘患痧而亡。’杨式玉就有些疑惑，而又死无对证，也就罢了。那杨式玉也未回家，当日仍在表兄家内住下。因为表兄虽死，各伙计虽然辞歇，店中还有些帐目要盘查一番；该还的还人家，该讨的讨回来，好为寡嫂将来过日子。杨式玉这个好存心，也不算坏。那里知道第二日一早，即有本集地保陶三，说杨式玉杀毙寡嫂，将他拖到县里报案。固始县因人命重案，随即到集上相验。果见有个无头的女尸横在房内。因此固始县即将杨式玉讯问了几堂，叫他招出如何杀毙表嫂？这杨式玉受刑不过，只得屈打成招。固始县又要叫他将人头交出，他那里交得出来？两次三番，受尽苦楚，到现在还不曾将人头交出。诸位你看他可冤屈不冤屈么？

黄天霸道：“据老丈所言，这杨式玉既受此冤枉。难道他无

家属，不去上宪那里控告么？”东方亮道：“这杨式玉并无家小。只有一个老母，今年有五十多岁。他也曾到府里喊冤，怎奈府里不准。又往省里控告，依然批驳下来。真所谓：天高皇帝远，有冤无处申！居心欲往施公那里告状，又恐越省渎诉，还是不行。因此在家，坐而待毙。”黄天霸道：“这陶三家离沈天成家有多远？他又何以知道沈梅氏是杨式玉杀死呢？”东方亮道：“陶三家紧靠沈成家宅后。据陶三所报，系这日早间，因见沈家后门口有血迹一条，因此追问。又去沈家探视，才知道梅氏被杀。”黄天霸道：“何以晓得梅氏被杀，确系杨式玉所杀呢？”东方亮道：“据陶三所说，当沈大成在日，这杨式玉便与他表嫂不睦，时常吵闹，有要将他害死之说。却好他表兄已死，沈家又无旁人，定系挟仇将他杀害。陶三因贴近紧邻，恐将来受累，因此前去投案，将杨式玉捉去。”黄天霸道：“这陶三现在还住沈家宅后么？”东方亮道：“并未移居，还住在原处。”黄天霸道：“据老丈所说，这杨式玉的冤枉，恐是一定无疑了。但不知杨式玉这人平时行为如何呢？”东方亮道：“若问杨武玉的为人，虽然才二十多岁，却甚忠厚老实。通田家集的人，没一个不知道的。现在他遇了这件事，通集的人也没有一个人不给他喊冤枉，却是没法。”天霸道：“虽然如此，好在杨式玉不曾将他表嫂的人头交出来。就固始县再糊涂些，总不能定案。施大人那里原可去告。怎奈路途太远，他一个老母怎能去得呢？我们施大人秋间要请陛见。不过九、十月便要进京。那时必走此处经过。可命杨式玉的母亲就近拦截，施大人也可就近准词审问。”东方亮道：“照尊驾说来，没有人头，是不能定案的？”黄天霸道。“俗语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何以见得是他所杀呢？因此虽已成招，却无真实凭据，所以不能定

案、”东方亮道：“施大人究于何时才可驾临此地呢？”天霸道：“至迟十月，就要从此经过了。”东方亮道：“那时诸位还同来吗？”天霸道：“某等都要来的。”东方亮道：“那就好了。这事非是某多言。实在见那杨式玉是个好人，不是杀人之辈。今遇此难，未免可怜。究竟有无冤枉，必待施大人一断便可明白了。将来大人来此，杨式玉的老母前去控告，还求诸位就中照应才好。”黄天霸道：“那倒不须嘱托。”说着，东方亮又劝了一回酒。然后才撤去残肴，大家安歇。不一会，真果东方已亮，天霸等起来预备动身。东方亮又做了许多早点，请他们三人用饱，然后告辞而去。后来杨式玉的老母，果然等施公陞见进京，道经河南，他便前去告状。经施公将杨式玉判明冤枉，又捉到奸夫淫妇，将固始县参革结案，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说褚标、黄天霸、朱光祖三人离了松林甸，只望连环套而去。你道这连环套在什么地方？说来可实在不近。当时窦尔墩专在北路一带做马贼。后来被黄三太镖打之后，他便远走他方，逃至张家口外，择地而居。就寻了这座连环套。这连环套不但三面皆水，曲折连环。而且山岭参差，高耸天外。周围有四十多里方圆。上面还有关寨。窦尔墩就择了这个地方住下；又聚集了许多江湖上绿林中的朋友，在此地又做了一个寨主。平时分适各头目下山打劫大注之财物，上山使用，却从未破过案。因他这地方，那些捕快固然不知道。就便有一两个知道的，也不敢来。因此颇觉相安，比那从前做马贼的时节，还要安逸。毕竟黄天霸何日才进连环套，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五回 老褚标患病在中途 朱光祖设计诱强寇

话说黄天霸、褚标、朱光祖三人，直望连环套而去。这日走至天津不远，寻了客店住下。忽然褚标在路大病起来。一连三四日，不但是腹泻不止。而且寒热交作。黄天霸、朱光祖二人，好不急躁。好不容易到了七日，才算退了寒热，腹泻也算止了。二人正在互相议论，忽见关太、计全、何路通、李昆四人走进店进。黄天霸一见，好生诧异。因急问道：“诸位兄长何以也到此地？”计全道：“不期在此遇见，真是巧极了。只因大人于贤弟走后，忽然有个朋友从京里出来，便道淮安，到衙门里去拜。大人随即相见，闲谈中说起连环套一事。大人的那个朋友因说；‘连环套这个地方，尚在口外张家口。’大人听了此话，第二日即命我等前来，为的是恐怕贤弟等不知连环套在口外，难于探访。不意在此遇见，正好一起同行。但不知贤弟也住这里呢！”黄天霸闻说，心中好不喜悦。因得了连环套的所在，免得沿途探访地名。因将褚标害病的话说了一遍。计全这才知道，因又同至褚标房内问病；又将来意说明，褚标也甚喜欢。当日大家商议，即留李五爷在客店内与褚标作伴。其余同往张家口连环套，探访御马消息。

过了一日，黄天霸、朱光祖、关小西、计全、何路通五人，辞别褚标、李玉，直往连环套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至口外，沿途问明路径，又走了一日，已离连环套不远。黄天

霸等寻了客店住下，当有小二进来招呼。晚间无事，计全便门店小二道：“我等闻得这里有座连环套，这里面地方甚是广大，我等意欲进去一游。不知你可能带我等进去么？”店小二一闻此言，先将舌头一伸，说道：“你老可真奇怪，什么地方不好去游玩，偏要到连环套去。这个地方也可去游得的么！”计全道：“我等闻得那里甚为热闹，怎么去不得呢？”店小二道：“你老真是所闻不实了。这连环套是个强盗窝，怎么你老要去那里？俺们可实在不懂了。”计全道：“怎么连环套现在变了强盗窝了？我可不知道。但是那里有多少强盗？为首的姓甚名谁？”小二道：“俺也不知道为首的是那个，姓甚名谁，更加不清楚了。若问如何利害？但听人说：‘个个皆会飞檐走壁，武艺精强。’俺却不曾见过。”计全道：“你可知道那里有什么规矩么？”小二道：“也曾听说这连环套三面皆是水，只有一面是陆路。内中曲折连环，不认得路的。走了进去，必然走不出来。而且山下皆有人把守，进出的人皆有腰牌，若无腰牌，除非头目不问，其余总要盘查的。不但盘查，而且还要当奸细看待。虽是强盗，规矩却是极其利害。”计全道：“你可知周围有多少地方么？”店小二道：“周围四十里，皆是连环套所管。由平地直到山顶，听说共有三道关寨。把守的极其严密，若无腰牌，虽插翅也不能进去。”计全道：“原来如此，我们误听人言了。若不细细问你，误到那里，还要险遭不测呢！真所谓‘欲知山下路，须问本方人’。这真是古语不错了。”计全将连环套大概问明，店小二也就出去。

计全便与大家商议道：“据店小二说来，这连环套如此严密，怎么能进去呢？”黄天霸道：“计大哥不必过虑，任他龙潭虎穴，俺们既到了这里，还能不进去么？无论他怎么把守严密，总要设

法进去的。好在已知道路径，今夜便可前往探听一回，再作计议。”朱光祖道：“老贤侄！你倒不可孟浪。窦尔墩这老儿可非寻常的小辈，你家令先尊大人那种盖世英雄，还须三次才将他打降服了，即此也可知他的利害。此时老贤侄若将他当为寻常小辈看待，孟浪前行，恐怕于事不成，反受其累。必得大家商议个妥当计策，然后依计而行，方免后虑。只要进去将那御马的消息打听出来，那御马果在那里，却就易于设法了。”黄天霸道：“据老叔所言，好谋而成，固是极好之事，但不知计将安出呢？”计全道：“愚兄倒有个主意在此：明日可即离此地，换一家客店。将我们带来的人，全装着车夫模样。再在本地雇一二十辆小车，车上多装石块，又用包袱盖好。贤弟扮作保镖装束；我等也装着保镖人，押着小车走他山下经过。他见了这许多银两，岂有不来劫掠之理？那时再并力与他们一战，务要将他头目擒一个过来，然后再作计议。却不可将车子的物件，被他看出破绽来，那可不好行事了。”黄天霸道：“此计虽好，那里去雇这许多小车呢！”朱光祖道：“小车倒不难，只须有钱便雇得到。不过须请本地人去雇，我等恐怕不行。还有一说，计贤弟说须要离此地，重换一家住下，好去办事。我的愚见，客店也不须重换，不妨将这店内的主人请来，告诉他明白。”大家答应，于是便将店主人唤进。

原来这店主人姓陆，名唤松云。陆松云走到房中，先问了黄天霸等尊姓大名，然后问道：“客官呼唤，有何吩咐？”计全道：“我等没有别事。只因连环套是个大盗的窝巢，往来客商，无不受他的大害。我等并非客人，乃系奉旨前来，剿灭山寨。方才听你家伙计所说一切，奈他那里防守甚严。外人不易进去，因此我等设计前去诱他。现在却少一物，非贤东代办不可。所以相烦一

办，却不可稍露风声。使该盗知觉，我等枉劳心机。”陆松云道：“不知诸位官长所需何物？请即吩咐便了。”计全地“烦你代办小车十几辆，沙袋二三十条，石块千余斤，后日都要齐备。”不知陆松云能否答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六回 黄天霸解们诱贼 朱光祖借牌还刀

话说陆松云听说此话，因道：“既承诸位官长到此捉拿强人，剿灭山寨，为我们地方除害。小人们且感恩不尽，理应稍竭微劳。但是，长官所要各物，这车辆尚可如期应命。沙袋也还可以设法。惟有千余斤石块，后日断不能如数全有。长官能展限一日，小人便好去办了。”朱光祖道：“稍迟一日，却也无妨。但不过务要机密，万不能稍露风声。倘若泄漏风声，那时可不能怪我等毫不留情了。”陆松云道：“长官但请放心，小人若稍漏风声，甘愿治罪。”朱光祖大喜。陆松云也即出去。

到了第四日，俱已全备。这日，黄天霸改扮了保镖的装束，朱光祖、何路通、关太、计全，也各改扮随行保镖的模样。大家饱餐已毕，暗藏了兵刃。将沙袋所装的石块分装上十二辆小车。车上插着保镖的旗号，命车夫推着车辆，出了店门。黄天霸等在后押解，直往连环套而去。走了约有半日，早望见一座高山。但见峭壁巉岩，由山根上去，大概有二十余里。山顶上并不见什么房屋，唯见树木森森，上蔽天日，这山势好生险峻。天霸一面前行，不一日已离山根不远。

天霸正在凝神观看，忽听一声梆子响。山中冲出一队喽兵来，后面有四个大汉皆骑着马。为首一人，身長八尺开外。猪肝色面皮，颌中一部钢须，手执朴刀。后面跟随三人，皆是强盗形

容，满脸的穷凶极恶之状。只见为首那人，一声大喝道：“你等听者！快将买路钱送来，放你等过去。若有半字不肯，可知道你爷爷的利害！”黄天霸一见，也就迎了上去。喝问道：“你何人？快通名来，咱爷爷刀下不斩无名之辈！”那为首的强盗道：“好小子！要问咱爷爷的大名，你且听了，咱乃连环套大王郝天龙的便是！这后面三位，是咱爷爷的三个兄弟：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是也。你何人？快快报名过来，好待咱爷爷送你归阴。”黄天霸大怒道：“咱乃保镖大师傅王雄是也！你不必多言，快放马过来厮杀。”郝天龙闻言大怒，大喝一声。飞舞朴刀，拍马过来。黄天霸也舞刀相迎。两人战未数合，郝天龙已是抵敌不过，正要败走。早被黄天霸伸过手去，将郝天龙生擒下马，命车夫将他绑了。郝天虎三人一见哥哥被人生擒过去，大家一齐并力杀上前来。黄天霸抖擞精神，便迎住郝天虎。计全、朱光祖、关太、何路通也就齐来迎战。战未一刻，郝天虎等因然力不能敌，且又寡不敌众，皆被黄天霸等杀得大败而去。黄天霸便要赶杀上山。朱光祖道：“老贤侄不必性急，现在已经捉住一个。咱们欲进连环套，就在捉住的那人身上。咱们可先将他带回去再作道理。”天霸道：“现往那里去呢？”朱光祖道：“咱们来的时节，见离此三四里路有一客店，咱们且回到那客店住下，再作商量。”

天霸当下答应，吩咐车夫，将车辆回头赶去。他便押着郝天龙一路回来。不一会，已到客店。黄天霸等将车辆安下，又将郝天龙放在一旁。走进房间，当有店小二招呼已毕。黄天霸便问朱光祖道：“朱爷，你老方才说欲进连环套，就在此人身上。但不知如何设法，乞道其详。”朱光祖闻言，即走到黄天霸面前，附耳低低说道：“只须如此如此，便可知里面的消息了。”天霸听说

大喜，即刻同朱光祖、计全、关小西、何路通五人，来到郝天龙房里。只见郝天龙四马攒蹄捆在那里。黄天霸即上前亲解其缚，向他躬身一揖道：“某多多冒犯，幸勿见罪！”郝天龙也还礼答道：“某被捆之人，敢劳如此？前者冒犯，亦望恕罪无知。”天霸道：“岂敢！岂敢！”随即送郝天龙到房间重新施礼。郝天龙又与朱光祖等人见礼已毕，然后坐下。天霸又命店小二送上茶来。天霸复问道：“好汉在这连环套，还是独守此山？还是另有寨主？”郝天龙道：“俺不过率领兄弟四人。多蒙寨主之情，在这连环套当了四个头目，镇守四座寨营。俺家寨主平时却不出来。”天霸道：“但不知贵寨主姓甚名谁？镇守此山有几年了？”郝天龙道：“俺家寨主姓窦名尔墩，到此已有多年。从前专在北路一带，做些买卖，江湖上也大大的有个声名。还有个小寨主，名唤飞虎，也是武艺精强，江湖上也有些名望！”黄天霸道：“我道是谁？原来就是窦老英雄，某闻名已久矣！常要去拜访，恨无其便。今幸到此，明日当竭诚去拜他一拜。但不知这山上那四座寨栅如何严密，某可能上山么？”郝天龙道：“若问这四座寨栅，第一道名叫飞豹栅，是俺四弟把守；第二座名飞彪栅，乃俺三弟把守；第三第四这两座名飞虎、飞龙，却是俺与二弟分别把守。平时无论什么人，欲进大寨，却不容易。俺们上山有个规矩：是凡在山的人，上自俺等兄弟，下次小喽罗。每人都有一面腰牌，出人须要验明腰牌无误，方准放他行走。若无腰牌，就便是自家人，也要当作奸细办的。因此人人腰间各有腰牌一面悬挂。尊驾若要上山拜访寨主，俺便即日回山告知俺三个兄弟。如见尊驾一到，叫他们即刻开栅便了。”

此时朱光祖在旁见郝天龙身旁挂着腰牌，因暗与黄天霸打

了个手势。天霸会意，也就指着那腰牌与郝天龙道：“尊驾这腰间所挂的，莫非就是腰牌么？”郝天龙道：“正是腰牌。”天霸道：“如要上山拜道，就以此物为凭据？”郝天龙道：“即以此物凭据；若无此物，就干例禁了。”黄天霸道：“既如此，某明日要上山拜访寨主，虽有尊驾之言，可请令弟开放进去。若令弟那时偶然不在那里，某无此腰牌，不但不能进去，还恐有干例禁。那不是空跑一趟么？某意敢请尊驾这腰牌一用，到山之后，即使奉还。不知尊驾尚可见允么？”郝天龙笑道：“尊驾未免过虑了。既然如此，这腰牌借与尊驾有何不可？”说着，便从腰间摘下来，递与天霸。天霸道：“某还有一虑。今虽承尊意肯借腰牌。若某到了宝山，寨主爷不肯相见，那不还是空跑一趟。有负某的诚意么？”郝天龙道：“尊驾如实意前去，俺家寨主断不会不见的；即使有什么话说，俺当一力荐引。断不至有负尊驾之意，但请放心。”天霸道：“能得尊驾先为我荐，咱便毫无他虑了。”郝天龙大喜，当即辞别。原来郝天龙是个莽夫，被黄天霸这一番说项，把个郝天龙说得糊里糊涂。把腰牌送与天霸，道谢而去。黄天霸将他送出门外，转身回来。朱光祖又向天霸用话激道：“老贤侄，现在腰牌虽有了，但是那山上实在不容易上去。虽然郝天龙有此一番说话，强盗的心却不可测度；万一郝天龙明日有变过来，那时老贤侄身入险地，恐怕不便。在我看起来，还是不进好的好。”天霸一闻此言，直急得七孔生烟，三尸冒火。大叫一声道：“俺黄天霸若不将御马探听出来，誓不相见！”说着掉转身便气冲冲而去。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七回

联交结强盗苦陈词 探情由总兵假献马

话说黄天霸被朱光祖这一番话，激得他三尸冒火，七孔生烟。也不管他是虎穴龙潭，便负气出门而去。暂且不表。再说郝天龙别了天霸等人回转山寨，走到半路，正好遇见郝天虎等带了许多喽兵，重新赶到杀来。郝天龙一见便喝住道：“兄弟不必如此！那姓王的却是好人。为兄的被他提去，以为性命难保。那里知道，他不但不与我为难，反而给我亲解其缚，与我谈了半日。我将寨主大名说出。他原来久慕寨主的大名，要来拜望寨主。将为兄的腰牌借去，说是明日一定到山给寨主拜望。”说了，当下便一齐回转山头。

到了次日，窦尔墩便将郝天龙等传至大寨，大家参见已毕。窦尔墩道：“近日山下有什么肥羊从此经过？”郝天龙道：“并没有什么肥羊。”窦尔墩道：“诸位贤弟，既然无有生意走此经过，还须到各处张罗才好。不能坐吃山空。”郝天龙答应道：“早晚当去远方打听便了。”正说之间，只见有个巡山喽兵拿了一封简帖，走到窦尔墩面前跪下，说道：“启大王爷！山下现有一个姓王的，说是久仰大王的姓名，前来拜访。不知大王可招呼进来么？”窦尔墩闻言，因问道：“此人有多大年纪？”喽兵道：“约有三十岁开外，倒是江湖的朋友。”窦尔墩吩咐，请随迎接出去。

你道黄天霸如何上得山来，只因他有了腰牌，因此毫无阻

挡。黄天霸正在寨外等得心急，忽闻大吹大擂，鼓乐齐鸣。知道山上有人迎接出来，他便留神观看，但见：前面走的四人，便是昨日会见的郝家兄弟。后面一人，身長八尺相开。五色脸，凹眼睛，尖鼻梁，扫帚眉。额下一部红须，实在相貌狰狞，穷凶极恶；身穿一件酒花直裰，脚踏粉底乌靴。黄天霸正自凝神观看，忽听一人招呼道：“来者莫非姓王么？”黄天霸一闻此言，知道是郝天龙的口音。因抢进一步。答道：“在下便是王姓。那位是寨主？”郝天龙指着窦尔墩道：“这便是俺家寨主。”黄天霸便即上前，欲与窦尔墩行礼。窦尔墩当下拦道：“且请大寨内坐下谈心。”黄天霸答应，窦尔墩便让天霸前往大寨。

不一刻，已到了大寨，彼此行礼已毕，窦尔墩让天霸上座。有喽兵献上茶来。天霸开言说道：“在下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早欲前来拜访，恨无便到此。今日便道经过，一来拜望；二来特献一匹好马与寨主乘坐。但不知寨主爷尚肯笑纳否？”窦尔墩道：“俺与尊驾向未谋面，何敢擅收宝马？但不知所得之马，何谓宝马？可能一闻其详么？”天霸道：“寨主若问此马，虽不能算龙驹，也要算得一匹马中的良骥。俺因此马非绝大英雄，人中豪杰，恐不能消受。某素仰寨主英名，故愿献此马以为坐骑。这匹马某本无意而得，昨经过张家口，偶在马市闲游。忽见这匹马身長丈二，离地高有八尺，浑身毛片雪白如霜。四足开张，大如盘盖，两个呼风耳，高竖顶门，真好一匹坐骑。某见此马，便要出价去买，可恨卖马的高抬其价，说要一千银方可出售。某一时性急，见故意居奇，便存了一个盗马的心思，使他一两银子都取不回去。因于夜间到马市，轻轻的将马盗了出来，某便骑上那马飞奔而走。那知此马放出一身绝技，其快似飞，真个是逐追风，日夜可行八

百里。某亦明知此马虽然盗了出来，也是难带回去。若欲送与他人，实在又不能割舍。因仰寨主大名，所以特此奉献。但寨主不可小量此马，务要笑纳的。倘若见外不收，不但令进献之人生愧，且埋没此宝的宝贵了。而况此马真不易得，寨主爷可肯笑纳否？”

窦尔墩见说，哈哈大笑道：“原来尊驾得了这匹马，就将他说得如此宝贵。在俺家看来，也不算什么希罕。俺家现放着一匹不世的宝马，真要算得价重连城，名唤‘日月骠骠’^①，日行千里。比尊的这匹马，可是要宝贵百倍了。”天霸此时闻得此言，心中暗喜道：“果然此马，被他盗来。既有着落，那就易于设法了。”因问道：“寨主爷既夸得这‘日月骠骠’马，如此宝贵。但某不曾亲见，总有些不肯相信。某以为咱这匹马，就无处寻觅。那里还有‘日月千里’的马么？恐怕是寨主爷故作此说罢！若果真有此马，可能赐咱一看，好给咱见识见识。”窦尔墩道：“尊驾如不肯信，俺家就将那马牵出，给尊驾一观便了。”天霸道：“既如此，便请离主爷牵出来与在下一看。”窦尔墩当即命人将“日月骠骠”马牵来。当有喽兵答应前去。

不一刻，已将马牵至寨内。窦尔墩即请黄天霸去看。天霸只得极口赞道：“果是好马，不愧寨主爷居奇。但是寨主爷这匹马，系从何处得来？可能一道其详么？”窦尔墩道：“尊驾不知，此马乃当今万岁之叔梁九公千岁的坐骑，向在御马房喂养。俺家久已羡慕，因此将他盗来。”黄天霸道：“这匹马就是御马。现在被寨主所盗，难道当今万岁就罢了不成？也不追问么？”窦尔墩道：“尊驾此话又不明白了。御马房既失了马，那有不追问之理？但

① 骠骠（sù shuāng）——古书上说的一种良马。

是他不知道是俺所盗，又向何处追问呢？”天霸道：“若是有人知道，这匹马现在这里来，到京里报上一信。当今万岁便即刻发兵前来，那时寨主爷能不将此马交出否？”窦尔墩道：“果能有人知道，俺家别有道理。那怕他发兵前来，只要寻不出此马。他又能奈我何？”天霸道：“敢是寨主爷到了那时，又将此马藏在他处，使官兵搜不出来，或是闻风而逃么？”窦尔墩道：“俺实不相瞒，只因有一家，可以去寄在那里、不但寄在那里，俺还要去送信；说是此马是他所盗，俺便可以置身事外。自古道‘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只要有了真赃实据，还怕他赖不成？不是他盗的。到了那时，见原有马在此，也是他盗的了。不然何以这匹马就在那里呢？即使有人实在知道是俺所盗，将俺捉去，俺也要将他扳上一扳；说是他使俺去盗，也要将他扳倒，使这一家问罪。”黄天霸道：“寨主爷如此所为，莫非这一家与寨主有仇么？”窦尔墩道：“俺若与他无仇，何必要去移害？”天霸道：“但不知那家姓甚名谁呢？”毕竟窦尔墩说出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八回 争胜负窦尔墩定期 决输赢黄天霸讨战

话说窦尔墩因天霸问他这仇人的姓名，当下便道：“尊驾有所不知。这人虽非血海冤仇，也算仇深似海。只因当日有个黄三太那老儿。”天霸听他说了一句，便变色问道：“黄老英雄怎样？”窦尔墩道：“那老儿俺与他向无仇隙，他做他的镖客，俺做俺的买卖。这日因打擂台，他将俺三次打败，因此俺的名望被他败了！”天霸道：“据寨主所说，到底他老人家算得是个老英雄，天下闻名了。寨主既被他老人家打败，就该自悔，才是道理。为何要出这等毒计，前去害他？”窦尔墩道：“你这话说得太不近情了。你可知道谁不要名？谁不要脸？那老儿虽有了声名，俺家可不能名闻天下。不但如此，而且被江湖上朋友耻笑。你道这仇恨可深不深么？俺家久思报复，恨未得便。现在将御马盗来，移害他一家性命，才出俺心头之恨呢！”

天霸道：“寨主爷！俺且问你一人，现在那总漕施大人，此人究竟如何么？”窦尔墩道：“那施不全俺家亦久闻他的大名了。”天霸道：“这施大人还算是清官么？”窦尔墩道：“他要算是大大的一位清官。”天霸道：“还是清官好？还是赃官好？”尔墩道：“自然清官好，那有赃官好的？”天霸道：“你既知道清官好，你怎么不怕清官呢？”窦尔墩道：“俺又不去惹他，为什么要怕他呢？”天霸道：“你虽不去惹他，就是你移害于人的恶计，若被施

大人知道了，也不能轻恕于你。就便施大人不知道，难保黄老英雄不去他老人家那里申诉？既到他老人家那里申诉，这要经他老人家讯问，也不怕你不招出实在口供来。那时虽要移害于人，恐怕未必能够。”窦尔墩道：“就使施不全知道，或是黄三太那老儿去告。不必说施不全没处寻俺；即使将俺寻到了，只须俺咬定牙关，硬栽那老儿主使，施不全又能奈我何？”天霸道：“据你所说，施大人死也不怕的。你可知道黄三太老英雄早已去世么？”窦尔墩道：“那老儿死了？”天霸道：“他老人家去世了。但是他老人家虽然去世，却有个儿子。又是一个大大英雄黄天霸么？”窦尔墩道：“原来那老儿已死，可是便宜了他。若说他的儿子，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未必有什么能为，你不必说他的儿子如此的利害。”此时天霸正是怒不可遏，免不得大声说道：“你说他儿子是无名小辈，你可曾会过这黄天霸么？”窦尔墩道：“俺虽不曾会过，料想也甚平常。”天霸道：“你要会他么？”窦尔墩道：“俺又何必会此小辈？”天霸此时实捺之不住，因大声喝道：“窦尔墩！你这老儿坐稳了。你可认得漕标副将，遇缺升补总兵官，咱老爷黄天霸么？”

窦尔墩一闻此言，大惊失色。因也怒道：“黄天霸！你这小子，休得口出大言。须知俺爷爷不是好惹的。”天霸道：“俺老爷那管你好惹不好惹，只要你将御马速速献出，俺老爷与你万事甘休；若再有半字含糊，可莫怪咱老爷有些对不起你。”窦尔墩道：“天霸，你休得猖狂，你可知道俺的双钩利害么？”天霸道：“咱也不管你双钩单钩，只要将御马火速送出，咱爷爷或可看你的薄面，不加罪于你；若再自恃武艺，难道你有钩，咱老爷没有刀么？”窦尔墩道：“天霸！俺家也不与你辩此口角。尔若赢得俺的双钩，

再将御马复盗出去。俺家便从此撒手，永不再做此等买卖。只恐你徒有虚名，赢汪得俺爷爷的双钩，盗不出御马，那就是一个没用的小子了。”天霸道：“但是咱今日手无寸铁，不便与你争论。明日吾来擒你便了。”窦尔墩道：“既如此说，君子一言，快马难追。”天霸道：“明日定来会你便了。”黄天霸说罢即辞出，独自下得山来，当即赶回客店。

朱光祖一见便问道：“所访各节，究竟有无消息？”天霸道：“御马也曾见过。原来就是这窦尔墩老头儿所盗。他因为与小侄的父亲有夙仇，要将此马来送到咱家，扳害俺全家性命^①。现在小侄已经与他说明。他说：只要小侄赢得他的双钩，便将御马送出。小侄也与他说定：明日会他，与他比个高下。如小侄赢得他的双钩，不怕他不将御马交出。若再有翻悔，咱可不能善待他了。”朱光祖听说，当时眉头一皱，又将头摇了一摇。天霸道：“叔父如何这等模样？敢是料小侄不能赢他的双钩？还是怕他不还御马么？”朱光祖道：“俺倒不甚怕他不交出御马，只愁老贤侄赢不得他手内双钩。”天霸道：“他的双钩就怎样利害么？”朱光祖道：“贤侄有所不知，他的这双钩，却非别样兵器。名曰‘虎头倒刺软索钩’。百步之外，钩人兵器，百发百中。人若碰到他钩上，这人定然肉绽皮开筋酥骨断。而且他这一对虎头钩，曾用毒水煮过。所谓见血封喉。人不被钩上，却不要紧；若皮肤被他钩破，只须七日，浑身定然发肿而亡。他却有解毒的妙药。所以昔日你家尊大人与他比试擂台的时节，曾经与他讲明，不准带着

① 扳(bàn, 音班)害句——扳, 背转, 反转。此句意为, 转回来要害俺全家性命。

兵器，只比拳脚。后来被你家尊大人暗用金镖，将他打败。因此与你家尊大人有如此仇隙。他今既约你前去与他比试，贤侄又答应下来。如若不去，必然给他耻笑；如若前去，他这双钩，贤侄定然赢不得。非是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其实那人双钩真是利害。贤侄既与他约定，明日前去，务要格外留心。万万不可勉强，更万万不可凭自己生性！能赢得最好，如若不能，可赶速回来。好在御马既有着落，即使赢不得他的双钩，咱们大家再设计策，总要将御马取回。不然，贤侄有违旨之罪，就是咱也无面目回见大人。贤侄宜见机而作，不可任性而为。”天霸听朱光祖说了这话，知他是一片好意，也就唯唯应命。黄天霸安歇一夜。

次日一早，即便起身。饱餐已毕，便约朱光祖等，一齐前去。走了一会，已到连环套山下。天霸即向朱光祖等道：“诸位可在此稍等一回。”朱光祖慨然答应。但见天霸装束停当，取了单刀，藏了镖囊，飞身上马。各人亦带兵器。黄天霸一骑马，便飞到山前。高声大喝：“上面听着！你可速报知窦尔墩那老儿。就访问漕标副将升授总兵黄天霸老爷，特来与他比试。叫他速速下山，比个高下。”那巡山喽兵一闻此言，即刻飞报进去。到了大寨，就将黄天霸说的话。告知窦尔墩，窦尔墩闻言，也就命人备马。他便将钩提上马，直望山下冲来，与天霸比试。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八九回 使双钩败走黄天霸 设妙计暗算窦尔墩

话说窦尔墩提钩上马，冲下山来，早见黄天霸立马以待。黄天霸一见窦尔墩出来，大怒喝道：“该死的匹夫！大胆的强盗！不思悔过，反要移害于人。擅盗朝廷的御马。咱老爷今日到此，还不早早下马受缚，难道真要与老爷比试么？”窦尔墩闻言也大怒道：“你若赢得咱老子手上的双钩，咱老子自然将御马交出，让你去朝廷立功；若赢不得咱老子的双钩，不但休想御马，还要使你磕了四方头，方饶你性命。你快放马过来便了！”黄天霸闻言，将马一拍，飞纵过来。举起一刀，直望窦尔墩劈面砍去。窦尔墩一见，黄天霸举刀砍来，哈哈大笑道：“来的好！”说着将右手虎头钩一起，就向天霸的刀上来迎。天霸也知他的双钩利害，那里能将手中刀给他的虎头钩搭住？随即将刀向怀里一收。窦尔墩一刺落空，不曾将天霸的刀钩住。当下即飞起左手的钩，向天霸刺来。天霸见这来势甚猛，即便将马向旁边一领，那马从窦尔墩身旁擦过。天霸就回身反手一刀，向窦尔墩连肩带臂砍下。窦尔墩说声：“不好！”赶着将左手钩向里一收，又将右手约向背后来迎天霸。

天霸已打定主意：“任你双钩利害，我总不与你对面交战，专在你背后乱砍。难道你有后眼，可使双钩么？”天霸见窦尔墩已回转身来，左手钩刺到。天霸也不去迎接，又将马一拍，从窦尔

墩右侧闪躲过去；趁势又是一刀，直向窦尔墩右肋下刺进。窦尔墩道：“好小子！来得好！”说着就将右手的钩，向天霸的刀上一磕。准备碰上去，就这一绞，那怕你刀法再利害，总要被它绞落下去。天霸见了这钩磕将下来，知道他要来绞刀，便又将刀向怀中一收来，窦尔墩的钩落空之时，复一刀认定窦尔墩胸前刺到。此时窦尔墩右手的钩不及来迎，只得将左手钩复又来迎。天霸这一次又未刺中，他的钩复又刺来。天霸暗想道：“我与他如此战法，怎能赢得他的双钩？不若冒险与他试一试看，单看他双钩怎样利害。”主意已定，一面将钱让过，一面喝一声道：“窦尔墩你这老儿，看你老爷的刀罢！”说着就一路花刀砍进去。只见前八刀，后八刀，左八刀，右八刀，上下又是八刀。真个是舞动如飞，大有神出鬼入之妙。窦尔墩也就前后左右，上下遮拦隔架，迎接他的花刀。在天霸满想这一路花刀杀进，总可伤及窦尔墩一处；那里知道窦尔墩的钩法，实在利害。不但不能伤他，而且无懈可击。在窦尔墩初以为他藏闪躲避，不敢与他左右争斗。知道他有名无实，今见他舞出花刀，暗暗有些惊讶！虽然自家钩法，却是精妙无匹。唯花刀一层，不能过于藐视。若偶然大意，不免即为所败。因此也就格外留神迎敌。两个人全有用意。等到天霸一路花刀使完，你也不曾将我刺伤，我也不曾将你打败。

此时天霸杀得兴起，准备与他死战，偏要胜他的双钩。因大吼一声：“窦尔墩你这老杂种！咱老爷不愿你在马上相斗，你敢下马步战么？”窦尔墩闻言，正中心怀。当下说道：“你步战，咱老子还惧你不成？”说着就跳下马来。黄天霸见他下马，自己也即跳下，站立身躯，放开架路，随即一刀向窦尔墩刺来。窦尔墩也就接住。两人一来一往，又杀了三十余个回合。忽见天霸一刀

砍去，窦尔墩将双钩一接。不知不觉这左手的钩已将天霸的刀搭住，趁势向怀里一拉。天霸说声：“不好！”知道自己的刀已被他钩住，因急向怀中来拖。居心将他的钩拉断下来，便可将刀收回。那里知道正在用尽平生之力，与窦尔墩夺刀，又见窦尔墩左手钩又到。天霸心中暗道：“此时若欲胜他，断断不能。不如使他上个小当，后再设法。”因将手一松。窦尔墩出其不意，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天霸见他跌倒，便趁着抢进一步。一面取出镖来，准备去打。那知窦尔墩虽然跌倒，并未昏迷。还是刻刻留神，防备天霸暗算。此时已看出破绽，赶将身子扒起。一撒手，早将手中的钩抛了过来。天霸不及提防，小腿上早被着了一钩。所幸不曾着肉，系将靴统子钩住。天霸连说：“不好！”急急将小腿望后一缩，那靴统被钩下一段来。黄天霸手无寸铁，不敢恋战，只得撒腿就跑。

朱光祖等远远的见天霸败下，赶着追过去，给他将马圈住。天霸上马，一齐败回客店而去。窦尔墩大获全胜，心中好不欢喜。也不再追赶，率领众喽罗回山。且说黄天霸等败回客店，众人下马，进入房间。朱光祖首先问道：“老贤侄你中了他一钩。曾伤及那里？”天霸道：“幸不曾伤及皮肉，但将靴统子钩去半截。”朱光祖道：“还是不幸中之大幸！若伤及皮肉，那可真费事了。”天霸道：“果然这老儿双钩利害。怎样想个法儿，去破他双钩？”朱光祖道：“他双钩一日不破，这窦尔墩一日难除，御马一日不能取回。可是要破他的双钩，实在不甚容易。别样兵刃他可许你近身，独有双钩只准他钩人，人却近身不得。”天霸道：“便如何是好？”朱光祖道：“也实在没法。”关太道：“何不也学黄老伯父，不与他比试兵刃，明日约他比试拳脚。若胜得他，就叫他将马交

出；否则群起而攻之，将他打死。可将那御马取出来了。”朱光祖道：“关贤弟！你只知道与他比试拳脚，可知从前他上黄老英雄的当，现在再要如此那样，他也不肯与你比试的。”计全道：“既如此说，难道一日不能破他双钩，就一日取不出御马；若一年破不了双钩，这御马就不去取了不成么？”朱光祖道：“咱却有个主意在此，但能成功。不但御马可取出来，就是窦尔墩那老儿也可擒获。但恐一次不行，又恐他防卫甚密，更怕他收藏地方咱不知道。”计全闻说此言，忽然大喜道：“朱大哥能如此办法，那就妙了。”黄天霸在旁虽闻此言，却不知是何意见。因急急问道：“朱老叔！你究竟是什么主意？快说明了罢！免得使人怪气闷的。”朱光祖道：“老贤侄！你可不必着一急，任那老儿双钩利害。咱都要略施小技，将那老儿收服过来，以助贤侄立此大功。非是咱故意夸口，那老儿不过仗着那双钩。除去双钩，那老儿就无依靠了。”毕竟朱光祖如何用计破他双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〇回

朱光祖问路斩更夫 郝天龙巡夜回本寨

却说朱光祖笑道：“老贤侄！这窦尔墩所传的就那双钩利害。唯有将他双钩先盗回来，然后再与他交战。”黄天霸闻言大喜道：“能得你老如此出力，小侄就感激不尽了。但不知何时去呢？”朱光祖道：“说去便去。”天霸谢了一回，然后摆出酒饭大家用完，朱光祖就定了一回约。至初更时分，他便装束停当。带了单刀，又将鸡鸣断魂香藏收在身旁。并带了火种，使出那赛时迁的手段，即刻出了店门，直望连环套而去。

原来朱光祖有两个绰号。一唤草上飞，一唤赛时迁。只因他飞檐走壁的功夫，要算第一，不论到什么地方，皆是毫无声息。真是轻快如风，展出那偷盗的本领出来，不亚当年时迁盗甲。一路走来，不一会已至连环套山下，当即使出飞檐走壁的武艺，由山脚下蹿到半山，早到第一座关隘。此关原来郝天豹所守，名为飞豹关。朱光祖到来关下，一纵身飞过寨栅，见里面尚有人声，他知道是守关喽兵尚未睡觉。暗想道：这里面的道路，连环曲折，甚是难认。即在山路上抬了一块石子，向那更房门上打去。只听啪的一声，早惊动里面巡更喽兵。疑惑是巡夜头目出来巡查，赶着拿了更锣即开门出来。朱光祖此时，却早隐在黑处，等那巡更的喽兵敲着更锣，走到僻静地方。朱光祖抢上一步，拔出单刀，先将刀背向那巡更喽兵一刀背。只听得巡更喽兵：“哎呀”一声，

还未喊出来，朱光祖已跳到面前。亮出刀去，口中喝道：“你喊，咱就是一刀。”那巡更陵兵一见，实在吃惊不小。赶着跪下，哀求：“老爷饶命！小人再不敢嚷。”朱光祖道：“咱且问你，此去大寨，还有多少路程？究竟是什么走法？你如说得一字不差，咱就饶你狗命。”喽兵道：“由此路先向东南，后向西北。再走一里多路，便到了大寨了。”朱光祖听得清白，又细细记了一遍。复又问道：“现在这时刻你还进去么？”那更夫道：“小人们待到三更时分，便进去换班。现在已将三更了。小人要进大寨去换班了。”朱光祖道：“你叫什么名字？”那更夫道：“小人叫王八。”朱光祖听了他一番言语，将路径切记清楚，便起手一刀，将王八杀死。就将他的灯笼向他身上一照，只见王八腰间，挂着一面腰牌。上写：“前哨更夫一名王八”。朱光祖一见大喜，当将王八的牌儿取下来，又将王八身上衣服剥下。先将腰牌挂在身间，然后将王八衣服，也穿在身上。这才将王八的尸首，推在一旁。他便提着灯笼，提了更锣，又将自己的单刀藏好。便一路敲着锣，依王八所指路径，一直向东南走去。

约有二更的时辰，果然到了第二座关。正在越关而进，早见关内已走出一人。手里也提着灯笼，由关内唱出，向朱光祖迎面走出来。到了朱光祖面前，只见那人问道：“来的可是王老八么？”朱光祖也就含糊答应，走了过去。进得关来，仍照着王八的话，向西北走去。不一刻，已到了第三座关。朱光祖一看见栅栏关闭，他便上前叫门道：“换班了！开关呀！”里面答应道：“不要叫，换班就换班，要这样喊法做什么呢？”朱光祖也道：“人家巡了半夜，你们好睡呀！还不换班，难道还要巡到天明吗？”正说之间，关门已开。朱光祖不问原由，埋着头直往里走。那守关的哨兵，也

不盘问，总以为是自家人，每夜皆是如此的。朱光祖过了第三关，仍是照着王八的话，直向前进。一会儿已到了第四座关，却比前三关紧，每夜皆要盘查的。朱光祖才走到关前，当有人出来问道：“你是谁呀？”朱光祖见问便答道：“咱是王八。”那人又问道：“你是哪一哨的？”朱光祖道：“是前哨的。”那人道：“你是前哨第几队？”朱光祖见他盘问他第几队，可是回答不出。只得含糊应答“是第三队”。那守关的道：“你的腰牌拿来我看！”朱光祖就从腰间将腰牌取下。那人验明无错，复又换了一面腰牌递与朱光祖。朱光祖当将腰牌接过，仍然挂在腰间也不与那人闲话，掉转身，即向大寨而去。

不一刻已到大寨。心中一想：“我到是到了此地，却不知那窦尔墩那老儿的卧房在那里？与其前去寻找，不如再停一刻，等个人出来，问他一间房间。问明白了，好直截前去，岂不较为爽快？”主意已定，便在黑影子里将身子隐藏好了钻在那里。等了一刻，只见对面走来一个人。朱光祖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郝天龙。朱光祖赶着将身子缩过去。转到那里探身来望，只见郝天龙走过，后面跟着三人，仿佛喽兵模样。又见末后一人，不跟着郝天龙一齐走出，偏向旁边走过去了。朱光祖看了一会，见郝天龙已经走过，他偏去追那末后的一人。赶到那人背后就是一腿。只听得咕咚一声，那人栽倒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朱光祖已将单刀拔出，向那人面上一晃，口中说道：“咱老爷有话问你。你若不说真话，咱老爷就是一刀，送你的狗命。咱且问你，你家寨主现在那里？”那人道：“容小人奉禀：俺家寨主现在上房。”朱光祖道：“咱再问你这上房在那里？”那人道：“在这大寨后面第三进。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间，是东首一个。西首房间，是咱家小

寨主住的。这两日小寨主不在寨内，出去做买卖去了。”朱光祖道：“你可知你家寨主的那一对虎头钩，他平时放在何处？”那人道：“小人这个实在不知道，还求老爷恕罪。”朱光祖见他说不知道，也不追问。随手一刀，结果了性命，直望上房而来。要知如何盗出双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一回 盗双钩初进连环套 借火亮惊醒窦尔墩

话说朱光祖此时将王八的衣服脱下，摔却灯笼，直向上房而去。只见房里面，尚有灯光。那房内靠东首板壁，摆着一张方桌子。当面有一张床铺，挂着蚊帐。朱光祖心中想道：这床铺，大概是窦尔墩的卧床了。即轻轻的走到床铺前，将帐门拨开。向里一看，床上并未睡人。朱光祖惊讶道。“窦尔墩那老儿不在这里，难道我受了那人骗了么？”又因道：“区不管他在那里，只要将他的双钩寻找到了，将这件东西盗了去，就没有事了。一面暗想便转过身来，在房内各处寻找了一会，并不见有什么双钩。只见壁间挂着个木匣，约有三尺来长，有七八寸宽。朱光祖看了：难道他那双钩藏在那木匣内不成？一面想，一面即从壁上将木匣取下。来就灯前开了，向木匣内一看，原来是一对雌雄剑。朱光祖见不是双钩，心中好生着急。又将木匣盖好，仍代他挂在原处。复又寻找了一回，仍然不见。暗说道：“这双钩藏在何处呢？也罢！咱寻不到双钩，便将御马盗出来，亦是好事。”又想道：“又不知御马现在何处，又如何去盗呢？不若仍是寻双钩为上策。”因此又出了房间，到西首那房间屋上，伏身细听。

只听西首房里有酣睡之声。朱光祖暗道：“大约那老儿睡在这边了。”因又走到房檐口，将身子跳落下来。先在窗外静听一会，房里那鼻息之声，仍然如是。朱光祖便放着胆，将窗子拨开，

取出火亮。向房里一瞧，见当面也是一张床铺，也挂着蚊帐。朱光祖便即躡身进房，只听见又鼻息如雷。朱光祖道：“此人定是窦尔墩了，那双钩无论寻得出来与否，人既杀死，虽有双钩，也无用的，咱就如此办法。”主意已定，手执钢刀，走到床前，将帐幕挑开。忽又听床上有人说道：“咱爷爷的双钩尔等就将他摆在鼓楼上，万不可又换地方。还要严加看守，提防有人来盗。”朱光祖一听，心中大喜道：“原来他的双钩摆在鼓楼上面。既知收藏所在，那就易于寻找了。”正要转身去寻双钩，忽又想到：“我何以如此呆法，为何定要盗他的双钩？还不乘此将这老儿杀了，免得随后又要与他争斗，又何必定要盗去双钩呢？”心中想罢，即刻抽出刀来将火卷一亮，向床上一照，举刀向床上砍去。早把窦尔墩惊醒过来。即听他说声：“不好！”又喊道：“有奸细，快来捉人！”朱光祖一听此言，也不管他何如，随即一刀向床上砍去。只听得啪一声响亮，并未砍在人的身上，却是砍到床上去了。朱光祖便掉转来，蹿出房外，一箭步飞身上屋檐。再四面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他却不敢怠慢，急急向山下投奔。却好未碰着一个，走到天明，已经到了第一座关。守关喽兵尚未起来，他便越关而去，暂且按下。

再说窦尔墩醒过来，说一声：“不好了！”喊人：“来拿奸细！”怎么他就不见了？难道他会隐身法不成？诸公有所不知，因他这床后有个暗门，里面安了消息，外人看不出来。他却特为装好此门，以防人家暗算；若遇到三更半夜，措手不及之时，他便将暗门推开，就从这门里逃走。所以他一经惊醒，喊了一声：“不好！”又喊了一声：“有奸细！拿人！”他却早已从暗门内逃走了，所

以朱光祖不曾砍中。此时朱光祖虽走，窦尔墩却传齐合寨人来，各处寻找奸细。那里寻得出人来？早已不知去向。一直寻到大寨以外，忽见有个死尸倒在那里，大家一齐上前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郝天龙随身唤的小使扣子。大家惊讶道：“怎样他死在这里？却是被谁所杀？”郝天龙也就道：“奇怪了！咱昨夜巡查回寨，他还跟在后面，怎么就死在这里？却是被谁所杀？”正在互相惊讶，忽见第一关守山喽兵，匆匆的走到窦尔墩面前，先请了个安，然后说道：“启大王爷！前哨巡更夫王八。不知被何人杀死，尸首抛在地下。”窦尔墩更加疑惑，这三八又是何人杀的呢？郝天龙说道：“据小弟看来，定是那黄天霸小子到此。”谁不曾见他想来必定是他。窦尔墩道：“咱昨夜曾照见那奸细，却非黄天霸那小子，可不知究系谁人？”郝天彪道：“即非黄天霸，也是那黄天霸那里一起的人。”窦尔墩道：“这话却也有理。除却他那里，还有什么人到此作奸细呢？”郝天龙道：“大哥不曾见个什么物件么？”窦尔墩道：“幸亏愚见被他火卷惊醒。不然，险些儿送了性命。”郝天龙道：“照此说来，还不是个奸细，竟是刺客了。这两日内，大哥还要小心。就是咱们大家也要小心巡查，不可再被这奸细混进来才好。”窦尔墩道：“贤弟这一二日内，倒可无虑。那奸细定料咱们这里这两日必然加意防守，他决不敢来到。再过了两天，反要严加防守。他以为过了几日，俺们这里见没有事，也就松懈下来。他却趁此又到，以致后患。”郝天龙说道：“大哥的高见，咱们就遵命照此办法罢！”于是大家各归本寨而去。

再说朱光祖奔走下山，便一口气跑回客店。黄天霸等一见，便迎接上来。计全首先问道：“朱大哥辛苦了，所办之事曾到手么？”朱光祖道：“再莫提起，算是白跑了一回，咱早虑到，怕是

一次不能到手。却好打听出来，那老儿的双钩收藏之处。”毕竟这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二回 朱光祖再进连环套 黄天霸搜寻窦尔墩

话说朱光祖与天霸道：“今日双钩虽未盗回，好在他藏钩的所在，咱已知道。包管我明日再去，将那双钩盗回便了。”天霸道：“他这双钩，究竟藏在那里？”朱光祖道：“咱在先也不知道，只以为随身所带。那知到了他房里，四处寻找，不见此物。后来听他梦中所说，才知他双钩所藏的地方。那时也怪我贪心，将他杀死？只要他死了，那双钩虽然利害，既无人用，也就成了废物。”天霸道：“你老的这主意，真是不错呀。后来怎么不杀那老儿呢？”朱光祖道：“咱方将火卷一亮，那里晓得就这一道亮光，把老儿惊醒了。他便大喊起来。说是：有奸细，叫人来拿。咱听此言，那敢怠慢，即刻举刀去砍。那知道一刀砍去，已不知那老儿何处去了。因此才出了他的房门。再向外面一看，东方已经发白，我便急赶回来。这不是咱贪心么？”天霸道：“原来如此。但是老叔明日再去，他那里岂不严加防备，怎么得盗出来呢？”朱光祖道：“咱料彼这此日来，不致防备，以为咱断不敢去的。咱偏要在他料所不及料，防所不及防的时候，前去出其不意。将他双钩盗来，岂不省了许多事？”计全道：“朱大哥！你真可谓知己知彼了。但你老虽然料事如神，咱却有些不放心的你老独自前去。在咱的愚见，不若黄贤弟与你老同去。使他在哪里掣老儿肘，你老便去盗钩。等得盗到以后，再来招呼他。能合力将那老儿制服住了便好。

不然，能将那御马盗回，亦是大妙之事。不知你老意下如何？”朱光祖道：“计贤弟，你这话倒使得。叫黄贤弟与咱同去，咱也多一帮手，就此说法便了。”

到了晚间，黄天霸与朱光祖，各自脱去外衣，穿了夜行衣服，各藏了兵刃，又望连环套而来。天霸与光祖道：“老叔！你便前去盗钩，咱便去那老儿房里办事。”朱光祖道：“此言甚合我意，咱就去了。”黄天霸道。“你老请便。”朱光祖说罢，即便蹿身而去。

这里黄天霸也飞身上屋，到了大寨后三进。先到东首那间屋上，伏身望那房里静听一会。里面既无声响，又无动静。便缩身下去一只脚倒挂在檐口，一只脚盘在树上。向房里细瞧，仍不见有什么动静。天霸因将腿放下来，跳落在地。取出火种，将纸卷燃着。就手一晃，放出亮光，向里一看，仍看不清楚。因有窗户阻挠，天霸即用刀尖戳了一个眼，近身窗外。用足了眼力，向里观瞧，房里并无人睡。天霸见窦尔墩不在这里，因又蹿到西首房间外面，靠着窗户旁边。正在凝神侧耳，忽听更锣响处。天霸知道有寻更的人来，因暗道：“何不捉住那寻更的，问个明白？”一路身飞上屋面，专等那更夫前来。不一刻，只见那更夫敲着锣缓缓而来，嘴里喊道：“各寨睡醒些呀！恐防有奸细进来呀！”一面喊，一面转过大寨的后面。天霸在屋上望下一看，见大寨后并无房屋，乃是一片空地，地上堆了许多乱石。天霸此时即飞身向寨后跳去。只见他一个箭步，向他早已飞到地下；却好站在那更夫面前。那更夫正望前走，忽见半空中跳下一人。这一吓即使任后一倒，跌倒在地下。天霸见他跌倒，随即将手中刀向更夫面上一晃说道：“你嚷，咱就是一刀，立刻送你的狗命！你不必害怕，但

直说便了。”那更夫听了这石话，好容易挣了一会，才说出一句话来：“老……老……老爷开恩！”黄天霸道“咱且问你，那窦尔墩这老儿今往那里去了？为何他不在寨内？他平日所住的另两个房间，咱已寻过了，皆不见他在那里。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那更夫说道“还有一个好地方，别人是不能到的。除非自家人才可进去；不然，连门都不会开，怎么进去呢？”天霸道：“这到底是什么所在？何以如此难进去？”那更夫道“那要晓得却不难。只用两个指头，向那石板上一按，不知怎样那石板就竖了起来，里面就现出石门。人即从门内进去。等进了石门，又用两指在门上一按，不知怎么，那石板复又盖上了，依然如初。天霸又问道。“你可知这石室在那里呢？”那更夫道：“知虽知道，但是不会开那石门。还听人说，那石门如不会开的误碰里面消息，定然要被大青石压死。因此小人不但敢去开门，连那里也敢常去。”天霸道：“你若怕死，便领咱前去一看，将那石室看过，再领我到内去走一遭，咱便饶你性命了。”那更夫道：“只要老爷不杀小人，无论什么地方小人都情愿领带老爷去的。”天霸说：“既如此，引咱前去。”那更夫不敢怠慢，便站起身来。提着灯笼，在前引路。领着黄天霸，直望石室而去。转弯抹角，已离石室不远。只见那更夫指道：“那峰岭参差，巉岩^①峭壁的，那里就是了。”黄天霸闻言，便将更夫两膀背绑起来，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襟，给他塞在口内。把他向无人处一抛，这才前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巉 (chán, 音缠) 岩——山势险峻。

第三九三回

施神勇英雄盗双钩 畏罪法巡卒私逃难

话说黄天霸处治了更夫；直望石室而来。才转过两个弯子，只见对面来了一人。他一见天霸，便大声喝道：“来者何人？到此何故？”天霸正欲躲避不及，只得答道：“你是何人？快通名来。咱老爷乃黄天霸是也！特来盗窦尔墩的双钩。”那人一听此言，也不回话，转身就走。天霸一见，知有缘故，也就跟随下去。又见那人趴上鼓架，一吃惊，就从鼓架上跌倒下来。只听咕咚一声，把那楼板震得乱响。天霸此时便抢进一步，将那人按住。只见那人已如半死。天霸便要问他的话，见那人张着口，苦着脸，好象有件不了之事。停了一刻，只见那人喊了一声道：“双钩不见，性命休矣！”天霸听得清楚，知道这鼓内就是收藏双钩的所在，现在已被朱光祖盗去了，此时心下好不欢喜，也来不及问那人的话。掉转身出了楼门，寻找朱光祖会了。此人是谁？原来是窦尔墩看守双钩的头目；唤作吴用人。这吴用人因得了腹泻的病，出来上厕所，忽遇见天霸。听天霸一句话，说要去盗钩，他已惊吓不小，所以没命的赶着跑回去，预备将双钩拿出来，赶紧送给窦尔墩，他便没有事了。那知天霸一见他那种情形，早已猜着八九分。所以也就急急跟他跑去，打算如朱光祖不曾盗去，他便自己去盗。那知此钩早被朱光祖盗去了。

自从朱光祖与天霸分头去后，朱光祖便找到了鼓楼，从鼓楼

内将双钩盗出。他当即向背后插定，打算仍由楼屋上面回去。正在打算，忽听楼梯声响，朱光祖大吃一惊。便即敛声息气，侧耳细听那声音。听一刻，那声音渐渐而远，方知是楼上人下去。又听得声响，是开门出去的声音。朱光祖暗道：“难道楼上看管的人，知道咱在这里，前去送信不成？且不管他，好在咱已将钩盗出，即使有人前来，咱又何惧？就是窦尔墩老儿亲来，咱也不怕他奈何我了。”复又想道：“楼门既开，且不问他是否前去送信，咱何不从此下楼出去较为爽快呢？”主意想定，即刻带双钩下楼，去寻天霸。那知彼此相左，天霸又跟着吴用人到了鼓楼。及至见吴用人说出那：“失去双钩，性命休矣！”他知道已被朱光祖盗去。当即下楼去寻光祖，预备一同下山。

天霸出得楼门，仍望大寨而去。心想：“若碰见朱光祖更好，如遇不见，好在双钩他已盗去，咱也可回店稍歇一日，明日再来与那老儿讨马。”一面走，一面打点主意，正望前进，忽见一个黑影子一闪。天霸当下便击了一声掌，送了个暗号。只听得对面也击掌相应。天霸知道是朱光祖无疑了。当下便走到面前，低言问道：“可是朱光祖老叔么？”光祖道：“老贤侄，咱们走吧！”黄天霸道：“那东西得了么？”朱光祖道：“得了，咱们快走吧！时候儿不早了。”天霸答应，便与朱光祖二人，仍使出那飞檐走壁的功夫。真个是人不知鬼不觉，将双钩盗出，下山去了。

再说吴用人吓倒在地，渐渐醒来。见双钩已不知去向，心中想道：“我若去送信，他必然说我不小心，性命必不可保；若不去送信，也是不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趁此逃下山去，寻找天霸。给他送上一信，将御马在何处的所在，告诉他。叫他前来，或取或盗。我不但无性命之虞，说不定还有好处。”主

意已定，连衣服行李都不要了。只穿着随身衣服，连夜的绕转山后小路，攀岩越岭，逃命下山。我且将他暂且按下。再说窦尔墩这夜，正在那石室内睡觉。因他近今得了个美人，故此在那里取乐。次日一早，窦尔墩到了大寨，正要传齐各寨的头目，商量大事。忽见有几个喽兵，飞跑进来，向窦尔墩请了个安。然后跪下道：“启寨大王爷！今有巡更喽兵李四，不知被何人背缚，口塞衣襟，抛在石室相近之处。小的今早走到那里一看，才知道是李四。现在已经带来，求大王爷示下。”窦尔墩一闻此言，已吃惊不小，因即说道：“将他带来问话。”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四回 窦尔墩据报问情节 郝天龙奉命看双钩

话说窦尔墩命将李四传来问话。那传令喽兵出去。窦尔墩又命传合寨的头目集议。当即有人前去。不一会，郝天龙、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等，都已齐集大寨；那巡卒亦将李四带到。窦尔墩对郝天龙道：“方才据巡卒来报，声称巡更夫李四，昨夜不知被何人背缚在石室相近之地，口塞衣襟，昏倒在地，今早始被巡卒看见。难道昨夜那天霸小子又来过不成？”郝天龙道：“这事不难追诘，但须问明李四便知分晓。”窦尔墩道：“咱已去传李四了。”只见那巡卒禀道：“小的奉大王之命，已将李四带来，听候示下。”窦尔墩道：“叫他进来问话！”那巡卒答应，即刻将李四带进大寨。李四跪在下面。窦尔墩将他一看，只见他惊魂尚未大定，面色如土色。窦尔墩道：“你昨夜何时被人背缚？抛在那里？你可从实诉来。若有半字虚言，即刻推出斩首！”李四跪下磕了一个头，战兢兢回道：“小的于昨夜四更以后，由东寨巡更，走到大寨围墙以外。正走之间，忽见大寨屋上跳下一人。小的一见。便欲声喊：‘捉拿奸细！’那知小的还未喊出声，早被那人一刀背，将小的打倒，恶狠狠说道：‘你可知黄天霸利害么？’”

窦尔墩听：“黄天霸”三字，便吃了一惊。因向郝天龙道：“贤弟，果然不出咱之所料，竟是天霸这个小子复来。但是仔细想来，这件事还要怪贤弟的不是了”，郝天龙道：“怎么又怪咱不

是？”窦尔墩道：“咱不怪你不曾防备。咱怪你当日见事不明，将那小子带进山来，使他知了路径。不然任他武艺再好，如何能到我此山来？”郝天龙道：“咱当日因不知道是黄天霸，就是你老也不知道是他。后来他追究御马起来，你老又将那御马牵出，与他去看，他这才说出他的名字。你老又约定与他比试武艺，这又怪谁来呢？”窦尔墩还要与辩驳。郝天彪道：“大哥也不必与窦寨主辩驳了。在小弟看来，都有失察之误。此时不必说前番的话，且问李四便了。李四便将天霸如何进了石室的情由细说一遍。又说：“小的受大王的恩典，是何等深重！不能开门揖盗，作那家鬼弄那家人的事呀！”

李四才说得这句话，忽见窦尔墩一笑道：“你还知这家鬼弄家神、开门揖盗的事是做不得的么？”李四道：“小的虽是个小人，这点道理也还明白。所谓在一家顾一家，在一国顾一国。何能作出那等事来呢？”在李四却是无心话，在窦尔墩可实在有些括着郝天龙。此时郝天龙明知窦尔墩这话有因，是括着自己将天霸引上山来，却不能再与他辩。而且自己有些不是，只得隐忍不言。只听窦尔墩又问道：“黄天霸叫你开门，你怎么与他说的呢？”李四道：“小的就向他说道：‘老爷若真送小人性命，不肯放这残生，便请老爷将小人即此一刀杀死，免得受罪。小人实在不知开那石门，老爷使小人开，小人如何开法呢？’黄天霸听小人这番话，当下说道：‘你既真不知道，咱老爷也不勉强你。咱自会去开，但不能将你放去。’小人听了这句话，心下暗想，难道还杀我不成？。小人正在暗想，忽见他將小人两只臂膊，向背后一剪，立刻缚了个结实。又在小人身上，用刀割下一块衣襟，叫小人把嘴张开来，他将那割下的衣襟塞在小的口内。那时小的可真不能开口了。他

还不肯放松，又将小的抛在山凹子里。”窦尔墩道：“他将你抛在山凹子里，后来可知道他究竟去开那石室的门没有么？”李四道：“那里还看得见他去开门呢？但远远听得一句道：‘咱黄天霸特来盗取双钩的！’可不知系同何人所说？以后可全知道了。直至天明，方才遇见这巡卒，将小人救起来的。……”

李四尚未说完，只见窦尔墩听说盗钩的这话，即刻面色如土。大惊道：“这便如何是好？万一我那双钩被天霸那小子盗去，咱可真无所仗恃了！”郝天龙道：“寨主休得惊慌，即使天霸本领精强，要去盗那个双钩，甚不容易，而且他绝不知这双钩藏在鼓内。他此来是先打听，看这个双钩究竟在于何处；等打听实了，然后再来盗取。”窦尔墩道：“即如此说，贤弟可前去一看，是否被他盗去？速速回信！”郝天龙答应，随即动身出寨，直望鼓楼而去。到得鼓楼门口，只见楼门大开。郝天龙走上楼梯，向上一看，这一吃惊，实在不小。只见楼屋上面，有两架宽阔椽子，露出光来，是通天的。郝天龙知道有人揭去了天窑子了。再仔细一看，又见那鼓架子旁边有拔下来的三棱钉。再从鼓上一看，那鼓皮已经划开。郝天龙照平时那取钩的法，向鼓内去取，那里还有什么钩来？此时郝天龙知道双钩已为人盗去，便急急寻那看管双钩小头目吴用人，再寻也寻不出。只得转回大寨，回复窦尔墩。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五回 失双钩窦尔墩吓倒 报机密吴用人投诚

话说郝天龙见双钩已被人盗去，当即去寻看管双钩的头目吴用人。那知再寻也寻不到。只得回转大寨，回复窦尔墩。且说窦尔墩着郝天龙去后，两眼望穿，等他回信。忽见郝天龙跑得气喘喘奔进寨来。窦尔墩见他那种光景，知道不妙。便急急问道：咱的伙伴，怎么样了？”郝天龙道：“还要问他作甚么？完了！明白告诉你吧！被人家盗去了。可不是完了吗？”窦尔墩一听此言，只听“哇呀呀！”一声不曾喊得完，向后便栽倒在地，登时昏晕过去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取姜汤的取姜汤，呼唤的呼唤。好一会，那窦尔墩才算苏醒过来。口中喊道：“黄天霸！黄天霸！你家父子皆与咱作对定了。你既与咱作对，咱定与你誓不两立。不拼个你死我活，我不甘休！你以为盗去咱爷爷的双钩，咱爷爷就此惧你，把御马送还与你么？好小子！你真是梦想呢！”此时窦尔墩真急得七孔生烟，三尸冒火。喊了骂，骂了喊，暴跳如雷，闹得不已。郝天龙、郝天虎、郝天彪也是骂不绝口。

郝天豹道：“诸位兄长不必作恼。小弟却有一言，望诸位兄长容纳。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一定不易之理。今双钩既为他盗去，咱料他明日必定复来要索御马。但是他明日果来要马，诸位兄长还是与他战？还是与他 and？若与他战，诚如我大哥所言，黄天霸虽无三头六臂，可是我辈皆非他的对手。前者

尚有寨主的双钩，可与对敌；就是他亦甚惧寨主的双钩。今双钩已入他人之手，战是定战他不过，不战便与他。但既与他，不将御马送出，那还是句空话，他也总不肯依。势必送出御马，还要低心降气，与他言和，这又未免失了咱们志气。在小弟之见：莫如等他明日再来时，与他讲明。双钩既为你盗去，这便算是你的本领；你若再能于三日内，再将御马盗去，咱便与你世代言和。若三日之内盗不去，不但仍将双钩送还，而且不能再要御马。你坚执不行，咱们就与你拼个你死我活。如此办法，似于咱们面子上好看多了！”窦尔墩道：“贤弟！你这话又差了。咱这双钩，他既能盗去，岂有不能盗御马之理？这不是徒说白话么？”郝天龙道：“在咱看来，还是与他拼力斗一回。拼个你死我活，免得又被他耻笑。”

窦尔墩道：“还是这样好。”郝天龙道：“可不是这样好么？”郝天豹复又再三说道：“小弟之意，还是约他前来盗御马。若盗得去，咱们就与他言和；若盗不去，他也不甘心，势必要与我厮杀。那时再拼个你死我活，也还不迟。何必就如此急急呢？而况小弟还有一说，那御马所藏之地，他即使前来，绝不知道。咱们再一面日夜巡防，还怕他来盗去么？等到三日后，他如盗不去，那时他必不甘心，势必与咱为难。好在咱们山上地雷火炮多，咱们就预先埋伏起来、等他来时，将他诱到有埋伏的地方，放起地雷火炮，把他轰死。也可以报复前仇，消却此恨了！小弟愚见如此，不知诸位兄长意下如何。”窦尔墩听了此言，因道：“咱到忘却地雷火炮一事了。今既如此设法，咱们就预备起来便了。”大家答应。窦尔墩又问道：“咱还有一事，那看守双钩的吴用人，现在何处？他为何不来禀报？”郝天龙道：“还提他什么？吴用人却

早不见了。”窦尔墩道：“就是不见，也寻个下落，还是被天霸杀死，还是到那里去了？”乃命唆兵四路寻找，此事暂且不表。

再说黄天霸与朱光祖将双钩盗出，回至客店，心中好不欢喜。当下计全、何路通、关太都将朱光祖称赞一回。朱光祖也觉自鸣得意。大家摆出酒来，尽欢而饮。席间，计全便议道：“朱大哥今日将双钩盗出，那老儿自必无所仗恃，小弟愚见；明日咱们大家各带兵刃，一齐上山，与那老儿索取御马，使他速速送出。他若再有犹疑，咱们趁此就焚毁他的寨栅，将窦尔墩捉住，与御马一同送入京师销案。”大家称是。一会儿酒饭已毕，大家正坐在那里闲谈。忽见店小二进来问道：“那位是黄老爷？外面有个人，说是要见黄老爷，有机密话说。”大家一听，顿觉奇异。因道：“这是何人，有机密来报？”计全便对店小二道：“你且叫那人进来问话。”店小二答应出去。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窦尔墩着人各处寻找、疑惑被黄天霸杀死的那个看管鼓楼上双钩的小头目吴用人。这吴用人自失去双钩之后，他便畏罪，由后山小路逃走下山。沿途访问，知黄天霸住在此地，即前来求见，禀报机密；也算是悔罪投诚。当下店小二出来道：“黄老爷叫你进去呢！”吴用人听说，就跟着进去。店小二先向黄天霸说道：“求见黄老爷的人，带进来了。”天霸道：“叫他来见我。”店小二即命吴用人进去里间屋内。吴用人到了屋里，他也看不清楚谁是黄天霸，只得说道：“那位是黄老爷？”天霸道：“你唤什么？见我有何话说？”吴用人听说，即向黄天霸面前跪下，说道：“小人姓吴名唤吴用人，本是连环套的小头目。因有机密事，特前来禀报，还求老爷屏退众人，以便呈诉！”欲知吴用人说出什么机密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六回 吴用人详细说机关 黄天霸决计索御马

话说吴用人一见天霸，跪在地下。天霸问了他的名姓。吴用人将名姓报出。天霸又问他前来禀报何事？吴用人道：“小人却有机密奉禀，请老爷屏退左右，小人才敢细说。”天霸道：“此间皆是同来的老爷们。尔有什么话，但说不防！”吴用人道：“小人本是连环套窦尔墩寨内看管鼓楼双钩的小头目。因闻老爷的大名，是一位忠心赤胆的国家大忠臣。而且武艺超群。名闻天下，故想前来投诚。又思窦尔墩他虽然现在强横，不过是一名草寇。因此左思右想，还是投到老爷麾下，那怕当个马夫，执鞭随镫，总比那做强盗的声名好多了。”天霸道：“你既有机密，速速说来，不必再说闲话了。”吴用人道：“只因那匹御马，自盗来的时候，以至老爷第一次上山，皆在马房内喂养。及至老爷去后，窦尔墩便藏到那石室内去喂养了。”天霸听了此言，便问道：“你可知道，那石层的门户如何开关么？”吴用人道：“小人知道的。小人此来，就是要将那开石门的法禀知老爷，好使老爷前去他那里，将那御马取回，送往京城复命。”天霸道：“你既知道，你可详细说来。”

那吴用人道：“那石板上面安着一副铁环，猛然间可瞧不出，必得细细去看，方才看得出来。只要将那铁环用手指扳定，先向外一推，后向里一拉，那石板大开，即有门径可入。但必须将那铁环再向中间一按，内中便有双连环钩，将石板钩定，再也不得

覆关起来。不然人才下去，一触消息，石板即压下来。任你有本领的人，总要压成肉酱。这件事为最最要紧。不过下去之后，皆是连环路。人家但知此山名曰连环套，其实这石室内才是连环套呢！老爷如进去时，切记八十步一转，少一步不能，多一步不可。若实在记不了这许多，但看那有石墩子所在，就向右首转弯。随后出来，都向左首转弯。到了里面，有个六角门，门内就是那养马的所在。但是那六角门是终日闭着不开。看起来并不希罕，只要将他推开来，就可进去了；其实不能推，如若去推，不但门不能开，而且上面有两个八十斤重的大钢锤，只要将门往里一推，那两个锤头就打下来了，即刻脑浆迸裂，如要开此门，还要将门上两个大铁圈，攀定在手。轻轻的向怀里一拉，那上面两柄锤头，自然而然就分在两边，那两扇门他就自然而然开了。若要关此门，那门后还有两个小铁圈，也将那铁圈执在手中，还是向怀里轻轻一拉，那两扇门自然关了。出来的时节。人在门里；却不要开门，反要推门。那门经人一推也就开了，这是六角门的暗记。窦尔墩的住房，就在这里面一块玲珑石背后。那玲珑石也是暗记，只要认定石头左半边，有个拳大的小孔，用二指按在那小孔里，一按，那块玲珑石自然推过去了，里面便现出门来，人就在此进去。到了里面，有道月亮门，门后有根铁索。只将铁索向右边一拉，外面的玲政石，复又将门挡起来。出来的时节，将铁索向左边一拉，那玲珑石又推过去，那门复又现出。若误拉了铁索，上面埋伏着钢刀五把，就要落下来，将人斩为两段。除此以外，并无难破之处了。老爷若要前去，但将小的所说的话记清了，未必不马到成功的。”

黄天霸等听了吴用人的话，觉得句句是实在，并无虚言。吴

用人当下给黄天霸磕了个头，又给计全等大家谢过。复又说道：“以后若有用小人之处，小人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或者藉图报效。”黄天霸即命他到外间歇下。此时天已将晚，一会儿店小二送进晚饭，大家用毕。闲谈了片刻，便去安歇，以便明日一齐到连环套，与窦尔墩要马。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一早，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膳，装束停当，各带兵刃，直望连环套而去。不一会已到。黄天霸等共计五人，一直来到山上。先向守山喽兵喝道：“你等听者：速报窦尔墩知道！就说黄天霸老爷到此，叫他速将御马送出，或可以留他一个全尸首。若再延迟，咱老爷就要立刻削平山寨，将他捉住，碎尸万段了。”那守山的喽兵听了这番话，怎敢怠慢，随即飞跑进去。却好窦尔墩尚在寨内与大家商议埋伏地雷火炮的事。那守山喽兵，跑到寨内禀道：“启大王爷，不好了！前夜来盗双钩的黄天霸，现又带领了四五个人，前来要那御马，声称叫大王爷若速将那个御马送出，还可稍留情面，舍大王爷一个全尸首。如再迟迟，便要削平山寨了。请大王爷从速示下！”窦尔墩听说，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一声大叫道：“天霸你这小子！欺人太甚！咱定与你誓不两立了。”说着即命人备马，决计与他拼个你死我活。郝天豹当时拦道：“寨主且请息怒，天下事急行缓办。何如仍照前议，等他三日之后，御马盗不去，他必不肯甘休，定要与咱们厮杀，那时咱们的埋伏已预备好了，还可以将他诱入。此时出去，万万不可！”窦尔墩听了这番话，才将气平下去。因与郝天豹道：“据贤弟所言，虽甚有理。但天霸这小子，在山前索马，还是出去与他说明才好。”郝天豹道：“小弟愚见，还是把他请上山来，先以礼节待他。他见咱们以礼相待，他不立刻反脸。然后再约他

盗马。天霸虽是利害，却处处要面子。他即不肯答应盗马，只须用言反激他，无有不答应之理。”窦尔墩道：“就如此办法，且将天霸等迎接进来，然后再作计议便了。”当下即命人：摆队相迎。窦尔墩率同郝天豹等兄弟四人，一同下山，迎接天霸。到了山口，只见天霸在山下大骂不止，口口声声说道：“怎么这许多时候，还不将御马送出？”正在暴跳如雷，忽见窦尔墩从山上迎接下来。远远的就招呼道：“诸位到此，某等有失相迎，尚望恕罪。敢请诸位进寨一叙，某还有要话面商。好在敝寨不远，请即前去如何？”不知黄天霸等肯上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七回 约盗马暗施毒计 再探信顿破狡谋

却说黄天霸等听了窦尔墩这番话，向计全、朱光祖道：“咱们就进去一走，看他有何话说。”计全道：“使得。”朱光祖道：“可行。”于是大家一齐走上山来。进了大寨。黄天霸首先说道：“窦尔墩！你现在应该知道咱老爷们的利害了。你双钩既为我等盗去，你也无所恃仗。正可悔过自新，将御马速速交出。可行则行，否则可不要怪老你们动怒！”窦尔墩道：“俺家双钩虽失去，这盗的未必是你所为，谅你这小子无此本领。今虽双钩已失，你若有此胆识，能于三日内，独自上山，将御马盗去，俺家从此即拜你为师。”天霸道：“你预备好了，三日内看咱老爷来盗御马。”说罢天霸也就站起身来，与朱光祖等人出寨，下山而去。窦尔墩见天霸等人已走了，也预备埋伏地雷火炮，专等黄天霸三日后的消息。

且说黄天霸、朱光祖等下得山来，沿途计议道：“这老儿可真要死在目前了。他不思速将马送出来，悔过自新，尚自怙恶不悛，叫咱前去盗马。他以为咱不知道他藏马的所在，又不知道开他的那座石门。咱看他真不知自量了。”计全道：“在愚兄看来，窦尔墩必有他谋，决不是叫贤弟前去盗马。而况窦尔墩向来性情暴躁，今虽自己双钩被人盗去，而又当面遇见了仇人，不但不万分仇视，而且故作从容，其中必有诡计。倒不可不防。”朱光祖

道：“咱亦虑及至此，但是如何办法呢？”计全道：“咱倒有个主意：咱们回店后，即令吴用人上山细细打听，究竟有何诡计，再作商量。”朱光祖道：“此事正合吾意。”一路闲谈，不一会已到客店，此时天色尚早，计全即将吴用人喊至面前，向他说道：“今有一事，非你不可。你既矢志投诚，这件事若打听清楚，将来定然重重有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吴用人道：“只要老爷不疑小人，赴汤蹈火，小人也是情愿的。老爷有什么事，但请老爷吩咐，小人当遵命前去，竭力报效便了。”计全道：“咱今使你连夜往连环套一走，将近两日内的实在情形。打听明白，赶紧回来禀报。不知你敢去不敢去？”吴用人道：“小人当得遵命。但有一件，须要呈明。今夜前去，明日夜间，方可回来。只因小人不能由前山进去，要由后山小路而进去。这后山小路，还须渡河，方能上去，所以要夜来夜往，才得无事。若白日上山，恐怕为窦尔墩知道，小人的性命，倒不算什么大事，将来贻误了公事，那就有负老爷的恩典了。”计全道：“明夜回来，倒不妨事，但须打听确实方好。”吴用人道：“小人自当悉心打听确实，老爷但请放心便了。”说罢便即告辞出去。等到天黑，他便饱餐晚饭，装束停当，又带了些干粮，然后出了客店，直望连环套而去，闲话不提。

到了次日四更时分，居然打听回来。此时黄天霸等，正在盼望。只见吴用人敲门而进。天霸等一见，好不欢喜。因即问道：“你去打听窦尔墩山上，还有什么新闻？”吴用人道：“幸亏老爷料事如神，若不差小人前去打听，几遭窦尔墩所算。”黄天霸道：“到底怎样？你快说来。”吴用人道：“小人由后山上去了，悄悄去找一个至好朋友名唤高三。这高三也是山上的小头目，小人找

到他，即假意说道：‘高三哥，你要救我噻！’高三便问道：‘你这两日到那里去的？大王的双钩不见了，你怎么不看守好？’小人便与他道：‘这件事怎么能怪我呢？我现在已两天不吃了。’高三问道：‘你怎么两天不吃呢？’小人便说道：‘自从那夜来了个姓黄的，到鼓楼上盗那双钩。我当时惊醒了就要喊了，不意被那姓黄的看见，就将我绑缚起来，口里又塞了衣襟，将我塞在楼梯底下。后来，他去盗那双钩，那时我在那里喊又喊不出来。说又说不出。到了次日，还听见有人寻找，我定在楼底下，真急死了！想人前去救我，那里晓得去寻找的人，总不曾到那里去找。我打量一定死在那里。该因命不断绝，不知怎样忽然松下绑来，我才得活手活脚，将口内的衣襟掏出来。打算去到大寨报知大王；后来一想，不能前去。不知近两日的情形，若是话说得不对，反而性命难保。因此先到你这里，问个明白。请你想个法儿，救救我的性命！不然，我虽不为大王所杀，若是大王将我赶下山，我又到那里去吃饭？那还不是饿死了么？所以请你想个法儿，安插我个吃饭的所在。或是先请你在大王面前见机说，烦将我这番苦衷说明。’高三见小人说了这番话，他便对我说：‘你真是被塞昏了！你还不知道，这两日忙碌异常，在各处埋伏地雷火炮。’小人见说，就问高三：‘埋伏地雷火炮作什么呢？’他就说道：‘窦尔墩约定黄天霸，三日内前去盗御马，预备乘此就要害天霸的性命。’小人见他说了这句话，便又问他：‘地雷火炮，埋伏在什么地方？’他说：‘凡要道口，都埋伏下了。只有石屋与后山两处，不曾埋伏。’小人听这话，又问道：‘为何石室与后山两处不埋伏呢？’他说：‘听窦尔墩等议论，石室那里，若有埋伏，恐怕把石室毁了。后山，天霸不知道从那条路上山，故此不曾埋伏。’小人见

他说了这些话，小人也就不托他想法了。后来小人就躲在那里一天，等到天黑，才瞒着他悄悄出来，仍由后山下来，赶回来给老爷送信。老爷可急速打点主意。”不知又想出什么主意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八回 避火炮偷渡后山河 盗御马三进连环套

话说吴用人探明连环套内各处理伏地雷火炮，急急回来禀明了黄天霸等人。天霸即命他出外歇息。黄天霸与计全、朱光祖道：“今据吴用人所言，果不出二位所料。”计全道：“在愚兄看来，此事竟非何大哥不可。”天霸道：“但恕何大哥不行臂助又便如何？”何路通道：“黄天哥，你怎么说我不行呢？”天霸道：“小弟说这不行两字并非说你不肯。只因那水荡不知离后山尚有多远？又不知有无船只？你虽能在水里埋伏七昼夜，咱们大家皆不识水性。就使你一人由水荡能过去，咱们不能过去，还不是个枉然么？若令你老哥独自上山，那后山的路径，你又不熟，咱们又何能使你独自前去？所以咱说出那不行两字，是这个道理。你怎么就误会其意？只当咱说你不肯了。”何路通被天霸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连一句话都辩不出来。听了一回，这才说道：“既这么说，还得大家想法儿前去才好，终不成就半途而废么？咱总是现成，如有用咱之处，咱总效力便了。”计全道：“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抬杠，皆是公事。这个公事仍照公办了。在咱看来，还将吴用人喊来，问明他后路情形，再作计议罢。”

当下又把吴用人喊进来，问道：“据你所说后山，皆是蚕丛

鸟道^①，又有水荡拦阻，行走颇为不便。但是你如何得过来的呢？吴用人道：“小人曾识水性，因此涉水而过。”天霸道：“这水荡周围有多少宽阔？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你可明白说来。”吴用人道：“山后一带皆是水荡，所谓‘三面是水，一面是路’。”计全道：“方才据你所说，前山各要隘，皆设有地雷火炮，除却后山，万不能上去。而后山又有水荡阻隔，不能飞越而过，你不有什么法想，可以上得山来？”吴用人道：“小人只有一个主意。而今之计，小人先下水去，来背老爷好上去。所好那河面不过五六丈宽阔，次第将老爷们背过去，那不是老爷们可上山么？”计全道：“你既能如此，这就可以设法了。你不知道咱们这位何老爷，才是绝好的水性呢！”吴用人道：“小人不知。”计全道：“你且去歇息，再听咱们招呼罢。”吴用人当下退出。天霸道：“计大哥，你老有什么主意呢？”计全道：“也没有别样主意，所幸那河面不宽，只得请何大哥辛苦一趟，与吴用人到了那里，将我等背驮过去。好在我等人数不多，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只要两起，便可背过去了。”朱光祖道：“就此办法，不必再打主意了。”计全道：“但是明日午后，就要起身。”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午后，约有申牌。众人都收拾停当，各带兵刃。何路通便穿水行衣靠，即带了吴用人，一同出了店门，直奔连环套而去。不到初更时分，已到了那里。当下何路通即将外面大衣脱下，递与黄天霸手内。天霸也将外面大衣脱下来，执在手中。何路通便先下水，先试一试，觉得不太深，正要来背天霸，忽见吴用人喊道：“此处不能去，这地方的水是最深的，老爷虽不怕，恐

① 蚕丛鸟道——形容道路十分狭窄。

黄老爷到了中间，也要下水了。还要走过去一箭路，那里的却是最浅。”何路通听说，即向西首走了一箭多路，然后叫天霸伏在背上，他背驮过去。朱光祖就在吴用人背上，也驮了过去。何路通、吴用人将天霸、光祖送至对岸，后又过来背关小西、计全，四人皆已过去了。何路通与吴用人，就席地坐下，歇了半刻。此时大家俱是短衣紧扎，当由吴用人在前引路。果然山势嵯峨，崎岖万状，大家皆是攀藤附葛，好容易走了有一个更次，才把那蚕丛鸟道将次走完。又走了一会，已看见正路。黄天霸道：“咱们已进了山，但是怎么办？还是分头前去？还是合力同行？”计全正欲答话，忽见吴用人道：“在小人愚见：莫若先到石室，将窦尔墩捉住，或将御马先盗出来，然后再搜寻埋伏，平毁山寨。”计全道：“此言甚合吾意。就请朱大哥、黄贤弟进到石室里面咱们全在外面接应。”

黄天霸、朱光祖二人答应，便急急望石屋而来。不一刻到了石室外面，此时已有三更时分。黄天霸即照吴用人所说之话，向那石板上仔细一看，果然有两个铁环，安在石板之上。天霸即将铁环执定，先向外一推，复向怀里一拉。急听吱呀一声，那石板向旁边转过，内里闪出一道石板门来。天霸又将那铁环向中间紧紧一按、果然落下一个双连环铁钩，将石板钩住。黄天霸在先，朱光祖在后，进了石门。又记定吴用人所说八十步一转。但见有石墩子，就向右边转弯，走了一会，果然见了六角门。黄天霸又记定吴用人的话，看定门上那两个铁圈，执定在手，轻轻的向怀里一拉。只听得门里哗啦啦一声响，好象有两样物件从旁边分开的声音。朱光祖道：“你我便去那里寻找。”就顺着声音一路寻去，到了假山那里，四面一看，并无空地。那假山以外，便是一道围

墙。天霸道：“这可把我闹糊涂了。”朱光祖道：“咱们何不上假山一看呢？”天霸答应。当下二人便一齐跳上假山，向那围墙里面望去，只见围墙里面一带房廊。天霸便悄悄与光祖道：“你看那里这一带房廊，莫非即关在房廊里面么？”朱光祖道：“咱们且跳下去寻一寻。”黄天霸道：“但一件，跳下去可极容易，必要将出路寻出方好。我看围墙外面并无门路，此时跳下去，得了御马，没有门径，怎么将马牵出来？”朱光祖道：“老贤侄！你且这里等一等，让咱先下去踏看一番，那御马究竟在与不在，再作计议。”天霸答应。朱光祖即刻一个蹿身，飞跳下去。毕竟御马是否藏在里间，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九九回 黄天霸活捉窦尔墩 众英雄大闹连环套

话说朱光祖跳入围墙里面，四面一看。当下便使出草上飞的本领，走到那房廊，轻轻将窗格撬开，探身入内，凝神定睛一看：果见有匹马拴在里面柱子上。将那马细看一番；实在与凡马不同。朱光祖大喜。立刻又飞身出来，将此情告知天霸。天霸闻言大喜。也就立刻下了假山，寻找石头左边那个拳大的孔。不一刻居然寻到，天霸将二指在右孔一按，并不费事，也不费力。只见那假山就移动起来，即刻推在一旁，现出门来。天霸又向光祖道：“朱叔台！你可仍由里面墙上跳过去，以便接应。咱便由月亮门进来便了。”朱光祖答应，复又从围墙上跳入；天霸即从月亮门内进去。二人见面，天霸道：“朱叔台！马在那里？”朱光祖道：“马在这里。”天霸就跟定光祖，走到房用廊一间，正要进去盗马，忽听对面那所高大的屋内，窗格响亮。天霸掉头一看，只见迎面走出一人，出声大喝道：“来人敢是盗马的么？”天霸见有人知道，也就高声大喝道：“你是窦尔墩！咱正是前来盗马——那马已被咱老爷盗去了，你还在梦里呢！未毕，对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天霸好生疑惑。

正说之间，忽见一片灯光，即从那对面屋内出来，为首一人，正是窦尔墩。手执双刀，一声大喝道：“好小子天霸！你真敢来盗马吗？”天霸道：“老匹夫！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尚敢说

出这无耻的话么？御马已被咱盗去了，特地前来捉你。”窦尔墩一听，真个是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当下“哇呀呀”一声，手舞双刀直奔天霸。左右齐舞，叫作连环刀。这个刀法，如遇见旁人，也是万难抵敌。天霸见连环刀接连砍下，也就杀得高兴起来，使出六十四路的花刀出来，窦尔墩与天霸二人过了手，愈杀愈急。窦尔墩抵挡不过，便举起刀来，向天霸虚砍一刀，即思奔逃。却好朱光祖在旁，一声喝道。“你向那里走？可认得朱光祖么？”说着就是一刀，从窦尔墩背后砍到。尔墩一听朱光祖三字，便大吃一惊，暗道：“我今性命休矣！”一面暗想，一面即转身躯来迎。光祖方转过身来，天霸又是一刀砍到。尔墩知是不济，便跳出圈外，将朱光祖、天霸两刀让了过去。那天霸真个飞，便就抢进一步，又是一刀向尔墩左肋刺入。尔墩急将手中刀望下一磕将天霸的刀掀在一旁。此时他也不还刀，但向后退，天霸见他后退，便直向前进。正赶之时，忽听尔墩喊道：“天霸小子！不要赶，看家伙！”天霸一听，怕他有暗器来打，凝了一刻神志。窦尔墩便趁此时，一个箭步，飞身上屋。黄天霸见他飞身上屋，也就将身子一缩，两脚一踉，即刻追上屋去，方到檐口，尔墩早揭了几片瓦向天霸打来。天霸说声：“不好！”将头向旁边一偏，所幸不曾打中，让了过去。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就从背后出其不意，一脚将窦尔墩打倒屋面。天霸见光祖将尔墩打倒，赶进一步，举起一刀，认定他右手一下，尔墩万避不及，只听“哎呀”一声，刀已落下。天霸砍第二刀，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尔墩已是动弹不得。天霸便将他从屋上摔了下来。但听咕咚一声，尔墩已死了一半。于是天霸、光祖一齐下屋，就将尔墩绑缚起来，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抛在一间房内。

光祖便与天霸道：“老侄！你就在这里看好御马，咱出去望望他们现在那里曾否与他们动作？”天霸道：“咱也去走一趟，好在尔墩已被捉住，还怕谁来？”说着就与光祖一同由月亮门出来，一同走出石室。只听西北角上一片喊杀之声，真是震动山岳——知道关小西等已在那里动起手来了。即便顺着声音，赶杀过去。只见关小西敌住郝天龙，计全战住郝天虎，何路通力敌天豹、天彪，七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天霸大喝道：“各位兄长使劲儿！御马已得了！尔墩那老儿已被捉住了！不可以将这些毛贼放走，咱们齐力将他这伙强盗一个个捉住，解到京师，听候按律治办。”关小西一听天霸此言，更加高兴。真是个个争先，人人恐后，奋勇杀上前去。郝天彪等听了这话，却是个个胆寒。暗道：“大王被人捉住，御马又被他盗去，这还有什么想头呢？”各人就此存了这个心，不觉看看抵敌不住。只见关小西一刀，早将郝天龙砍倒在地。接着计全又是一刀，向郝天龙砍去，天虎正要去架，不料关小西在郝天虎背后砍来。两面夹攻，郝天虎也被砍倒在地。那边郝天豹、郝天彪双战何路通，见两个哥哥俱被人砍倒，于是心慌意乱。郝天豹早被何路通打中肩窝一拐，只听“哎呀”一声，望后便倒。郝天彪此时更加慌乱，便向何路通虚砍一刀，急待要走；那知天霸跳到他背后，将他手擒过来，趁势望地下一摔，也跌得个七死八活。于是大家一齐喊道：“你等喽兵听着！尔墩今已被捉，郝天龙等又被拿获，你等如要性命的，快快归降！倘若再执迷不悟，咱老爷等即刻将你等杀得个鸡犬不留。”这番话方说出去，早见那些喽兵一一跪下哀求。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〇回 分给资财恩威并济 误肆劫掠冒昧而行

话说连环套众喽兵，见天霸等众英雄将窦尔墩众人一一捉住，真是个个心寒，人人胆怯。向天曷等哀求，免其一死，情愿投降。天曷等准如所请，即命众喽兵赶速将前所有各处埋伏的地雷火炮，全行拆去。那些众喽兵怎敢怠慢，立刻一齐到各处拆毁埋伏去了。

这里天霸道：“尔墩这老贼虽已被捉，众头目亦已被擒。但是他的家小必在后寨，咱们且将他家小搜寻出来，好一齐解往京师，听候治罪。”话犹未了，只见吴用人跪下道：“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禀：还求老爷俯纳。窦尔墩虽然作恶，罪不容赦。他家小时也甚正直。今祸首已被擒获，自当按律治罪。可否祈求恩体罪属不拿之意，免诛家小科条，尔墩将来虽明正典刑，他也要衔感大老爷大德。这是小人冒死仰求。只因小人眼见得他全家遭戮，实在不忍。”天霸见吴用人如此哀求，心中也未免不忍。乃说道：“念你一再哀求，又道他家小亦甚正道。你可即传言，令他家小从速搬下山去，另谋居住，安分为民。所有细软资财，准他带往，以示体恤！”吴用人闻言，磕了个头，给天霸谢过，直向后寨而去了。及至到了后寨，早已不见。吴用人又寻了一遍，毫无形迹。知道是闻风逃去，只得复行出来，对天霸等禀知。天霸道：“既然畏罪而逃，也就算了。”却好此时那些去毁埋伏的人也来禀报：

地雷火炮已一一毁去。黄天霸即向众喽兵道：“你们这些人，从前皆是良民。误入此地，本总镇不为难你等。有家者归家，无家者各寻生活，不得再蹈故辙！若无财产者，等本总镇将窦尔墩所有家财查明，再行分给尔等，速速下山，各安生业。”这些话一说，那些喽兵个个感激无地。真个是欢声动振，专候分给资财。

这里黄天霸与朱光祖、关小西、计全、何路通四人，去到石室，将御马敬谨牵出；又解窦尔墩出来。此时窦尔墩已经半死，不复从前那样极恶穷凶。天霸等将他押解到大寨，与郝天龙等放在一处。又将那匹御马拴在一旁，命人守好了。复去各处查点贓^①财，以一半散给众喽兵下山；以一半带了下山，充作沿途的经费。然后命人将连环套内所有的房屋，放起一把火来，烧得干干净净，然后与众人带了这一匹日月骠骢御马，并押解窦尔墩五人下山。一直到了客店，大家住了歇息。即命店主人传了好些木匠来，连夜的打了五个囚笼。又命铁匠打些铁索，就将窦尔墩五人等锁链起，打入回笼。又将那无家可归、情愿投降的喽兵，拨了二三十名，充作护勇。以便保护御马，押解囚车，又请朱光祖会同褚标、李昆回淮安报信，分派已定。

停了一日，黄天霸等及一切众人，保着御马，押解囚车，直望京师进发。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进了张家口，到了一个所在。大家走得困乏，就树林内稍为歇息。大家才坐下来，忽见林内窜出一人，浑身短衣找扎。手执双刀，一声大喝：“你等那里去？快快丢下买路钱来！”说着就飞舞双刀杀人。众人一见，吃惊不小，报知天霸。天霸闻言，立刻跑到面前。正见那些侍从的

① 贓（zī 音贛）——钱财，同资。

人，被那手执双刀的人，杀得乱奔乱走。天霸喝道：“好大胆的囚徒，竟敢抢劫！快快留下名来，好让我送你性命。”那人一见后面来一人，手执单刀，迎杀上来。他就应答道：“咱爷爷乃独角蛟李霸是也！你是何人？敢来送死。”天霸大怒道：“这个贼囚！咱爷爷乃总兵黄天霸是也。”独角蛟听说黄天霸三字，知道不妙，也就急急的向天霸虚砍一刀，掉转身向树林内跑去。天霸见独角蛟逃走，也就追赶下去。只见他进了树林，片刻间已不知去向。天霸一人，怅怅而回。

你道这独角蛟是何人？原来离张家口八十里，有座卧个岗。岗上有三个大盗：一唤抱不平王勇，一唤唬死人薛超，一唤都不怕胡广。这三个大盗，专门在各处掠抢贪官污吏的财物，从来不打劫经商过客的。因此，也就从来不曾破过一案。这独角蛟是卧牛岗上的一个头目，这日因派他下山，打听各路买卖。忽见黄天霸那一起护从，抬着囚车。他却不曾看得明白，疑是一注大财，因此就下山来抢劫。及至黄天霸说出自己名姓，独角蛟一听，早已胆战心惊。向来虽未会过此人，却是久仰大名。又抑他是个忠义之士，而且素知他武艺出众。因此料无本领与他对敌，所以战不数合，逃入树林内，跑回卧牛岗去了。

到了卧牛岗，见了王勇三人，行了礼，坐在一旁。胡广首先问道：“兄弟你今日下山，打听得有什么买卖？”独角蛟道：“三位兄长在上，小弟今日下岗，买卖倒不曾打听出来。却遇见一个三位兄长平时极敬重的那个人。小弟险些儿送了性命？”王勇道：“你这话说的好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又险些儿送了性命？好叫我听得气闷！”独角蛟道：“大哥！你不是平时常说，现在最了不得的英雄，只有一个黄天霸么？”王勇道：“这天霸本来

是天下第一大英雄，你难道遇见了他不成？”独角蛟道：“正是小弟遇见，因此险些儿送了性命的。”王勇道：“你遇见他也不算什么，怎送了性命呢？”独角蛟便将以前的话说了一遍。王勇道：“这本是怪你卤莽，不打听明白，就去动手么！”当下薛超便与王勇道：“今李兄弟如此说法，黄天霸押解的不是恶霸，定是强人了。”王勇道：“我有一事可疑。他怎么从口外来的？他现在淮安施不全那里做副将。忽然去到口外作什么呢？”胡广道：“好在早晚都要走此地，将他那跟随的人，捉一两个人来问一问，就知道了。”王勇忙应道：“这主意我看来却不妥。愚兄想来倒有一个方法，说出来不知二位兄弟可肯依从么？”胡广、薛超一齐答应道：“只要大哥说出来，小弟们有什么不从？”欲知王勇说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一回 担酒牵羊情殷谢罪 察言观色心许投诚

话说王勇听说天霸走此经过，便与胡广等议道：“兄的意见，我等在此落草，也皆出于无奈，不过暂为之计。久想图个出身，早离了这个行业。倘久久恋此，终非了局。即如天霸，当日也是我辈中人，一旦向上，投顺施公，今日可做了国家的大臣。何等威风，何等有名？说起来那个不敬重？愚兄久有此意，欲去结识他图做行业。怎奈路途遥远，不便前去。难得今日走此经过，咱们就预备些羊酒，一起下山。就以李贤弟误犯劫掠为名，到他面前谢罪。他本是个义气人，见了我等如此行为，必然心许。那时我等就将他请上山来，将这一片诚心，对他讲说，请他携带，图个出身。他如肯携带，那便极好；即使不肯，我等也从此结识一位天下的英雄，国家的栋梁。然后就舍此他去，或买些田产，耕种度日。或往各处贸易经商，也可不失个好人。二位贤弟看愚兄的话，错也不错？”

薛超、胡广听了此话，齐声答道：“便是弟等亦有此意久矣！所以不敢出口者，恐有违大哥的本意。今兄长既决意如此，弟等焉有不从之理？当从兄长之命便了。”即时命喽兵预备了许多羊酒，仍命独角蛟前去打听。一经离此不远，何时可以经过？即便回来送信。独角蛟答应前去。约有半日光景，忽见独角蛟匆匆回来向王勇说道：“小弟奉三位兄长之命，前去探听黄天霸的行止。

今探得明白，明日定过此岗了。”王勇大喜，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命众喽兵担酒牵羊。率同薛超、胡广、李霸三人，一齐下得岗来。就在那要道口歇下，专等黄天霸经过，便去谢罪。

且说黄天霸自将独角蛟打败，逃入林内，他便遵江湖上的规矩，遇林不追，让独角蛟逃去。然后率众又带着御马，押解窦尔墩、郝天龙等五辆囚车，望前进发。又走了一会，约有午牌时分，已到卧牛山下。正走之间，只见前面站立着一排人，约有二十多个。为首三人，虽带着些强盗样子，却是气概不凡。天霸好生疑惑，暗想道：“若说这等人皆是本地良民，却又带些凶恶之气象；若说是些强盗，又何以如此循规蹈矩，拱立道旁。”正在疑虑。忽见一人走到马前，双膝跪下，口称：“小人独角蛟，前日冒犯大老爷的虎威，特地前来请罪。”天霸在马上一闻此言更是不解。又复暗想道：天下那有这人，自己犯了罪并不去躲避，还敢前来请罪，此却令世罕闻了。正在那里暗想。又见那为首的三人，一齐走到马前，也双膝跪地，口称：“卧牛岗草寇王勇、薛超、胡广，只因前日头目独角蛟李霸冒犯虎威。回来说与小人等知道，小人才晓得是老爷到此。今特带领独角蛟李霸，亲向老爷请罪。并聊备羊酒少许，用犒护从诸人。借赎李霸之罪，尚求老爷赏纳。”天霸见说这番，更是犹豫不定。因道：“尔等且站起来，有话再说。本总镇与尔等素不相识，何以如此多情？即是独角蛟有冒犯之处，只要尔等悔过自新，改邪归正，本总镇亦断不与尔等为难。尔等又何必多此一举？而况本总镇现有钦犯在此，须急押往京师。尔等可速退去，休误本总镇的公事。”王勇、胡广、薛超又说道：“老爷的台命，敢不遵从。但小人在此落草，亦出于无奈。久思前趋投效，又思公门深远，不敢冒犯虎威。今幸虎驾遥临，

正千载难逢的机会。若过此以往，再欲瞻仰颜色，正不易得。因此攀辕志切，叩马情殷。若蒙不弃卑微，许以执鞭随镫。小人等当焚毁山寨，愿效犬马之劳。这是小人等的本志，不知老爷肯俯诺微忱么？”

天霸听了此言，道：“尔等既是有心向上，改邪归正，咱也非决绝之人。但是有钦命在身，不敢顾及私事。俟某将钦犯押解到京，复命之后，当再为诸位设法引荐。至于羊酒等物，某本不当领。既蒙情意殷殷，某当领一半，分酬护从，俾共沾惠赐便了。”王勇、薛超、胡广三人，见天霸见允他设法引荐，好不欢喜。当即又谢过一番，复又说道：“今天色已经将晚，也不能趲赶路程；即到前途，也须假寓客店。小人等拟屈驾到山，暂住一宵。明日小人等当护送前行，聊尽执鞭之意。务望勿却，则更幸甚了。”天霸道：“为时尚早，尚可进前。诸位不必如此多情了。”王勇道：“老爷若再辞却，这仍是不能心许，小人等不敢深信无疑。”天霸道：“某虽可以暂驻行踪，但同伴既多，护从又多，何能尽行打拢呢？”王勇等道：“老爷说那里话来。但能见赐惠临，便是万千之幸。说甚打拢的话呢？”天霸一想：此时天已将黑，到了前面也是要寻客寓的。他等既如此情殷，断非歹意。不若就在此暂宿一宵，明日再行前往罢。因又暗道：“天下事一人不敌二人计。咱与计大哥商量一番，看是如何，再定行止。”因与王勇道：“承诸位美意，是好极了。敢劳诸位稍待，咱且到后面招呼一声。”王勇等答应。

天霸即飞马来到后面，将以上的话，与计全说知。计全道：“老贤弟！你的意下以为如何呢？”黄天霸道：“在小弟看来，似非心存歹意。但小弟不敢自决，仰求老哥斟酌而行。”计全道：

“待我看来，再定行止。”天霸大喜，便与计全一同来到前面。计全将王勇等三人大概情形，看了一遍，因悄悄与天霸道：“可行可行。”当下又与王勇道：“但是承诸位相留甚殷，我等实过意不去。”王勇道：“老爷切切不可如此客气，即请上山便了。”于是黄天霸便先令护从人等押着五辆囚车先行上岗。然后带着御马，与计全、关小西三人这才上山。当由王勇让入大寨，复与计全等通过名姓，行礼已毕。又将五辆囚车，安置在一所妥当地方。又派了几名心腹，在那里看守。然后又将御马送入后槽，好生喂养。安排已毕，这才复入大寨。黄天霸见王勇等人如此情殷，倒也敬重他能明大义。知道改邪归正，因与王勇等畅谈起来。天霸等虽与他不拘礼节，王勇等还是小人长、小长短的。天霸好不过意，便道：“咱们可再不要如此称呼了。”不知王勇等可否依从，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二回 缴御马黄天霸升官 为暴客双飞燕行刺

话说黄天霸听了这些话不耐烦起来。因道：“咱们既承诸位不弃，岂有个东道主人，有如此称呼之礼。此种称呼，务望改去罢！”王勇道：“何敢越分？”天霸道：“这有什么越分不越分？只要心心相印，便是知己。而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诸位若再如此，咱黄天霸就即刻告辞了。”计全、关小西、何路通也从旁说道：“万不可如此，咱们即以兄弟称呼罢！”王勇又说道：“既承诸位如此谦逊，咱就放肆改口了。”说着即命人大摆筵宴，众人各依次序坐定。酒过三巡，王勇就问黄天霸，因何出关？天霸也将朝廷失去御马，如何钦命访拿，如何各处缉访，如何三进连环套，捉拿窦尔墩的话前后说了一遍。王勇道：“原来你老有此一番功劳，此去京师，交还御马，解送强人，朝廷定然器用，更加升赏了。但是某等今承你老不弃，并蒙诸位一视同仁。将来仰求携带，大小挣点功名，也不愧为人一世。”天霸等齐道：“但请放心！某等只要有机，定代置位的。”于是大家欢呼畅饮。外面那些护从的人，也皆待以酒食。直至夜半，方才散席，各去安寝。

到了次日一早，天霸也就起来，预备动身。王勇等知道天霸有钦犯在身，急需解京复命，也不敢再留。只得备了早饭，给黄天霸等人大家饱饭一餐。押解囚车，保护御马下山。王勇、薛超、

胡广三人，又亲自护送。黄天霸再三拦阻，王勇等再三不行，天霸只得答应。当下便一齐下山。王勇等送了一程，天霸又复相阻，王勇等这才答应。临别时又谆嘱再三，请黄天霸等人，将京中事料理清楚，务必再过卧牛岗，盘桓数日。当下天霸即与他说道：“某等复命之后，即须赶到淮安，万难绕道再至尊处。如尊处等实系有心撒手，即请回山后，速为料理，直往淮安漕督衙门，寻访某等便了。”王勇等道：“既然如此，某等亦不敢强留。不知诸位何时可得到淮安。”黄天霸道：“某等至迟亦不过九月间，总要赶到了。那时当在衙门恭候。”王勇等听说，这才揖别而去。

这里天霸等也就押着囚车，带了御马，直住京城进发。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到京师。当在九门提督衙门，先挂了禀报。九门提督听说御马寻回，并将正盗缉获到案，当即到了兵部。由兵部会衔呈奏进去。万岁见了这道本章，友颜大悦，即传旨：今黄天霸将御马亲自送到御苑，以便验看。所有窦尔墩等五名，发交刑部按律治罪。内监将旨意传出，黄天霸即将御马敬谨送入御苑，呈请万岁验明无误。

隔了一日，又传出谕旨：着令黄天霸升授淮阳总镇，遇缺即补提督。其余在事出力诸人，均看照本官加升一级。施公亦传旨嘉奖，并着来京召见。这道谕旨一出，所有在京官员，无不到黄天霸的客寓来恭贺。真个门前车马，闹日喧阗^①。黄天霸次日又具了谢授升缺总兵的奏本，仍请兵部代奏上去。隔了一日，又蒙召见。直至刑部，将窦尔墩等五人问明口供，按律治罪之后，黄天霸这才陛辞。与计全、关小西等出京，仍回淮安供职。

① 阗（tián，音田）——充满。

大家出得京来，还是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在路行程，约有半月。这日，走至王家甸，大家寻了客寓，歇息下来。晚饭已毕，天霸坐在那里，与计全诸人闲谈，讲说了一会。大家皆因沿途辛苦，总是早些安歇，于是各去安寝。约有二更时分，天霸还未曾睡熟。只听窗外蟋蟀之声，天霸便不敢睡，侧耳细听。忽又听见那窗格好似推开来的声音。天霸知道有人，便急急的将刀顺在手中，细听动静。他才将刀顺过来，早见从窗外蹿进一个黑影子来，直向天霸床前扑到。天霸知道有了刺客，说声：“来得好！”两脚一挺，就在铺上蹿过去。早离那张床铺，却好那刺客扑了个空。你道这刺客是谁？原来就是双飞燕。他自败走桃花庵之后，便思去到连环套送信。只因沿途耽搁，直至黄天霸盗去御马，捉住窦尔墩，焚毁山寨，他才得到那里。一见如此，知道是天霸所为。便急急赶回，预备去寻窦尔墩的儿子窦飞虎去报仇雪恨。沿途听说黄天霸已将御马护送进京，窦尔墩已问了罪。天霸因此升授了总兵，而且通缺即补提督。他这一听此信，更加不平，因即沿途探访，总要将黄天霸刺死。一来为窦尔墩报仇，二来为自己雪恨。这日打听黄天霸等五人在王家甸歇下，他以为天霸等人沿途辛苦，到了客店，必然睡熟，因此便来行刺。

那知被天霸知道，当下一刀，从双飞燕背后杀来。双飞燕急将双钩执定，一个转身来迎天霸。一面厮杀，一面骂道：“天霸你个小子！窦尔墩与你有何仇隙？他将御马盗去，又与你何干？你便仗本领高强，要灭尽江湖上的我辈。咱双飞燕今是偏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天霸一听，好不欢喜。说道：“咱老爷若再将你放走，也算不得老爷堂堂的一家总兵。”一面说，也是一面去杀。此时计全、关小西、何路通三人，俱已惊醒，也就一齐赶杀上来。

只见双飞燕力敌四人，毫不惧怯，遮拦架隔，井井有条。

大家杀了半个多时辰。双飞燕心中一想：“咱在这房间里与他厮杀，终是碍手碍脚，不能尽我所长。不若且到外面，杀个畅快。就使咱被他等杀死，也做个畅快鬼。不然，这里局促得实在难受。”一面暗想，一面留神看，预备得空就走。虽然如此想法，争奈各人本领精强，那里还让他得空就走。大家又杀了一会，只见刀来钩挡，钩去刀迎，五个人杀在一团。此时双飞燕杀得兴起，便大喊一声，紧一紧双钩，直望何路通杀到。何路通急将双拐去架双飞燕的双钩，真如两条龙飞舞半空相似。何路通也就有些抵敌不住。虽然双飞燕望何路通杀去，那还顾着黄天霸、计全、关小西三人的刀，不时还要遮拦隔架。那里能全然不顾呢？双飞燕杀到了妙处，只见他双钩一起，先向天霸劈面一钩。天霸便要来迎，他钩早已收回，向计全钩去。计全这一吃惊，便欲来迎。万一来不及，只得向旁边一让，闪出一条路来。双飞燕就得着这个空，便一个箭步，认定去路，从窗户内蹿到院落当中去了。天霸等说声：“不好！也就一个个噗噗噗齐蹿出来。那知双飞燕早已上屋，毕竟双飞燕如何就擒，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三回 极恶穷凶飞燕授首 奇谈怪事麻雀鸣冤

话说双飞燕从房中窜到院前，等到天霸等追赶出来，他早已飞上屋面。天霸等也就赶上屋面，大家又在屋上面大杀起来。此时黄天霸杀得兴起，一刀认定双飞燕肩膀上砍去。双飞燕赶着将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才预备还他一钩，不意关小西舞动倭刀拦腰捌来。双飞燕说声“来得好！”就将手中钩认定关小西的刀钩去，却好正钩在关小西的刀背。正拟向怀里拉，却好何路通的双拐在双飞燕的手上磕到。双飞燕看得真切，急急将钩收回，来迎何路通的双拐。那知计全又是一刀，从背后砍到；黄天霸又飞动单刀砍来；关小西也就抖擞精神，将倭刀舞动如飞，好似旋风般一样，直向双飞燕浑身上下乱砍。天霸等见战他不下，也就个个胆寒，暗道：“咱们四个人杀他一个，若再不能取胜，真是枉为人了。”因此大家暗打了号，都要拼力死斗，务要将双飞燕捉住，不能再将他放走。合该双飞燕恶贯满盈，今日难逃此难，不知不觉一钩向关小西捌去，关小西将倭刀一起，来迎他的双钩，只听磕磕一声，又是咣啷一声响，无意中将双飞燕右手的钩削毁了一节。双飞燕这一吃惊实在不小，意欲逃走，便将左手钩向天霸虚刺过来。天霸向后一退双飞燕就抽着这个空撒腿就跑，只见他穿房越屋，其快如风。天霸等一见，那里肯舍，也就飞赶下来。正赶得急切，忽见双飞燕身子一晃，接着咕咚一声，从屋上滚跌下

来。此时天霸好不欢喜，赶着就向腰间掏出一支镖来，正欲望下打去，却好计全已从上飞下。关小西本不会上高，已从外面转到，那里一齐来捉双飞燕。那知双飞燕由屋上滚跌下去，大家以为他失足，那知他却用了一计，以为自己跌倒下去，屋上的人定然赶跳下来，他便在地上蹲着，等到上头的人跳下，他好行事。计全还不知是计，才从屋上跳下，立足尚未定，那知双飞燕一钩已经向计全腿上钩到。计全说声：“不好！”只听咕咚一声，也就栽倒在地。双飞燕好不欢喜，即刻身子站起来，一钩刺去。天霸在屋上看得真切，说声：“不好！”即刻将那支镖认定双飞燕执钩的那手打来。双飞燕不曾提防，正欲将钩向计全刺去，已被黄天霸的镖打中右手，不觉手这一松，登时钩落在地。可巧关小西一刀砍去，就在双飞燕右腿上又砍中一下。此时各人一齐动手，把个铁铮铮的双飞燕就弄得如泥塑木雕的一般，听人侮弄。天霸近前一看，见双飞燕已经不能动弹，倒在地上只是哼声，于是才住了手。大家把双飞燕拖到厅内，此时客店里人众俱已惊醒起来，前来看视。天霸即将前后的原委，向客店内的人细说一遍，又叫店小二拿了两条极粗且结实的绳索，将双飞燕四马倒攒蹄捆绑起来。然后大家这才又去安歇。不一刻，天已亮了，天霸等也就起来，命店内人将本坊地方传到，抬了双飞燕，一双往解本处地方官衙门里去。当由地方官审明口供，录了供状，黄天霸即叫地方官就地正法。地方官也知有此案件，原来施公早已行文行省州县，一律缉拿，且要拿住，即行就地正法，所以地方官毫无为难。将双飞燕正法之后，又将首级装入木桶，带往犯事处悬竿示众。诸事已毕，这才赶回淮安。暂且不表。

且说施公这日往大王庙拈香回来，才出了庙门，便有五个麻

雀向施公轿前飞来，一翅飞进施公大轿以内，就在伏手板上歇下来。施公一见，好生诧异，即用两手撵麻雀，那知一再撵那麻雀，也再不去。施公心知有异，暗暗说道：“麻雀麻雀，若果有冤枉，你便各叫一声。”可也奇怪，那五个麻雀果然向着施公叫了五声。施公便将此事告诉施安，施安也甚觉奇怪，因道：“据大人看来，这件事还办不办呢？”施公道：“若待不办，这其中定有冤情；若待要办，又从哪里办起？况且天霸等人皆不在此，还不知那御马之事究竟如何。好叫本部堂好生烦闷。”施安道：“非是施安多事，前日桃源县来告的那个李盛民，他那状词上说是他儿子李世良，身死之日，媳妇高氏就不知去向。在施安看来，难保其中无冤屈之处，或是那李世良竟是为高氏所害，他随奸夫逃走远方。今是有此麻雀一事，说不声应在高氏那件案上。”施公道：“本部堂也未始不曾想到此处，但是何以有五个麻雀一齐前来呢？这可实在参详不出了。”施安道：“大人也不必为此过烦。只将这事件放在心中，或者随后也会巧机碰着的。”施公道：“只好如此，若要一定去办，这毫无头绪的事件又从哪里办来？总之，本部堂这为国为民的一个心，上可以对神明，中可以对父母，下可以对幽独，总不敢置之度外便了。”正与施安在那里谈论，忽然值日的禀子进来，说是李昆与褚老英雄、朱壮士三人回来了。施公一听，好生疑惑：“怎么他们三人回来？这可实在奇怪了。”忽见褚标、朱光祖、李昆三人一齐进来，先给施公请了安，施公就命他三人坐下。三人依次坐定，褚标先向施公说道：“老民可以要代大人道喜，”施公道：“喜从何来？”褚标道：“怎么不要道喜？这喜事非小呢？”不知褚标说出什么喜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四回

喁喁小语妯娌谈心 煌煌纶言英雄受赏

话说褚标给施公道喜，却又未曾说出何事。施公道：“老英雄究有何喜，可请你明白说出罢。”褚标道：“天霸已将御马盗出。窦尔墩捉住，现在已解京师去了。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怎么不要给大人道喜呢？”施公听说，心中真是大喜，因道：“此皆仰众英雄之力。”便问了朱光祖连环套内如何盗御马，如何捉住窦尔墩的情形，朱光祖将以上的情节细细说了一番。施公听罢，道：“如此说来，真是可敬。此次功劳，朱壮士居多了。”大家辞出，此时贺人杰、金大刀等人均已来前，与褚标等行礼已毕，又将各情细问一遍。贺人杰虽然是个千总，究竟还有小孩子的脾气，因即跑回天霸的衙门，与张桂兰送信。张桂兰闻此言，那一番欢喜自不必说，就是贺人杰母亲也是欢喜无限，因向张桂兰道：“妹妹，我看此次叔叔既将御马盗回，窦尔墩捉住，解赴京师，万岁爷定有一番恩赏的。这是我妹妹的福气。”张桂兰道：“妹子何敢妄想，不过是姐姐的福。老爷能平安无事，捉住强人，呈缴御马，早日回来，便是妹子心满意足了。还望升官授赏？若是圣恩浩大，忽有非分之加，这也是老爷的作为，妹子也不过随夫贵罢了。姐姐不须烦恼，在我看来、大哥虽然弃世，不曾受皇家一官半职，固然有些遗恨，便是姐姐今日看见我们如此，也不能怪你心酸。但是我这侄儿有此品貌，有此武艺，现在官职员小，不患将来不

作国家栋梁。而况现在亲已定了，前次老爷还提起侄儿的亲事，预备今冬明春给他成亲起来，好让姐姐有个媳妇在面前服事。况且殷家的女儿也是极美貌、极壮严、极有武艺，将来一对小夫妻，两个佳儿媳，在姐姐面前孝顺，姐姐也可以消闲了。再等一二年，人杰侄儿再生个小孩子，姐姐不是就有抱孙的日子了吗？若我那侄儿再立一二件大功劳，也就可以邀朝廷的上赏，给姐姐请了诰封，那时姐姐也是一位夫人了么。看着妹子现在虽然夫荣妇贵，但小孩子不过才两岁，若等到我侄儿这样大的岁数，还要狠费一番心力，才可以抚养到如此呢。还不知道将来能成人不能成人。姐姐，你有我这侄儿这样一个好儿子，还有什么可虑，还有什么烦恼么？不是妹子取笑你，即便我大哥尚在，你俩也老了，也没有什么趣味了。怎比得少年夫妻那等你恩我爱，刻难离开么？”这句话倒把贺人杰的母亲引笑起来，顺口说来一句：“妹妹你真会讲。但是昔日妹妹与叔叔在凤凰岭招亲的时节，想必终日终夜不肯与叔叔拆开的了。不然何以知道少年夫妻是刻不能离么？”张桂兰听了这些话，真羞得面红过耳，当下带笑说道：“我不过说了一句，看你就说出这一篇的话来，好不叫人怪臊的。咱们说别的话罢，不要取笑了。”却好贺人杰在旁说道：“母亲你老人家不须烦恼，儿子虽小，也有十八岁了。再过几年，也可建立些功劳，与叔叔一般的荣贵。”掉转身便向外面跑去。

闲话休表。再说施公这日正坐在书房，思想那五个麻雀子的事，忽见值日巡捕官进来禀道：“有圣旨到！”施公听说吃了一惊，不知又有何事。因即命人排设香案，到大堂上接旨。宣读已毕，原来是传旨加奖，并着施公来京召见，暨转饬黄天霸补授淮安镇总兵，原任总兵杨大本著开缺来京听候而用，关太顶补漕标中

军，副将计全顶补漕标参将，何路通顶补漕标都司，递遗员缺，着令施公拣员补授。施公当即谢恩，行了三拜九叩首礼，这才起来将圣旨恭请进去。一面将众人传了进来，告知一切，一面就写了谢恩的奏稿，并遵旨转饬黄天霸等各补本缺。所遗守备员缺，即以李昆请补；千总员缺，即以李七候请补。又申叙觐见日期，大约在十月中旬。并读旨简放大臣，暑理漕督各等节，一一起了奏稿，发与幕宾缮写。此时漕标合营上下人等，都晓得黄天霸开授了淮扬镇总兵，关小西升授了副将，其余各人俱各递升。惟有郝素玉因关太尚未回来，不敢遽^①以为信，心中一想：“莫若我去副将衙门，姑作给张桂兰道喜，便可打听出来。”主意已定，即刻命人预备轿子，到黄老爷衙门道喜。

不一刻已到，当即投了帖，自有传报进去。张桂兰一听，即刻迎接出来。两人一见面，郝素玉对张桂兰说道：“我来给姐姐道喜呀。”张桂兰道：“妹妹你这是怎说？何有喜事，给愚姐道喜？”郝素玉道：“你不要故作不知了，现在外面谁不知道？”一路说着进了内宅，贺人杰的母亲也就迎了出来。大家坐下，有丫环送上茶来。张桂兰便向贺人杰的母亲说道：“姐姐，妹子告诉你一宗奇事，郝妹妹方才到此，一见面就说是特地前来给咱们道喜。咱问他有何喜事，他便怪咱故作不知。姐姐是终日在这里的，咱妹子可有什么喜事？”说着，又掉转脸来，望郝素玉道：“妹妹你说咱有喜事，你既知道，何不说出来，给大家知道？便是愚姐也可明白。这样一个闷葫芦，教人怎打得破呢？”郝素玉道：“姐姐，你真个不知么？”张桂兰发急道：“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咱若知道，

① 遽(jù，音巨)——匆忙。

也还问妹妹么？”郝素玉道：“非为别事。只因方才听人传言，说你家老爷升授了淮扬镇总兵，我家老爷就递补了你家老爷的缺，计老爷递补了参将。外间传说纷纷，所以妹子过来道喜。今据姐姐说不知道，难道这件事还是谣言么？”张桂兰听说了这句话，登时也就半信半疑起来。正欲回答郝素玉的话，忽见贺人杰气喘吁吁跑了回来，一见张桂兰，便抢着磕了个头；才站起来，忽见郝素玉也在这里，又走到郝素玉面前，也抢着磕了个头，毕竟贺人杰给他二人何以行此大礼，究有什么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〇五回

报佳音老幼两相欢 齐赴任英雄双接印

话说贺人杰叠连给张桂兰郝素玉二人，磕了两个头，站起来正要开口，他母亲便急急说道：“你为什么如此？敢是发疯吗？”贺人杰道：“孩子不是发疯。现在黄叔父与关叔父都升了官了，孩儿可不要给二位婶娘道喜吗？孩儿回来本欲给张婶娘道了喜，再去郝婶娘那里道喜的。难得郝婶娘在此，孩儿省得又过去了。所以就在此磕了头，不过就不恭些。不曾亲自登门。”张桂兰郝素玉听了此话，不等贺人杰的话说完，就一齐抢着问道：“你叔父真升了官吗？”贺人杰道：“二位叔父不曾升官，难道侄儿这两个头是无辜磕的么。那却如母亲所说，真个发疯了。侄儿早问到衙门里去，尚不曾有此消息。后来奉谕出去接到圣旨。黄叔父升补淮总镇。关叔父坐升，黄叔父的缺，计叔父就补，关叔父的缺，何伯父顶补计叔父的缺，五叔父现在大人已给他请补守备缺了。圣旨上还着令大人进京陛见呢！侄儿本早要回来送喜信的，因衙门里走不开，所以此时才回的如此喜事。难道不要给二位婶娘磕头道喜吗？”

张桂兰郝素玉二人听了这番话，真是喜出望外，登时就眉飞色舞起来。贺人杰的母亲也就给他二人道了喜。郝素玉便向张桂兰说道：“姐姐你现在深信无疑了吧。方才说我冤枉与你，这可是一件大事。”张桂兰道：“罢呀！你还说不冤枉人家，不晓得你

偏要说人家晓得，这可不是冤枉我吗？”郝素玉道：“此时不冤枉你了。是一位堂堂皇皇的总镇夫人了。”张桂兰听说带着笑望郝素玉说道：“你不要嚼碎舌头。你家老爷回来，反不能与他说话。郝素玉还要回他两句，取笑一番。却好，褚标走了进来，向他二人说道：“你们二人不要如此斗闹。咱看起来都是夫人，都是太太，只自咱老头子到今日还是个白丁。”说罢，不禁哈哈大笑。却好有人来，请吃晚饭，褚标这才出去。这里，张桂兰也就留郝素玉吃饭。素玉也不推辞。此时二人好不欢喜。

晚饭以后，郝素玉告辞回去。张桂兰送上轿，然后进来又与贺人杰母亲闲谈了一会，这才大家安歇。

过了两日，黄天霸关小西计何路通俱已回来。先到衙门里见了施公，请安已毕，施公命他们坐下。当下慰劳一番，又将京中的事问了一遍。天霸就将御马解进京，直至捉拿双飞燕为止细说了一回。施公大喜道：“足见恶人万作不得。即如双飞燕那种凶恶，今日也将他捉住，明正典刑了。”当就传出话去。令山阳县将双飞燕的首级解往徐州，犯事所在县首示众。并着令传原告，当面验明销案。当下人传话出来，外面自然遵照办理。施公又与黄天霸等说道：“诸位贤弟，恭喜你们都升了官。本应即日饬令各赴本位，以重责守。但是本部堂昨奉御旨，着令进京召见。本部堂意见还想诸位贤弟一同进京去走趟。”

黄天霸等人听说，齐道：“悉听大人的吩咐。”施公见他们如此，心中甚喜。因即说道：“诸位贤弟，现补各缺，皆是钦差谕旨的。本部堂何能擅自作主，好在各衙门皆在城里。诸位贤弟稍停一两日就择期赴各本任接印，以责守为重便了。”黄天霸等当即谢了，饬赴本任的恩。施公又将麻雀子飞来鸣冤的话告诉了天

霸等，亦觉可怪，当下又道：“大人不必过虑，好在总兵等已经回来。细细打听，细细查访，将此案访明便了。施公点头又道：“诸位贤弟沿途辛苦了，可各回衙门歇息歇息里。天霸等这才告辞出来，外面又与众家兄弟谈论一番，然后各自回衙门而去。

且说黄天霸关小西回到自己衙门，张桂兰郝素玉接着自然是先行道喜，然后叙一番阔别之情。又过了两日，黄天霸关小西两人，先就料理起来，预备交代各赴新任。这日择定九月二十四日吉日，黄天霸关小西，接印上任。计全等自然也是二十四接印，不必细说了。到了这日，早有两边衙门里书差，预备齐全。两个各接了印，谢恩诸典礼俱，皆行过后，二人又到辕门禀知，接即任事，并谢恩。这一日，在城文武各官及两地绅士，均两处道。贺如仪隔了两日，黄天霸又将家眷迁到总兵衙门里来。计全等人自然也就各往任所。大家忙碌了有半个月，这才部署大定，接着施公进京的日期不能迟误，大家又欲预为料理，恐怕施公还要带他们随行。因此，各人又预备起来。暂且按下。

再说施公看看十月将近，批折尚未回来，不知漕督如何人署理。麻雀子鸣冤一案，究竟是何冤情，尚未访查得出，倒也是烦恼异常。此日正在盼望拟折，忽然由驿递将批折寄回。施公当即敬谨拆开一看，见了上面奉朱、批、漕河总督印务，淮扬海兵备道兼行护理。施公看罢一面扎飭淮阳道，遵此一面，择了十月二十六日起程；一边随将日期奉报，出去又附片奏明，即带黄天霸等北上。所有淮扬镇总兵等员缺，均就近拣员署理，直等届期起程。惟有那麻雀鸣冤一事，至今毫无头绪。施公实是纳闷。又过了有半个月，又是十月十五日。循例往大王庙拈香，施公便乘兴亲往拈香。已毕打道回衙，才上了轿。忽然那五个麻雀又飞进轿

来，落在伏手板上，望施公喳喳乱叫。施公心知有异。因暗道，雀儿，雀儿，果有灵验，应在今日破案。便带本部堂前去，本部堂即带你伸冤了。施公说了此话，那五个麻雀果然一翅飞出轿。施公见麻雀飞去，命随从人等跟着麻雀儿走去。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〇六回 报恩德麻雀再鸣冤 察形迹和尚真倒运

话说施公在轿内命随从人等，抬着轿子跟那麻雀儿前行。忽听施公在轿内喊道：“尔等将路旁的那五个和尚拿来，不准放走一个，带回衙门听审。”

差人闻言，一声答应，即将头果一转，果见路旁有五个和尚。似有躲避之意，那种形色甚为局促。差役一见，一齐动手，立刻将五个和尚拿住了。施公见捉住了五个和尚，就命打道回衙。你道施公如何捉这五个和尚？只因他坐在轿内看得清楚。那五个麻雀在前面时飞时止，忽见飞到此处便站在和尚那里喳喳地叫了几声。施公便细看那五个和尚。皆着一色簇新的缁^①衣，就如那麻雀儿身上羽毛一般。因此，施公顿然省悟。又见那五个和尚面目颇非善类，所以才命人捉拿。

一会儿到了衙门，当即吩咐差役，将和尚好生看管，听候大堂严讯。施公下轿进入书房更衣已毕，便将计全等人传来告知他的五个和尚的光景。因道诸位贤弟，你们大家看这五个和尚，内中有什么缘故。计全道：“参将等不敢妄议。”施公道：“恐怕不尽是和尚。”计全道：“如此说来甚党可疑。少时大人升堂审问，参将却有愚见。”说至此便走近一步，低低说道，可如此如此便

① 缁（zī 音资）——黑色。

能分别出来，立判真假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听罢，站起微笑道：“所见甚是，本部堂随机应变便了。”不一会施公便命升堂，外边也就传了伺候。差役各人均已齐集，听候升堂。施公从里面走了出来。堂下差役即齐呼威武。堂已毕，施公已升了公座，当将朱笔标了提刑牌，促人去提和尚。差役答应，不立刻立将那五个和尚一齐提到当堂跪下。五个人齐磕了头，施公便拣那中间灰黑面皮的一个问道：“你唤什么名字？”那和尚道：“僧人唤作悟空。”施公又问道：“你是哪里人氏？俗家姓谁？”“悟空僧人是桃源县人，俗家姓邬。”“你出家几年了？”悟空道：“僧家出家两年了。”施公道：“你为何事出家？”悟空道：“只因看破世情，向空门中寻些乐趣。”施公道：“你在哪里剃度？”悟空道：“在镇江金山剃度。”施公道：“你受过戒吗？”答道：“还不曾受过戒。此时正从金山告假前往北五台受戒，路过此处便道俗家，省事父母。然后再行北上，顶礼皈依。”施公听他说话甚是不俗，因又问道：“尔等读过书吗？”答道：“也曾读书，但涉猎不精，初识之无而已。”施公问罢又问上首那淡黄色面皮的人。施公道：“尔唤甚名字？哪里人氏？俗家姓谁？”那一个道：“僧人名唤悟性，也是桃源人氏，俗家姓黄。”施公道：“为何出家？”答道：“也因看破世情，因此一齐在金山与悟空削发。”施公又问下首那个人道：“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氏？”那和尚道：“姓李，名叫悟色。”施公听他说姓李，便即留神。因为李盛氏一案。又听他说道：“我也是桃源人氏，悟性与我家是邻居。也因看破世情，一齐前往金山削发。”施公听他说话不甚圆满，因又望下追问道：“尔俗家尚有何人？”答道：“俗家并无多人，只有一个母亲。”施公道：“你为什么不在家中奉养老亲，欲去削发为尼？”施公有意错说一句

为尼，即从此看他颜色。那知悟色一听此言，立刻脸上变了颜色。而施公看得清楚，便将惊堂本一拍道：“尔往下讲来，为什么削发为尼。”只见悟色已吓得说不出话来。勉强答道：“大人怎说我削发为尼，这话可不奇怪？”施公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又去看悟空悟性。但见他俩神色不定，施公早已看出有五六分奸情。因又向悟色说道：“尔说不是女尼，本部堂细看你相貌，微察你声音无一非妇人形。似本部堂在先就看出来了。因此才叫人将尔等捉来，尔尚敢狡辩。”这一番话只问得悟色面如土色，不敢声张。施公道：“尔为什么不开口，难道本部堂所说的话不是么？”悟色正要勉强辩狡，只见悟性在下面禀道：“大人可不要错疑惑了。僧人与悟色系邻居，他实不是女尼，尚请名鉴。”施公道：“若非同行，焉得与尼僧同居，本部堂明镜高悬，你何为他狡辩。本部堂少停一刻给尔凭据，究竟是尼是僧，那时尔才得无抵赖。”说着又去问那两个和尚。“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氏，俗家姓谁，与他们三人想也是一起削发的了。”一个说僧人名唤觉慧。那个道僧人名唤了凡，均是出家五年，尚未受戒。今年闻说北五台山放戒，僧人前去受戒。走此路过，遇这三位师兄，约同一起前去。僧人万不敢为非，务求大人超豁。

施公听罢，见这两个和尚却非悟性悟空那种酒肉气象。见于形色因道：“你们两个不是与他三个一齐削发的。”觉慧了几齐声道：“僧人实在不是与他三人一齐削发，而且从前并不相识。还是前月在此地客栈内遇见，说起来才与他们三人相识的。”施公道：“你既要往北五台受戒，为何不去呢？”觉慧道：“僧人因悟性悟空约伴同行，因此就耽搁下了。”施公道：“你等既与他不是一起，所穿衣服为何又与他们三人一色簇新呢？”觉慧道：“这两

件新缙衣也是悟空做给的。”施公听罢也不往下再问，即传官媒，立即到堂。谕话毕竟传官媒所为何因，下回分解。

第四〇七回 命官媒仔细验僧尼 审逃妇推敲判曲直

话说施公命传官媒，当下差役答应，立刻将官媒传到，给施公磕头。施公便指悟色道：“尔将这个和尚带去，将他验明，前来回话。”那官媒听说，暗道：“我这官媒是个妇人，何以令我去验和尚？”口中只得答应，不动身子。施公见此情形，又问道。“你为什么违背本部堂的堂谕？还不快去么！”那官媒听说，不敢不遵，只得走到悟色面前，即拖他前去。悟色一见官媒来拖，真个吓煞，跪在那里哀求。施公看罢，忽然大怒，喝令差役帮同动手，将悟色翻倒在地。官媒婆首先动手，先将他外面缙衣剥去，用手在悟色胸前一按，掉转头来向施公回道：“大人的明见，底衣毋庸剥了。”官媒验得他胸前两乳高耸，实非和尚，乃系女尼。

施公闻言，即命将他翻转过来问话。差役答应，又将悟色推至公案下面跪倒。此时悟色真吓得口噤难言，向上只是磕头求恩。施公道：“本部堂将尔验明，尚有何抵赖么？”悟色道：“尼僧再也不敢抵赖了。”施公道：“尔为什么与和尚杂居一处？”悟色道：“这总是悟性害我得好苦，求大人问悟性便知道了。”施公道：“但凭你据实说来，若真为他所骗，本部堂当代尔伸冤。”悟色正要说出，见悟性在旁使了一个眼色，悟色又欲言不语了。施公看得清楚，即向悟性大声喝道：“好大胆的刁僧，在本部堂公堂之上，还敢如此刁狡，速看大刑！将这刁僧拖下去、先行打五

十大板，然后再问。”差役一声应，立刻将悟性拖至阶下，按倒在地，褪下裤子，一五一十打了五十大板。悟性只打得叫苦连天，皮开肉绽。施公命将他拖翻过来，又问道：“尔为什么与尼僧杂居一处？其中定有隐情。尔快从实招来。若有半句不实，再看夹棍相待。”悟性在下面还是辩道：“僧人不知所犯何法，来遭大人提案，真是冤枉。而况僧人实不知道是个女尼，他说为僧人所害，僧人还说为他所累呢。要求大人明见，格外开恩。”

施公见他还是不招，因又问悟色道：“尔为什么为他所害？可从实招来，若有虚言，也叫尔皮肉受苦。”当下悟色见悟性被打如此，若不说出来，定要挨打。只得说道：“小妇人本非女尼，他也本非和尚。小妇人姓李，母家姓高，他姓柏，名唤长善。与妇人是邻居，只因他将小妇人骗出来。当时小妇人尚恐为人看破，他便叫小妇人削去头发，他自己也将头发削去。一路改扮和尚，由桃源逃至淮城的。”施公道：“原来尔被他奸拐出来的。”李高氏道：“何尝不是？”施公道：“尔为何受他哄骗呢？”李高氏道：“只因小妇人家贫，丈夫实不能养活。因此他逐日甘言蜜语，将小妇人诱上手，然后逃出来的。也是小妇人一时不明致罹法网。”施公道：“家中有何人么？”李高氏道：“丈夫名世良。”施公道：“你家中曾有人出来寻找么？”李高氏道：“小妇自从柏长善奸拐出来，怎么知道家中有人出来寻找？料想我婆婆会要着人出来寻找小妇人的。”施公道：“这句话倒被尔猜着了。尔可知尔婆婆到本部堂这里来告，说是儿子世良被你因奸将他谋害死了。头一日他儿身死，第二日尔就逃出。可是据尔所说，尔丈夫是被尔谋害无疑了。快讲为什么将他害死？从实招来！”

李高氏这一听，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因哭诉道：“小妇人实

在不曾害死亲夫，是他自己病死的。大人如不信，可传小妇人的婆婆来问，便知明白了。”施公道：“尔说不曾谋害亲夫，尔夫第一日死，你为什么第二日就跟人逃走呢？”李高氏道：“只因家中贫苦，丈夫一死，小妇人更难度日。因此柏长善就将小妇人带出。”施公道：“胡说！天下岂有如此情理？亲夫才死，尔便跟人逃走，其中显系谋害，恐怕日后被人觉察，因即先期脱逃。何可瞒得本部堂来！”说着即命人将夹棍抬上，将他夹起，喝道：“尔不吃苦恼定不肯招。”喝令：“收起！”下面差役即将两头绳子一收，只见李高氏大声哭道：“小妇人愿招。”施公便命松下来。李高氏这才招道：“丈夫李世良本来多病，自从去年又添了病症。只因家贫无力医治，柏长善就常来资助些银钱，给丈夫医病。日过一日，渐渐的与小妇人眉来眼去，后来竟被他诱奸。到了两上月前，小妇人的丈夫更加病重起来。柏长善这日又到了小妇人家内，他见我丈夫病在垂危，他又向我婆婆说道：‘若要病好，须得一付灵丹，或者碰他的造化。’我婆婆就谆嘱他：‘如有处讨就讨一付来给他吃。’到了晚间，他果然拿了一包末药来。我婆婆将药交与丈夫服下。到了半夜，丈夫果然死了。我婆婆也不疑惑是那末药吃死的，当日就将我丈夫收殓起来。后来他就告诉我道：‘你丈夫是本来要死的，与其留在世上受罪，不如叫他早些死了还好，就是我那末药毒死的。’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〇八回 治罪人遵依国法 率臣职人覲^① 天颜

话说李高氏说出他丈夫李世良，是柏长善用末药毒死收殓，“又为他强迫，要不跟他逃走，反要鸣知于官，说小妇人谋害亲夫。彼时小妇人听了这话，若不答应跟他走，怕真个报了官，小妇人还是没命，因此就跟他出来。到了外面他又说，我同你男女同行不便，不若一起削去头发才好。小妇人只得依从了他的话。这就是小妇人的实供。丈夫实在不是小妇人谋害的，求青天大人明鉴。”施公道：“据尔所说，只有尔与柏长善逃出来的，怎么又与那三个在一起呢？”李高氏道：“那个觉慧、了凡，实是在客店内遇见的。这悟空也是桃源县人，小妇人却不识得。这日走到路上遇见他，他却认得柏长善。他一见了柏长善，又见着小妇人，他就问柏长善道：‘这是何人？’柏长善当时便瞒他道：‘是我表妹。’他又说道：‘既是你的表妹，你为何私自与他出来？’柏长善听见这话，疑惑他知是好拐的情节，便邀他到了客店，就各种哀求道，叫他不要声张了。他见柏长善情虚，也就各种的敲诈起来。柏长善见他如此，怕他声张，因此衣服饮食均是柏长善包管。”施公道：“怎么他也去削发呢？”李高氏道：“他本来是和尚，就是柏长善及叫小妇人削发，还是看见他才想起这个主意来

① 覲（jìn 音禁）——朝见君王或朝见圣地。

的。”施公听了，便叫李高氏跪在一旁，又去问柏长善及悟空。他两人见李高氏一一招来，知道不能抵赖，也就画了口供。施公便命分别收禁，俟传到李盛氏，再行发落。差役答应，即带下分别收禁。施公也就退堂。那些看审的人，无不佩服。

过了两日，差役又将李盛氏传来。施公说明，李盛氏才知儿子被柏长善害死，当即求施公伸冤。施公命将李高氏复讯一遍，又命柏长善照原供细细供明。李盛氏在旁听得清楚。施公即判将柏长善秋后处决；李高氏虽非谋害亲夫，亦非自己起意先事知情，但不应从前听凭柏长善诱奸，事后即已知情，亲夫为人所害，因何不报官求雪。反因柏长善吓骗，遂致潜逃，亦是罪有应得，判将李高氏绞死；悟空遇事生风，任意敲诈，着重责二百板，押解回籍，勒令还俗；觉慧、了凡讯无别项情事，始从宽释放，着即赶紧出境，不准逗留；李盛氏着准其于族中择嗣应继。施公判毕，当即发落清楚，方才退堂。

你道那五个麻雀儿又何以知道前来鸣冤呢？只因李世良当年，见有一座古照壁上，有个麻雀儿窠，那时被狸猫在上争食，误将麻雀儿窠跌下来。李世良上前一一看，见巢内有五个雏雀。他心存不忍，即将这五个雏雀带回家中喂养。等到羽毛丰满，即将这五个雀儿放去。所以五个麻雀儿为这一点好生之心，今日前来与他伸冤雪恨。亦老人结草，黄雀衔环之意。所以世间人万不可因细物无所知识，遂致戕其性命。一念好生竟致大富大贵，福寿绵长的不知凡几。类如晋董昭在河边，见了一丛蚂蚁被水冲散在水面。他即用一根芦慢慢的将蚂蚁救起。到了夜间，梦见一位黑衣使者前来谢他。口中说道：“我乃蚁王是也，蒙君能拯救我家的族类，性命赖以更生。感君之德，特来敬谢。我已上悬天曹，

保君今科大魁天下。”谢毕，那蚁王辞去。后来董昭果然状元及第。又毛宝于幼时，见渔人网一大龟，浑身绿毛，他一见便觉奇异，就掏出钱来，向渔人去买。那渔人见他钱少，不卖与他，他便将那渔人领至家中，向他父母索出多金，将这绿毛龟买了。渔人走后，他又重到那河边上，将龟放去。后来毛宝被难，到了前临大河、后有追兵，他自问是死定了。忽见河内浮起一个绿毛龟来，那龟头只望他乱点，若有救他之意。毛宝想起幼时，曾放过一个龟的，“或者就是那龟前来救我。”因此跳上龟背，将毛宝渡过江去。后来毛宝官居极品。

施公将各事办毕，便料理行装北上。到了起行即日，便带了黄天霸等一千人，乘坐绿呢八人大轿，出了衙门。只见六街三市，扶老携幼，志切攀辕者塞满于途。施公命人一一致谢，然后开船而去。施公此一去，沿途又闹出许多事来，且看八集书中分明。

第四〇九回 夫妻母子惜别依依 兄妹姑娘叙谈款款

话说施公自钦命南河漕运总督，三年任满，循例稟请陛见。迨^①奉旨着即日来京，施公便遵旨入觐，并带领黄天霸、关小西、何路通、计全、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风、贺人杰等人，一同进京。为的沿途恐有事办，一来用资防护，二来借此防拿恶棍上豪。这日雇了船只，率众同行。前集书中，已说明一切，不必再表。此时随从诸人却都情愿，唯有关小西有些放心不下。看官你道为何？只因郝素玉已有身孕，行将足月临盆。只得重托黄天霸转托张桂兰并贺人杰的母亲，随时照应。张桂兰与郝素玉，本来情同姐妹，岂有不答应之理？关小西这才跟随施公入觐。临行时，又亲至总镇衙门，与张桂兰面托一番。这总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光景。

那贺人杰此时，也跟随施公前去，在人杰的意思，只想立一两件功劳，再升个一官半级，不但自己有荣耀，且可慰死父于地下、生母于堂前。那里知道他母亲却实在有些不放心中他去，这日未动身的前一日，向着人杰说道：“儿呀，你明日就要跟随大人，与诸位伯父叔父进京，在我的本意，固是一心向上，耀祖荣宗。但愿你沿途谨慎，不可逞一己之勇，目下无人。诸事总要听

① 迨（dài，音带）——等到，达到。

你黄叔父的教训，不可违背好言。只要随着大家安稳回来，为娘的也可放下一段肠子了。”说罢，不禁流泪不止。贺人杰看见如此光景，不免也流下几点英雄泪来。因即说道：“母亲何必如此伤感，孩儿此去，有诸位伯父叔父的指示，总期有利无害，免得你老人家挂怀。”他母亲听了人杰这番话，实在又悲又喜，喜的是儿子不过才十八岁，便知立功，替祖增光；悲的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在别人家方且连大门尚不许他出去，只因他没有老子，便几千里的跟着施公，出远门进京。因此一想，故又不禁悲喜交集。好容易忍着泪，又向人杰说道：“我儿，你能如此谨依母命，为娘的也可放心了。”人杰退出。他母亲又去黄天霸住宅内，面托天霸道：“叔叔，你明日跟随大人进京去了，家中叔叔倒不必挂心，妹妹与侄儿，自有愚嫂照应。但是愚嫂要重托叔叔。人杰几年轻，叔叔看他父亲分上，随时随事教训于他。不但愚嫂铭感不忘，就是他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叔叔的。”黄天霸道：“嫂嫂说那里话来。我天霸与大哥，情同骨肉，只恨他去世太早，不能共享荣华。今人杰侄儿能与大哥增光，也是嫂嫂的福气，咱天霸说的话，不必嫂嫂吩咐。此去回来，即使沿途无甚功劳，想大人也要保举侄儿，加一官半职的。那时回来之后，咱便要与人杰完娶婚姻。殷家女儿年已不小了，早一年娶回来，也可早些抱孙子，好慰晚景。嫂嫂你但放宽了心，侄儿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不懂事，他已十八岁了，又兼他聪明加人一等。嫂嫂你还有什么可虑呢？”人杰的母亲也道：“这总是叔叔抬举他的。”说罢，又谈了几句闲话，这才大家各去安睡。一宿无话。次日早间，黄天霸带领贺人杰，便随施公动身。那边关小西也叮嘱了素玉许多说话，无非教他临产时，加意保重。郝素玉也不免有一番

惜别之情、施公等动身以后，定是水陆并进，安站而行。代访土豪恶霸，并一切疑难案件。暂且不表。

再说郝素玉。自关小西动身之后，不到十日，便觉身孕沉重，大有临盆之意。他便预为防备。俗说得好：六甲行人，说到就到。郝素玉早将临盆一切应用物件，及饮食之类，预备停当；又将贺人杰的母亲接来，以防备临盆时需人照应。却好他的嫂子，是早知他身有孕的。且晓得他将及临盆，也从菊花庄家内赶来，并由郝其鸾亲身送到，兼来看看他妹子。是日兄妹姑嫂见了面，好不亲热。你道郝素玉，自从嫁与关小西之后，与他的哥嫂已有三四年不见，今日见面，岂有不亲热之理。当下郝素玉就备了酒席，代他哥嫂接风。此时郝其鸾还不知道关小西跟随施公进京陛见，还是郝素玉说出来，方才知。当下其鸾夫妇又与贺人杰的母亲见过礼。郝素玉又将始末情由，告诉其鸾夫妇知道。郝其鸾方才晓得是贺人杰之母，也就羡慕了游一回。一宿无话。次日郝其鸾独自向街坊上闲游了一回，他妻子又去拜望张桂兰。当由桂兰接人，彼此又谈了许多阔别之情。是日桂兰即留他便饭。次日桂兰又去回拜，郝素玉也就留桂兰便饭。隔了几日，桂兰又备了盛筵，请郝素玉的嫂子赴宴。郝素玉的嫂子又多送了些土仪过去。

此时褚标闻说郝其鸾来了，也思去拜望一回，又因只有行客拜坐客，没有坐客拜行客之礼。却好郝其鸾闻得褚标尚在开霸衙门内，他便先去拜望。褚标听说他来，好不欢喜，即请见。彼此见面，真个是言语投机，心心相印。谈了好一会，郝其鸾这才别去。次日，褚标便去回拜于他。郝其鸾正把褚标请入里面，家丁献上茶，彼此尚未谈了两句话，只见有个小丫鬟匆匆的走了出来，向外边喊道：“你们快来两个人！贺太太吩咐：着一个去总

镇衙门里，将黄太太即刻接到。着一个赶速去接稳婆^①。太太现在要临盆了，你们切不可误事。”那外面的家人听了此话，那敢怠慢，即刻如旋风一般，分头前去。这里小丫鬟也就仍回上房。褚标与郝其鸾听了此言，也就帮着催人，再去接张桂兰与稳婆前来。不一会，张桂兰先到，接着稳婆也来。大家到了上房，此时也不便与郝素玉说话，只问了两句：“腹中觉得如何？”郝素玉只是双眉并蹙，勉强答应道：“也不觉得怎么样，惟有腹痛难忍，好是往下坠的光景。”毕竟何时方产下来，且听下回分解。

① 隐婆——此处指接生婆。

第四一〇回 郝素玉喜产佳儿 张桂兰巧捉窃贼

话说郝素玉身孕已经足月，将次临盆。只见他紧蹙双眉，哼声不止。当由稳婆代他试验了一回，知已要产，即便扶他上了盆，又命人打了许多水来。外面自有秦玉的嫂嫂，率领丫鬟仆妇，安排参汤等。不一刻，只听房内稳婆喊人拿参汤。外面答应，即刻将参汤端进，由稳婆取在手中，递于郝素玉唇边。素玉轻启樱桃，呷了两口。此时只觉腹中愈痛愈紧，虽当此九月天气，总痛得香汗盈腮。房中虽围着多人，却是静僻，毫无声息。大家正在等候，只见郝素玉眉头一蹙，脸一苦，一个紧阵，忽听“哇”的一声哭，已产下一个孩儿。稳婆接在手中，先报了一声喜：“是一个公子。”大家欢喜，只催着稳婆将素玉扶上床，好生坐定。稳婆这才来与小孩用水捡洗。

此时却早有小丫鬟飞报出来，给郝其鸾报喜。其鸾一听此言，自也喜欢无限。褚标在旁、便与贺喜，道：“老侄台，添了外甥了。关贤侄虽不在家，这汤饼筵是要老侄台代办的。”郝其鸾道：“自不必老叔烦心，小侄自当代办。”当下又问了小丫鬟：“产妇是否结实？”那小丫鬟回道：“太太结实的很，现在已上床了。舅老爷放心罢。”郝其鸾自也欢喜。不一刻，褚标辞去。郝其鸾便走进上房门口，问了一声，由他妻子代应了一句。郝其鸾又吩咐他妻子，好生照应。又向贺人杰的母亲并张桂兰道了谢，

然后出去。张桂兰因自己家中无人，也要回去，临行时，又谆嘱素玉一番，教他格外保重。郝素王又道了谢，张桂兰这才回去，当由郝大奶奶送上了轿。郝大奶奶回到上房，自然小心照应。

郝素玉自上床之后，果然结实异常。隔了一日，便下床来，净洗一回，又抚弄婴儿一番。说也奇怪，那孩子酷肖关小西的模样。贺太太在旁取笑道：“妹妹，当日倒难为你家老爷呢，怎么这小孩子与你家老爷竟是一模无二。不必说是睁眼睛的看见，知道关老爷的儿子，就便瞎子来摸，也不会说错的，真正像极了。”这两句话，把个郝素玉已说得满面通红，好不害臊。

光阴迅速，又是三朝。张桂兰一早就来道喜，接着稳婆又来。到了日午未初，洗儿已毕。正要抱出去给人观看，却好郝其鸾领着褚标，已走了进来。稳婆即把小孩子抱出来，先给郝其鸾拜了两拜，然后送至切近，与其鸾观看。其鸾使命稳婆抱着小孩子，代褚标拜见。口中说道：“尔还不曾给老爷子磕头。”稳婆即便抱着小孩子，转身向褚标拜了两拜。又送至切近，给褚标观看。褚标一见，便笑道：“不必猜疑了，分明是个小关西，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抚弄一回。又在身上取出两件金器，是一把镀金锁，一副小金镯。当下给小孩子带上，口中说道：“保佑你福寿绵长。”适稳婆在旁，在即代为谢过。郝其鸾又谢了一回。却好外面已有家丁进来，请赴汤饼筵席。当下郝其鸾便邀褚标至外面饮酒，上房里面摆出酒席。是日，贺太太首座，张桂兰对座，郝大奶奶相陪。素玉独在房中，自己生产后不能出来，恐怕经风。稳婆自有老妈妈陪他去吃饮。一会子，大家饮酒已毕，郝素玉开发了稳婆的钱，稳婆告退下去。于是张桂兰等四人，大家笑说了一回，也就散去。郝其鸾与褚标饮酒已毕，褚标然后告退，仍回天霸署中。

郝其鸾又写了一封书，着人送到驿站、沿途探报关小西，使他得知，以免悬挂。郝其鸾夫妇等，到素玉满月之后，因家事摆脱不开，也就回去。趁此交代。

这日张桂兰与贺太太回到衙中，也无甚闲话可表。用过晚膳，各自安歇。不期这日夜间，总镇衙门里，却捉住一个窃贼。过天星的小贼，姓蒋名排行第二，唤作蒋二。他本是宿迁人，因在本地犯窃的案子太多了，各衙门捕捉得紧。他因此怕被捉住，便离了宿迁，换个地方，一来让让风头。二来拣个把富户，做一趟买卖。这日到了淮安，听说城里有一家大富户，叫做王十万，就在总镇衙门间壁。蒋二打听清楚，便思去王十万家行窃。又因逼近镇台衙门，更兼闻得黄天霸新近升了总镇，恐怕此去王十万警觉，惊动了黄天霸那边，那可实在不妙。后来又打听天霸已随施公进京，这将二便大胆前去，准备将王家偷窃一空。当晚就独自喝了一两壶酒，趁着酒兴，挨到三更时分，便从黑暗里溜到王十万家后垣墙。本来是挖洞而进，因墙垣的根脚，皆是石头与三合土砌就的，甚难钻人，因改从由高而进。那里知道看错了路径，不意走到总镇衙门里来。他当下还不知道，跳过垣墙，一路穿房越屋，直望上房而来。可巧走到这并房屋上面，就是张桂兰的卧室

此时桂兰早已睡觉，忽从梦中惊醒，觉得房屋上面有脚步声。再一细听，果然不错。因暗道：“这个笨贼，也不打听打听，怎么偷到你祖宗这里来。也罢，我且看你如何偷得去。”暗自说罢，便一翻身坐了起来，侧耳细听，只听得“拍”的一声响，从屋上掷下一物来，知是问路的石子。张桂兰一听，也就轻轻的下床，顺手取了一把刀，正要开房门出去，复又听那屋檐口，有

人下来的消息。他便蹑着脚步，走到窗子口，向外面一看，果见一个人从屋檐上，用着一根绳子系了下来。张桂兰一见，便知此人无大本领，也就不放在心上。心中暗道：“我何不使个关门捉贼计么。”又听房门外有拨门之声，张桂兰还是不声张，及将窗户轻轻用刀拨开半扇，他便一纵身跳出窗外，复将窗户反关起来，便由外面绕到堂前。此时蒋二已将房门拨开，挨身进去。张桂兰见窃贼已进了房，他也挨身进内，便从房门后将身子掩住，看那家人行事。只见那小贼先将火卷一亮，四面一照，便走向皮箱前，从脚中取出一把小刀，准备去划开皮箱，以便倾倒。这个时候，张桂兰却不等他划皮箱了，便一个箭步轻轻跳在蒋二背后，将刀一举，便将刀背子认定蒋二的右臂上，一声断喝，一刀背砍了下去。不知蒋二究竟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一回 总镇署桂兰抚窃贼 济南府施公接状词

话说窃贼蒋二被张桂兰一刀背砍中右臂，登时蹲倒在地，口中哀求说道：“求老爷饶命！”一连喊了二声。张桂兰复又在他左肩上头，用刀背又砍了一下，直砍得哼声不止，死去活来，蹲在地上，动弹不得。张桂兰见他已是不能动弹，这才取了火种，将灯光亮将起来。在蒋二脸上一照，见他约有二十多岁的年纪，虽然来作窃贼，倒也生得不甚丑陋。再将他身上一看，也穿一身玄色衣靠，旁边地下，落下一把八寸多长的尖刀。张桂兰看罢，将灯放在桌上，便向他喝道：“该死的贼囚！尔胆敢来犯太太的虎威么？尔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蒋二此时已被他两刀背砍昏过去，渐渐苏醒过来，一闻此言，方才明白是偷错了人家了。又听张桂兰太太长、太太短，在那里乱嚷，心中暗道：“怎么女人家有这等本领？想来定是个蛮婆子。”一面想，一面将眼睁开一看，见是个三十上下的美貌妇人，心中更觉奇异。正要开口求饶，又见桂兰问道：“你这贼囚，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怎么太太问你的话，你还装佯不睬太太么？”

蒋二哀求道：“求太太格外施恩，小人实是误犯。小人姓蒋，排行第二，就唤作蒋二，是宿迁人氏。只因小人幼失父母，稍长便喜舞弄枪棒，又好结交朋友，却是无以生计，因此就做了这狗盗之事。起初窃了一二回，并无人知道，也未犯过案被地方官捉

去，由此胆大起来，以为这件事是终不犯案的。哪里知道，愈做愈多，失窃人家恨极了，就去禀了地方官，请地方官捕捉。地方官因窃案叠出，觉得于自己官声有碍，又恐被地方上绅士，告发他纵贼贪赃。因此差了捕快，立限捉拿，务要将屡犯贼案的窃贼，拿获到案，追究惩办。果真上头追得紧了，他们就叫小人去别处躲避躲避，等过这阵风头，然后再行回去。小人因此到了此地，才进了城，就听人说，衙门隔壁有个王大户，有万贯家财，只可恨他为富不仁，专在小人身上刻薄。小人听见这句话，又因他是个为富不仁的人，就便偷他些钱财，也不为损德。后来一想，断不可去，他既靠在总镇街门，难保不与总镇黄天霸大人有些往来。黄大人是一个名闻天下、武艺超群的人，万一小人去偷时，把他家人惊醒，黄大人前来捉我，不必说这一个蒋二，就有一百个蒋二，也不在黄大人心上。那时小人还想逃命去，不料又闻人说，现在黄大人已随施总漕进京去了，动身尚未多日。小人因此才拿定主意，前去偷他。满拟此次得手，必然得注大财香。小人是误犯的，赐小人一条生路，小人当感太太的大德。自今往后，再也不作此偷儿的事了。”说罢，磕头不止。

张桂兰听了他这些话，暗道：“这个人虽然是窃贼，听他所说之话，倒也是句句老实，并无狡赖情事。而况我家物件，又不曾损失一件，我又何必难为他呢？”因又问道：“你这贼囚，你说能蒙咱太太宽恕于你，饶你一条死命，尔便从此洗手，不作此等生涯，咱恐怕你有此言，并无此心。况你除了这件事，又有何事可以做呢？”蒋二听张桂兰说出这些话，似有放他的意思，因又哀求道：“小人是真实是要洗手，再也不作此等生涯。太太的明见，从前小人所以恋恋不舍者，实因所窃各案向来不曾被人捉

住，故也不曾吃过若恼，今日吃过太太这两刀背子，小人想来，从前实乃万幸去干这等事业。从今以后，小人洗了手，不论什么事，只要我混得一碗饭吃，小人也就愿心愿意去干，再不作此等事了。”张桂兰说道：“你果真不再作此事么？”蒋二道：“如再作这偷儿的事，小人定死于刀箭之下。”张桂兰道：“你果能如此，咱太太有一件事，你可做得。咱这衙门里，虽不要人使唤，就再添一名兵卒，也还可以使得。你如愿心愿意，咱就给你补上，每月兵饷三两六钱。你可甘愿作此事么？”蒋二一听此言，赶着叩头说道：“能蒙太太提拔，小人虽死，也难报此大德，还有什么不愿干呢？就请太太给小人补上这名兵额罢。”张桂兰答应。

此时已将天明，内里的仆妇，丫鬟是已早知捉住窃贼，皆在房内看张桂兰审问的。桂兰当下即命丫鬟，到外面将褚标请进来，告明一切。褚标也甚愿意，暗暗羡慕张桂兰，居然能恩威并用，收伏小人。又与桂兰说了两句话，便将蒋二带了出去，一面命人随时补了兵额。蒋二自以后就在总镇衙门当兵，后来居然是个好人，而且成家立室，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施公进京陛见，一路上水陆并进，按站俱有地方官迎接。施公不肯骚扰，所有一切供给费用悉行免去，故此一路上颂声载道。又兼施公断案神明，清白无比，那赛龙图的名声，早已传闻远近。因又引出许多事来。这日到了山东，济南府衙暂住一宿，一来息肩，二来打探些本地人情风俗。一众人等，方到济南府衙门，忽见轿旁有一美貌女人，手捧状词，跪在一旁呼冤。施公听他呼冤之声颇为情急，因命天霸收下状词。天霸答应，随即在妇人手里，将状词取过，呈送施公细看。施公看毕，当即准词。先退下候补提被告，再行审断。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二回 节妇鸣冤孤儿待恤 贤臣听讼太守无知

话说施公在济南府，收下一张状词。先令原告退下，候补提被告，再行判断。那美妇当即退下候讯。施公也就由济南府接入内。济南府参见已毕，分宾主坐下，家丁献上茶。施公先问道：“贵府所属民情，想是循良的。”济南府道：“卑府所属，托大人的福，物阜民康，这四个字，尚可称得。”施公道：“这府城内绅士，尚跋扈否？”知府道：“绅士与卑府，倒也是和衷共济。凡遇地方大小事件，无不禀公酌办。”施公又道：“据贵府所言，绅士悉皆品行端方，这也难得。可有一二劣绅藉恃欺人，凌孤虐寡，贿赂公行的事么？”知府忽听了这句话，登时就有些不安，你道为何？只因这知府姓汤，名法，是个捐纳出身，今见施公问了这句话，他不安起来，当下回道：“卑府自到任以后，弊绝风清，断不敢行赂。即遇有所属解府的词讼案件，卑府亦皆悉心研究，总使民不含冤。上酬朝廷知遇之恩，下慰小民清白之望。兹郡贿赂之事，一概尽绝不行。”施公道：“这是贵府难得了。但本部堂方才在贵府署前，收得一张状词，据那状词上看来，贵府就有不公的意思。但不知道贵府曾判断这宗公案么？”汤法道：“卑府不知是何案件，求大人明白示知。”施公见说，当在靴筒内，将美妇控告的那张状词，取将出来，递与汤法观看。汤法接过，随即打开看去，只见上面写道：

具稟孀妇王梁氏为族侄背义，诬陷贞节，斩宗灭伦，谋夺家产，迫叩申冤事。窃氏夫王有仁，向为绸业，家资数万，年逾八十，嗣续尚虚。

氏父梁鸿才，数受氏夫恩德，无可报德，于五年前，将氏身许与氏夫为妾。春宵一度，氏遂有身孕。不料氏过门以后，未及三日，氏夫便尔身亡。应派族侄王法过门立嗣、彼时族侄见氏年轻，又听信合族之言，恐氏不安于室，令氏再醮。氏因女子从一而终，誓以死守，不甘再嫁。彼时氏亦不知有身孕，比至三月后，方才知觉，当以含羞不便告人。迨至足月后，产有遗腹一子。在氏方且窃喜，以为氏夫虽死。尚留一点亲骨肉，以为嗣续。詎料氏族侄见氏生有一子，不谓氏夫有此遗腹，反诬氏以苟且之行。当即邀集王。姓合族人等，聚议纷纷，皆谓氏夫年逾八十枯杨何得生稊。合族人等又以旅长王守道为主，王守道亦诬氏定有私情，硬将氏母子即日逐出。氏父母又以王家势力甚大，不敢与辩；又复因氏夫家合族之言，据以为信。当时将氏母子由氏父母带回母家，氏父复以氏作此不端之事，以为羞辱，遂欲置氏母子于死地。幸氏母舅张弼臣闻风到来，百般劝说，令氏父母不能以无端谰语，屈贞节为淫污。因此氏母子由母舅领回，权为收养。氏遭此诬蔑，心实不甘，遂呈控本县，追求申雪。詎料氏夫族长王守道，唆令氏夫族侄王法，贿通官吏，得以批驳不准。氏又控诉本府，以为可以申雪，亦复显遭驳斥，皆因氏夫族长王守过暨族宗王法，贿通所致。氏因此含冤未雪者已及五年。氏含此覆

盆，若不切实申雪，非但氏遭此诬蔑，心实不甘；即氏夫嗣续，亦将绝灭。氏不忍既受诬蔑，复又绝灭氏夫宗支。为此追求青天大老爷雷赏签提氏夫族长王守道暨族侄王法，暨合族人等集讯，以申冤屈，而存宗嗣。实为德便，朱衣万代。上禀。

汤知府将这状词前后看了一遍，不觉吃惊不小，暗道：“王梁氏竟有如此胆略，敢在施公前告起状来。这案件既经了施公判断，一定有个水落石出。等到判明，果真王梁氏实系冤屈，本府恐有些判断不明的处分。莫若此时趁他未审之先，自己站立脚步。”因说道：“王梁氏具控一案，当原告来控时，卑府就思彻底根究。后因族长王守道并该侄王法等，合众辞具禀情自行理结。卑府的愚意，以为地方上总以息讼为是，因此也就批了个：着该族人等持平议结。去年已经两年，并未具见该氏复禀呈控。今该氏见大人驾临此地。或者该氏将欲以刁狡之情形，冀一蒙蔽大人神明之听，亦未可料。在卑府的愚见，大人既准了该氏状词，何不就先提该氏一问，但须加以恫吓，岂料该氏定能吐实承招。是否虚实，亦得以明白了。”

施公听罢，因与汤法道：“贵府所言极是，就请贵府转饬差役，提该氏立即到案。待本部院先讯一堂，是否问个大概。”汤法答应，即刻传令差役，立提王梁氏到案听审。差役答应下去。不一刻将王梁氏提到，回明施公。施公当即升堂，并令知府汤法坐在一旁观看。差役将王梁氏提到堂上，王梁氏就在公案前跪下，先向施公叩了头后，口称：“钦差青天大人申冤。”施公在上，复将王梁氏看了一遍，见他生得端庄贞静，绝非苟且淫污之流。因望下问道：“王梁氏，据你所控各节，尔父向来作何生理？尔

是几岁由尔父许与王有仁为妾？尔夫在日实在年纪究竟若干？尔父因为何事感尔夫的大德，将尔许嫁与他？尔可从实诉来，本部堂自然代尔申冤。若有半个不实，可莫怪本部堂问尔诬告之罪。”

王梁氏兄问，又磕了头，口称：“青天大人容禀：孀妇的父亲曾领氏夫一千两银子资本，出外贩卖绸缎，不料半途遭风，资本消灭，因此回来不敢见氏夫之面。那知祸不单行，是年孀妇的祖母又因病弃世，孀妇的父亲此时就出外，给祖母设法向人借贷置备棺木，不期中途遇见氏夫。当经氏夫问明原委，孀妇的父亲颇抱不安。后经氏夫百般解劝，说道：‘出外经商，赚钱折本，亦复常事，何必如此，现在尔母亲既然见背，棺木衣衾想也无从设法，不若仍在我处取一百两银子，回去置办停妥，赶紧成殓。等你将来转运之后，再还我不迟。’因此氏父就感氏夫之恩不尽了。”王梁氏说罢此处，知府汤法便插口说道：“大人何必如此审问，只须问他到底有无苟且之事便了。”施公听了此言，登时将脸沉下，不知施公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三回 梁节妇申诉冤诬 施贤臣设策试验

话说施公正问王梁氏的情由，忽见知府汤法从中说道：“大人只须问他有无私苟之事。”施公听说，也不等他说完，便将脸望下一沉，正色说道：“贵府你也为民父母，怎么问案不从根源上问起，何以能得实在情由？今贵府受了王姓之贿，不令本部堂问出实情。贵府安坐，忽复一言，施某当得悉心根究。”因又问道：“王梁氏、你父亲后来还受他什么恩德呢？”王梁氏道：“后来孀妇的丈夫因孀妇的父亲终日在家，毫无生计，又命他与孀妇的堂侄王法，合理绸业之事，孀妇的父亲更加感德了。后来见孀妇的丈夫已经八十余岁，尚然无子，常叹道此人平生积善，存心忠厚，怎么没有子嗣。又见他虽然年老，却是强壮过人，因此将孀妇情愿嫁与他为妾。彼时亡夫尚且不肯允，后经我父苦苦相劝，亡夫方才允纳。不料过门之后，一宿而有身孕。未及三日，氏夫便自身亡。彼时孀妇才十六岁。此是孀妇父亲感受氏夫大恩，将孀妇许配为妾的实在情形。至以后各种情节，悉在状词以内，求大人公断便了。”

施公又问道：“这王法是尔丈夫的侄儿，还是远房，抑或近房呢？”王梁氏道：“孀妇过门三日尚未得知，后来才知道是亡夫的四服族侄。因近房无人，不能应继，所以才派王法承继过来，其实亡夫所遗家产，将来也不免公分。”施公道：“王法既不容尔

守节，尔既生产以后，他倒没有谋害你么？”王梁氏道：“大人的明见，怎么不存心谋害？只以孀妇防守甚严，他等无路下手。因此才将孀妇的父亲唤来，诬我孀妇不节，退回母家。孀妇的父母，又迫于势，只得领回。又因亡夫八十多岁，似不能一宿即有身孕，也就疑惑孀妇有私，故亦要置孀妇于死地。幸亏孀妇母舅张弼臣到来，将孀妇母子才领过去，得以不死，以全王门之后。孀妇彼时心实不甘，屡在县老爷及府大老爷前控诉，均被王守道、王法串通贿赂，俱经驳斥不准。今蒙大人驾临，是以孀妇渎诉，还求大人从公提讯，以昭冤屈。”施公道：“你那遗腹子今年几岁了？”王梁氏道：“今年六岁了。”施公道：“尔子曾带来么？”王梁氏道：“不曾带来，尚在母舅家内。”施公道：“下次集讯，尔可将尔子一并带来，给本部堂看视。”王梁氏答应：“遵大人吩咐。”施公又道：“尔且退下，俟传齐被告，再行讯断。”王梁氏遵谕退下。施公退堂，与知府回至书房，又道：“再烦贵府即刻传谕，本部堂明日早堂集讯，所有原被告，均限辰刻带到听候，不得有误。如有抗提不到等情，俱惟贵府是问。”汤知府只得唯唯答应，当即传谕出去。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施公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点，即传命升堂。就公座上坐定，即命先带原告。差役答应，将王梁氏带上，施公见王氏右手携一小儿，虽只六岁，却生得鼻正口方，眉目清秀，实是一表非俗，心中已暗暗欢喜，道：“老翁有此令子，实为积德之征。”因望下问道：“王梁氏，这就是尔的遗腹子么？”梁氏答道：“正是。”施公道：“叫甚名字？”梁氏道：“乳名唤作八三子，因亡夫八十三岁有的，所以取名八三，以纪念不忘之意。学名还不曾起呢。”施公道：“本部堂给他起个学名，唤作德官罢，

以取他父亲积德而有此子之意。”梁氏叩首称谢。施公于是又将前情，细问一遍，梁氏复申诉一番。施公便命带王守道、王法，不一刻，二人上堂。

施公先问王法道：“尔之庶母梁氏，既为尔继父之妾，又复生遗腹孤子，尔为什么谋绝宗支，不顾大义，忍心害义，诬以不贞，暗图谋害，希图独得家产，不顾继父骨肉，勒令尔庶母母子退回家，究竟尔庶母有何不贞之处，可有实在凭据？尔须从实招来。如有实情本部堂当代尔讯断。”王法道：“此子断非继父亲骨肉，遂令梁氏父母将他母子领回。在监生的用意，已算宽待梁氏的了。以贱妾与人私通，妄称家主骨血，若临生不分皂白，据以为真，岂不蹈孽子乱宗之罪？因此监生不忍诛求，只令他回转母家，听其再嫁。而况此事，亦非监生所敢自主，并且商之族长王守道。族长亦谓如此，是以监生方有此举。历经王梁氏蒙控，县主及府尊均蒙明察，不准。今王梁氏闻得大人驾临此地，又来捏词诬控，居心欲使大人巧受其欺。监生久仰大人听断如神，自能洞烛该氏的欺诳。若梁氏所生遗腹，果系继父的骨血，在监生方且保护不暇，何敢作此灭伦之事不认宗文呢？求大人的明察。”

施公道。“据你说来，梁氏所生之子，定非尔继父的亲骨肉。若果真是亲骨血，尔果相认么？”王法道：“大人的明见，怎么知道是真假呢？”施公道：“待本部堂还你那真凭实据便了。今尔跪在一旁，听候本部堂试验。”王法遵谕跪在下面。施公又唤王守道道：“尔为王氏族长，凡有不公不平的事，尔宜代为理谕，总宜两造毫无偏倚，方是尔做族长的道理。本部堂看你年纪也有六十余岁，怎么这些小事，总不能明白其中道理，硬说梁氏遗腹，并非王有仁所生，冤屈梁氏母子，勒令回母家再嫁。显系串通图

谋家产，斩宗灭嗣，逼寡欺孤。此系尔这族长做的事么？若说老翁不能育子，你又有什么凭据？而况年老生的人，亦复不少。尔等是以存心吞产，故加其罪，致今梁氏母子含冤莫申，王有仁九泉遗恨。本部堂欲严刑拷问。姑念你年过六十，不能受那重刑。今本部堂法外施仁，思得一验试骨血真假之法，以便尔等心服。尔等各人愿意试验么？”王守道道：“若蒙大人有法可验，职员岂敢不遵？特恐恍惚难凭，职员也不甘折服。”施公道：“尔这说话，也尚有理。若非王有仁真正骨血，本部堂也不能勉强尔等行事的。”王守道答应，不知施公果将何法试验，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四回 验真假刺血断孤儿 惊刁顽备礼迎节妇

话说施公将王守道讯斥了一番，令他跪在一旁，听候验试。又将梁氏的生父梁鸿才传到，问道：“尔既为梁氏的生父，在前虽受王有仁的大恩，受恩必报，古之大义也，应该另想他法以报恩德。怎么将一个亲生弱女，不知审慎，卒然许与王有仁那一个垂死的老夫。这也是错之于前，也该自己追悔，怎么王有仁既死之后，尔女生有过腹子，王氏不能容留，勒令尔女改嫁，尔就该与王法等人争辩，何能听信王法等一片诬栽之言，遂令尔女母子自寻死地。尔难道不知尔女平日性情如何么？”梁鸿才道：“小人岂不知女儿在家时生性端庄，小人因感王有仁大恩，又在他老年无子，不过一时之念，便将女儿许他为妾。过门未及三日，王有仁便自身死。又岂料女儿自出嫁之后不过一宿，便有身孕，这是小人再也想不到的。及生下遗腹，王法等便疑女儿这遗腹子，定非王有仁的骨血，当将小人呼唤前去，与小人理论，小人也曾与他辩驳道：‘我女儿这身孕，如果未满十个月生下孩儿，这就是我女儿在家不端；若果已经足月，且不止十个月，这就是我女儿从王有仁死后，干出不端的事情。今日女儿所生遗腹子，计算起来，从嫁与你家日起至生产日止，不多不少，足足十个月，怎么说道我女儿不端，不是王有仁的骨血呢？’小人虽如此向他理论，争奈王守道与王法执定‘八十多岁的老翁，固然不能生育，且从

来没有一度之后，即受胎成孕，什么凭据？’小人见王守道、王法两人说的这句话、虽有强词夺理，细想起来，不尽无理，只得将女儿带回，令他自寻死地。不料小人正使女儿自尽，忽然小人的妻弟闻风而至，将女儿母子二人，带在他家。并说小人万分糊涂，冤屈亲生女儿，小人的女儿既到他家，也是心不甘，便控诉府县，以冀申雪。那知均未曾允准。今闻大人到此，又来申诉求雪，还求青天大人明断。”

施公听罢，鸿才实系是个忠厚老实人，并无半字刁滑。因又说道：“今本部堂已思得一法，代尔女试验，如果验得确实，尔女并无苟且不端情事，本部堂不但令王守道、王法置备花红，将女领回好生看待，还要代尔女出奏，请旨族表。但尔一误于前，再误于后、不得不稍有薄惩。”梁鸿才说道：“小人实是昏聩，情甘领罪。”梁氏也听候试验。当下施公又与原被告人等说道：“尔等不知道试验之法，待本部堂告诉尔等人一番。但凡少年强壮之人，所生之子先天满足，这小孩子浑身精血，皆坚凝沉固。垂老之人所生之子，先天便自不足，那生下的小孩子，身上的精血便也轻薄不凝。现在试验之法，只须在外面，拣那贫户人家少年人所生的，抱一个来，再将中年人所生的，也抱一个来，更将老年人所生的，也抱一个来。当用清水一碗，将各小孩儿身上的血刺一点出来，滴在清水内。那少年人生的儿子，其血滴在水内，登时沉在碗底，聚而不散。中年人的小孩子，其血液在水内，凝结水之中央，欲下不下。老年人所生的小孩子，其血滴在水内，即刻见水便散。此为真凭实据，万不能假的。”

这番话说得王守道等大家皆是将信将疑，就连知府也不甚信。施公见他等都有些不信，因命下役出外去，抱了三个孩童进

来，施公验明，分别少年、中年、老年，各立一处。又命将王梁氏的儿子德官也拉起来，站在一旁。又命人取了一碗清水，并一张洁白纸，放在当堂地下。各物俱备，施公便命知府汤法亲自取根针来，并在上房内取些果子饼饵食物之类。知府答应，即刻命人取出。施公命将果子食物，先分给孩童吃，然后用话先将少年所生的孩子拉过来，令知府一面用言语哄他，一面将小孩儿的手执定，随即取出针来，在小孩子的手上刺出血来；即将刺出之血刮下，滴在水碗内，那血见了水，果然如真珠一般，滴溜溜回沉到水底，知府此时见此光景，已是有八分相信。又去刺那中年人所生的小孩子，血滴在碗中，真个凝结中间，欲下不下。又去刺那老年人所生的孩子，血滴在碗中，真个说也奇怪，登时便散布开来，只有些形迹浮在水面。

施公见抱来三个孩童，惧已如法试验，毫不差谬。施公便命差役，将这碗水拿与王守道、王法二人并梁鸿才看了一遍。施公道：“尔等看清了不成？”王守道、王法道：“职员、监生俱看清了。”施公道：“此是外来的小孩子，梁氏所生的遗腹，尚未验试。待本部堂今府尊再如法试验，以坚众信。”说着，又命汤法去试。汤法那敢怠慢，随即将王德官的手取过来，也用针刺出血来，也放在水内，那知德官的血才见了水，即刻就散布无影，连一点血丝也不见浮在水面。此时王守道等皆众目昭著。当下王守道、王法二人，见了这个真实凭据，惟恐施公治罪，赶不及跪下来，叩头说道：“大人的神明，职员等情甘认罪，梁氏实系贞节可嘉，此子亦实系王氏真正骨血。职员等情愿置备花红，将梁氏领回，好生看待他两个母子，以表贞节而存宗支。尚求大人格外施恩，宽免职员等不明之罪。”施公见王守道、王法等人，如此哀求请免

治罪，当下说道：“本部堂本应从重治尔等诬屈节妇，谋占家产，绝灭宗支。姑念尔等一再哀求，着从宽发落。王梁氏即着先行回转母家，尔等即于三日内，备置花红送转，王法亦当以庶母看待。所有家产现在暂归王法管理，俟王德官成立后，归并德官。王法既在先承继王有仁，着将家产分出一半，以为承继应得。并着于三日内，将家产所有若干，呈报地方官立案，不得稍存吞没。如敢有违，一经王梁氏查出，准予赴县控告。王梁氏贞节可表，本部堂自应专奏，请旨旌表。梁鸿才为父不明，本应薄惩，姑念当无别项情事，亦着从宽释放。梁氏之舅，着王法罚银五百给送，以为见义勇为者赏。所有小孩子三名，亦着王法各给纹银三两。供事差役，亦着王法共给纹银贰拾两，以酬奔走之劳。”施公判毕，不知王法可能一一遵断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五回 窦飞虎矢志报父仇 马虎鸾同心存友谊

话说施公判毕，王守道及王法俱各叩头遵断。王梁氏及梁鸿才等，更加叩头感恩不已。众人只是唯唯听命。施公退堂，各人散去。当下二公到了书房，又将知府汤法，训斥一遍。还算这汤法运好，不曾经其参革。王守道、王法回至家中，果然依施公所判，三日内置备花红，迎归梁氏，并将王有仁所遗家产，悉数查出，赴县存案，当由该县官申报施公。施公也就代梁氏申奏旌表。诸事已毕，施公即便起行，向北京进发。在城文武各官，还是恭送如仪，这也不必细表。

如今且说有两个人，又要与施公为难，你道是谁？原来是窦尔墩之子窦飞虎。当日黄天霸三进连环套，但将窦尔墩捉住，问了典刑。其时窦飞虎适值因事外出，故不曾寻获，也算他局运甚高。及至他回来，见已家破人亡，再一打听，方知他父亲系为天霸所害，因此杀父之仇，刻不能忘。总想将天霸捉住，报仇雪恨。又恐一人力不足敌。他却有个极好朋友，姓马名虎鸾，其人也是关外热河人氏，与他最为莫逆。却学得一身盖世无双的本领，两臂有千斤之力，惯使一把炼纯钢两刃刀。若论飞檐走壁夜行工夫，不在天霸诸人之下。还有一种暗器，唤作三棱箭，这箭仿佛袖箭，却比袖箭厉害百倍，那箭头上有三角棱，锋利无比。若是人无意中中了此箭，虽不能殒命，却要大大的受一次大伤。他放了

出来，而且箭无虚发，百发百中。却向来不曾到南方一带来过，皆是在关外做些买卖，所以南方人没有一个知道他的本领却好到这般。可有一件，生平最喜吃酒，只要吃了酒，则各事皆废了。他有两个绰号，一唤盖三省，此指东三省而言；一唤赛谪仙，此指喜酒而言。窦飞虎既已无家可归，便去投奔于他，见了他面，哭诉前由。马虎鸾道：“老兄弟不要悲痛，愚兄帮助你报仇雪恨便了。”窦飞虎道：“现在黄天霸这小子，跟随施不全在漕督任上，我辈南方不曾去过，虽欲报仇，实因路途不熟，如何去得？”马虎鸾道：“兄弟你此话错了，只要报得此仇来，哪怕他远在天边，也是要去的。若怕保径不熟，老兄弟你一人不敢前去，咱同你俩一道儿去走一趟。总要寻着这天霸小子，或将他捉住，剖心沥血，以祭伯父的灵魂。即不然，能将施公刺死，黄天霸也就要有罪，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窦飞虎道：“若得兄长帮助，小弟是感恩不尽了。”

于是二人就由热河一路，向南方进发。这日走至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名唤草凉驿，见有许多的官员及差役人等，乱哄哄的在那里搭盖彩棚，是个接差的样子。又听旁人说道：“光景今晚明早总要到此地。”那个又道：“不知到了此地，还有耽搁么？”那个又道：“这倒说不定，但愿此处无人喊冤，他没有事干，总走得快。”这个才说完，那个又道：“到底是做大人的好，你看他这一个人不过走这里经过一趟，就有这些人给他办差，本地的官员还要按站迎接，等他走了。又要护送出境，为他一人，你看这是忙了好多人。”又有一人道：“你倒不要这样讲。还有一件，要把你气死呢！听说这位大人，还是个十不全的样子。编是他有福，皇帝又相信他，那些有武艺的人，又佩服他。你不要说别的，只

看当日这北道儿上，有多少绿林中强盗，有多少恶霸土豪，自从他老人家到处察访，随地擒拿，不足十年，竟被他老人家收服的收服，正法的正法。现在道途平坦，往来行旅无不颂德歌功，真所谓功德在民，垂之不朽。”那个又道：“你这话咱却不懂，你又说他是十不全，怎么他又能擒拿绿林中的豪客、江湖上的强人呢？你这不是自己在这里打自己的嘴巴吗？”这人道：“老兄弟！我说他老人家是十不全，是他老人家的样子，至于访察强人，捉拿豪暴，他哪里亲自去么？是他设了妙计，治他那一班跟随的好汉前去拿捉，就如那黄天霸一人，江湖上哪一个不闻他名，不怕他的武艺？你想有这一班好汉，那绿林中暴客，江湖上强徒，岂有不被擒获之理？”

两个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正是谈得高兴，马虎鸾与窦飞虎也在旁边，听得清切，彼此打了暗号，心中颇为欢喜，暗道：“咱们正要去寻他，以报大仇，难得他自来送死，这就是冤家路窄了。”两人想了一回，便故意上前，向那谈论的几个人问道：“咱请问一声，方才你老等所谈的这十不全，究竟是谁？他竟有如此干办，为北道上的来往行人除害，他到底是什么人？现在作什么官呢？你老等称道他这等好法，可能请教请教么？”内中有一个老者，见问此话，就将他二人打量一回，只见上首站的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身穿一件蓝布直裰，脚踏扳尖靴鞋，黑漆漆面庞，两道浓眉，一双圆眼，凹鼻梁阔口，颇具凶恶之状，此人便是窦飞虎。下首立着一人，也是年纪二十四五，身穿一件紫花布短袄，脚踏芒鞋，瘦小身材，淡黄色面皮，两道长眉，一双圆眼，高鼻梁四方口，虽然瘦小，却具有英雄气概，此人便是马虎鸾。那老者将二人看毕，因问道：“敢问二位尊姓大名？你问这位官

长，有何事件？”窦飞虎先答道：“在下姓窦名飞虎，这一位姓马名虎鸾，皆是关外人氏。只因到南边，要访一位官长，这长官姓施名唤仕纶，洋名不全，闻得他为官清正，惯能除暴安良，收服大下四方豪杰。咱等不惮远路而来，要前去投他，图个出身。不知你老所说的，可是这位施不全大人么？”那老者答应道：“正是这位老大人。”窦飞虎道：“咱闻这位施大人，现在做着漕督，为何到此呢？”那老者道：“尊驾有所不知，只因他老人家，不久奉了圣旨，着他进京隆见。此是进京必由之路，咱们地方官，例当接迎，所以在这里办差。你看那馆驿中，就是预备他老人家行辕的所在。”窦飞虎道：“原来如此，不知几时可到呢。”那老者道：“至迟明早也就到了。”马虎鸾道：“这真遇巧了，咱们正要去投他，不料竟在此相遇，也可免咱们跋涉之苦了。”说罢，向那老者拱一拱手，道：“惊动，惊动，咱们再会吧。”说毕，转身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六回 狭路相逢雠仇必报 只身保护勇敢可嘉

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探听得施公早晚就要到此，他二人便就近寻了客店住下。当下二人私相计议道：“施不全这赃官，早晚就要到此，咱们务要竭力去将他刺死，方才消心中之恨。”马虎鸾道：“兄弟，你前怨黄天霸小子，害了老伯的性命，虽然是天霸动手，其实指使的人，乃是施不全。赃官他奉了圣旨，命天霸主干。天霸既归施不全节制，这就唤作奉公差使，身不由己。他若不将人捉住，他便自己有了处分。所以因此看来，天霸虽属可恶，情尚可原。只是这施不全，专使刁钻恶计，实在难恕。今既狭路相逢，这就是运气，准要在此把他的命送掉了。”窦飞虎道：“施不全既来，咱们俩断没有饶他过去之理。可是怎么报仇？”马虎鸾道：“兄弟放心，等施不全既到此地，在馆驿内住下来，咱便与你上打听消息，看他有无耽搁，如有耽搁，此事即好极，若无耽搁，只好咱们俩再追上一程，务要将他捉住。”窦飞虎道：“总要仗兄长之力，以报先父之仇。”此时天已将晚，二人又说了一会，有店小二送进酒饭，两人饱餐一顿，然后安歇。

次日一早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便去街坊上打听施公曾否到来。才出得店门，但见街上乱哄哄的，皆道：“钦差到了，咱们去看接钦差呀！”窦飞虎、马虎鸾闻得施公已到，他二人便杂在人丛中，也去观看。只见一骑马飞来，马上一人说道：“尔

等闲人站开，钦差到了。”话犹未了，一班本地各官员趋跽而走，皆于行辕两旁。分文东武西，站立下来，以便迎接。随后便是飞虎旗、清道旗、衔牌各执事；接着有十来匹马，马上皆坐着些武士，有红顶子、蓝顶子、水晶顶子不等，末后一人，八人大轿，轿旁有两个人扶着轿杠，直向行辕而来。才到行辕，那马上各官，一个个都跳下马来，站立两旁。顷刻施公的轿子已到，只听三声炮响，鼓乐齐鸣，施公进了行辕。那两旁文武官员，也都随着大轿，趋跽而入。施公在暖阁后下轿。当有黄天霸等进内参见。接着卫辉府各文武官员，进来禀见。施公均一一接见，有差各官员退出，黄天霸等也就退出来。施公自有施安，施孝各书重伺候。这已不表。

且说黄天霸正从行辕内出来，出得辕门，瞥见人丛中站着两人，面带杀气，颇有凶恶之形，天霸一见，就知有人在此探望，夜间恐怕出事。一面暗想，一面又将那二人看了一遍。两边闲看的人，一会也就各自散去。卫辉府虽然退出，却还在这里听差，恐防钦差有事，吩咐才得灵便。施公在内稍息了片刻，外面就有办差的，送进酒肴。施公用了午饭，净面漱口已毕，便命施安传话出来，准于明日早晨启马。所有迎送各兵。一概不必护送出境。这话一经传出，登时你传我，我传你，各各皆知道了。窦飞虎、马虎鸾二人，打听的确，当下回转客寓。飞虎与虎鸾说道：“施不全明早方走，今夜正好前去行事。但不知怎的个去法呢。”虎鸾道：“愚兄前去行刺，老弟在外巡风，总要期事必成，不可徒然空跑。”窦飞虎道：“咱们可于三更时分，暗暗出了客店，到得行辕，正是三更过后，那时他那里也可睡静了。若发得太早，惊动里边的人，于事便觉不济。”马虎鸾道：“贤弟之言，上合吾意。”

二人从此就在客店内，养精蓄锐，也不出去游玩，专等三更行事，暂且按下。

再说天霸自见了窦飞虎、马虎鸾二人，虽然不知他二人是何姓名，却见他面带杀气，心中就万难放下。当时又到了行辕，与计全、关小西说道：“小弟方才在辕门外，偶见人丛中站着两人，一个怪眼浓眉，一个身材瘦小。见两人那四只眼，尽向辕门里探望，而且俱是面带杀气。不是小弟过虑，怕的今夜又要出个把乱子，咱们倒要防备防备，宁可无事，也就罢了。若过于疏忽，万一闹出事来，咱们就大有处分的。”计全道：“贤弟所说怕闹乱子，想是怕有人前来行刺么？”天霸道：“正是此意。”计全道：“咱们今夜大家辛苦些，防备防备就是了，咱们既有这许多兄弟在此，不必说他是两人，就便来上十个，还惧怯他不成吗？”天霸道：“话虽如此，咱们自然是要防备的。但是大人前这句话可告诉不告诉呢？”关太道：“咱的愚见，是宜禀知大人，请他老人家加意小心些才好。”计全道：“此计你又错了，既有了刺客，大人还是能与刺客砍两刀、战一阵么？徒然使他老人家心忧，不若不告诉与他，咱们暗地里加意保护。”李昆道：“计大哥之言甚是有理，我们今夜无论有无刺客，总是大家合力保护便了。”天霸道：“小弟看那二人的本领，却也不在你我之下，万一上了小弟的话，务要合力将那两个捉住，方免后患。”关太道：“这个自然。”计全道：“今夜黄贤弟、李五弟你二人，可暗伏在大人书房外面。贺贤侄可在书房内，随时保护。若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要来保护，你可说此地向来系盗贼的窝巢，难保无人存心不善，宁可保护，不可疏忽，这叫做有备无患，李七贤弟与何贤弟，在书房外面两廊上黑暗之内巡风。如见有了动静，即击掌为号，总使他不能下来。

我与关贤弟往各处巡察，王贤弟、郭贤弟可在前半段巡察。如此办法，还怕他前来行刺么？”

计全安排已毕，大家俱放在心上，于是才去用酒用饭。到了午后，各人便去安歇。午觉既醒，已是上灯时分。天霸等又用过酒饭，各人便预备起来，只见各人都换了玄色紧身衣靠，身藏暗器，手执兵刃，各按地段前去防守，贺人杰便至施公卧房内保护。施公一见人杰进来，因问道：“此时你来作什么呢？还不去睡觉吗？”人杰道：“不瞒大人说，这个地方，向来是盗贼窝巢之所，难保无歹人夤夜前来，千总所以特来保护。”施公见说这两句言语，直喜得心花都开了，当下赞道：“难得你用心甚深，前来保护，好一个有备无患。虽然如此，我命系之于天，虽有强人，亦何能害我？但是你这小小孩童，有此深心，实属可嘉之至，你便在此坐下，本部堂与你闲谈个一夜，一来防备未然，二恶借此消遣永夜。”人杰道：“大人尽管安睡，千总一人在此防护，是不妨事的。”施公道：“你且坐下来闲谈一会，好在这会儿尚早，本部堂就去睡觉，也睡不着的。不若与你谈谈，借此消遣消遣。”人杰见说，只得在一旁坐下，与施公闲谈起来，暂且不表。

再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到了三更时分，便脱去外面便衣，换了夜行衣靠。窦飞虎手执双钩，马虎鸾暗藏三棱箭，取了两刃刀，轻轻地将房门拨开，就从店后院墙上，噗噗两声，跳出墙外，认明路径，直奔草凉驿行辕而来。不知施公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一七回 遇仇讎^① 强盗双行刺 施胆略英雄独立功

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出了客店，直奔草凉驿行辕而来，到了行辕，正是三更已过，二人先在行辕外面，静听了一会，觉得里面静悄悄的，毫无声息。二人便走到行辕后院墙，靠着墙根，窦飞虎便缘墙而上，就如壁虎一般，快捷异常。接着马虎鸾亦跳了上去，真个是身轻似燕，体捷如猿。二人上了墙垣，就在墙头上借着星光，向里面四处一看，但见里面灯火不明，人声静悄，又看了看，只见逼近后垣墙，有一所竹院，竹院前面便是一进五开间上房，左侧又是一所三开间的客厅。窦飞虎说道：“那五开间里面，光景施不全就住在那里了。即不然那左侧客厅内，一定是他的住屋。咱们何不就此下去呢？”马虎鸾道：“老兄弟你且慢着急，你听那边来了更声了。”窦飞虎侧耳一听，果然闻得从行辕里面有了更锣之声，渐闻渐近。窦飞虎道：“咱们何不等他更夫来得切近，将他捉住？问明他施不全实在住的所在，好去下手。也免得捉摸不定。”马虎鸾道：一正是如此。”

二人正说话间，那打更的已来得切近，但见前走一人，手提灯笼，后跟一人，敲着更锣，口中喊道：“里面诸色人等睡醒呀！防备有人来偷物件呀！”说罢，又将更锣敲了三下。窦飞虎听见

① 仇讎（chóu，音仇）——讎，同仇。仇讎，仇人。

更夫口中喊说有人，他倒吓了一跳，赶紧将身子往下一伏，预备等那更夫走到跟前，便去动手，那边马虎鸾见他将身子伏下，他也作了个例卷珠帘势，两只脚挂在墙头上，两只眼仔细去望更夫。不到半刻，那两个更夫已到了切近。马虎鸾一见，便将手掌一击，用了暗号，随即拔出两刃刀，将两只脚一松，一个翻身，已跳落在地。当下认定前一个更夫，迎面就是一刀，却不曾伤着，只迎着他面门晃了一晃。那更夫正向前走，忽见墙上跳下一人，已经吓了一跳，正欲嚷叫，已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到了自己的面门之上，只听说道：“你嚷咱就是一刀，断送你的狗命。”这更夫被此一吓，再也不敢声张。那后面的更夫，眼见得前面的人如此，掉转身来欲逃，哪知两只脚就如钉在地上一根，再也提不起来。正在着急，窦飞虎。又从后面跳下来，出其不意，就认定这更夫背后一刀背砍下，这更夫连一句话都不曾喊出来。窦飞虎倒又跳在当面，举刀在手，低声说道：你若要嚷，咱也是一刀。”这更夫也是不敢张声，只得跪在地下哀求道：“乞大王饶命。”窦飞虎正欲问话，只听马虎鸾向那个更夫问道：“尔既怕死，尔可将施不全的住处，说明现在何处，就饶你的狗命，若有半字不实，即刻一刀，将你砍为两段。”那更夫道：“大王如果饶命，小人定然实告。”马虎鸾道：“你速速讲来，不要多话。”那更夫道：“施不会可是总漕施大人吗？”马虎鸾道：“正是！”那更夫道：“施大人知现在就住在那一顺五开间那所屋内，东首第二个房间里面。”马虎鸾道：“现在施不全想也睡熟了。”那更夫道：“施大人是早睡了，小人方才走那边来，看好个房内还有他带来的一个人，是十八九岁的孩子，还不曾睡，此时不知他睡也不成。”

马虎鸾见说施公房中有个孩子，并不曾睡，心中就有些疑惑

起来。暗道：“难道他逐夜皆有人保护吗？”因又想到：“凭我这一身武艺，不必说是个小小孩子，未曾睡去，还在那里保护，便是个三头六臂的汉子，又何惧哉！”因又问道：“你话果真么？”那更夫道：“小人焉敢撒谎。”马虎鸾当下执刀在手，就在那更夫衣上割下一块小襟，喝令更夫将口张开，用小襟塞了口，使他唤叫不出，又将他两手臂绑起来，轻轻的提向竹院内一摔。那边窦飞虎亦复如法炮制，也向竹院内一抛。然后二人又飞身上房檐，直奔上房而来，蹑足潜踪，轻快无比。不一刻到了上房，马虎鸾就照着更夫所说的话，直向东首那房间屋檐上，轻轻的用个猿猴坠枝的架式，两只脚挂在檐口，将身子倒垂下来，贴近窗户，将刀轻轻的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自己用了眼光，向房间里去望，但见房里还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残灯，当面设着一张铺，铺上垂着帐幔。施公此时已睡的光景，就铺面前下首，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手中拿着一对软索铜锤，却在那里打吨。马虎鸾一看，心中大喜，暗道：“施不全，你今日合该要断送性命了。你叫人保护，就该叫那年力精壮的人，在你身旁看守，怎叫这个小小的娃儿在此保护？”说罢，便将身飞落在地，急将两刃刀去拨窗户，不曾拨了一刻，那窗户已被拨开。此时真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手执两刃钢刀，脚一蹬就从那里一个箭步，飞身进内，认定房间里铺上戳了进去。至铺面前，那把刀尚未送进去，还不曾落得稳，正向前面跑的时节，忽听咣的一声，只见一样物件在两刃刀上一击。马虎鸾说声：“不好！”再一细看，是铺旁边坐着的那小孩子。此时马虎鸾却顾不得去刺施不全了，只得掉转身来，敌住这两柄软索铜锤。

你道贺人杰为何到此时才知道的呢？看官有所不知，他却早

已知道了。当马虎鸾与翼飞虎跳上房檐，来到上房之时，他就有些知道，及至马虎鸾从房檐上倒垂下来，用刀轻轻地去戳窗户眼，他那时更是清清楚楚，晓得有人前来，却故意装作打吨，让马虎鸾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却居心要诱马虎鸾进房，他便出其不意，想一个人将马虎鸾捉住，在施公前显显手段。所以等马虎鸾将到床前，正欲将刀送进去行刺，他此时可不能再缓了，是以即将软索铜锤先向他两刃刀上打去，居心想这一锤打了出去，只要他受伤，就可将他捉住，在施公前献功了。哪知马虎鸾工夫纯熟，又兼力大无穷，手中的刀握得甚紧，虽然经了一锤，却不曾被他的打落。只听当的一声响，马虎鸾知道不妙，便转过身来，敌住铜锤。贺人杰见一锤不曾将他的刀打落，心中想道：“咱这一锤，却臂力不算轻的，他的刀既不曾被我打落，此人的本领，也就不在我之下，咱倒要防备防备，不可看轻了他。”心中一面想，手中那柄锤头，趁马虎鸾掉转身来时，也就认定马虎鸾太阳穴打来。马虎鸾转过身躯，见一锤从太阳穴打到，说声：“不好！”赶着将头一偏，把这锤让过。贺人杰见这一锤又不曾打中，却是杀得兴起来，口中大骂道：“好大胆强盗！咱家老大人，与你有何仇恨，你敢黑夜前来行刺。须放着老爷在此。尔可快留下名来，待老爷擒捉于你，将你明正典刑！”说着，手舞铜锤，如雨点般直往下落。毕竟二人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八回 三杰大战马虎鸾 小西杀退窦飞虎

话说马虎鸾见贺人杰的一对软索锤，如雨点般打下，也知道此人虽然年轻，这锤法甚是精到。因也一面招架，一面喊道：“好小子！尔既问咱爷爷的名姓，尔可站稳了。爷爷姓马名唤虎鸾，绰号盖三省。只因咱与窦飞虎是誓同生死之交，他的老子窦尔墩，被黄天霸小子受了施不全的诡计，将他害死，咱特与窦飞虎一同前来，替他报杀父之仇的。你若知道进退，可赶紧将施不全献出，与你无干，若有半字不行，可莫怪咱爷爷这两刃刀送了你的性命。”贺人杰听说，方才明白，原来是为窦飞虎报杀父之仇。因也骂道：“大胆的狗强盗，咱老爷道是谁，原来是个无名小子。尔不怨窦尔墩那老儿自作自受，反怨及咱家大人，与黄天霸老爷，这真是怙恶不悛了。尔既到此，咱若不将尔捉住，也不算老爷保护大人之功。”马虎鸾又道：“好小子！”既如此，尔亦须通过名来，好待咱爷爷送尔的狗命。”贺人杰道：“你听真了！咱老爷乃总漕施大人标下千总贺人杰是也。”说罢，便又抡起铜锤，直往下打。

马虎鸾正要招架，忽听窗外噗噗两声响又跳进两个人来。大声喝道：“狗强盗休得猖狂，咱老爷黄天霸、李昆前来捉尔，快快受缚！”马虎鸾见天霸、李昆二人又跳进来，心中一想，咱在此与他们相斗，咱虽不惧怯，怎奈这房间内窄狭，何能对敌？万

一被他捉住，那是阳沟里遭风呢！一面想，一面乘个空儿，退到窗户口，将手中两刃刀向着天霸、李昆、贺人杰三人，用了个狂风扫落叶架式，就此一扫。他三人一见这刀法甚是厉害，便赶着向后退了一步。马虎鸾就趁此一个飞身，跳出窗外去了。黄天霸等三人，见他已跳出房外，惟恐他就此逃走，也就赶着一齐飞身出来，追赶马虎鸾。马虎鸾跳出房外，他实指望窦飞虎前来接应，哪知窦飞虎从屋檐上跳下，早被关小西、计全、李七侯、何路通四人，在那里接着大杀。你道窦飞虎如何又被计全等接着厮杀起来，原来计全向各处巡察，在先并不知道，巡到后院，只听竹林里有哼声，计全便进去一看，见是两个更夫，被捆绑抛在那里，他只一看，知道是有人了，因急赶回来，却好窦飞虎正从屋上跳下，计全一见，即大声喊了一句道：“捉贼！”一面喊一面就与他对敌起来。那边黄天霸等一闻喊声，个个齐奔出来，一齐动手，天霸、李昆正要前来帮助计全，又闻得施公房里有厮杀之声，因即转身杀进房中去助人杰，关小西、李七侯、何路通便来帮计全。

话分两头，如今且说马虎鸾望窦飞虎不至，虎鸾就知道有人与他交战，此时也不能兼顾，只得各顾各的性命。他便虚张威雄，舞动两刃刀，如旋风一般，或上或下，或前或后，专认定天霸、李昆、人杰三人致命的要害处所刺去。天霸等三人也是各尽所长，遮拦隔架，合力厮杀。四个人在院落中间，三把刀、两柄锤，你来我往，足足杀了有百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正杀之间，忽见马虎鸾将两刃刀往两边一扫，随即撤回，进一步直向天霸当胸就刺，天霸说声：“来得好！”正要招架，那马虎鸾的手法，可是真快，早已收了回去。天霸的刀落空，马虎鸾一面将刀收回，一面又把刀先从左边向李昆一点，李昆不及招架，肩窝上已着了一

刀，只听呵唷一声，赶紧退了下去。马虎鸾明知李昆中刀，却又不肯再去追赶，因右边贺人杰的铜锤，又打了过来，他就赶着撤回刀去挡人杰，才把人杰的锤挡过去，迎面天霸又是一刀，向当胸刺来，马虎鸾急急招架，掀在一旁，复又一刀，在天霸面门上虚晃了一晃。天霸往后一退，马虎鸾纵身就认定对面屋上一个箭步，跳上房檐贺人杰见他飞身上屋，他也赶着纵身跳上屋檐，接着天霸也就上去。贺人杰才上了屋檐，只见马虎鸾右手一扬，贺人杰知道有了暗器，说声不好，赶着向旁边一闪，才闪过去，险些儿中了暗器。马虎鸾见自己的三棱箭不曾打中人，又从腰间百宝囊内取了一枝出来，正要往外发，忽见迎面一道金光，从面门上打到。他也不知道有了暗器，也就赶着将身子一偏，却好那道金光，也就从耳畔插过，只听当啷一声落在瓦上。他听了这声音，早知道黄天霸的飞镖了。心中想道：“人说天霸的飞镖百发百中，今观如此，咱虽不曾被他打中，可是他这镖法，实在名不虚传，咱倒要好生防备。”

话未说完，天霸第二枝镖又打出来，马虎鸾见他第二镖打出，心中暗道：“咱何不也将三棱箭放一枝出去，单看你中我的箭，还是我中你的镖。”说时迟，那时快，马虎鸾亦就将三棱箭放了出去。黄天霸见马虎鸾手一扬，也知道他是放暗器。这马虎鸾早见天霸放出飞镖，两个人你防我，我防你，却都身手快捷，不约而同。马虎鸾到飞镖切近，左手一扬，说声：“往哪里走！”便将一枝镖从半空里抢了过来。那边天霸见马虎鸾的三棱箭到了面前，也就用右手一起，将三棱箭抓在手内。他二人还不肯抛落，彼此复又打出，各还各人，可是皆无准劲。二人到了此时，却是你羡慕我，我羡慕你，将那拼命捉贼、矢志报仇的意思，全抛在

九霄云外去了。贺人杰在旁看见这般光景，他却不耐烦起来，依旧将两柄铜锤，飞舞打去。马虎鸾见他铜锤复又打来，只得再用两刃刀招架。接着天霸又舞刀过来助战。马虎鸾此时一面招架，一面退后，又见天色将欲明亮，若再不走，那可就逃不脱了。因此且战且走，直退至后垣墙，一翻身已跳落墙外，连钻带蹿，把个身子一转，已跑得远了。及至天霸跳下来去赶，早已不知去向。依人杰还要分头赶去，天霸却依遵古语：“穷寇不追”四字，只得仍由墙垣跳进，预备帮助计全等捉拿窦飞虎。

哪知窦飞虎早已逃脱。你道为何，只因窦飞虎与计全等杀了有五六十个的回合，渐渐抵敌不住，并非他力不如人，实因寡不敌众。他便急急地想了一个妙法，乘计全一刀砍来，他故意向后一倒。计全以为他是中了刀了，便抢进一步，居心要结果他的性命。哪知窦飞虎刁恶非常，出其不意，将双钩一起，认定计全肩窝上一钩，计全毫不防备，措手不及，竟被他钩中一下，所幸不曾钩到肉，只将紧身靠衣钩了一片下来，计全掉转身就走。关小西见计全败下，他便舞动折铁倭刀，飞舞过来。窦飞虎仍用前计，打谅再将关小西钩中一下，也就可以走了，哪知关小西才近身，窦飞虎已从地上站起来，也是出其不意，撒手一钩向关小西钩去，关小西说一声：“来得好！”急用手中刀，认定那钩上一削，把他的双钩削去一个，窦飞虎因此再也不敢恋战，只得飞奔仍由墙垣上逃走去了。欲知窦飞虎逃去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一九回 施贤臣受惊暂驻 卫辉府悬赏缉拿

话说窦飞虎自草凉驿行辕，被关小西的铁倭刀将双钩削去一个，他却更不敢恋战，立刻从墙垣上跳出来，飞奔而逃。所幸关小西不能上高，他得以赶回客店，仍由后院墙跳了进去，此时天已将明。自己虽然逃走出来，却记挂着马虎鸾尚在行辕以内。若要再去接应，手中又折了兵器；若不去救应，又恐他一人不能抵敌大众。正在踌躇之际，忽见房门轻轻的推动，外面进来一人，正是马虎鸾，心中不觉大喜。因悄悄问道：“兄长，你如何逃得出来？”马虎鸾就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又问窦飞虎：“如何先走出回来？”飞虎也将如何钩打计全，如何关太削折双钩，因此不敢恋战，急急逃走的话说了一遍。虎鸾道：“为今之计，施不固未将他刺死，又未伤折他手下一人，反使他知道我等几个，这便如何是好？在兄之意，此地是万不能耽搁。黄天霸等，虽然不曾赶了下来，他一等到天明，必然各处寻找，那时他寻找到了，我等究竟是寡不敌众。而况你的兵器又折断了，如何与他等对敌？咱们不如趁店主人未起来，此时天尚未大明亮，就此走了，赶到前站，再寻下客店。你赶将双钩配全，再设法去报仇雪恨。”窦飞虎道：“兄长之言，甚合吾意。”于是赶将包裹打好，即刻出了房门，仍从院墙跳了出去。此时天已明亮，窦飞虎、马虎鸾二人，哪敢怠慢，直奔来的路，向回头去了。暂且不表。

再说天霸等赶马虎鸾不及，只得回转书房去，安慰施公。此时施公见强人已走，早已从床上起来。一见天霸、贺人杰二人进来，便即慰劳道：“今日本部堂险些儿又送了性命，若不亏黄贤弟，与贺千总防患未然，本部堂的性命断然难保。贺千总之功，真莫大焉。”人杰当下躬身谢道：“千总不敢自邀其功，若非黄叔父在先防备，千总亦不知这两个强人到此。”施公见说，便问天霸道：“贤弟何以有先见之明呢？”天霸道：“卑镇昨日私出辕门，在人丛中，见有二人，相貌凶恶，带有杀气，在辕门外窥探。卑镇见了，恐有意外之虞，是以回来，便与计全参将商议防护，然亦不过有备无患之意，不期竟为卑镇所料，这也是大人的洪福。只可恨二贼在逃，李都司受伤，计参将亦受微创，可喜关副将的铁倭刀，能将窦飞虎的双钩削去一支，还算差强人意。但此二贼虽然在逃，那窦飞虎具着一腔杀父之仇，此是纵不敢再来，恐前途尚有可虑。”施公道：在本部堂之意，何不趁此趲赶前去，将这二贼捉拿前来，以免随后又多一番周折。”天霸道：“大人明见，何尝不是？但卑镇逆料二贼，自此以后，断不敢再留此处，一定奔向他方。此时纵竭力追寻，又不知他向哪方逃走，歧途观望，于事无济。不若待他自来，卑镇等自当合力擒捉，以免后患。至前途防护，好在有卑镇等随待，料亦无妨，大人尽管放心便了。”施公道：“本部堂既有贤弟等随时保护，还有什么意外之虑？其所以令贤弟趲赶前去者，诚恐该贼远扬，将来兜拿不易。今据贤弟如此说法，亦系至稳至当之理，本部堂悉听贤弟之便罢了。”

正说话间，关小西、计全等皆来请安，并请未经擒获窦飞虎、马虎鸾二贼之罪。只有李昆未来。施公见他等前来请罪，因道：“诸位贤弟，这件功劳，甚是不小。本部堂若非诸位贤弟暗中保

护，恐不免为刀下之鬼了，何罪之有？而况李贤弟因与贼斗，又复身受重伤，本部堂实深抱歉。但不知李贤弟所受之伤，尚不妨碍么。”计全道：“李都司不过身受微伤，谅不妨碍，只须稍微歇息，便可痊愈，大人不必挂念。”施公道：“但愿无妨，本部堂稍免忧虑。”说罢，众人退出，施公也就不睡了。”

顷刻天明，施公梳洗已毕，用过早点，外面已有人传禀进来，卫辉府稟见。施公传谕请见，卫辉府趋跄而进，参见已毕。施公命他坐下，卫辉府便请示道：“大人昨日吩咐，已将车马齐备，所以过来请示，在卑府之意，拟仍求大人暂住行旌，稍歇征尘，再行启行，不知大人可蒙俯允？”施公道：“本部堂本拟今日即便启行，只因昨日夜半，忽有刺客二人，前为行刺。多亏本标总镇黄天霸等，先事预防，当时保护，格杀一夜，本部堂方保无虞。又以该贼凶恶异常，故竟被逃脱。本部堂因此竟被闹了一夜，到这会儿还不曾睡，所以本部堂今日不走了。”卫辉府闻说，这一吃惊非同小可，当即谢罪道：“这是卑府防范太疏，致累大人受惊，卑府死罪。还求大人宽恕。”施公道：“贵府不必如此，这也非贵府所知。皆是本部堂向来严拿太甚，以致若辈含恨刻骨。但此二人，一名窦飞虎，一名马虎鸾。这窦飞虎即系前盗御马窦尔墩之子，马虎鸾是帮助飞虎前来报仇之人。贵府可即移知各府州县暨防营一体缉拿，务必拿获前来，照律惩办便了。”卫辉府当即又说道：“此是卑府分内之事，卑府一面赶令皂快两班，购线缉获，一面移知各府州县暨防营一体查拿便了。”说罢，当即告辞出去。又至黄天霸等人那里，前去道谢保护施公。当日又送入几桌上等酒筵，以为供应。一面即签命本衙门三班差役，先在草凉驿各客店内，搜寻一遍。

此时窦飞虎、马虎鸾二人所住的那家客店，到了天明，见店中少了两个店人，正暗想惊讶，忽闻总漕施大人昨夜遇了刺客，今日卫辉府雷厉风行，令人在各客店搜查。那客店主一闻此言，再也不敢声张，不说店内昨日住的两个客人，今早忽不知去向的话了。公差先在客店内搜寻一遍，并无踪迹，只得回来复命。卫辉府又来禀知施公道：“卑府自闻大人遇盗之谕，即刻先令随来差役，往本镇各客店搜寻，并无踪迹，想非下在客店。卑府只得又命差役赶紧访拿，务获照律惩办。”施公点头称是，心中却道：“这两个恶贼，若靠你衙门里那几个差役，就便访拿一年，也寻获不到，这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卫辉府回禀明白，复又退出，便到黄天霸那里，问明窦、马二人身材长短，面貌如何。以便画影图形，悬赏缉获。黄天霸即将二人身材相貌，与卫辉府说明，卫辉府即用笔记下，收在怀中。俟施公启行后，回至本衙，即便悬赏，闲话休表。

且说施公又住了一宿，次日一早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即传谕大众启行。黄天霸等是早预备好的，一闻传出此谕，即刻将行装等物，装上骡车，派人先行押往，然后与施公出了草凉驿，对前途而行。卫辉府自然恭送如仪，休要烦絮。我且将这边摆下，再说卫辉府将施公送了上路，当日回城，到了署中，即刻命书差写了赏格，先拿出去，各处张贴起来。卫辉府将此赏格，凡属通衢要道，城乡内外，令人遍贴晓谕，以冀缉获正凶。不知究竟拿得到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〇回 毛家营强盗落店 贺二房店主设机

话说卫辉府将赏格悬挂出去，并移知邻境各府州县防营。不到数日，各处皆接到公事，也就分别派人擒获，更兼通衢要道，画影图形，往来之人，无不知道。因此大家俱有些想得赏的心，也就处处留神，凡那些营汛门兵，遇有往来面生可疑之人，都要向他盘诘。这个风声传出，远近皆知。

且说窦飞虎、马虎鸾二人，自从草凉驿逃走后，便从原路赶奔回行，预备前途得空，再行动手。窦飞虎又将双钩收拾好了，准备再厮杀一场。这日走至毛家营，这毛家营系与山东直隶交界的地方，也是个极大的乡镇，做买卖的亦复不少。他二人到了镇上，先拣了客店住下。才进了店门，见有一丛人在那里观望，墙壁上贴了一张告示，大家啧啧咂咂，念个不了。窦飞虎二人看见，也不认识，虽听得各人念道，却也不甚清楚，再一细听，却听出他二人自己的两个名字，说什么要捉拿，与他还有赏银五百两。二人听到此处，窦飞虎即将马虎鸾暗暗一扯，马虎鸾会意，当即走了过来。窦飞虎又向他做了个暗号，马虎鸾更加明白，当下便借话说道：“咱们到这儿好一会子，你们店主连招呼都不招呼，敢是瞧不来咱们是过客吗？既如此，除了你家这客店，难道没有别家吗？咱们走吧，免得这里受他娘的鸟气。”说着就掉转了身来，向店外就走。

那店主人先见他二人进来的时分，倒不在意，此时见他二人口中借说发作，又见他二人形色仓皇，便有些疑惑起来。再将他二人细细一看，与那赏格上所填的相貌，一般无二，因即吓了一跳，暗道：“原来就是他两个，怪道这般仓皇，欲借话发作，趁此逃走呢，咱何不作个见怪不怪，将他二人诓下来，先以好相慰，再以美酒灌醉他，然后把他二人绑起来。听说施大人早晚也要到了，将去请功，岂不是一件大大的财帛吗？”心中想罢，便即赶步上前，向他二人说道：“二位尊客，休得动怒，还请恕小人接待来迟，只因小店过客甚多，往往有应接不暇之势，难得尊客前来照顾小店生意，小人岂有将生意推出门之理？只要尊客住下来，所有一应茶水面饭米饭酒菜，一切都件件精美，小二们包管一呼即至，尊客要什么有什么。在小人看来，尊客还是在这里住下吧！省得又去别家了。”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听了店主人这番话，倒觉得委婉动听。又见那店主人一团和气，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因也说道：“非是咱们要别家去住，你瞧你家可有招呼么？”那店主人见窦飞虎等二人似有活动之意，因赶紧进言道：“你老如果住下，咱们必加意照应，以赎前罪何如呢？”窦飞虎望马虎鸾道：“兄长，你意下如何？”马虎鸾向窦飞虎道：“老兄弟！咱想这儿到处皆然，既是掌柜的这等殷勤，咱俩就住下吧。不必三心二意了。”窦飞虎听他说这儿到处皆然一句话，也早会意是含着那件事了。因也接口道：“既是兄长看掌柜的好，咱们就住下便了。”说着，二人复转身进来。

店主人见他二人进来，心中好不欢喜。当即带着笑，将他二人引到店后那间空房内去。窦飞虎二人进了上房，将房子一看，果然洁净，心中也甚欢喜，就便坐下。那店主人在旁说道：“你

老请坐，咱去唤伙计来伺候。并去打了水来，泡上好茶，请你老净面饮茶，”窦飞虎答应，那店主人出去，不一刻店小二果然打了两盆面水，两壶好茶，摆在二人面前。窦飞虎二人先净了面，这才喝了两口茶，店小二在旁又问道：“你老还是先饮酒？还是等一会儿？如果就饮酒，可要什么？你老吩咐咱好出去叫唤。”窦飞虎道：“你家有什么好酒好菜，讲两件给咱们听听，好使咱们拣合意的要。”店小二道：“咱们店里顶好的酒，是竹叶青，菊花黄，玫瑰露，原泡的黍黍^①高粱。菜是醋溜鱼，白斩鸡，烧牛脯，鸡子儿，油煎豆腐，黄芽菜，炸肉丸，炒肉丝，玉兰片，皆有。听你老拣点吧。”窦飞虎道：“你就给咱们把那烧牛脯切二斤，肥鸡切一盘，黄芽菜、炸肉丸各作两件，竹叶青打上二斤。有面饭吗？”店小二道：“卖的是面饭肉馒头，糖馒头，薄饼，锅贴儿，大饼，通有的。你老要谁呀？”马虎鸾道：“你就再给咱薄饼打四十张，锅贴儿做二十个，再拿两碟甜酱，与黄芽菜就得了。”

店小二答应，不一刻拿了两壶酒来，两副杯箸，四个小菜碟，就桌子上摆好，那四个小菜碟内，一碟是大椒黄芽菜，一碟是拌韭黄，一碟是猪肉，一碟是干牛脯。窦飞虎在下面，马虎鸾在上面，二人对面坐下，小二在旁又说：“你老叫的菜，顷刻就来，厨房里在那儿做了下锅，一会就到，你老请先饮酒呢。”窦飞虎二人便将酒壶拿起来，各人先斟了一杯，在口边呷了一呷，觉得一阵清香，直入鼻孔，暗道：“果然好酒。”于是一饮而尽。正要催菜，只听外面喊道：“王家第二的，快来端料巴。”店小二听喊，赶着答道：“来了。”一声未完，早掉转身出去，顷刻间端了进来，

① 黍（shǔ，音署）——一种草生植物，子实是粮食物之一，可以酿酒。

在桌上一件件摆好。窦飞虎二人也就执着筷子，一件件尝了滋味，觉得件件可口，心中大喜。店小二此时还不曾退出，站在一旁伺候。窦飞虎就向店小二问道：“你敢是姓王么？”店小二道：“正是姓王，排行第二。咱这店里都叫咱作王家第二的。”窦飞虎又问道：“你那掌柜的姓什么呢？”王二道：“姓贺名世保。”窦飞虎道：“你这店里有多少人？在此开了几年了？”王二道：“咱这店是家老店，连咱家少掌柜的已有三代。不瞒你老讲，南来的北往的，谁不知道咱这贺二房买卖公平，伺应周到。但是咱与你老两位谈了这半天话，咱还不曾请教你老两位尊姓呢？”窦飞虎见问，不敢说出真姓，随口应道：“咱姓张。”指着马虎鸾道：“这位姓李。”王二道：“你老两位是打哪儿来的？还是往北边去？还是往南边去呢？”窦飞虎道：“咱俩是往南边去的。”王二又道：“你老两向来作什么贵业呀？”窦飞虎道：“咱向来做布业，这位李客人做烟业，一向在北边做买卖。现在因有两个朋友，约咱俩到南方合做一家买卖，因此经过这里。”王二道：“原来是两位大客人，小人倒失敬了。”窦飞虎又问道：“王第二的，你这店里共计有多少伙计呀？”王二道：“没有多少，连咱家掌柜的共计十七个伙计。到了忙的时节，还是照管不来，所以常常得罪客人。所幸咱掌柜的从来不曾见怪，都是笑脸相迎。因此来往的客人，只要住了一次，下次皆要到这里来的。”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一回 恶强盗因醉遭擒 贺店东半途送信

话说窦飞虎与马虎鸾一面饮酒，一面与王二闲谈，王二也不厌烦，有心有肠，在一旁回答。窦飞虎二人，不知不觉，已将两壶酒饮完。加之马虎鸾更喜饮酒，今日见了这上等好酒，只顾在这里痛饮，把那赏格上的事忘了。两壶酒饮完，王二在旁看得清楚，不等他二人叫添，他早到外边又拿了两壶进来。马虎鸾二人，见他灵巧非常，心中甚喜，因又接壶在手，二人又斟上一杯，对面畅饮。窦飞虎又问道：“王第二的，咱且问你：咱们方才进来的时分，那边哄着许多人，在那儿看什么？你可知道吗？”王二一听此言，心中暗道：“你这王八羔子的狗强盗，你还在爷爷跟前装佯不知，你既装佯，咱倒不能不告诉你，给你知道。”因说道：“你老不知，只因淮安有一位总增施大人，奉旨进京陛见，打从草凉驿经过。于前月二十六日夜在行辕内，忽然来了两个刺客，要刺他老人家。后来他手下一个总镇，唤作黄天霸，还有什么副将参将等一干人，就与他等大杀起来。哪知两个刺客本领高强，不曾被黄天霸等捉住，反而逃脱去了。因此施大人心中不甘，定要捉住这两个刺客问罪。又恐这两个刺客走远了，所以各处行文，悬了赏格，就同古来那画影图形一样。那些人哄在那里看的，就是赏格。上面写得好不厉害，说是不论军民人等，如有将那刺客窦飞虎、马虎鸾二名擒获住了，每名赏银五百两。如有知风送

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银一百两。有些人看了这赏格，皆道这两个刺客大概本领是天下无敌，连那天下闻名的黄天霸，总不曾将他捉住，还有什么人能捉住他呢？这张赏格，还不是空贴了吗？不过他们做官，不能不这样办法，才好掩人耳目呢！你老两位的明见，可是不是吗？”

窦飞虎、马虎鸾二人听了小二之言，心中也觉得有理。暗道：“有一个黄天霸，还有许多狐群狗党，皆是能征惯战之人，总不曾将咱等捉住。兄见咱俩的本领，也可算得天下无敌了！”想罢，因也说道：“王第二的，你这话果然不错，就是咱俩看起来，这两个刺客，也是拿不住，那张赏格还不是白贴吗？”说着好生得意，又一面大饮起来。他二人一壁厢畅饮，王二一壁厢暗道：“你这两个死囚，死在头上，还不知道，眼见得用酒将你灌醉，好歹拿去施大人那里献功。”王二尽管暗想，他二人的两壶酒例又饮完。窦飞虎饮了两壶，却也够了。惟有马虎鸾最是贪杯，只要有了酒，虽把刀架在他头上，他皆不顾，还是吃酒，总要吃到底醉如泥的时分，他才丢手不吃。此时的酒只不过有了十分之四，他哪里就肯不吃呢？因又叫小二去添。王二答应，即刻出去，又添了两壶进来，不一刻倒又饮完。马虎鸾又让添酒，王二在旁暗暗惊道：“这两个死囚，如何酒量这般大！咱家这竹叶青，从来不曾有人能吃两壶，只要到一壶多些，就要醉的；任他大量，至多两壶，从无不醉之理。他两个已经各人三壶了，还是要添，难道这酒不曾吃在他肚里，吃到隔壁人家去了吗？且不管他好歹，把他灌醉，好给咱等献功得财。”想罢，便又去添酒。

窦飞虎见王二出去，便低低向马虎鸾道：“兄长！你老可留些量吧，不要吃醉了误事。咱们虽不怕人，到底是醒的好，醉了

究有些不妥当。”这句话一说，把马虎鸾提醒起来，正要回答，却好王二将好的酒又打了两壶进来。马虎鸾接着壶，又斟上一大杯，向飞虎说道：“咱们吃了这杯，也吃饭了。”飞虎道：“可吃饭了。”因向王二道：“那薄饼可曾打好吗？”王二道：“早好了，你老就吃吗？方才两壶酒还不曾饮完呢！”飞虎道：“你去取来，咱们如要吃的，这两壶酒还怕不完吗？”王二答应，转身出去取饼，一会子饼取进来。二人便将酒壶放在一旁，来拿饼吃。此时窦飞虎已吃得有八分醉了，马虎鸾已有九分醉了。你道为什么方才不过十分之四，怎么倾刻间就醉到九分呢？诸公有所不知，刚才王小二拿进来的这两壶酒，虽然同是一色，却加了些作料进去了。就是《水浒传》上所说的蒙汗药，因此马虎鸾吃了一杯就醉到有九分了。且说窦飞虎已醉了八分，勉强吃了两张薄饼，便就不能吃，就想去睡。那马虎鸾正吃之间，忽觉头一晕，眼一花，便坐不住，登时就往后一仰，跌倒在地。窦飞虎在旁虽然思睡，心中却又明白，一见他跌倒下来，心中暗道：“这怎么了？咱们俱醉了！咱虽不曾醉倒，如何也是四肢无力？万一此时有人将咱俩暗弄起来，却才是照着眼自投罗网呢！”一面想，一面也就不知不觉的睡去了。

王二在旁看得清楚，只见他二人仰面朝天，酣呼大睡。当下飞奔出外，走到店东西前说道：“少掌柜的！那两个狗强盗，已醉倒了，现都已熟睡了，你老去动手吧。”店主一听，好不欢喜，赶着迈步上前，走到房里一看，果然不错。窦飞虎与马虎鸾二人，俱是酣呼大睡。当下店主人即与王二，先将他二人的包裹打开来一看，只见里面包着有二三两银子，外一把两刃刀，一把双钩。店主人看见这两件兵器，知是他二人所用之物，因代他拿出来，

叫二在外面藏好，防备他二人醒来提刀杀人。将他的兵器拿过去，他虽醒来，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又在窦飞虎身旁搜了一回，并无他物。复在马虎鸾身上去搜，搜到腰间，见有一件东西，有八寸长一个竹筒。他店主人也不知何物，拿在灯下仔细一瞧，见竹筒两头俱有消息，因此便不敢动，想是里面有什么伤人之物。幸亏他自家小心，若稍一大意，一定是要受伤的。原来这竹筒内，就是马虎鸾所用的三棱箭，暗藏在内，贺主人若要取出来看看，那就不妙了。也就叫小二拿出去，与那兵器放在一起。这才命王二寻了两根粗麻绳，又喊了五六个伙计，进房来大家一齐动手，去捆窦飞虎、马虎鸾二人。大家七手八脚，一面捆，一面骂道：“你这两个王八羔子，施大人是当今的一位清烈贤臣，自从有了他老人家出来，代我们这些老百姓除了多少害。你这两个狗强盗，不思改邪归正，又要仗着自己本领，做那无法无天的事，前去行刺他老人家。幸亏黄天霸老爷与众英雄知觉，与你格斗了一夜，施大人不曾被你害了性命，不然就送在你两个狗强盗手内了。”骂着早将二人绑缚起来，抛在一旁，贺店主率领众人出房而去。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二回 恨店东马虎鸾杀店 擒巨盗黄天霸施镖

话说窦飞虎、马虎鸾二人，因酒醉之后，被贺家店的老板率领店伙，将他二人绑缚起来，又将他二人所有兵器暗器，悉数收出藏在一旁，把他二人闭在一间空房内。贺店主一至天明，便趲赶去迎施公送信，好献功领赏。沿途迎去，不到五十里光景，居然迎到施公的台驾，当下便由施公的手下人传告进去。施公一闻此言，当即传贺世保问话。贺世保走到后面，面见了施公，参见已毕。施公便问了姓名，又将捉拿情形问了一遍。贺世保一一诉说，因道：“小人虽将那两个强盗设计擒获，绑缚在店，惟恐该盗本领高强，万一醒来，被他逃脱，不但有误大事，小人还要受累。务求大人速派大将前去，将他押解来此，听候大人惩办，方不致误。”施公道：“尔之所言，甚是有理，本部堂便即刻命人前去便了。尔且带路，俟验明本身不错，自当领赏。”说罢，令贺世保退下。施公即命黄天霸、李昆、关小西、贺人杰四人前去。当下四人答应，即刻跟着贺世保去。暂且不表。

再说窦飞虎被绑之后，到了天明以后酒已醒了，但觉身上四处疼痛，四肢皆动弹不得。心中暗道：“还是吃了两壶酒醉到这样也是有的，为何身上痛得如此，这是何故？”此时倦眼迷离，欲将两手来揉两眼，正欲抬手，哪里抬得上来，却是被绑在背后。窦飞虎这一吃惊非同小可，赶着睁开眼向旁边一望，见马虎鸾也

被捆在一旁，还未醉醒，尚在那边鼾睡，窦飞虎看毕，更加吃惊，暗道：“咱俩上了那王八羔子的当了，他用酒将咱俩灌醉。设计害咱俩，他定前去报功了。也罢，且待咱俩挣脱起来，若命不逢绝，尚可挣脱逃去。万一应死在这里，也是命里所遭，不可设法。”一面想，一面就运起气来，准备将身上绑的绳索，全行挣断，他便可脱身。哪知运了好一回气，用尽平生之力来挣脱绳索，再也挣不断。心中作急，又平平气，准备再挣。却好马虎鸾已是将醒要醒了。窦飞虎在旁。只见他打了一个呵欠，也是想用两手擦眼，忽然两手抬不起来，他便即此一急，早将酒吓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下醒来，向旁边一望，见窦飞虎也睡在一旁。他疑惑窦飞虎尚不知道，使即唤窦飞虎：“你醒来，咱们被这店内那王八羔子暗害了，你醒来吧。”窦飞虎不等他说完，当即答道：“小弟是早知道了，欲要挣脱，无奈用尽平生气力，只是挣脱不开。兄长尚有甚办法吗？要想一想才好，不然难道我们俩还束手待毙吗？”马虎鸾听了此言，只急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叫一声道：“真气杀我也！大江大海，总走了过来，皆不曾有什么畏避，不料在这阴沟里遭风，须放着咱挣不脱，若能挣脱开来，不把这一起王八羔子杀个尽绝，咱誓不为人，老兄弟且等着，不要惧怯。”说着，便将浑身上下的气运足了，便来挣断绳索、不一刻气已运足，只听他又大叫一声道：“咱道你是钢绳铁索，也不过是两根麻绳，就想将老子捆住么？去吧！”一声未完，只听噶蹬噶蹬几声响，早见身上所有的绳索，一寸寸如刀割一般，齐断下来。窦飞虎在旁好不欢喜，因急喊道：“兄长！可速来将咱解下，好去一起动手，将这伙王八羔子杀个干净，以泄心中之恨。”

此时马虎鸾正欲去亲解窦飞虎的绑缚，忽见房门外拥进七

八个店伙来，因在外边听得里面大声喊叫，恐有失误，怕他们挣断绳索，所以赶将进去。个个手中皆执着木杠门闩等类，以防不虞。马虎鸾一见这许多人进来，知道他们是预备要争斗的光景，他也等不得去解窦飞虎的绑缚，便去取他的两刃刀，好待厮杀。哪知掉转身去取兵器取不着，连包裹都没有了。你道他可急不急，复又向腰间一摸，想取三棱箭出来去打这伙人，哪知也不见了。这才知道是被店人一起搜去。此时马虎鸾见这伙店小二，拿着门闩木杠，蜂拥而来。就大喊一声道：“好一起王八羔子。胆敢暗害爷爷么，还把爷爷的兵器藏了个干净。尔等以为爷爷没了兵器，就不能与尔等厮杀？好小子来得好！看爷爷的手段吧！”说着便进身去打，却好那七八个小伙子，皆是一拥而上。马虎鸾先闪躲了一回，得着空便进了裆，见迎面有个小伙子，举着大杠子当头打下，马虎鸾说声：“来得好！”只见他将腰一弯，右手一起，认定迎面来的那小伙子一冲拳，正迎他小腹上打去，那小伙子万来不及让，早中了一拳，“呵呀！”一声，一个屁坐子，跌倒在地，只听得乒乒乓乓，所有进来七八个小伙子，皆被他一个个打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还有见事不妙，趁着路快，溜出来的。

马虎鸾正打得落花流水，以为可以解了窦飞虎的绑缚，趁此逃走了。正要去解窦飞虎的绳索，又见拥进有十来个壮汉，手中皆拿着钉耙锹锄之类，蜂拥而来，内中还有两个人拿着两柄铡草刀。马虎鸾大喜，心中想道：“咱将他这两柄刀夺一把过来，咱便可以无虑了。”正是心中暗想，那些壮汉已一齐不分横竖，直打过来。马虎鸾也就不分青白横竖，打了过去，一阵招拦隔架，已打倒了几个。两只眼却觑定那拿刀的两个人，只听他大喊一声，直奔拿刀的两个打去。那拿刀的两个，见他恶狠狠地打过

来，也就恶狠狠地举刀就砍。马虎鸾毫不畏惧，见这个来得切近，他便钻身进前。那人正举刀砍下，他便趁势往下一托，却好将那人执刀的那只手腕抓住，就此用劲一捻，那人已痛入骨髓，这把铡草刀早已离了手，只听当啷一声，抛落在地。马虎鸾也不去拾，复觑定那一个，赶着飞去一脚。那一个不曾防备，复又跌倒在地，手上的铡草刀，又抛落下来。还有那些壮汉，见又打倒了两个，还不肯甘心，还是上前乱打，马虎鸾杀得兴起，也不管他有锹锄之类，一阵乱打，早把那些壮汉打得个个倒退，再也不敢上前。

马虎鸾此时才把两把铡刀从地上抬起来，退转进房，就拿这刀去割窦飞虎的绑缚。窦飞虎爬起来，马虎鸾就将手中的铡草刀，分了一把与他，二人说道：“咱俩就是走，也要勒令他将咱俩的兵器交出，前途方保无虑。不然怎么个去得？”二人正在计议，要到后面搜寻贺世保。又听得一片锣声，接着人声鼎沸。窦、马二人要赶紧逃走，忽又见从半空中飞进一枝金镖来，毕竟马虎鸾中镖不曾，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三回 贺人杰追赶马虎鸾 关小西捉拿窦飞虎

话说马虎鸾、窦飞虎二人，听得一片锣声，人声鼎沸，知道不妙，正思逃走。忽然从半空中飞进一枝金镖来，认定面门打来，马虎鸾说声：“不好！”赶紧向旁边一闪，那枝镖却不曾打中。只见扑扑两声，从对面屋上跳下两个人来，再一细看，却是黄天霸、李昆二人，彼此见了面，也不搭话。黄天霸舞动单刀，直奔马虎鸾。李昆舞动朴刀，直奔窦飞虎就砍。我且先说黄天霸一刀认定马虎鸾砍去，马虎鸾赶着将铡草刀向上一架，就势向旁边一撇，隔开黄天霸的刀，便急急还了一刀，认定天霸半腰扫去。天霸急抽刀向中间一隔，随即向外一拨，早将铡草刀拨在一旁。马虎鸾见这一刀不曾砍中，又被他拨开，便急纵鸾面往下一翻，这叫海底捞月，向天霸脑门砍到。天霸向旁边一跳，让过一刀，跟着就翻起一刀，向马虎鸾右肋下搠进。马虎鸾也将刀隔住，两人一来一往，斗了有七八个回合。马虎鸾总碍兵器不合手，又因在店房内，不好施展，因就一面杀，一面向外边退，居心想退到店屋外面，院落中间，便可以大展武艺，黄天霸的心也是如此。哪知两人斗来斗去，终不能出这间屋，此时两人杀得兴起。

马虎鸾一声大喝道：“黄天霸你这小子，且住一住手，咱与你有话讲，若用暗器伤人，就不算好汉，咱俩且到院落，杀个痛快。你敢与爷爷争斗吗？”黄天霸听说此话，正中心怀，当即骂

道：“好杂种！既如此说，咱老爷还惧怕你不成？咱们走！”说着，他两人一个箭步，跳在院落当中。马虎鸾不等天霸站定，就急急地出其不意，一铡刀向天霸砍去，天霸道一声好，当即将两足一纵，离地有五六尺高，让过铡刀。马虎鸾这一刀又砍了个空，正思拔回来再砍。哪知天霸的刀已用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当项砍下。要在旁人，这一刀万万躲不过去。可是马虎鸾当一刀砍空时，他早防备到这一着，因急急的将身子一缩，等他的刀离当顶逼近，他便一纵，这叫做毒蛇出洞，早已纵到一边。天霸的刀欲要收住，不望下砍，却万不能够，只听嗒的一声，将院落中一块石板，砍成粉碎，只见火星子乱迸。天霸说声：“不好！”正要将刀提回，不提防马虎鸾的铡刀，从他背后也用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向天霸砍来。天霸也知道定有此着，他却不慌不忙，将手中刀执定，又用了十二分足劲，等马虎鸾来得切近，他便出其不意，一个翻身，背往下，脸往上，手中刀一翻，认定上面的刀，就这一隔，只听叮当一声，两把刀金光乱迸，接着又是一声响亮。原来马虎鸾的铡刀，被天霸的刀削去了一段，掷落在地。

马虎鸾一看，吃惊不小，暗道：“此刀一折，咱的性命不能保。”复又想道：“怕什么？只要拼得命，还怕敌不过他吗？”正想之间，天霸的刀又到。此时，天霸却欺他手中无合手的兵器，因此一刀连一个，一刀紧一刀，如疾风砍了过来。马虎鸾先还用那半段的铡刀，遮拦隔架，斗了有十数个回合，爽性将那半段的铡刀抛去，凭着赤手空拳，与天霸争斗。只见他蹦纵蹿跳，闪躲避让，身躯却再没有像他那种灵便。任是天霸的武艺高强，刀法精妙，并不曾伤他一下，还把天霸闹得个发昏。正在心力并用之时，居心想这一刀发出去，就要伤了马虎鸾的要害。哪知马虎鸾

更加狡猾，不知不觉蹿到天霸背后，顺势右手一起，急将天霸的胳膊，就顺手一拿，左手便来夺刀。天霸不防备胳膊被他拿住，正要将那只手来打马虎鸾，早被虎鸾将刀夺住。天霸没法，又恐刀被他夺去，自己反倒赤手空拳。急中生计，便赶将右手一起，一劈掌认定马虎鸾手腕一剁。马虎鸾见势一松，不期那把刀就抛落在地。天霸也来不及去拾，只得将那被马虎鸾拿住的一支胳膊，就用力一挣，算是挣脱下来，赶着一转身，又与马虎鸾交手。所幸贺人杰在房子上，看得清清楚楚，见天霸没有兵器，便舞动软索铜锤从屋上跳下，就来助战。马虎鸾见屋上跳下一人，就是只身保护施公的那个小孩子。此时见天霸人来助，他也有些惧怯，惟恐随后还有人来。虽然自己本领高强，到底寡不敌众，只得思想逃走，当下觑定空处，向着天霸虚打一拳，拨转身蹿蹦纵跳，一路飞跑出去。黄天霸见他逃走，正要取镖去打。却好贺人杰从后赶去，天霸就趁此在地下将刀拾起来，也就赶了出去。及至追到店外，早已不知二人去向，随后黄天霸赶了一回，仍无踪迹，只得回来。心中暗道：“好在马虎鸾手无寸铁，又无暗器，大概人杰也吃不了他的亏。”

天霸掉转身回至贺二房，却好李昆与关小西二人，已将窦飞虎捉住。你道如何捉住的？先时那窦飞虎与李昆竭力抵杀，看李昆已有些敌不过，可巧小西从店外进来，不问青白，一路花刀，也就将窦飞虎杀得头昏眩目，还可以抵敌。哪知道窦飞虎手中的铡刀，又被关小西的倭刀削去一半，却万万不能抵敌，因思逃走，却又无处可逃。那时就急中生计，却好店内桌子上放着一只铁香炉，便急急抢在手中，认定关小西打去，关小西怎能不让？李昆欲待动手，却被他奋身一纵，上了屋檐，撒步就跑。李昆一见他

逃走，哪里肯合，当下也就上了屋，急将弹子掏出，按在那刀上，急急认定窦飞虎的背后颈子上一下打。窦飞虎此时却只顾向前逃命，万难兼顾后面，因此不提防中了一弹。急将脸掉转来，就往后看，李昆第二个弹子又到，正打中面门。窦飞虎一声“呵呀！”还不曾喊出来，李昆又一弹正打中左眼。窦飞虎血流满面，痛不可忍，只听咕冬一声，打从屋上滚跌下来，关小西见屋上滚下一人，就近一看，正是窦飞虎，因又举起倭刀背，在他腿上砍了几下。窦飞虎此时真个不能动弹了。当下关小西就招呼李昆下来，随用绳索将窦飞虎四马攒蹄，捆个结实，抛在一旁。绑缚停当，黄天霸已是回来，并将追赶马虎鸾不着，并贺人杰追寻前去，不知去向的话，说了一遍。关小西、李昆二人，便急急说道：“好在窦飞虎就擒，咱们再分头去赶罢。”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二四回 马虎鸾力竭势穷 贺人杰餐风宿露

话说黄天霸、关小西、李昆三人，正议分头去赶马虎鸾，好帮助人杰。忽听外面传说进来：“大人到了。”天霸等一听，当即迎接出去，正好施公下轿。天霸等上前请安。施公进内坐下，天霸就将马虎鸾仍复在逃，窦飞虎业经就获，贺人杰追赶马虎鸾，不知去向的话说了一遍。施公道：“黄贤弟！贺人杰既追赶马虎鸾不知去向，诸位贤弟也须赶紧分头去赶，贺人杰年轻好胜，恐有疏失。诸位贤弟杀了一日，皆辛苦了，可在此稍微歇息，本部堂再派旁人分头去追。”因即向计全、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四人说道：“四位贤弟！分头去赶一趟，务要将人杰寻到，至马虎鸾能否就获，倒也不必偏执，就此一行，不可有误。”计全等四人，当即答应，转身出店，飞赶而去，暂且不表。

且说施公见窦飞虎已经捉住，当下便令天霸把贺世保传来，夸奖了两句，并着他去查受伤人等。一会子，贺世保进来跪禀道：“小人查得本店，共计伤八人，身死一人，本镇壮汉，受伤五人，却无身死。”施公又命天霸去看，天霸随着贺世保，将身死受伤的人，验看内实，回来禀明。施公又命将身死的备棺盛殓，并将尸属传来，所有棺殓一切等费，均由施公发给，并每人赏给恤银五百两，受伤的各给纹银五十两，借以养伤。贺世保店中所毁物件，着估价加倍赏银，亦如数发给。当下又命本镇地甲前来，饬

令他到本地方官衙门禀明，并拿了一封名帖，令施安随同地甲，去请本地方官。次日本地方官即来。施公交代清楚，所有各项赏给银两，均着本地方官如数发给，准期正用开支。本地方官哪敢不允？并将窦飞虎押解回衙，即行就地正法。吩咐已毕，本地方官告辞而去。

看书的人看到此处，又要说我作书的人胡说了。怎么一位钦差大人，沿途经过各地方，岂有该管地方官要拿帖子去请，哪里有这等事？诸公有所不知，只因施公已在先札饬各地方，所有经过该管地方官，毋须出境迎接，并办差各事，理宜关心民事为重。所以各该管地方官，知道施公言出法随，不在这些浮文末节上讲究，因也遵命照办。这皆是施公清廉的好处。若放着那些专好礼节儿的大员，经过处所，该管地方官，若不出境迎接，也便大怒起来。轻则借端记过，重则借词参劾，此等人还是好的。更有一种贪婪的，所有经过的地方，各该管地方官，还要送程仪路费，若送少了，心中还不愿意。试问这些程仪，难道真是地方官的腰囊吗？俗话说得好：“官出于民。”也还是剥削民脂民膏，取诸庶人，供彼所欲。施公知道这等弊端，又以保民为重，所以才这等做法，不然倒不算是清烈贤臣了。闲话体表。施公命本地方官，即日回衙，不必在此伺候。本地方官不敢违背，只得唯唯听命，告辞而去。这里施公就在贺二房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也就起身。

再说马虎鸾自逃出贺二房，以为可以就此飞奔而去，哪知贺人杰又从后紧紧追来。马虎鸾见他追赶得紧，欲思与他对敌，又恨手无寸铁，如不与他敌，追到天边，也是要被他追上的了。直杀了一日，腹中也有些饥饿，身上也有些困乏，跑也跑不快了，又看看天色将又晚了，到了此时，真个穷无所之，毫无法想。正

是一面跑，一面想，作何去处呢？忽见前面有一带树林，马虎鸾见了这座大树林，好不欢喜，当即一口气直向树林跑去。你道他为何向树林跑去？自来作强盗的，有个入林不追规矩，任他仇深似海，只要一入了树林，后面追的人便要止步。为什么呢？只因树林丛密，前面的人已经入了树林，后面追的人，看着里面不甚清楚，若再赶入树林，万一被追的人伏在林内，赶他的人追了进来，便放了一件暗器，外面的人不及防备，那不是自投罗网呢。马虎鸾见着树林，心中大喜，便一口气钻入进去，便以为贺人杰必不进来追赶。哪知贺人杰虽明知有此规矩，他偏要赶了进去。虽说他是好胜心重，却也免不得行险侥幸。马虎鸾一见人杰复赶进来，若在平时，人杰今日是吃定苦了。幸而马虎鸾防身的暗器，早被贺世保代他收藏起来，这也算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人杰既入了树林，马虎鸾心中一想：咱若在平时，今日叫这小杂种，定然命伤我手，只因手无寸铁，又无暗器，就急中生计，咱何不如此如此？于是就在树林内各处躲藏，贺人杰也是无可如何。他二人就趁着月光，在树林内鬼闹了半夜，到了二更以后，马虎鸾见西北角上，有一所大村庄，因复想道：“咱何不抽个空，再跑出树林，向那村庄暂借一宿，他不能再去追赶。”心中想罢，便一溜烟跑出树林去了。

人杰正是在那里急得三尺冒火，七孔生烟，捉也捉他不住，赶也赶他不及，忽然间不见虎鸾踪迹，心中更是气恼。因道：“难道他飞上天去了不成吗？”于是在树林内，又寻找了一会，只是不见。此时人杰实也身体困乏了，因又暗道：“这狗强盗既不知去向，咱也困乏起来，此地又无村庄可以投宿，不如且在林内歇息一夜，明日天明，再作计议便了。”心中想罢，就席地坐下，

歇息片时，不料坐下未久，两个呵欠一打，不知不觉睡着了，幸亏在林内，虽是孟冬天气，夜间不免风霜侵骨，所幸他睡的所在，是靠着一株大的树根，上面又是树枝密交，尚不曾为风霜所苦，他因辛苦很了，也不知道寒气逼人，一觉直睡到天明，还未睡醒。忽闻耳畔有人喊叫，他才惊醒，两眼一睁，诧异道：“计伯父！你为何也到此处！”原来叫唤他的人，却是计全。当下计全就将来意说明。贺人杰方才才知道，因向计全说道：“小侄赶马虎鸾到此，他便进了树林，小侄本不敢追进去，却因他手无寸铁，料他不能奈何，因此也就赶入林中。实指望将他捉住，哪知咱四面兜拿，他却四面藏躲，忽隐忽见，直闹到三更以后，小侄偶一疏防，早被他逃脱，不知去向。小侄彼时因夜深了，又无处可以投宿，身上又困乏起来，因席地坐下来歇息歇息，哪知才坐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若非伯父到来喊叫，小侄还不能就醒呢！”计全道：“你睡这里，也不怕风霜侵吗？”贺人杰道：“小侄倒不怎么冷。”

二人正在谈论，计全忽见林外头西北角上有所村庄，因作惊道：“原来那边还有一所大村落，贤侄昨夜可曾看见吗？”贺人杰被计全这句话一说，便即看去，果见林外有一所大村落。因答道：“小侄不曾看见。”计全道：“吾料马虎鸾这小子，定然向那村落中投宿去了。”贺人杰道：“伯父怎么见得？”计全道：“贤侄到底年轻，不知他的诡计，他料你在此，只管与他追赶，断不防他有去处，即使见有这所村落，他亦料定你断不疑惑他前去。为什么呢？他却存了这个见解，以为你的心，觉得他可以前去投宿，难道你不会再赶前去？所以料定你料他不敢去的。他偏料你所不及料，却好你也不曾看见这所村落，这也是他不该就擒。就便昨夜看见了这所村落，贤侄可去赶不赶呢？”贺人杰道：“诚如伯父所

言，小侄也料他断不敢去。为今之计，伯父已到了，小侄也可仗胆了，不论他在那里不在那里，咱们去寻他一寻。伯父意下如何呢？”计全道：“此言甚合吾意。”因此二人又追赶去了。毕竟寻得着马虎鸾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五回 大树林虎鸾遁迹 花豹村人杰寻踪

话说计全与贺人杰出了树林，直奔林外西北角那所村庄而去。你道这村庄是何地名？原来唤作花豹村，只因当日有一只花斑野豹，在此村中，居民受害不浅。后来有个风水先生，走此经过，知道那花豹厉害，便令村中人将村名改唤，叫作花豹村，可以免其豹患，因此就叫作花豹村了。这村中聚族而居，约有十数家人家、皆是姓花、平日皆以打猎为生。内中有个庄首，叫作花熊，绰号赛活猴，其人生得尖嘴削腮，约有三十多岁，习就了一身好武艺。在这庄中，算他是一庄之主。却有一层好处，平时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更喜打抱不平。无论你是谁人，只要落下难来，他无有不帮忙的。惯用一把牛耳拨风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庄上十数家，每家的男子，也没有一个不学武艺。他自己家中养着有十数个壮汉，也是个个武艺精强。平时放出各山打围，得了禽兽，便去城中变卖，得的钱也是大家均分。此外有百亩良田，只有夫妇两个，初倒过得极其舒服，官不差，民不扰，做一个小小的富家翁。却有一门亲戚，也是赫赫有名的人，就是殷家堡殷龙。那殷龙却与他是姑表兄弟，殷龙的姑母，就是他的母亲。这花豹村离殷家堡，不过四十里地，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

这日他已经睡觉，忽听有人叫门，他便命人出去动问，却好就是马虎鸾前来役宿。马虎鸾却说是往南有事，不意在中途被贼

盗将盘缠盗去，险些儿害了性命。现在正往南方，不意又走过了宿头，因此前来暂借一宿。那庄丁见他说出这些话来，便进去告知主人。花熊听说，只以为他是遇盗实情，当即命庄丁请他进去。花熊将他一看，见他颇有英雄气概，于是便问他姓名。马虎鸾却不敢说出他的真实姓名来，改了一个姓，他说姓熊，名如虎。花熊也就信以为真。当晚又具餐以待，两人饮酒之中，又问他可会武艺。马虎鸾见问，倒不曾瞒他，当下说道：“也曾学过，但不过不精。”花熊见他会武艺，便请他试演了一回。虽都平常，也还下得去。因又与他说道：“不怕尊驾见怪，如尊驾这般武艺，遇见了一个初出来的，你还可以抵敌，若是老于江湖的人，要吃他亏了。在愚看来，如尊驾这样，能再习练三五年，便可以去南到北，不患有强人打劫了。”马虎鸾听了花熊这番话。口中虽是唯唯，心中却暗暗笑道：“你真个是‘门缝看人，少所见而多所怪了’。咱今日是因手无寸铁，不得已故意如此，若在平时，我把武艺显出来，要把你吓死呢！不必说你一个花熊，就是数十个花熊，也不是咱爷爷的对手。”当下只得暗笑了一回。

两人饮酒已毕，花熊就留他在西厢房过宿。次日才交天明，他便起身，就要告辞，花熊再三留道：“你我虽是萍水相逢，这也不可多得。尊驾既已到此，敢留一日，愚下也稍尽地主之情。”马虎鸾推辞不过，只得不走。当时花熊又备了早点，请他用点心。二人正在用点心之时，忽见庄丁又进来说道：“回庄主爷知道，外面有两个官家模样，说是奉施大人之命，特地过来拜望庄主，有话要说。”花熊见说，心中暗道：“咱向来与什么施大人，不曾见过，平时也绝无往来，为什么特地差人前来拜望？这倒有些奇怪。”因问道：“这两个差官有多大年纪？姓甚名谁？”那庄丁道：

“一个姓计名全，约有四十岁上下，一个姓贺名人杰，不过二十岁上下。”花熊见说，当下便命庄丁去请，庄丁答应出去。这里马虎鸾听计全、贺人杰前来，知道是一定来寻他的。却也不便说出，若是见面，免不得就要动手，若即告辞而去，又要为花熊所疑。因暗想道：“咱何不如此如此，作个脱身计呢？”因假意说道：“尊府贵客到此，在下礼当回避。”花熊见他如此说法，也是应有之事。当即说道：“这在下也向来不相识，今既前来，也不得不见他一见。但不免有虚尊驾了。好在这两位到此，料想也无甚紧要事件，不过一见而已。纵使有话商量，耽搁久了，在下也可囑小儿出来相陪尊驾，倒未免对不起了。”马虎鸾见他答应，好生欢喜，当即避了过去。仍到西厢房内，静听计全等有何话说。

你道计全、贺人杰为何也寻到花熊庄上呢？只因他二人到了庄前，并无别家，问了一遍，“曾有人前来借宿？”别家皆言没有。二人正在疑惑，忽见旁边有个庄丁插口说道：“咱今日早听说，大庄主家，昨夜来了一人，在他家投宿，不知可是此人。”计全听说，便追问道：“你们大庄主家住在何处？他姓甚名谁？”那庄丁道：“咱们这庄上无别姓居住，皆是姓花。咱们大庄主，就是这庄上的首领，单名叫个熊字，绰号赛活猴。只因他老人家平时仗义疏财，无论远方近地，有人前来，或是投宿，或是借贷，他老人家无不应允，因此借宿的人，常是有的。不知你们二位长官，寻的是何人？可到他家里问一问便知道了。”当下庄了就指引他二人前去。

计全、贺人杰在庄门外等了一会，见庄了走出来，请他二人进见，心中大喜。二人跟着那庄了走了进去，才进了二门，早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身穿紫花布棉袍，头戴暖帽，脚穿扳尖靸鞋，

黑淹淹的面皮，两道长眉，一双凹眼，大鼻梁，阔口，迎接出来。计全将他一看，知道此人必有本领，而且不是凶恶之人。正要上前动问，只见庄丁走到他面前，说道：“这就是来拜我庄主的两个长官。”花熊见说，赶着趋步上前，将手一拱道：“二位长官请了！不知二位长官驾到，小人有失恭迎，尚乞恕罪，请里面坐吧。”计全与贺人杰也就拱手答道：“倒惊动了。”花熊见计全二人，实在是两个英雄的官长，而且毫无习气，没有官家的架子。再一细看，两人皆是短衣袖扎，计全背后插着一柄单刀，贺人杰腰间挂着一对铜锤。花熊看毕，甚是不解，即便让计全、人杰二人到了厅上。计全二人复又与花熊行礼，花熊各还一礼，然后才分宾主坐下，有庄丁献上茶来。花熊开口便问道：“二位长官，是打从哪里到此？寻此小人，有何见谕？”计全道：“一来久仰大名，特来拜望。二来要动问一事。”花熊道：“有何见谕？”计全道：“只因总漕施大人奉旨进京，路过草凉驿，特于夜间进来两个刺客，要报仇雪恨，一名窦飞虎，一名马虎鸾。现在窦飞虎已在毛家营贺世保家擒获，当即就地正法。那马虎鸾田当场逃走，夺路而去。贺人杰在后追赶，直追至尊居前面那树林之下，马虎鸾进了树林，咱这位老贤侄，也追进树林，还在林内相斗了两个更次。忽于二更时分，马虎鸾忽然不见，复又被他逃脱。彼时因夜静更深，难以追赶。今早才看见了尊居，离那树林不远，或者马虎鸾昨夜前来投宿，因此才来造访。到得贵庄，打听一回，后闻贵庄的庄丁说，是尊府昨夜有人到此投宿。因此，在下过来，动问一声，昨夜曾否留下一个姓马的强人，尚乞见示。”计全一问，不知花熊如何回答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六回 寻恶寇庄主说原因 想逃生强人入死路

话说花熊见计全问马虎鸾曾否留下，当下便答道：“昨夜有三更时分，有一过路客人，因错过宿头，前来借宿，姓熊名如虎，因往南方作客，不料半路遇盗，劫去盘川，所幸不曾有伤性命，只身逃脱，仍往南方。因贪赶路程，特来借宿一宵。小人所留的，实系熊如虎，并无什么马虎鸾，长官尚请容察。”贺人杰道：“还请问尊驾，这熊如虎约有多大年纪？他是个什么样面貌？身穿什么衣服？请一一告知。”花熊又道：“此人年约三十上下，面并不凶恶，似非强盗一流。身穿紫花布短袄，脚踏扳尖领鞋。”话犹未尽，贺人杰在旁说道：“不瞒贵庄主说，马虎鸾所穿衣服，同与此人一色无二。贵庄主所留的，惟恐即系马虎鸾了。”花熊道：“长官幸勿多疑！小人还有一说，若谓此人即系马虎鸾，照长官所言，这马虎鸾悍通异常；以长官之武艺，尚未能就地擒获，足见马虎鸾本领过人。既然彼为刺客，岂能手无寸铁，便去行刺？你这二位长官快快不必多疑了好。”贺人杰道：“贵庄主有所不知，他还有许多情节，容在下说明，便可知其详细。”因将以上各节，细细说了一遍。花熊仍不肯信。

计全道：“某有一法，与贵庄主说明，照贵庄主所说，昨夜留宿的实系姓熊名如虎，却非马虎鸾，在下亦不必与贵庄主深辩，好在此人现在此间，即请贵庄主将这熊如虎请出来，俾某等

见一见，如果是熊如虎，某等万不难为他，且与他客礼相待。若果系马虎鸾，可要请贵庄主助一臂之力，帮同拿获。俟某等回禀施大人，定然酬报，何如呢？”花熊听说这句话，倒也公平之至：“我且去请他出来，他如果肯出来，便非马虎鸾，若有疑难，一定就是他了，此种大胆妄为的强人，咱又何必帮助？什么酬报，倒还小事。咱也可落得个声名，足见咱正直不阿。一味相抗，不但无功，恐还有罪。”主意已定，因答道：“长官所言，实系公平之至。小人当得允从，请二位长官稍待，小人去去就来。”说着起身就去。再说马虎鸾在厢房内，听他们在外面讲话，始则听花熊坚不肯认，心中大喜。继则听计全说要请他出去相见，心中就有些不悦。后来又听得花熊答应计全，前来招呼，心中却吃惊不小，暗道：“我若不出去，也由不得我自主。若出去对了面，这是怎说？”正在左右为难，忽见那壁上挂着一口宝剑，心中大喜，随即将那口剑取下来，拔剑在手，暗自说道：“咱得了这件兵器，如虎添翼，咱何不趁此就走？免得他来罗嗦，反为不美。”一面说，一面就将窗格大开，正要耸身飞出，忽见花熊从房外走来，说道：“熊大哥！方才有两位官差，误疑尊驾为马虎鸾，经在下再三辩白，他等终不相信。欲请尊驾出去一见，分个真假是非。因此在下特来相请，前去一见何如？”

马虎鸾见此时候欲不去不可能，忽然想道：“咱何不如此如此？也甚便当。”因道：“既如此说，咱便与庄主一行便了。”说着，花熊在前，马虎鸾在后，一同出了厢房。花熊只以为他果然前去，哪知他暗存诡计，走到院落中间，忽见马虎鸾将身子一缩，两足一蹬，飞上了屋檐。花熊见了说声：“不好！咱中了他的计了。”正要追上屋去，却好计全、贺人杰二人，在客厅内早瞧见，也就

飞身出了大厅，一齐飞上屋面。这花熊赶着到兵器房内，取了一把单刀。他却不上屋，竟自大门赶了出去。马虎鸾却又早逃出庄外，计贺二人复又跳下，那马虎鸾在前跑，计贺二人在后追。正赶之间，花熊又提刀赶到，三人合在一处，并力追赶。马虎鸾却是脚不贴地，舍命狂奔，一直奔庄口而去。不一刻出了庄口，只因心急，不辨脚下有物，忽被石块一绊，登时跌倒在地。贺人杰一见，好生欢喜，因即大踏步向前，满拟一锤，即要伤他的性命。哪知才赶到面前，马虎鸾已从地下站起来，一见贺人杰赶到，而且手舞铜锤，直往下打，此时不能再不招架，也举起那口宝剑，更不搭话，两人就交起手来。马虎鸾一面与人杰交手，一面防备计全、花熊二人前来助战。只见他遮拦隔架，得手还剑，毫无破绽。人杰杀得兴起，也就飞舞铜锤奋力死战。二人正在杀得我要我死，我不许你活的时节，计全、花熊二人飞赶前来，舞动双刀如旋风般砍到。马虎鸾见来势凶勇，心中暗道：“若与他三人死战，我必不免于难，不如还是逃走。”主意已定，望着贺人杰虚击一剑，复又撒腿便跑。人杰、计全、花熊三人，见他又逃脱而走，哪里肯舍？仍合力紧紧赶去。马虎鸾脚法轻快，不一刻已走下十余里。人杰等三人，终是可望而不可及，三人好生着急。

忽见花熊笑道：“该死的贼囚，跑入死路去了。”计全不知所谓，因问道：“庄主何以说他跑入死路？果实不解，敢请详告。”花熊道：“前面有两条路：向西北一条路，是通京大路。东南一条路，就是殷家堡的后路，此路不过五六里宽阔地方，其余皆是九弯十八曲，路径不熟的人，万万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只因殷家堡新近设了防备，凡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只要进了这条路，都要将他拿去，送到殷龙那里，细问一问。如果实非歹人，当即着

人将他送出；若审出有什么不妥之处，他也不私设刑法，就随时送交地方惩办。这条路上，固然是九弯十八曲，却又一里一个分寨，每寨设五人防守，不论他是何人，只要进去，断不能出来的。若是熟人，外有暗号，只要将暗号说出就没事了。咱说他跑入死路，就这缘故。不必急急去追，自然有人给咱们代捉。咱们也可稍歇气力了。而况小人与殷龙是姑表兄弟，只要他捉住了，咱去他家里要过便了。”计全听说他与殷龙有亲，便大喜道：“原来庄主与殷老英雄是至戚，某等实在不知，多多得罪。如此说来，咱们又是自家人了！”花熊见说，无所谓，因急问道：“莫非长兄与殷兄长有什么瓜葛吗？”计全道：“在下与殷老英雄，并无瓜葛。我们这位贺侄，却是殷老英雄的驸马。前者殷家堡误劫饷银，后来奉大人之命，征讨殷家堡，彼此相持有一个多月，还是朱光祖听见这个消息，由他出来和解。后殷老英雄请朱光祖作伐，将赛花小姐匹配这位贺贤侄，如此说来，庄主是我们贺贤侄的表叔岳了。真是奇遇。”花熊听说，乐不可支。毕竟马虎鸾后来如何被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七回 美奇遇郎舅相逢 说前情英雄畅叙

话说计全将贺人杰系殷龙的女婿告知花熊，花熊当喜道：“原来如此，真是奇遇了。既这么说，那马虎鸾更加无处逃脱，咱们可赶紧前去，招呼他堡内的人，设法兜拿。”说着，三人同飞赶而去。不一刻，已进了后堡。花熊先打了暗号，堡内的人知道是自家人，当即上来招呼。花熊将追赶马虎鸾的话，告诉了一遍：“有人进堡，务令擒获。这位小将军，就是你家老庄主的姑爷。咱们现在到你家老庄主那里去了。你们一得信，或已经将马虎鸾捉住，随急前去告诉咱们大人。”众人听说，那敢怠慢，即刻转身而去。于是花熊就同计全、人杰往殷龙家中来，走未多远，忽见迎面那个少年招呼道：“来者可是花表叔么？”花熊答应：“你可是三贤侄与四贤侄？”又听那少年向人杰招呼道：“人杰尼”，咱们违教了。现在何以到此，有何贵干？真是奇遇！”人杰一看，就是他第三、第四两个舅子，一唤殷刚，一唤殷强。二人行礼，人杰说道：“便是小弟也违教久了。还是那年在安东打擂台，捉拿蔡天化的时节，一见以后，便直至于今了。岳父岳母想均康健？大哥、二哥想亦安好？”殷刚、殷强道：“两位老人家及哥嫂均托庇安好。但不知兄长为何从后路而来？”贺人杰就将赶这马虎鸾的情形，前后大略说了一遍。并道：“现在该贼已进了堡内，还望贤弟代愚兄设法，赶紧拿获，不能再使他漏网才好。”殷刚道：

“兄长放心，包管在今日将这逆贼绑缚献上便了。”说着，便向殷强道：“四弟，你可去招呼各人，务获该贼，莫使漏网。一面赶紧回去禀知父亲，就说人杰兄来了。”说罢，又与计全行了礼，然后四人就缓缓而行，直望殷龙家内而去。

走了一会，已望见前面一带庄房。殷刚道：“小侄引导。”计全道：“岂敢岂敢。”不一刻，过了护庄河。只见一簇庄丁齐声笑道：“来了，来了。”说着，就有两三个飞奔进去。计全等刚到庄门，早见殷龙带着殷猛、殷勇、殷强三人，迎接出来。向着计全说道：“不知老兄弟到此，有失迎迓，尚望老兄弟恕罪。”计全道：“岂敢岂敢。小弟只因公务霸身，有疏问候，亦望恕罪。”殷龙笑道：“彼此彼此。”说罢，又向贺人杰道：“三年不见，你越发成人了。”贺人杰不等他说完，即上前先请了个安，把个殷龙乐得笑容可掬，不知要怎样才好，当下说道：“罢了罢了，此非行礼之处。咱们里面坐罢。”说着，就让计全先行，人杰在后，花熊相陪，一同进了门。到了客厅，大家重复礼已毕，分宾主坐下。庄丁献上茶。殷龙首先向计全说道：“老兄弟，自从那年咱们一别，于今又是三年了。光阴迅速。可怕可怕。老大人身体想当康健，诸老英雄与朱老兄弟，并黄贤弟以次想均安好？”计全道：“均托庇平善。但是朱大哥不常在淮安，他是或去或来，行踪莫定，倒也优游自在。”殷龙又道：“愚兄方才听说小儿言道，什么马虎鸾前去行刺，当场格斗，未能擒住，复又脱逃。因此沿途追赶到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这马虎鸾在何处行刺？贤弟可以将前后细情说一遍，使愚兄得知罢。”计全道：“说来话却甚长，兄长请听便了。只因大人奉旨陛见，于月前率领咱兄弟们动身。”殷龙方听到此处，赶着问道：“老大人来了么？现在哪里？”计全

道：“现在毛家营地界不过暂住，未知这两日动身没有？”殷龙又说道：“既是大人现在毛家营，那里不过是个村镇，怎么好住？咱且着人将大人请到这里来，住上两日，也可稍尽地主之情。”计全道：“恐怕大人未必肯来。”殷龙道：“咱亲自前去恭请，料想大人鉴咱的诚心，或者可以光顾，也未可定。”说罢，因即命殷勇二人道：“你两个赶紧分头迎上前去，若遇见施大人，务必请他老人家惠顾一走。还有诸位叔父，一齐都请过来。不可迟误，协力迎上。”殷猛、殷勇哪敢怠慢，当即转身出门而去。

殷龙见两个儿子去了，复又问道：“大人既动身进京，这马虎鸾在何处行刺？”这计全道：“这日走至草凉驿，就是前月二十六夜。三更以后，忽有窦飞虎、马虎鸾两人，暗往行刺。当经费贤弟预先到了晚间，就大家防备起来。这一次，若非令姆独力保护，大人几有性命之忧。”殷龙听到这句话，望着人杰欢喜非常，因又问道：“后来怎样呢？”计全道：“到了三更以后，那两个狗强盗居然进来，先是马虎鸾去大人卧房内，令嫒一见有人进来，即与他格斗。后来黄贤弟、李五贤弟，均进去助战。马虎鸾复又抽空跳出房来，当下又在院落内杀了两个更次。马虎鸾带伤逃脱，未经擒获。大人因日期急迫，只得将本地方官传来，令他悬赏缉捕。这日忽有毛家营开店的上前去送信，声称马虎鸾、窦飞虎两人误落客店，被他看破，用酒灌醉，绑缚在他店内。大人在他店内，即命黄贤弟、李五贤弟、关贤弟，并令嫒四人，飞赶前去。以为好生看守，以防不虞，哪知黄贤弟等尚未到贺二房，二人早将绳索挣断，已与贺二房的伙计大杀起来。正在彼此相斗之时，黄贤弟等却好已到，赶紧上前厮杀。那知马虎鸾赤手空拳，又复被他逃走。窦飞虎即于彼时擒获。令嫒一见马虎鸾逃走，他

却不肯放松，紧紧去赶。此时小弟尚跟随大人在后，及至到了客店，方才知。当下大人惟恐令婿年轻或有疏虞之处，因命小弟与何贤弟与李七弟、王郭金三位，分头赶来。不意在令亲花庄主东南方那座树林内，瞥见令婿在树根下打盹。因将令婿喊醒，方知马虎鸾在林内杀了有两个更次，不料马虎鸾逃走。复与令婿追至花庄主家。那知天缘凑合，愚弟再也想不到此时可以相会的话。话犹未完，只见两个庄丁，走到殷龙面前，说道：“老庄主吩咐的已办妥了。”不知所办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二八回 枯树湾马虎鸾就缚 六里铺施贤臣息肩

话说殷龙正与计全畅叙寒暄，忽见两个庄丁上前说道：“老庄主吩咐的事，已办妥了，请示定夺。”殷龙听说，问道：“拿住了吗？”那庄丁道：“现在庄外。”殷龙道：“将他押进来。”庄丁答应，转身出去。殷龙便与计全道：“马虎鸾已被捉住，幸不辱命。”计全大喜。马虎鸾怎么被殷龙的庄丁捉住？原来他误入后堡，固已不知路径。后来因殷刚、殷强遇见计全，殷刚便与殷强到内堡招呼。又听得殷龙将值日的庄头传了来，吩咐一切。真个是一呼百诺。这一句话出来，不到半个时辰，合堡的人都知道。原来马虎鸾走到枯树湾，只见两旁有两株枯树，道路倒也甚阔，并不知道此地是陷人坑。正往前走，忽然脚下踏空，跌下陷坑以内。一声响亮，当时转出好几个庄丁，手执挠钩，将他搭住，随用麻绳绑缚起来。当由庄丁抬至殷龙庄上。

不一刻，将马虎鸾押至厅上，并有一个庄丁，呈上一口宝剑。花熊在旁看见，认得是自己的。因方悟道：“原来他将我的宝剑盗去。”当下与计全说明，即将宝剑取过来。马虎鸾一见计全、贺人杰大骂道：“你等用这诡计，将俺擒获，这算什么好汉？给咱做小子，还嫌你等无用。”贺人杰在旁大怒，便欲上前拷打。计全忙拦道：“贤侄不必如此，好在他已被擒，暂且寄在令岳处，多派数人看守，等大人到此，请示定夺便了。”人杰见说，方才止

住不动。计全又与殷龙道：“这恶贼悍勇非常，可惜他不为正，若是归正，也可为国家出力立功。如今还要请兄长多派几人，将他看管起来，更要多加两条麻绳方免后患。”殷龙道：“不消贤弟费心，愚兄这里多可应办。”只见庄丁插口说道：“大老爷不消烦虑，这绑缚他的绳索，并非麻绳，却是牛筋结成的。小人们知道他是个要犯，又闻得本领甚好，恐有疏虞，故特为拿这牛筋绳将他绑起，任他本领高强，也断不能挣断的。”计全听说，甚是放心。庄丁也就将马虎鸾押解出去，自有地方将他锒锁起来，派人看守。

此时天已正午，殷龙早已命人备了酒筵，当有庄丁来请，酒筵业已摆上。殷龙便邀计全赴席，大家入席，分宾主坐定。真个是欢乐畅饮，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这日便留计全、贺人杰并花熊，在庄上住下。晚间殷龙回到内室，早有他妻子李氏向 he 说道：“我日间听计老爷道，施大人本拟出京回任时，预备给人杰完姻。此事在我看来，施大人陛见之后，回任与否，尚在未定。人杰今年也是十八岁了，赛花儿年纪也不小了。难得施大人既有此意，又难得他老人家现在这里。不如等他老人家明日到我家来的时候，就请计爷与他老人家说，留人杰在此，择个吉日，代他们把这百年大事成就起来。免得随后又要费许多周折，好在女儿的妆奁一切，终是预备现成的，只要拣个吉日就是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龙听了，甚是有理，因道：“你这话说得却也不错，不过有一件，你我皆无可无不可、即是人杰也没有什么为难的，但不知施大人能否应准。”李氏道：“我看施大人虽然脾气古怪，我料他于此等事件亦不致不允。”殷龙道：“且待明日与计全说知，请他在大人前或先探探口气，然后再作计议便了。”当下夫妇两个人，也就安息。

到了次日，一早起来，殷龙梳洗已毕，便至外面来看计全，却早已梳洗清楚。贺人杰、花熊也早已起来。殷龙就命人拿了早点，大家一齐用毕。计全就要告辞，殷龙再三相留。计全道：“小弟本可盘桓一日，只因大人不知现在到了何处。又不知令郎前去曾否碰头，故要前去探探踪迹。况马虎鸾既捉到，也当与大人禀知一切，好使大人放心。有此几层，小弟所以不敢久留。”殷龙道：“既如此说，愚兄劝贤弟再留半日，一来等大小儿与二小儿回来，看他曾否迎到大人，二来愚兄尚有两句要言，要与贤弟商酌。”计全见殷龙说出这话，心中早已明白八分，因说道：“兄长所云要言，敢是要请我吃喜酒吗？”殷龙道：“贤弟你真个聪明，怎知道就是此事呢？”计全道：“欲识心中事，但听口中言。此事却是也要办了，但不知兄长是个什么主意。如何办理呢？”殷龙就将他妻子所说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计全道：“此举甚好，容小弟见了大人，当代婉转陈词，善为说项，料想大人不能不允。”殷龙道：“此事总请老弟大力一言便了。”计全满口答应。贺人杰在旁，听了这番话，羞得满面通红，低头不语。殷龙见人杰如此形状，却也暗暗发笑。

日将至午，里面又摆出酒来，于是大家又复午饭。席尚未终，殷猛、殷勇已经回来。殷龙一见即问道：“施大人曾否迎上么？”殷猛道：“孩儿已迎上了，现在六里铺住下，今日不来了。孩儿说：‘奉父亲之命，特地前来。恭迎大人宪驾，请大人到敝庄暂驻行旌，一洗征尘。顿使辉生篷壁，务乞辱临。’大人向孩儿道：‘多感令尊翁厚情。本当从命，无如召见日期已近，早日到京陛见，候回来时，再来拜谒庄主。’孩儿说：‘大人若不俯允，孩儿的父亲，就亲自前来请安。求大人枉顾了。但是父亲本不敢屈大

人的大驾，只因此间房屋甚为窄小不堪，所以斗胆请大人光临茅舍，却是过分之举。”施大人见孩儿说出这番话，又道：“既承你尊大人之意，本部堂本不当却，实因趋赶进京，只得心感厚意，俟口任之日再去吧。”孩儿见大人如此推辞，却也不便往下再说了。施大人又问孩儿：“马虎鸾究竟何以设地将他捉住？”孩儿说：“总可报命，所患他不曾进堡。若果进来，断没有再让他脱逃的。”施大人听说，又嘱咐我爹爹设法相助，毋任该贼再有漏网之事。孩儿也就唯唯退出了。到了外面，又重托黄叔父，再三奉请。黄叔父道：“大人既执意不行，也就不必勉强了。”正谈之间，却好何叔父、李七叔父、金叔父等人，亦俱皆回来，说不曾赶上人杰贤弟。当时黄叔父就将人杰现在我处的话，告知诸位叔父，均放心了。孩儿临走时节，黄叔父道，计叔父与人杰兄弟一经将马虎鸾捉住了，即刻回去。又令孩儿多拜上爹爹说：“本来要过来拜望，实因不便离开，望父亲恕罪。”殷龙见说施公不来，便与计全道：“大人虽执意不来，愚兄却是要亲自前去拜见一番，聊尽地主思慕之意。不如贤弟意下如何？”欲知计全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二九回 村老多情恭迎宪驾 贤臣略分接见乡愚

话说计全见殷龙欲去拜见施公，当下答道：“兄长既如此竭诚，或即前去一走，想大人礼贤下士，也不致托故不见。他老人家惟恐一来，兄长这里多所应酬。他老人家却是万万不肯打搅人家的。”殷龙道：“愚见已深知大人用意了。为今之计，咱们就往六里铺一行何如？”计全道：“使得使得。”当下殷龙即到里面，换了大衣，命庄丁备了三匹驴子，同计全、人杰三人，一同出了庄门，上驴子而去。

不多时刻，早到了六里铺。施公因人杰等赶马虎鸾未回，又因前途尚有六七十里，方有客店上宿，打尖之处，所以就在六里铺暂住一宵，明日再行，打听人杰等的消息。现在殷龙与计全、人杰到此，当下问明镇上的人，施公住在哪家店。这六里铺的人，无不认得殷龙的，因此告知施大人就在方四房居住。殷龙即带着计全、人杰到了方四房。进得门来，先有店主人方得贵上前问殷龙说道：“你老人家是难得光顾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殷龙道：“咱来是给施大人请安的。施大人现住哪里？”方得贵道：“施大人现在第三进上房内居住。他们那些老爷们，皆在第二进居住，你老人家认得吗？可要咱送进去？”殷龙道：“不消送得，咱自会进去。”说罢，即与计全、人杰去往里间。

才过了店堂，却好天霸从里面出来。人杰瞥眼瞧见，当即喊

道：“黄叔父，你老往哪里去？计伯父与侄儿的岳父都来了。”天霸见说，即止住脚步，正要问人杰的话，早见殷龙、计全二人进来。天霸抢一步走到殷龙面前，拱手喊道：“老英雄违教了！不识老英雄到此，有失远迎，尚望勿罪。小弟本拟竭诚奉拜，实因此间寸步难离，所以早间请令郎再三上复老英雄，请安致意，不恭之至，惭愧之极！”殷龙见天霸如此亲热，当即亲与天霸拉手说道：“贤弟你别要如此说了，便是咱也不知大驾遥临，未曾远接。咱们大家总不要说客气话了。老弟你我自从一别，老弟是升官了，现在是怎么个好法？劣兄望着老弟，实是羡慕钦佩，不拟劣兄老朽无能，与草木同腐。”天霸道：“老英雄你是安享田园之乐，儿孙绕膝，夫妇齐眉，何等不乐，何等不快。不似咱们勤劳王事，身非由己，东西奔驰，无一刻休息之期。”殷龙道：“这也是贤弟能者多劳，国家梁栋。”计全在旁说道：“你们如此亲热，何必立谈，何不请到里间坐呢？”天霸道：“荒唐荒唐，请里间坐吧。”

当下殷龙到了里面，先与诸同人见礼已毕，然后分宾主坐下。大家又略叙寒暄。黄天霸复问道：“请问老英雄，那马虎鸾曾否劳驾捉住么？”殷龙道：“已经敝庄丁在枯树湾用挠钩将该贼擒获，现在敝庄飭人看守，万无一失。劣兄所以特地前来，一则给大人请安，二则过来请大人示，该贼是否押解前来，抑送往地方官惩办？三则劣兄尚有一件要事，与老弟斟酌，并求大人恩准。”天霸道：“马虎鸾既承协力擒获，感谢之至。稍停小弟当代稟知大人，看他老人家可否请见。但不知老英雄有何要事与小弟相商，尚乞见教。”殷龙道：“此事曾与计贤弟说过，就是为令盟侄之事。”黄天霸闻言暗道：“咱本有此意，难得他先有此言，这

是好极了。”因问道：“老英雄应如何商量，小弟无不从命。”殷龙道：“劣兄也知老弟无不应允，不过恐怕大人不能即时俯允，所以要与贤弟商妥了，然后再求大人恩准。”黄天霸道：“老英雄且请说来，大家斟酌。”殷龙即将他妻子与他说的话，一一告知。天霸道：“老英雄的用意未为不妥，小弟何能不遵办，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计全、李昆皆在旁说道：“据某等之意，即照老英雄之言，与大人说知，想大人亦可从权。老英雄能与大人面言，想大人或者不能过却来意。某等从旁襄赞，此事必谐。若大人不即传见，再由某等善为说辞。不知老英雄意下以为然否。”殷龙道：“诸位所见略同，就照此办法。但是老朽当面与大人谈及此事，恐有些冒昧。”天霸道：“不然，某等进内禀明大人时，即谓老英雄竭诚前来，请大人光临他家，暂息征骖。二来有事面求大人。某等说了这句话，大人必要追问何事，然后某等只说老英雄须要面见大人之后，方肯面禀。如此一说，大人势必传见。老英雄便可面禀了。”

殷龙大喜道：“好计好计！就此办法，就请诸位劣兄禀知一声吧！”计全道：“爽性我去，本来还未销差。”说着，又将人杰一同带了进内，见了施公，先请了安，站立一旁，正要开口。施公先问人杰道：“小英雄！你连日辛苦了，那马虎鸾曾经捉住吗？”人杰道：“马虎鸾刁滑异常，悍勇百倍，千总三番五次与他格斗，终被他逃脱。后来他误入殷家后堡，现在由千总岳父殷龙，派人在殷家堡内设计将他擒住，还在殷家堡派人看守，是以千总与计伯父赶紧回来，禀知销差，并候大人的示下。再千总的岳父殷龙，现亦前来给大人请安求见。”施公听说，便带笑道：“这殷龙未免殷情太过，昨日命他两个儿子到此，请本部堂到他庄上暂住。

却也是他仰慕之忱。计贤弟你可就请他进来，但不知他有何话说。”计全道：“便是参将也曾问过他，他也说道此事总要求大人恩准，还说要参将与他在大人前善说词。参将细细想来，他亦无甚要事求大人恩准。或者是为人杰的姻事，亦未可定。”施公听说此话，便笑道：“计贤弟你猜的这句话，恐怕有七八分就为此事；若果殷龙的是此意，本部堂且看他说得如何，怎么样个办法，再行酌办便了。计贤弟你且将他请来再说。”计全答应，转身出来，告知殷龙。殷龙大喜，随即与计全进内。

殷龙见了施公，倒身下拜，先将昔日误劫饷银的事谢了罪，然后将蒙允与人杰结亲，谢了恩。施公见他如此谦让，也就出位，将他扶起，说道：“老英雄何必如此？当日的話，咱们一概不谈。你请坐下来，咱们叙谈便了。”殷龙还不肯就座，又再三谦让，然后才告坐。便与施公说道：“村民久感大人的威德，极思趋往淮安，上叩尊颜，又恐冒昧不便，私衷耿耿，迄未释杯。今日大人人觐天颜，村民实系不知，有失远迎，抱罪之至，昨日特命犬子恭请宪驾，以冀惠顾茅庐。此事本是村民之举，不过因大人行旌暂驻此地，究觉窄狭非常。所以胆敢竭诚恭请，乃未蒙大人俯允。村民想来，还是自家未尽竭诚，以此不能速驾。所以今日特地趋前，务乞光临。”不知施公答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三〇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体恤下情蒙恩入赘

话说施公见殷龙说出这番话，觉得他虽是个村民武夫，言词委婉，礼貌谦恭，耐人接见。当下笑道：“老英雄说哪里话来？本部堂亟承厚意，也思造府拜望。只因行期太促，未便过于耽延。满拟新年元旦到京，”现在是十月将尽，不过才到此处，计算路程，始有一半。前途尚不知有无事件耽搁。所以如无要事，也就不便过事耽延了。今承老英雄如此盛情，倒叫本部堂实深抱歉。好在后日方长，俟本部堂入觐以后，如蒙奉旨回任，彼时道经贵处，再当造府盘桓。计算日期，亦不过明年二三月内。或竟留京内用，老英雄这番美意，本部堂当铭泐^①不忘。况本部堂秉性耿介，你我相知在心，不必定于形迹上，作外面的通套。老英雄也是个直朴人，想不以本部堂之言为谬。本部堂实非故却，尚望老英雄原谅。”殷龙见施公执意不行，也不能勉强，只得说道：“村民实系竭诚而来，大人既不肯惠临，只得遵命，于明年春间，恭迓^②大人台驾便了。”施公道：“本部堂如果回任，定然造府。”殷龙又道：“马虎鸾既经村民设法将他擒住，锢禁敝庄，该贼还是押解前来，请大人亲自办理？还是送往本地方官惩办？悉听大人吩咐。”施公道：“该贼既承老英雄协力将他捉住，锢禁贵庄。

① 铭泐（lè，音勒）——泐，同勒。铭泐，即铭勒，镌刻之意。

② 恭迓（yà，音亚）——迓，迎接。同恭迎。

本部堂仔细想来，此间亦非审问之所，好在他是个行刺的正身，也无甚口供审问。本部堂之意，明日可令关副将，将该贼送交本地方官，按律惩办便了。”殷龙唯唯。

施公又问道：“顷者计参将与本部堂说及，老英雄有话要与本部堂商量，但不知有何见教？”殷龙见问，因道：“这件事，村民本不敢冒昧上陈，特‘王道不外人情’，或者仰蒙俯允。只因赛花小女，今已及笄，贺人杰行将弱冠，男婚女嫁，当在此时。论男女年岁，原不得谓过大，但人杰随侍大人，刻不能离，又不便告假前来，有误公事。若将小女送上淮安，沿途亦多周折。难得人杰随侍大人，经过此地。想面恳大人恩准，赏假一月，就于此时，为一对小儿女成就起来，一俟满月后，即令人杰赶赴京师，听候驱策。俟大人回任之时，再令小女同赴淮安。觉如此办法，两有裨益。在村民既可了却一件心事，在人杰亦可定了终身。诚如大人所言，入觐之后，如奉旨内用，大人就暂时不能回来，人杰亦何可独自回南。如果回任，自令小女随同人杰偕赴淮安，即使大人高升，擢为内用，人杰亦可在京供职，那时村民也可将小女送到淮安，伏侍婆婆。则贺人杰可不致心挂淮安老母无人侍奉，而贺亲母亦可得女小晨昏定省，不患无人。且使人杰在京，一劳永逸，伺候大人供职。或者蒙大人的恩典，逾格栽培，所谓一举而数善。在下愚见如此，但不知可否蒙恩，曲谅下情，俯准是幸。”施公听了他这番话，心中暗道：“不料这老头儿，如此设想，竟是面面俱到。”而且施大人想到不能徇私，“倒教本部堂不能不答应他。”因道：“据老英雄所言，实与情理兼尽，本部堂有何不可？况婚嫁大事，理所应然。但本部堂为贺人杰设想，极承美意，在人杰固是感激不尽。但是人杰随本部堂前来，初未料及

此举。老英雄已为令爱备置一切，而人杰一无备办，似难草率从事，虽老英雄未必责备求全，总之男家亦须略尽仪文，方是道理。今者各事未备，何以为情呢？”殷龙道：“大人说哪里话来？世俗之见，方在那仪文末节上用功，村民虽是乡僻村夫，也知六礼既全，便为婚嫁的大礼。其余一概浮文末节，尽可消除。而况人杰六礼早全，尚复有何未备之处？至于衣冠一切，现在可由村民代为置办，将来俟人杰回南时，再令他如数偿还。此事本是从权，何能计及到此？大人未免为人杰过虑了。”

施公听罢笑道：“老英雄未免多情儿女，本部堂当照老英雄所言，未免于人杰面上，稍微减色些。”殷龙道：“人杰得蒙大人恩典，逾格栽培，便是村民也不知增光几许，他又有什么减色呢？既蒙恩准，村民真感激不尽了。”当下就出位给施公叩头道谢，施公亦谦让不遑^①叩头起来，却好人杰从外面进来，殷龙又命他向施公磕头道谢。施公此时也甚喜悦，因将天霸等传了进来，告知一切。天霸等无不喜悦，齐道：“这皆是大人的恩典。”施公又向施安道：“你去取三百两银子出来，把与贺千总，作为婚费。”说罢，施安答应去取。施公又向殷龙道：“当日黄总兵、关副将完娶时，皆是三百两婚费。今日仍照旧例，此款请老英雄收下。所有应备物件，亦请老英雄代为置办，幸勿推辞。”殷龙本来要辞不肯收，因见施公说出黄天霸、关小西二人当日亦是如此，现在仍照向例，所以也不再辞，只得唯唯答应。不一刻，施安已将三百两银子取出来，交与殷龙。殷龙只得收下，又复向施公道谢。贺人杰也就过来谢了施公。殷龙当下亦即告辞而出，到了外面，

① 遑(huàng, 音黄)——一闲暇。

大家欢喜无限。有与殷龙闹喜酒吃的，有与人杰取笑的。说一回，好不快乐。惟有贺人杰脸上，只是红一阵，白一阵，害臊得不得了。此时已将日暮，殷龙便辞别众人回庄。

到了家中，与他妻子说及施公已允准贺人杰入赘，他妻子更是快乐。因此举家都忙乱起来。殷赛花听说此言，早已躲了不见面。他妻子说道：“施大人光景明日不走，我们这里就多备两桌盛筵，送到客店内去，以为供应，俟他老人家动身的时节，再去恭送。如此办法，我觉得比送重礼还高，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龙道：“你这话倒是不错，我就照你这样办罢。”一宿无话。到了次日大早，殷龙就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正要出门打听，却好关小西已来。殷龙就将他迎接进去，彼此坐下。殷龙问道：“大人今日可动身么？”小西道：“便是大人着某前来，将马虎鸾押送本地方官究办。如果回来得早，大人就动身，设若稍迟，明日方能起驾。”殷龙道：“既如此说，今日是不能起驾的了。此间进城尚有二十里，来往便是四十里，任你走得快，回来已是晌午了，怎么还可动身呢？老弟台不必作急，稍停一会，咱再派几名庄丁，与老弟台一同押解马虎鸾进城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三一回 殷家堡强人起解 六里铺贤臣启行

话说关小西在殷龙家内耽搁一刻，用了些早点，由殷龙派了八名庄丁，将马虎鸾抬出来，随着关小西押解进城，交本地方官按律惩办，暂且不表。再说殷龙料定施公明早方可动身，当下即招呼厨房内，赶紧备了三桌盛筵，到巳牌时分，即着庄了挑往六里铺，一面自己又往客店来。不一刻到了客店，先与黄天霸说明，今日供应已经备办，叫他们不必零备；还请施公务要赏收。黄天霸就将他言语回明施公。施公见他诚意殷勤，也不便过却，只得答应。即令天霸代为致谢。天霸出来说明施公道谢的话，殷龙好不欢喜，当时并不告辞，就在客店内与诸人闲谈。并议论贺人杰所用的物件入赘礼节。

大家正谈论之间，忽见施安出来，向天霸说道：“大人请进去说话。”天霸答应，即刻随施安进内，施公向他说道：“我想人杰入赘一事，虽然由殷龙代为料理，总不能使他一个小孩子独自在此，也未免有些不便当。而况他诸事未谙，也须有两个人陪他在此，遇有事件，也可大家商量。即无事件，姑作媒妁之人，于理上也说得去。即是当日贤弟入赘的时节，有褚标、朱光祖为媒。关太入赘时节，有李昆、计全料理。人杰的原媒，虽然是朱光祖，他却不在此间。我想将计全、李昆二人留在此地，作为媒妁之说，等人杰满月以后，便与他一齐进京，沿路也可有伴。或者到了那

时，我已陞见过了，仍奉旨回任，我再有信与他，便令他们就在此等候。贤弟你看如此办法，究竟如何呢？”天霸答道：“便是标下也是这样想，但不过未便与大人说明。今大人格外栽培，将计参将、李守备留在此处，帮同人杰照应，这是更加好极了！大人的恩典，待人杰可谓无微不至。不必说人杰仰感大人恩惠，就是贺天保在九泉之下，也是仰感不置的。”施公道：“这也不算什么恩惠，不过因这小孩子甚是可造之器。又因贺壮士在这里有功劳，他总不负本部堂，我却有负他之处。他今日遗下这个孤儿，我若再不照应他，未免就有负故人之谊了。而况婚嫁大礼，岂能无媒妁之言。贤弟可将这话转告计贤弟、李贤弟二人，并告知殷龙，使他得知。能再与殷龙商量，他庄上能有空屋腾一所，让他三人居住，等到吉期，再搬过去，就格外有些规模了。至于人杰的吉日，本部堂已代择定十一月初六，是个上吉良辰，万一赶不及，就是十六，这两个日期，均是大吉大利。可告知殷龙，使他照这办理便了。若是初六，人杰满月之后，他三人还可赶到京城，若是十六，爽性过了年，再动身一齐进京罢。”天霸答应出来，就向殷龙、计全、李昆、贺人杰悉数告知了一遍。殷龙更加欢喜。人杰的面上，虽不喜形于色，心中却是欢喜非常。计全、李昆二人也落得清闲一月。殷龙又向计全、李昆道：“二位贤弟，等大人动身后，你二人同人杰就搬到咱庄上去。咱庄南有一所空屋，虽不宽大，却也洁净，而且离我家不远，不足半里之遥。好在喜期尚十日，这十日之中，愚兄也可陪二位贤弟小聚小聚，畅谈畅谈。但是礼节多亏，不能把二位贤弟当作大宾款待，一切尚望包涵。”计全笑道：“你这话，是怎么说？咱们既是大宾，你就不能怠慢了，况又是奉钦差大人之命，委派为媒，更加不能怠慢。每

日供应，早晚六个鸡蛋茶，午饭青菜豆腐汤，晚间烧酒豆腐干小米粥，这总是要的，若有一件缺少，总非待尊客之道。”殷龙笑道：“谨遵吩咐，断不敢稍缺一件便了。”大家听说，皆笑个不住。

正笑之间，庄丁已将酒席挑来，当即送了一席进去与施公，外面分摆两席，却好关小西也回来，当下进内，在施公前销了差：“马虎鸾照大人吩咐，一经审明口供，即行就地正法。”施公点头。关太退出，到了外面，大家就一同入席，畅饮起来。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这里才散席，那边庄丁又送了两席过来。殷龙道：“爽性畅饮到天明，好伺候大人起马。”此时大家亦颇高兴，于是又掉开座位，复将酒席摆上。施公的一席，仍然送进里面。大家稍停了一会，约有初更时分，复又入席，痛饮起来，直饮到三更将尽，各人皆有些倦意，方才散席。各就铺上安歇一回。殷龙这夜也未回庄，就在客店借了一床铺盖，胡乱困了一夜。到得五更以后，大家俱以起来，料理行装，准备伺候施公起马。不一会施公升帐，梳洗已毕，用了早点，外面的夫马，俱已齐备。施公便命动身，又招呼计全、李昆、贺人杰三人几句话，又向殷龙致谢一番，并让他不必远送。殷龙哪里肯应？施公见他诚心，也不便过于拦阻，只得由他。当下就由天霸算还房钱，那知房饭钱早由殷龙付讫。施公也只得道谢一番，然后动身而去。殷龙直送至二十里外，方才与计全、李昆、贺人杰回来，便到自己庄上安住。只待吉日，与人杰完姻。这且慢表。

再说马虎鸾送往县里，当由本县审明口供，录了词供。因为是行刺饮差的要犯，奉了施公的公文，哪敢怠慢，一面申文申详本省督抚，不数日接到批文，着即就地正法。知县奉到这件公事，当即请了本城守备，将马虎鸾从监内提出，如法绑赴法场，枭首

示众，趁此交代。施公自六里铺起身，沿途无事，不必细表。

回头再说贺人杰自与计全、李昆到了殷龙庄上住下，只待吉日完姻。看看十月已到，又是冬月。殷龙本拟初六使人杰入赘，因为有施公那句话，可以在此度岁，落得稍迟数日，就择定十六喜期。一到冬月初间，殷家就大家忙起来。一面着人向各家亲戚送信，一面派人进城备办一切应用物件。不数日，所有亲戚亦皆陆续前来。加之堡内的族中，凡有面子的，亦皆来此帮忙。自初八九，就将喜房逐次收拾，所有前后房屋，一律收拾清楚。真个是张灯结彩，挂紫悬红，好不热闹。到了十三这日，殷龙便备帖请两位大宾赴宴，兼看新房，毕竟新房内如何讲究，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三二回 洞房春暖措置咸宜 金屋风和铺陈美丽

话说殷龙请计全、李昆二人去看新房，计、李二人当下随着殷龙去往内室。先走过两进房屋，到了第三进，在院落左侧，有一道六角门。进了六角门，是一所小小花园，内种了许多梅花，正是大开的时候，芬芳扑鼻，一色清香，令人如入神仙境界。计全赞赏道：“这个地方咱们何修而得此，殷大哥真不愧为神仙中人。”迎面是一排朝南五间的楼房，上下窗明几净，亦雅洁，亦繁华。殷龙在前带领着计、李两个，穿过那朝南的房屋后面，又是一座院落。在右侧上有一个月亮门，殷龙进了月亮门，计全看见门头嵌着一方小匾额，写着三字，乃是“小桃源”。计全同李昆进了月亮门，里面叠石为山，周围皆种着碧桃。计全道：“可惜此时正交冬令，若至春间，这桃花鲜艳，又是一番乐境了。”说罢，因问道：“到底新房设在何处？”殷龙道：“就在这里。”计全抬头一看，见上首一顺三开间朝南的房屋，檐口挂着许多灯彩，迎风荡漾，红绿相间，一色通明。三人进了那屋，只见明间上面摆着一张搁几，左边摆着一座寄红红磁花瓶，瓶中插了许多梅花、天竺。右首一面大理石插牌，当中挂着一幅刘阮到天台的图画，两旁挂了一副描金团龙红笺七言对。两边分排着一色红木雕花八张交椅，壁间上首挂着八幅米襄阳的行书，下首挂着八幅唐伯虎的汉宫春色。当地铺了五彩毡毯，上面悬四张大红纱灯。在

搁几下，摆着一张红木八仙方桌，桌上也摆着许多古玩，桌面前摆着一幅大红平金福禄寿三星的桌围，旁设两张宝座。

他二人已是观看了一回，称羡不已，楹然间见上首一幅大红门帘被风飘起，计全、李昆同一看视，乃是贡缎五彩品金绣成的帘，额上是百子千孙。金字门头上，白绢画成五彩和合图灯匾，门柱上贴着万十红贴金联句，写的是“无双美玉称完璧，第一仙人许状头”。当由殷龙邀进房，一进新房，只见五光十色，几有目不暇接之势。但见迎面一排红木嵌玻璃竖柜，以上四双一排，两排朱红漆大皮箱，下面箱柜皆钉着白铜，四脚锁匙搭配齐整。上面当中安设了红木雕花大床，床有花板雕刻满床笏花纹。上还有一架床棚，是嵌名人画就的织女图，内挂湖色湖绉鸳鸯帐幔，大红缎平金帐沿，镀金帐钩，大红飘带。床上堆叠五色丝绸被褥，一对鸳鸯绣枕并列中间。紧靠房门摆设着一张四仙桌子，二面交椅，桌上摆了许多芸香炉烛台并花烛等类。壁上挂着一幅天仙送子图，两边也悬着七言联对，对面檐口是一排两扇吊窗，上糊着排色红纱窗，脚下摆着一张红木条桌。这厢房迎面也是一排吊窗，一样的排色红纱糊就，窗脚下也摆了一张红木三抽屉条桌，桌上又见设了许多妆镜梳箱之类。迎窗户对面壁上挂了四幅美人琴条，下面摆着一座红木雕花衣架条桌，对面一排红木机四张。红木靠背椅竖柜面前，摆了两张红木春凳。

计全、李昆二人细细看了一遍，因向殷龙道：“老大哥，你将这房内代他铺设如此整齐，便宜了小两口儿受用了。”殷龙道：“二位老弟有所不知，咱的赛花女儿虽然性情有些倔强，他却有一件好处，于‘忠孝节义’这四个字上，颇能讲究，而且善事我老两口儿，就是他处姑嫂的分上，也还尽情尽理，从来不肯恃爱。

所以我们见他如此居心，等他嫁人的时节，好好儿陪他一分妆奁，觉得心上才可以过得去。又说我那女婿，见识是大的，逐日皆是繁华富丽之场，若太鄙陋，岂不给他笑话。又况施大人待我女婿那段恩德，我将妆奁稍赔得厚些，便是施大人听见，我也觉得体面些了。”计全、李昆复赞道：“老大哥真是表里兼尽，文质得宜，但未免太费心了。”说罢，哈哈大笑。当下一同出了新房，到了外面，计全便指着对过一个房间问道：“这房间又作何用？想也陈设精致了。”殷龙道：“这个房间却是为人杰设的，好让他作个退步，咱们一同请到里面去看看。”说着，三人进了房内，果然陈设得精致，却不同那新房内，一派旖旎的风光。

计全、李昆又称赏了一回，正自要去，忽听一阵妇女笑语之声，打从门外进来，计全、李昆便不敢出去，就在房间里坐下。殷龙见外面笑语嘈杂，出了房门，低低说道。“有客在这里，你们到新房去罢。”就在殷龙出去招呼的时节，计全与李昆便在房内向外偷瞧，但见他是二十以外上下的女子，生得颇为娇美。原来是殷龙内侄女，名叫李月英。接着是三个二十以外的妇女，一个是殷龙的外甥女，名唤王兰珠，那二个是外甥媳。后面又是两个少妇，是他的媳妇。末后是一个老太婆，那就是殷龙的妻子。计全、李昆看罢，却好殷龙转身进来，计全、李昆赶着坐定。只见殷龙请道：“劣兄这几个内侄女、外甥女，平时与赛花最为亲热，比同胞的要好几倍呢。我昨日把他们接了来，让他们与赛花儿谈说谈说。不过就是惯好说笑，未免有些不雅。”计全、李昆道：“少年人大半如此，这也寻常。”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三三回 占中雀屏允称快婿 梦联鸳枕竟遂良缘

话说计全、李昆看了新房，由殷龙陪伴出来，仍到客厅饮了一回酒，这才席散。贺人杰今日却不曾来，仍在庄南那别屋内，有殷龙的两个大儿子陪他。计全、李昆回去，殷猛、殷勇这才回来。当下计全、李昆就把新房内的所有陈设如何景致，如何繁华，与人杰说了一遍。人杰外面害臊，心里却是欢喜。

光阴迅速，早到十六日。是日一早，殷龙就派人拿了名帖及衣冠等类，过来请二位大媒并新郎，当由计全、李昆将衣冠接过，令人杰装束。不一回，那边又放了三乘大轿过来，却好人杰已装束停当。对全、李昆先上了轿，然后人杰也上了轿，鼓乐导前，一路吹吹打打，已到庄前。早有人取了一挂旺鞭，燃点起来，炮声震耳，一乘大轿由正门而进，到了前厅，三人下了轿。计、李二人引着人杰趋跄而进，里面早有亲戚朋友迎接出来，一齐进了正厅。

计全、李昆先与殷龙道喜，然后贺人杰由殷龙领着挨次行礼，拜见亲友。行礼已毕，又有傧相将人杰领入后堂，拜见岳母等人。当下殷龙体贴入微，就命傧相：“此时不必拜见，随后一同见礼罢。”傧相随即退出。此时客厅上来看新姑爷的人，已拥挤数层，你言我语，有的道好体面的，有的道武艺的，有的道年岁的，有的道赛花姑娘，看见过他的那个人又道：“你记不记得

那年赛花姑娘还与他战了好两阵，两个人一般的不分胜负。”大家正笑之间，忽闻得一片乐鼓之声从里面吹出，原来是傧相率领着乐人，出来请贺人杰进去沐浴更衣，参拜天地。当下贺人杰随着傧相进去，停了好一回，复由傧相鼓乐，将人杰引导出来。

只见人杰此时不似进门时模样，但见朝衣朝服，披红插花，簇新一个贵人。到了客所，略坐片刻，有庄了摆上酒席，大家依次入席。今日贺人杰是首席首座，大家坐定，由殷龙送酒已毕，然后各人胡乱自吃了一顿，为的是已正二刻吉时，新人交杯合卺。因此大家不便闹酒，惟恐耽误吉时，且留着等晚间痛饮。因此吃得颇为痛快，午饭已毕。又消停了片刻，只见傧相又请新贵人登堂交拜。贺人杰即随着傧相进内，红毡贴地，殷赛花早有两位搀新全福太太并喜娘人等，搀扶出来。傧相赞礼，先拜了天地祖宗，然后彼此交拜，送入洞房。二人坐床撤帐，合卺交杯。诸事已毕。傧相在外又请两位新人出堂参拜亲戚故旧，喜娘在里面应声，不一刻又将二位新人扶出洞房，来到客厅，分上下站定。

此时厅上所有亲友，齐列两旁。只听殷龙开口说道：“请二位大宾老爷开拜。”傧相接声奉请，计全、李昆二人即便上前。傧相便请二位新人拜见计，李，共拜了四拜，计、李二人亦复回了四拜。那边殷龙道：“诸事偏劳费神，礼当再拜两拜。”计、李二位再三逊谢，傧相这才止住。接着家中亲眷挨次拜毕，然后请殷龙夫妇暨家内诸人拜毕，亲友退下。复由喜娘搀扶新娘进房，人杰亦随了进内。两位新人稍歇片刻，傧相复又出来，请诸位亲友去看新娘。殷龙首先邀了计全、李昆二人，其余诸亲友亦各随其后。大家一阵来到小桃源，计全、李昆首先进房。喜娘一见大宾老爷，当即请新娘立起迎接。计全、李昆进前，将赛花小姐上下

看了一遍，极口赞道：“风流庄静，体态端凝，将来定是一位夫人，真生得好个福相。”说罢，又掉转头来望殷龙说道：“老大哥，这是你的福气，这样一对佳儿佳婿，也算得心满意足了。”殷龙道：“这也是托老弟的福、大人的恩典，成全他们的良缘。劣只有甚么福分呢。”接着诸亲友挨次看了一回，无非是称赞一个“好”字。

大家看过新娘，复由殷龙邀同出去。此时仲冬天气，日光极短，却又是上灯时分。只见前后各处，所有的灯烛点得一色通明，如同白昼。殷龙因喜欢热闹，又雇了两班清音，分为前后演唱曲词。只听得鼓乐喧天，声音嘹亮，前后都大唱起来。不一刻，摆上晚席，首席首座便是计、李二位。厅中间一顺排了两席，计全年齿稍长，就在上首一桌首席上坐下，殷龙相陪。殷猛在李显这席相陪。其余诸亲友各依年齿坐定。殷龙又叫人将贺人杰请出来，派他在第三席坐下。酒过三巡，清音拿了戏目，上请诸位尊客点戏。乃送至计全面前请点，计全也不看戏目，只点了一出“满床笏”，其次李昆点了一出“佳期”，再其次即挨到人杰面前，人杰不敢占亲友的面子，招呼班头送往他客先点。各亲友有点“教子”的，有点“梳妆跪地”的，有点“大宴”的，有点“小宴”的，还有点“封侯”的。各人点毕，挨到殷龙面前，殷龙点了一出“甘露寺相婿接唱洞房”。大家一看殷龙点了这出戏，齐声笑道：“你看这老儿，自命得太利害了，谁不知道你相得好女婿，你还怕人说你眼色不好，偏要点这出戏炫耀于人。你这老儿也未免太狂了罢。”大家笑个不止，于是清音就唱起来。请亲友传杯弄盏，互相痛饮。酒至半酣，大家皆吃得高兴。如何大闹洞房，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三四回 贺人杰初入婿乡 施贤臣经过神庙

话说殷龙家内厅上，摆着酒筵，大家酒至半酣，另使厨房内再备一席，送往新房痛饮。殷龙不便推却，当即命人前去。反是计全、李昆拦道：“今日天气已不早了，主人也连日辛苦了，咱们不必往新房内去再饮罢。停一会时两新人送进了房，好使主人安歇，明日再使人杰陪诸位痛饮数杯何如？”大家见说，碍着情面，也就不再深说。只得又大笑了一回，向殷龙道：“今日便宜你了。”殷龙道：“深蒙诸位见爱，明当令小婿陪罪何如？”于是又饮了一回，方才散席。计全与李昆说道：“咱们送房罢。”李昆道：“好。”便命乐人作乐，将人杰送入洞房。当有喜娘代两个新人宽了衣带，随同丫鬟仆妇，出了房门，将房门倒掩起来。人杰在房内，便与殷赛花叙了些阔别思慕之言，然后同入罗帏，共谐鱼水之乐。真可似鸳鸯交颈，其乐如何。古人皆然，这也不必细说。

明日天甫明亮，即有丫鬟仆妇喜娘之类，进房洒扫各事已毕，两新人也就起身。殷赛花见了这些仆妇丫鬟，若有羞态。贺人杰亦未免有些赧颜。当下仆妇送进面水，两人梳洗已毕，用了些早点，遂即冠带起来，出房往内室给岳父母请安，并与亲戚参见。殷龙见一对佳儿佳婿，好不心满意足。当下又赠了许多见面礼，两新人当又拜谢。接着参见诸亲长毕。贺人杰此时就往外厅

陪客。内里各女眷们，有与赛花说玩话的，有与赛花昵昵私语的，有与赛花半说笑、半剌苦的。最是她两个表姊妹，出口尖利，李月英先说道：“妹妹你昨夜可曾与妹夫打仗么？”殷赛花登时脸上飞红，欲说不好，不说又不好。接着，李秋英说道：“姊姊你不要说这些旧话了，赛妹妹从今后我料她将那人作心肝般看待，还有什么打仗不打仗呢？即打起仗来，也是恩打，断不是如那年那样仇打了。”王兰珠在旁边道：“你们二位都不是这般说，我有句至公至平的话，没有当日那般仇份，何有今日这般恩爱，仇讎其名也，恩爱其实也。有今日之恩爱，即断不记当日之仇讎。我恐从此以后，赛妹妹一定帮着妹夫去与别人家打仗了。我看你们两位倒是要防备些，出言不可太利，若触了赛妹妹的怒，合同妹夫前来，与我等为难。你可知妹夫的本领高强，武艺出众，咱们已闻风先惧了。”李月英道：“你怕咱是不怕，为什么妹夫初到来，就有此屈情之虑，即使赛妹妹唆使他出来，料他也不肯听信。”李秋英道：“打仗倒也未必，设若赛妹妹使出母老虎的脸来，我那妹夫吓就要吓杀了，还敢说半字不肯吗？”

殷赛花听了他的言语，真是急杀，欲要发作，怎奈是个新娘子。若不发作，实在气不过，忍之至再，只得站起来到她母亲房内去了。那知王家一个，李家两个，不肯就罢，还要将她取笑一阵，也就跟了出房。正要再言，却好殷龙进来，他们三人也就住口不说。此时又是正午，外面仆妇又进来，请她们出去吃酒，由是才把那说笑打断。

当下表姊妹一同出来午饭。外面厅上已摆了酒席，大家又复入席，欢喜畅饮起来。今日贺人杰却陪了众人吃了许多酒，好一会才席散。是日就有路远的亲戚。告辞回去。三日已过，所有各

处的亲戚陆续告辞而去。计全、李昆也就搬到殷龙庄上居住。贺人杰温柔乡里，尽得风流，亦颇安心适意，只等度岁以后，打算起身进京。还指望施公回任，可以免此一番跋涉。且可在婿乡多留恋几日。那知事不如愿，不足半月，不但贺人杰、计全、李昆要去效劳供职，便是殷赛花也要帮助乃夫，做一件极大的事，殷家父子也不免劳力一番。

如今将这边搁下，再说施公从六里铺动身，夜宿晓行，饥餐渴饮，循途而进。走了十程，沿途并无事件。这日走至直隶大名府界，忽然出了一件大事，几乎丧了施公性命。只因大名府大名县界西南，有一座关王庙。这庙亦系敕建的丛林，从前住持僧道，道德高妙，惯守清规。三年前忽然从上方来了一个行脚僧，在这庙里挂单。这庙内住持名唤静性，看那行脚僧倒也甚好，因就将他留在寺中供职，名唤无量，却生得一表非俗，以外面看起来，是个有德行的样子。那知他奸淫邪盗，无所不为。却生得一身好武艺，惯使一条禅杖。这禅杖有一百余斤，他出外云游，只拿这禅杖担着物件，外人却不在意。静性将他留在寺中，起先他也蹈矩循规，渐渐的就有些不端，却是不敢在住持面前放肆。不到半年，静性一病奄奄，当因寺内无可靠之人使之住持，又看这无量外场又好，气概又好。将寺内所有一切的事件，尽交付他掌管，他即做了住持。静性死后，他也代他穿孝，各事料理，外人看起来，都说他是个有道的僧人，即是本地的人见了，他还器重他。更有一件好处，不但武艺过人，还兼能文墨，平时无事也常与文墨往来，诗酒往还，颇合人意。即是本地大缙绅^①，也与他来往，

① 缙(jìn, 音禁)绅——故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他便有了护身符。先暗暗的将庙内常往的僧人，陆续藉端逐退。复又召集他从前一班朋友，俱是大盗出身。无量党翼已成，便日渐放肆。先在附近见那村中美貌妇女，无论如何，都要百端引诱，奸宿起来。又去各处暗访，觅到美貌的，他便使人于半夜抢劫回来，在寺内逞其所欲。有那不愿从的，贞节的，因此送命，亦不知凡几。就是失节妇女之家，虽控告到官，地方官亦无从缉访，一二年来，从未破案。可是他的胆愈壮愈大，渐渐又使他的党羽往各处抢掠财物，以充庙内的应用。这关王庙的田产，虽不甚多，谨小慎微，每年除去开支，还可以稍余。他却挥霍太甚，万万不足。

这日施公到了大名府界，离城十余里，由此经过，忽见关王庙大殿屋上，卷起一阵狂风，到了轿前，接着庙门口，又是狂风大起，吹得溜溜圆不散。施公见此大风，知道有异，暗说：“这青天白日，云净风微，他处毫无风丝，为何这庙内如此狂风，其中必有缘故。”不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三五回 遇怪风驻节大名城 访淫僧私探关王庙

却说施公见关王庙狂风大起，知道有异，当命从人即往大名府城。吩咐已毕，早有人飞马进城通报，施公拦阻不必，便与从人缓缓进城。及至离城不远，又命分头进去，不要惊动府县，只在城内寻一大客店住下，就说是进京的客商，不可说出实情，众人答应。进得城来，就在热闹市口，寻了一所客寓，名唤泰安栈，施公同黄天霸等人，均检了房间，分别住下。外面只说途中相认，搭伴进京。主人倒也深情，晚间有店小二进来伺候。

施公与店小二闲谈起来，因说道：“店伙计，你姓甚名谁呀？”那小二答道：“小人姓陆，排行第三，人都唤小人陆老三。你老尊姓呀？”施公道：“咱性任。”那小二又问道：“你老贵府是那里呀？”施公道：“咱是北京城里。”施公又问道：“这城外十余里地，那西南上一座大庙，是什么庙呢？”陆老三答道：“那庙名叫关王庙，是咱这大名府第一座丛林。”施公又问道：“这庙内是和尚住持，还是道士住持？”小二道：“和尚住持。”施公道：“有多少和尚？”小二道：“连住持、方丈计算起来，倒有二三十个呢。你老问这庙内的和尚住持么？”施公道：“咱只因有个亲戚，因与家内怄气出家，现在有人传说他在这大名府关王庙内居住。咱走此经过，想去庙内访一访，但不知这庙内住持唤作什么名号。”小二道：“庙内住持名唤无量。你老不知道，这无量和尚，甚是势利。

咱们本地的乡绅，都与他往来。因为他腹中甚好，还能吟诗，本地绅士往往到他庙中闲坐。他却决不进城到绅士家。今年六月里，他几乎吃一场官司，并非本城的人告他，却是外乡的移文，移到本县，说他窝藏妇女，奸盗邪淫，移知本县，一体访拿。后来多亏本地缙绅，代他公保，方才没事。”施公听这话，忽然一动，暗道：“这和尚并非安分之徒，一定是藉本地绅士作为护符，窝藏妇女。我何不再追诘他一番，追究些破绽出来，本部堂好自作事。”因又问道：“你曾见过这无量么？”小二道：“咱怎么不曾见过？每年逢三月，那庙内都要做这一次水陆道场，小人到了那时，也要去玩半日。那住持他也亲自登坛，参拜神佛，宣讲经忏，可是他目不邪视，只管说法。事毕之后，他便往方丈去，与本地这一班绅士们闲谈，或讲论些经忏，或谈论些诗文，从来不曾听见有一句闲言。所以今年六月里，那场官司，若非本地绅士保护，地方官知道他平时的作为，那可真要冤气他了。”施公听罢，好生疑惑，暗道：“据他说来，又是如此规矩，却为什么他庙里起那怪风呢？倒叫本部堂好生疑惑。也罢，明日间我出去私访一番，再作去处。”当下用了酒饭，小二出去。

施公暗将天霸、关小西喊进来，即将看见关王庙起那怪风，并店小二所说的话，告知一遍。天霸道：“大人不必过疑，既据店小二所说如此，而且本地绅士又与他往来，光景无甚邪恶。”施公道：“虽然如此，本部堂有些不信。不然这狂风来得奇怪。即使这和尚果真清正，其中难免有缘故。本部堂是要前去私访一番，若实在无甚奇异，本部堂也不致寻事去问。”黄天霸见施公决计要去，知道拦不下来，只得说：“既是大人要去，标下随大人前去便了。”施公道：“这倒可以不必，仍然本部堂独自前往，

料无什么意外之事。”天霸、小西也只得随口答应，心中却是暗想：你老人家又要冒险了。施公见他二人若有疑虑之状，早知他们心事。因道：“二位贤弟不必过虑，就是本部堂前去私访，也只是随机应变，断不有累二位贤弟的。”天霸一闻此言，真急得三尸冒火，七窍生烟，当下说：“大人！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标下是怕累不成么？标下所以疑虑的，又恐你老人家万一有了意外之事，你老人家又要吃苦了。标下所以疑虑，还是为的你老人家，怎么说起标下怕受累起来？还求大人明鉴！大人即如此说，明日便不随大人前往，不过务要请大人见机而作，早去早回，以免标下挂念。”施公道：“那个自然。”说罢，天霸、小西退出，即将此话告知何路通、李七侯等人。大家一听此言，也是说施公多管闲事。众人议论了一回，各自前去安歇。

到了次日早上，施公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饭，便装了一个书生的模样，出了泰安栈，独自往城外而去。踽踽独行，直走到午后，方见关王庙。到了庙外，先在四面一看，只见一带红墙，里面的房屋不少。庙门口一顺三座大门，对面有座大照壁，上写着六个大字，乃是“南无阿弥陀佛”。山门上嵌着五个大字“敕建关王庙”。施公进了山门，迎山门有座神龛，中间供一尊韦驮，两旁值日功曹。转过韦驮殿，是一座极大的院落，上面一道台阶，以上便是大殿，看见竖着一方大匾额，乃是“关帝殿”。施公暗道：“原来这不是佛殿，是关圣大帝。”于是进了这大殿，向关帝神像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就这行礼之时，将来意暗暗祝告一番。参拜已毕，两旁望了一回，这才出殿，由殿外渐至后面。又见是一座五开间金碧辉煌的殿宇。施公抬头一看，见殿屋顶上嵌了四个朱红磨砖的字，是“大雄宝殿”。施公说道：“这便是佛殿了”。

进入里面，但见中间塑着三尊大佛，两旁十八尊罗汉，皆是金身，装严得极其华丽。当下有小沙弥送上茶来，施公接在手中，喝了一口，又递还过去，便在腰中摸了几个铜钱，放在茶盘内。小沙弥将茶钱送在一旁。施公就在蒲团上坐下，歇息歇息。那沙弥复走过来，合十问道：“施主尊姓？从那里来的？”施公道：“在下姓任，从城里而来。”因又问道：“你家大和尚可在家么？”小沙弥答道：“现在方丈内，与城里两位乡绅老爷在那里敲诗。施主亦认得方丈吗？”施公随口答应道：“咱也与他会过。”说着立起身来，便向殿外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三六回 探情由无意遇绅士 藉诗句当面讽淫僧

话说施公见说方丈在家，与城里的绅士在那里吟诗，欲往方丈而去，才要出殿门，只见小沙弥喊道：“施主你向那里去？到方丈里去，要从这殿进去呢！”施公听说，随机应变道：“我知道，我要出门小解。”小沙弥又喊道：“小解这后面有便处可解，何必出去呢？”施公就趁此回转身来，向后转去。过了大殿，又是一道朱红门。又穿过此门，便是一所院落。只见院落内松草交翠，幽僻异常。穿过院落，又是三层台阶，一顺三开间，外面摆着一块粉红漆牌，上写“禅堂”二字。这禅堂门是闭着，施公便也不进去。左首是个六角门，却是磨砖砌就的，上贴着“方丈由此进”五个大字。施公看罢，便从六角门而进，但见一道鹅卵石砌就万字纹的曲径，两旁竹篱笆编成鹿眼，篱笆以外种些松竹，也颇幽僻。

施公顺着曲径走去，走至尽处，只见一道方门，里面六扇云蓝洒金的屏门，门上横嵌着“方丈”二字。施公进了此门，只见山色玲成，有二三十盆鲜花，香气扑人，芬芳可爱。施公暗道：“如此好境，偏使那秃头受此清福。”一面想道，一面信步走去。远远听得有吟哦之声。施公暗道：“照此看来，这和尚似非奸淫凶恶一流了。”想着早已到了方丈。只见一顺三间，中间装着风窗，上面挂着一条秋香布暖帘。施公走到风窗前，将暖帘轻轻掀

开，里面走出一道人，将施公一看，当下说道：“先生从哪里来？到此寻谁？”施公道：“咱因慕你家大和尚的诗名，特来拜访。请你通报一声。”那道人又将施公上下打量一回，进去不一刻，那道人先走出来，随后方丈无量亦跟至门首。施公警眼看见，便问那道人道：“这就是你们方丈么？”那道人答道：“正是。”施公正欲上前，无量早已迎出，将两手一合，口中说道：“请了！僧人不知先生惠临，有失远迎，尚望恕罪。”施公也答了一揖，中说“久仰大和尚诗名，特来拜访，尚乞见教。”无量道：“岂敢！先生饱学，尚乞裁成。”说着，就请施公里面坐。

施公跟了进去，但见里面陈设精致，毫无尘俗之气，施公实深叹赏。无量又将施公邀入上首一间房内，原来这房屋，是两明一暗。施公进内，只见有两位老学究模样的人，一见施公进来，赶紧起身迎接，彼此一揖。无量便引施公，先指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说道：“这位是本城的庚子翰林吴幼山老先生。”又指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道：“这位是本城壬辰科翰林黄宜伯先生。”施公听说，又与吴黄二人，重新揖了一揖。吴黄二位让施公上座，施公谦逊了一番，这才坐下。有道人献上茶来，吴幼山开口问道：“还不曾请教尊姓大名。”施公道：“学生贱姓任，草字也樵。”吴幼山又问道：“尊居何处？”施公道：“敝处北京城烂面胡同。”吴幼山又问道：“贵榜是哪一科？”施公道：“说来惭愧，学生是大兴优廩膳生^①。”吴幼山道：“岂敢岂敢。”接着，黄宜伯又问道：“先生此来，向那里去公干？”施公道：“因为学生有一世伯，现在任

① 优廩（lín，音凛）膳生——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山东巡抚，月前折柬相招，命学生前去就幕，道经贵地，访一至好友人，不期出外未归、未免有室迩人遥之叹。故而假寓客邸，稍候数日，或者可以相晤。昨日在寓闲暇，与店中人闲谈，说及此间大和尚颇擅诗才。因不揣冒昧，特来相访，私心窃意想与这和尚结一个方外的文字姻缘。但不知这位大和尚能允许否。”吴幼山在旁又说道：“这位大和尚，广结交游。且与文墨中人，更喜结纳。难得老先生不弃，惠然肯来。这大和尚是求之不得了。”无量也就说道：“僧人略识之无，过蒙诸位老先生谬奖，得以忝附末光，交成文士。今得任老先生惠临敝寺，倘蒙不弃鄙陋，时赐教言，则僧人受惠多矣。”说罢，便向施公打量一番。

施公一面说，一面也将无量细细观看。但外面虽一表非俗，而且满口斯文，其实内藏凶恶之形，更多酒肉之气。为最的，那两只眼睛淫光灼灼，凶气射人，实非善类。施公看罢，又问道：“某方才从方丈室进来，闻有吟哦之声，光景两位老先生与大和尚，在这里推敲诗句，但不知大作，可能乞赐一观？”黄宜伯道：“某等国梅花大开，在家沉闷非常，特来此地与这大和尚作首梅花诗，亦不过随口胡诌，借消岑寂。既蒙见爱，当得献丑。尚乞见教，勿吝玉音。”一面已将诗稿取出，送与施公观看。施公接在手中，但见一张梅花笺，纸上写着一个题目，却是“寻梅”二字。以下便是一首七绝。施公吟道：

“山深水曲静无哗，惹得诗人兴更赊；到处寻芳寻不到，美人偏在老僧家！”

施公吟罢，哈哈笑道：“好个‘美人偏在老僧家！’老先生之言，有意乎？无意乎？然以某视之，当为老先生易一字，便成双绝了。”黄宜伯道：“当易何字？不防赐教。”施公道：“如是易来，

未免过于作谑。然谓之为打油诗亦无不可。其‘老’字不如易一‘小’字，岂不即景双关吗？在老先生以为何如”黄宜伯、吴幼山齐声笑道：“这一字改得真正趣绝，我两人要拜你为一字师了。”施公道：“即景生情，文人游戏笔墨，大都如此。但和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谓为绝无美人亦可，谓为真有美人，亦无不可。好在这个美人，非真正美人，若果真正美人，某亦不敢如此失言了。”一面说，一面偷看无量，但见他神色顿改，局促不安。施公看罢，便料到有九分了。故意又要吴幼山的诗看，幼山也就取了出来。施公看了一遍，也不过平常诗句，无甚新声，便赞了两句好，摆在一旁，又向无量索观。无量不得已也取出来，施公接过手中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闻到梅花处处开，骚人镇日费徘徊，
暗香疏影知何处？踏遍山隈与水隈。”

施公看罢，一面赞好，一面又暗讽道：“但须和尚费点心，各处打听打听，使得暗香疏影的所在。然以某看来，这暗香疏影，虽绮阁画楼之畔，蓬门板屋之中，亦多有之，不必尽在山隈水隈，要在和尚寻找得法耳。”这两句话说罢，施公又暗暗偷看无量的情形。不知无量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三七回 辯詩句无量难言 识仇人智能报信

话说施公暗暗的说了那番话，皆是刺着无量的心。无量一听此言，心中好不疑惑。暗暗发恼道：“这王八羔子，忒也见怪！为什么处处总刺着我的心？这是什么人呢？一心中暗恼，脸上却带着有些怒色了。因问施公道：“你这老先生，咱出家人，并不曾与先生有甚难过，为什么要斗僧人的玩笑？”施公道：“大和尚忒也见怪了，某说的是佛经上言语。大和尚既参禅说法，怎么连佛经也不知道吗？况且始作俑者，并非某为，有黄老先生之‘美人偏在老僧家’一句。他已先某而言，某不过假而戏谑，以‘老’字易一‘小’字，这也不算什么，至说‘暗香疏影知何处？踏遍山隈与水隈’，这是和尚自己作的寻梅诗，某亦不过讲一说，不必在山隈水隈，就是綉阁红楼，蓬门板屋，暗香疏影亦是有的，难道和尚是定派在山隈水隈去寻，别的地方，就不许有梅花么？大和尚，非是某强辩，你也未免少见多怪了。”这番话抢白得无量顿口无言，半句也说不出。只是暗暗含怒道：“咱若不因黄吴二人，咱倒不管他是什么廩膳生不廩膳生，咱就要结果他性命。他处处打趣我，偏说出一片大道理，堵住我的口，岂不可恼。”此时脸上就有万分不善的样子形色现出，而且露出杀机。施公一见，便料得十分了，正想要拿话打开，免致受他的苦恼。却好吴幼山在旁说道：“和尚不要动气，任老先生也不要动气，我们到

此为寻消遣的，既是你老先生到此，为慕诗名而来，若因这游戏笔墨，两人动恼起来，不但结不成方外之交，而且反成文字之祸了。现在天时已不早了，将次日落，咱们进城，还得有十余里地，不如趁早回去吧。不要赶不上，城门闭起来，那就要费事了。”施公见说，因乘话说道：“若非吴老先生提起来，某真个忘却路远的事了。但今日乘兴而来，尚未尽兴而返。诸位大作，均已捧读。某尚未效颦呈政^①，拟明日仍与二位老先生约定，再来此一聚，好好地作一个围炉饮酒，联句吟诗，不知大和尚可还见绝鄙人，闭门不纳么。若得见容，当一洗今日恶习，不准涉于游戏，如不遵者，罚以金谷^②酒数何如？”这一番见怪不怪的话，说得无量倒好笑起来，暗道：“这分明是个浑人，不然定是个书腐。不必说他别的，只看他说的这些话，也不曾看看我的脸色，尽着随口乱道便了。”心中尽管这般想，口内却不能不答应，因答道：“任老先生说那里话来？借人惟恐老先生动气，再也不来。若老先生仍以僧人为可教，明日务望早临，以便僧人领教。”施公道：“如此则太妙矣。也可补今日之不足。”说罢，便与黄宜伯、吴幼山一同站起身来，向无量拱拱手，说道：“打搅了，明日再来叨教。”又与黄宜伯、吴幼山谦让了一回。吴黄两位，让他先走，施公只得在前走了，黄吴二人在后相陪。无量直送至方丈外，才转身进内。

施公与黄宜伯、吴幼山三人出得庙门，缓缓进城而去。沿途三人谈得颇为高兴，盖因都是学究，所以极谈得来。那知施公当

① 效颦呈政——效颦，典出东施效颦。此处为歉词，意为仿效诸位作诗。

② 金谷——地名。也称金谷涧，在河南洛阳市西北。此处大约是指金谷一带流行的酒令规矩。

出庙门的时节，迎面来了一个和尚，一见施公，就将他上下一看，心中好生疑惑，暗道：“这不是施不全么？”原来这和尚名唤智能，在先姓黑名唤一个亮字，绰号黑煞神，本在落马湖李配名下做一名小头目，惯使一把戒刀。当施公被困落马湖的时节，他曾见过。后来李配被擒，破了落马湖，他借水逃出来，流落在外，作了一二年流寇。后来遇见无量，与结生死之交，又经无量劝他削了发，好掩人耳目，又代他改名智能。所以现在关王庙。日间无事，派他各处巡风，打听有什么大主财物、并美貌妇女。打听实在，就回来送信与无量，就派人前去抢劫。这一班弟兄，共计十八名，唤作十八罗汉。个个皆是武艺超群，一律是智字排行，一个唤智亮，绰号赛金刚，使一把牛耳泼风刀；一个唤智明，绰号铁背汉，使一把五股叉；一个唤智化，绰号三太保，使一把戒尺；一个唤智武，绰号伏地太保，使两把双刀；一个唤智慧，绰号飞毛腿，使一根齐眉棍；还有智行、智空、智其、智悟、智性、智静、智诚、智定、智法等人，皆是武艺出众。惟有智慧两条飞毛腿，一日可行五百里。只要在五百里之内，有了财帛，或有美貌妇女，他便去抢劫到来，往返只消两日，从来不曾被人捉住。更兼那齐眉棍，有五六十斤。更有铁背汉智明，赛金刚智亮，飞檐走壁，其快非常。而且他二人两般兵器，亦复超群出众。无量看重他们三人，就是抢劫来的财物妇女，都与他们这一起人大家享用。这十八人，平日却不常见面，都在外面俱多，即使回庙，多半在禅堂里，关着禅堂门，不使外人看见。

黑煞神智能进了方丈，一见无量便问道：“师兄，今日有什么客人到来？”无量见他问得诧异，因即说道：“贤弟，你向来不曾问过这些闲事，今日忽然问我有甚客来，却是何故？”智能道：

“师兄！我问的不是熟客，问的是什么生客到来不成！”无量见问，更加疑惑，因答道：“有是有的，但是一个十不全的模样，他自称姓任名唤也樵，北京人氏，是一个优廩膳生，说因山东巡抚与他有世谊，请他去做师爷，他路过此地，要见一个至好朋友，不期未遇，住在客店。闻得愚兄诗名，特地前来拜访。愚兄见他倒是个书生本色，觉得有些傻气。彼时黄翰林皆在此处，便与他谈了一阵诗词，才走了没有一会。他临行时，还说明日再来，与愚兄联句吟诗，就是这个任也樵，并没有别个生客了。”智能又问道：“他还是同黄翰林、吴翰林二人一齐来，向来与他们相识，还是独自来的呢？”无量道：“黄翰林、吴翰林本不认识他，还是这里相识的，贤弟追问他做甚？”智能道：“他独自来的了？”无量道：“不错。”智能道：“小弟问你，那总治施不全，兄长可认得么？”无量道：“可曾听别人说过这施不全三个字吗？”无量道：“施不全这贼官专与咱们一路上的朋友作对，谁不恨他？要将他碎尸万段呢？”智能道：“师兄可知今日来的那个任也樵是谁？”无量见问这句话，忽然将他提醒过来，便说道：“难道他是施不全吗？”智能道：“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不问他姓，但看他那十不全的样子，就该明白了。”无量听说，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怒不止。智能道：“师兄何必如此，有何益处？须得想个方法，将他捉住才好。”不知他们想出什么法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三八回 贼秃寻仇遣刺客 英雄有眼识凶人

话说无量见智能叫他想办法将施公捉住，以免后患，当下无量说道：“照贤弟看来，怎么去把他捉住呢？”智能道：“就此赶上前去把他捉回来，又有什么难处，这不是手到擒拿么？”无量道：“说虽如此，可有一件难处。他是与黄吴两个翰林一起走的。你若此时去赶着他，将他捉住，这黄吴二人看见，岂不是想免后患，反弄出后患来么？”智能道：“这怕什么？黄吴两个翰林，他从不曾见过小弟，他知道是谁呀？”无量说：“他虽不曾见过你，咱们却有一件碍眼之处，你我皆是和尚，他二人岂不疑惑？”智能道：“他二人决疑惑不到这庙里来。”无量道：“这话料不定。咱们今年三月里，不闹那件事，县里没有拿访咱们的消息，今日做了这件事，他二人疑惑不到此处。既有三月里那件事，今日若做了这件事，他二人也就要疑惑到这里来了。贤弟这个法儿甚不妥当，还是另想他法方好。”

智能听说这番话，也甚有理，因道：“如兄长所说，难道放他过去吗？他今日独自前来，小弟料他不存好意。若不将他置之死地，恐怕不出十日，就要坏事了。”无量道：“愚见却有了主意，想请贤弟尾随在后面，单看他进城住在那家客店，然后回来送信，再使智明、智亮两位前去，将他刺死，岂不是两全其美么？又不碍黄吴二人的眼，咱们又免了后患。贤弟你看如何？”智能

道：“此计虽好，在小弟看来，还嫌慢若等小弟访实他的住处后，再来送信，然后再使智明、智亮二人前去，这一往还，万一他走了，又向哪里去赶？”无量道：“他怎么能走得这样快呢？”智能道：“等我探明住处，赶紧出城回来送信，再同智明二人进城，那时城门已闭了，必不能越城而进，势必等到天明，方能进去，到了天明，还能行刺吗？既不能行刺，保不定施不全明日不走。而况还有一说，即使他不走，我料他断不是一人住在这客店，一定还有他的从人，如黄天霸之类，保护着他。不说旁的，就是那年在落马湖，也见他前来私访。后来被人识破，因他在湖内，准料无人知觉。依李大王初见，当时把他杀死，倒也罢了，后一转念，将他困在阴井内，要叫他活活饿死。就此一来，反被黄天霸等人，将他救出，大破了落马湖，把李配等人，一众拿去治了死罪。弄得画虎不成，反被犬害。只因施不全那种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却是鬼计多端，神出鬼没。又兼黄天霸等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所以要捉他，都要出其不意，还欲飞速飞快，使他那一众保护的人，迫不及防，才可有益。若稍迟延，就不能下手了。因此，小弟觉得兄长干得太缓，还须另想章程为是。”

无量道：“除却愚见，贤弟可再想一个法儿，说来大家商量想至妥至稳的去干。俗语说得好：‘开弓不许回头箭。’方才高妙呢！”智能道：“正是此话呢。在小弟愚见，现在小弟即行前去尾随于他。师兄即赶紧使智明、智亮二人，也随在后。小弟一进城，他二人也就进城，相离总不能远。能于城里空阔处得手，就好将他刺死。万一不能，只得认定他客寓，智明、智亮可于三更时分蹿身追去。小弟在店外巡风，以防他保护人等。如此办法，觉得较为快速，或者可以得手。其实最好此时赶即前去，不须什么费

事，只要走在他背后，出其不意，给他一刀，管包他见阎王。怎奈又碍着黄吴二人的眼，这事可冤不冤呢！”无量道：“贤弟你就此去吧，谅这施不全走得慢，不能与黄吴二人并行，他一人落在后面，只要所过之处，没有人烟，贤弟也可照你这法儿去办，不必活活的，就是结果了他，亦未为不可。愚兄也就命智明、智亮二人前去。”

智能答应，随即提了戒刀，大踏步转身而去。出了庙门，直向前赶。这里无量也就密请智明、智亮到了方丈，告知一切。二人一闻此言，怒不可遏，因道：“施不全你这脏官，今日大概是你死期到了，人不寻你，就是开恩，让你多活几年，你反要来寻俺们，这可怪不得心毒。”骂了一顿，又向无量说道：“师兄你尽管放心，咱们兄弟此去，包将这脏官捉住，以免后患便了。”说着，也就转身出外，到了禅堂，各人藏了利刃，换了夜行衣，外面仍将法衣加上、直奔庙外而去。

且说智能在先追赶前去，走了有十里开外，远远的见着施公还与黄、吴二翰林在前面一颠一簸的缓步，一路闲谈走了一会，已见城门。智能道：“咱可要紧走两步，跟着他进城方可。若放他进城，城里人烟稠密，路歧又多，只要二三个弯子一转，咱就无处寻了。”一面想，一面紧二步赶上来，没片刻已跟在施公后面。

又一刻，施公与二人进城，智能也就随后进城。只见施公走了两三条街，便与黄吴二人分别。吴黄走向东街，施公走向西街，智能故意退后几步，让吴黄二人走过。他又赶下去。不提防李七侯已从后面迎走上来，一见施公，彼此打了个照面，并不曾说话，让施公走过，见后面跟随了一个和尚，满脸凶恶，李七侯心知有

异、故意装看不见，反向岔路而去。等智能走过，他又从背后跟来，只见那和尚跟定了施公。李七侯看在肚内，好生疑惑。也就跟了一回，不片刻已到泰安栈，施公进了客寓，智能还在客寓左右，看了一会，这才转身而回。李七侯看见这般光景，早已明白。一见智能回身，又向旁边一闪，不使智能看出破绽。远远的见智能走过去，他再出来大踏步向客寓而来。进了客店，直奔后进。此时黄天霸等人不曾回来，心中好生纳闷，要去寻他，又恐施公一人在寓，无人保护。不看见和尚那种光景，也就罢了，既见了，就不能不格外小心防备，若不去寻天霸等人，又恐夜间有意外之事、一人怎生兼顾。

正在纳闷，却好天霸回寓，一见李七侯便问道：“大人回来么？”七侯道：“回来了。”天霸道：“既回来了，咱去叫他们不要出城了。”七侯道：“他们在那里？把他们唤回来罢！今夜恐又要出事。”天霸道：“这是何说？”七侯将遇见智能跟定施公的话说了一遍。天霸诧异道：“果有此事么？”七侯道：“谁骗你来？”天霸答应一声，即转身出去，尚未走到城门，只见关小西、何通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五个人，匆匆行来。天霸赶上前打了个照面，大家打了暗号。天霸一听暗号，也就转身与众人陆续回寓。看下回分解。

第四三九回 黄总镇客店说来由 恶秃贼黑夜双行刺

话说黄天霸等人，一齐回至泰安栈，将上项的事说了一遍。七侯道：“你我等且进去问一问大人，到关王庙的时节，见了和尚是什么光景，然后就明白了。”当下天霸即至里间，先给施公请安，然后问道：“大人今日到关王庙，曾遇见和尚么？还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施公见问，便将如何看诗，如何讽刺，无量如何怒形于色，只碍着黄宜伯、吴幼山不便翻脸，只辩别了两句。后来又用言语驳斥他一番，和尚无言可对，及至临行时，又如何约于明日再去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天霸道：“似此看来，那和尚并无什么恶处了。”施公道：“外面虽如此，只见面色不善，两眼的淫光，灼灼射人。本部堂当讽刺的时分，偷眼观瞧，见他实在有心虚之处。本部堂也因那和尚似非善类，所以借口回来。若留恋在彼，难保无意外之事。”天霸道：“大人还遇见什么和尚么？”施公被这句话一问，猛然提醒，说道：“本部堂在先进庙时，只不过有一个小沙弥，后来出庙的时节，见迎面又来一个和尚；这和尚也非善种的样子，将本部堂瞧了一眼，他随后就进庙去了。”天霸道：“大人幸亏回来，不然又要为他所算了。”施公道：“贤弟何以见得？”天霸就将李七侯遇见和尚跟随施公背后，及关小西等看见和尚进城的话说了一遍，因道：“大人明日可不要去。”施公道：“本部堂也不过那般说法，本也不去了。满拟明日

想令贤弟前去再探一番。”天霸道：“这倒使得。”说罢即便退出，却好店小二送进晚饭，大家便饱餐一顿，然后就各去安寝。

再说智能将施公住处，看在眼里，当即便迎智明、智亮，可巧智明、智亮从城外进来。智能便暗暗的透了消息，于是三个贼秃一起走到僻静处所。智能与智明、智亮商议道：“如今施不全这赃官的住处，是打听明了，但不知二位师兄，是如何见教？”智明道：“且待三更时分，咱与智亮兄弟前去，将这赃官刺死便了。”智能道：“依小弟的愚见，三更迟了，施不全他左右保护人多。常闻人说，他们每夜到二更过后，便分班保护，为是有备无患。若至彼时再去，万一被人看见，虽不致于给他拿住，于事究无益了。不若趁他们未上班的时节，给他毫无准备，于事或者有济。好在你二位身轻似燕，不似小弟这笨汉，不能上高。二位师兄以为如何？”智亮道：“这个法儿，倒也甚好。”说罢，去街市上寻了一个饭店，三人用饱了酒饭，就在饭店内稍行歇息。约至二更到了，街坊上少人来往，智明、智亮、智能三个贼秃，便出了饭店，走奔泰安栈而来，到了客寓门首，照壁后面，三个贼秃，寻那黑处站立。智明、智亮便将外衣脱去，交智能拿着，向他说道：“贤弟，你就在门外巡风，若有人出来，只要是施不全手下的人，便用刀去砍。”智能答应。

当下智明、智亮各带了兵刃。绕出照壁，直奔泰安栈而去。走到泰安栈后面，两个贼秃，便一蹿身，皆上了屋面。由是蹑足潜踪，各处寻了一回，不知他住那间屋。忽然见后院内有个人影儿一晃，智亮瞥眼看见，登时一晃身，也就跳下屋去，跟着人影儿蹑足潜踪，尾随下去。再一细看，原来是个店小二打扮，前去登厕。智亮远远瞧见那店小二进了厕所，才将裤子褪下来，智亮

一手提刀，一蹶身到厕所，将手中刀即在小二面上一晃。小二只一吓，向后一仰，幸亏这厕坑上有木板，人不能跌下坑去，若无木板，这店小二早就请他吃粪了。智亮也不管他什么，当即一弯腰，将店小二提出厕所，到那僻静之处，将他掷在地上，复用刀架在他项上说道：“你若喊，咱就一刀结果你的命。咱且问你，这店内有个施不全，住在哪个屋里，你且说明，饶你狗命，若有半字虚语，咱师父这口刀，是不留情的。”那小二在先被他那口刀一晃，早已吓了个半死，被他提到此地，再用刀架在他项上，看官你道那小二可怕不怕吗？智亮尽管问，那小二尽管不答，原来已吓昏过去了，智亮见他如此，复又等他醒来，然后又问。店小二说道：“求爷爷饶命！小人实不知有个什么施不全，咱店内住店客人，倒有一二十个，却没一姓施。小人若有谎言，情愿千刀万剐。”智亮听说，因暗道：“我又问错了，想他是不知道，不可冤枉了他。”因又问道：“你既不知道这姓施的，咱且问你，尔店内可有个十不全样子的客人，住在哪里？这个你该知道了。”那小二道：“那个客人不姓施！他姓任，这是有的，他却住在中进那上首的房间内。小人方才从那里出来，你老要寻他，他还不曾睡呢。”智亮又问道：“你既从他那里来，可知他在房内干什么？”小二道：“他一人在灯下看书。”智亮道：“你可说真么？”小二道：“小人焉敢撒谎，你老不信，且请去看。”智亮闻言，满心欢喜，因道：“咱本待送你狗命，因你说出真言，饶你去罢。”说着用刀在小二衣襟上割下一块衣襟，放在小二口内，使他不能声张，然后在腰间掏出一根麻绳，给小二捆绑起来，就将他抛在一旁。然后智亮复用身上屋，直奔客店中进而来。

却好智明在前面屋上老等，一见智亮已来，两下一击掌，彼

此心照。智亮在先，智明在后，两人便走到上首房屋上，轻轻的由屋檐倒挂下来，向房内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把两个贼秃，只喜得心花多开了！原来施公所住的这个房间，屋檐下那六扇窗榻，只关着两扇，其余却都是大开，这两个贼秃心下大喜，暗道：“真是天助成功了，难得这窗榻也不曾关闭，由此进去，好不当。”虽然如此，他们不敢冒昧，惟恐是诱招，且恐施公不在房内，复探身细看了一遍，只见房内靠东首墙壁一张方桌，桌上点了一盏油灯，却不十二分明亮，施公坐在上面椅上，手扶着头，在那里打吨。智亮看罢，暗道：“合该这赃官要死了，窗榻既不关，又在那里打吨、咱还在这里做什么呢？”心中想罢，便一翻身跳落在地，智明也随即跳下。真个是毫无声息。只见智亮认定窗门。将身一缩，一个箭步，蹿到里面，就举手一刀，认定施公胸膛刺去。不知施公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四〇回 中金镖智亮被获 免大难贤臣受惊

话说施公打盹时，智亮进房，劈面就是一刀。只见施公身子一缩，向旁边一闪，跌倒在地。智明在外看得清楚，心中大喜，以为施公一定被智亮刺死。说时迟，那时快，正要进房帮助智亮动手，忽然又见智亮跌倒下来。智明心知有异，赶着蹿身进房，拔刀来杀。尚未走至里面，忽见里面来了一物，直向面上飞来。智明说声：“不好！”旁着身子一偏转身即走，已在肩头上插了一下。智明知道中了暗器，不敢进房，急思逃走。只见房内跳出一个来，手持大刀，大声喝道：“贼秃可认得黄天霸么？”话犹未完，早已跳出窗去，迎面望见智明就是一刀。此时智明急架相迎，未及两合，只听一片声喧：“不可将这贼秃放走了！”说着关小西、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等人，各执兵刃，围杀过来。智明见事已败。又见这里人多，无心恋战，只得且战且走。正欲想逃脱，无如他一刀，你一棍，包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万难分身逃去。还亏智明武艺过人，不然早被天霸等捉住。彼此大杀了一回，只见王殿臣大喊了一声：“不好！”早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大腿上被智明刺了一刀。智明趁此睹着空儿，往屋上一蹿，接着黄天霸、何路通、李七侯亦就追赶上去。正往上蹿，忽见上面哗啦啦一片声喧，抛下许多物件，照定下面打来。智明一溜烟飞逃去了，及至天霸等上去，已是赶他不及。

原来智明逃走至后园墙，当即跳下。却好智能仍在那里巡风。此时已是三更过后，智明一见智能，即打了个暗号，说道：“再想法儿，快走罢！”智能一听，便知未能得手。等走至僻静的所在，智明方将以上的话，告知与他。智能方才想道：“咱们到那里暂避一避，候天明才好出城。”智明道：“你且随我来。”不一刻到了一个地方，智明上前敲门，只听里面有人答应，将门开放，智能走进去，当下那妇人见了智能仓皇，便开口道：“你等为何如此，做什么的？”智明即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那妇人道：“既如此，且在此处暂避一夜再说罢。”当下两个贼秃安歇下来，且待天亮，再回庙内送倩。暂且按下。

再说天霸等见智明逃走，他等也不追赶，恐怕房中那个贼秃，还要逃脱。因即赶到房内，看了一眼，见智亮仍昏卧地下，不能动弹。天霸令人将他绑起来，以使明日送交本地方官审问。此时客寓的人，都道捉住刺客了，也都起来看视。此时刺客智亮已醒过来，心中好不切齿。施公命看守好了，以便送县。你道施公明明坐在那里打吨，智亮明明将刀刺去，这施公又将身子一歪，跌倒在地，是施公明明的被智亮刺中，又何为施公并不曾死，而且未受微伤，反是智亮中了暗器被擒，却是何故？原来天霸自从与施公说明，忽遇见和尚尾随在后，嘱咐施公不必再去关王庙之后，他使用过晚饭，回到自己房内略歇了片刻，准备三更将近，再行起来保护施公。那知到了二更将近，忽听屋上隐隐有脚步声，这种声音，若在稍微心粗的人，也听不出。只因他心细神定，刻刻留心，听了这脚步之声，当即暗自说道：“不好，屋上有人。”即刻爬起来拿了刀，即奔施公房内而去。打从院落经过，将头仰起望屋上一看，只是有个人影一晃，早不见了。天霸便知有异，

此时也不及喊众人，赶奔到施公房内。见施公在那里打盹，施安在旁站着。天霸看见施安，招招手，施安过来，天霸向他耳边说了两句话：等贼人来时，协力兜拿，房中自有我保护。施安即便出房，招呼何路通等人。天霸又不肯惊动施公，复又想道：“何不用个法子，将贼人引诱进来，使他中我这条计？”因又将窗榻轻轻开了两扇，他便伏身在施公背后，所以智亮进来的时节，做梦也知不道的。智亮因此蹑身进房，拔刀就刺，哪知天霸在旁先将施公椅子一挪，施公已坐立不住，身子一歪，跌倒下去。让出这个当儿，他便出其不意，一鏢认定智亮下部打去，智亮不及防备，正中大腿胯。腿一软，一负痛，所以向后一倒，栽倒在地。及至智明见智亮栽倒，知道不妙，赶着进房，预备助救，又见迎面飞上一物。这也是天霸见第二个人来，满想“一箭射双雕”，因又祭上一鏢。不意智明躲得快，不曾打中，只在肩头上插了一下，依旧被他逃走。这就是智亮被捉，施公免祸的原委。若不补说，看官要说小子叙事不清了。

且说施公见已捉住刺客，而且是个和尚，心中大喜，向天霸道：“若贤弟不能未事先防，施某今日定为所害。”天霸等答道：“标下沐思，何足挂齿？还是大人的鸿福罢了。说着，大家知己无事，便去安歇。次日一早，施公即将店主人以及住客，一并请来，招呼他们一切。店主人听捉了刺客，愿同众人押送县署惩办。现在一闻施公招呼，当即进来。施公便将以上的事说出。店主人方知施公是钦差大臣漕运总督，现在进京陛见。当下只一吓，赶紧跪下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尚求大人恕罪。”施公道：“店老板，你且起来，不须如此。”店主人谢了一回，当即爬起来退出，约束伙计，招呼客人，果然并未泄漏。施公又写了一封信，

着施安送往大名府投递。大名府知府章有为接到此信，阅看一遍，这一吃惊非小。当即传了大名县，一同来泰安栈，给施公请安，并问明各节。施公接见之下，但问了两句闲话。随后说道：“本部堂要借贵署审一审那个刺客。”章知府唯唯答应。却好此时人夫轿马，已纷纷到了泰安栈门首。有人进内回明，章知府便请施公暨众人，一齐搬住衙门居住。一面又派差役，押着智亮向大名府而来。不一刻施公到了大名府。章知府暨大名知县王智珪，也跟随施公进内。请入书房坐定，有人献上茶。章知府知道施公尚未用过早点，即令厨房赶着办了茶点，请施公与大众人等饮食。施公用了早点，便命章知府饬令各差役站堂伺候。欲知审出什么情节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四一回 惯用骗供细审情节 难熬刑法尽吐真言

话说施公飭令章知府传齐差役，站堂伺候。又命在二堂审问，不许闲杂人等进内。章知府又传命出去，差役奉命即刻将闲人驱逐殆尽。来到二堂，请施公升堂，黄天霸等只陪列案旁。章知府、王知县也随施公旁坐在侧。施公升了公座，两旁下役吆喝已毕。施公命带刺客，下役答应。顷刻将刺客智亮押推到堂。那智亮立而不跪。施公喝令：“跪下！智亮两眼圆睁，望着施公骂道：“施不全呀！咱师父不幸为你所杀，这也是咱不慎之处，误中诡计。今日既被你擒住，当杀当剐，速速行刑，不必多问。”施公见他如此，因想道：“本部堂若要严刑拷问，他定挺刑不招，不若用骗功骗他，或者可得实情。”正自暗想，忽听两旁差吆喝道：“好大胆的恶贼，见了大人，还敢出言不逊，不给跪下，咱知道你的皮肉要受苦了。”智亮亦复大骂不止。施公赶着说道：“尔等不必如此，且听本部堂说来。凡行刺的人，皆是本领出众，武艺超群，敢作敢为的好汉。本部堂最敬重这一类人的。况且本部堂自从初任江都，即有刺客与本部堂为难。本部堂钦佩他们的本领，是个好汉，有的收服在名下，有的问两句，即放他去的。诸如黄总镇，当初也是前来行刺的。后来被擒，本部堂劝了一番，他便诚心归服，到而今功成名就，连皇上都夸奖他的武艺出众。累建大功，赏他记名提督，实缺总镇，也是一位大人了。这和尚

前来行刺本部堂，都以为行刺钦差大臣，是个杀罪。要知道所刺之人，是否身死，若已经被他刺死，无论当场就获，或事后缉拿到案，只要果是正凶，断无可赦之理。若并未将人刺死，自己已被人获，那问官就要问明他的根底，还是故杀，抑是有人指使。倘是故杀，还要问明是何缘故，如可宽解，也当减一等问罪。设或因人指使，自身为从，指使为首，应得之罪，还归指使之人。如此代他分判，他岂有不感激之理？若一概绳以法律，制以科条，未免有屈了好汉。”

施公说了这番话，便要使智亮打动心意，回转口来。哪知智亮闻了这番话，竟入了施公圈套。当下噗咚地往地下一跪，口呼：“青天大人呀！你是一位至明至冤的青天大人哪！咱只闻人言说，你是专与江湖上朋友、绿林中豪杰为难。哪知耳闻不如目睹，咱今见你大人这般如此，可实在人的话冤透了你老哪！哪有如此青天大人，甘与咱们为难的道理？”施公见说，心中大喜，便和言问道：“本部堂且问你，尔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削发？既有这身本领，为何要作和尚？既作了和尚，现在哪座庙里？又为什么不拜佛参禅，反来作盗，行刺本部堂？看你也是好汉，恐怕也是被人指使？你且从实说来！本部堂定不难为你的。你若不尽情吐出，本部堂可是不容情了！你说出来，本部堂当从轻释放你，好好儿讲。”智亮在下面见了施公和颜悦色，并无一点难为他的话。心中想道：“咱何不尽情招出？不使皮肉受苦，或是还可得些好处。那黄天霸当日也是如此，咱们是尽知道的，并非他谎言。咱说出来，若他高兴，也可能赏咱的功名，咱何必不招呢？”正要向上招，复又一想：“咱不要上了他的当，仔细想来，他这些话，分明是骗咱的，咱若实供出来，给他得了实情，一定带人前去毁庙，

将咱师兄弟捉住，到后来一并问罪，那里还有什么好处？这不是梦想么？咱可不要错打了主意，还是不招的好。”因又大声喝道：“施不全呀！咱师父几乎上了你的当，你这番话，分明是骗咱的口供，咱若实供出来，你又不是如此了。咱何必被你骗，害了旁人？咱是不招的，前后总是死，听凭你这赃官便了。”

施公见说，顿时勃然大怒，惊堂一拍，口中骂道：“好大胆的贼秃，本部堂看你是个好汉，有心要提拔，不肯加罪，只要你说出指使的人来，就免你的罪。哪知你怙恶不俊，反把本部堂的美意看坏了，实属可恶已极。拖下去，先打二十大板，然后再问。如若不招，再看大刑伺候。这是他自讨苦吃，怪不得本部堂忍心了。”说着，即望黄天霸使了一个眼色。天霸会意，正要过来。忽听两旁下役吆喝一声，来拖智亮。天霸拦道：“你等且慢拖他，待本镇再劝他一番，好使他知道。”因即走过来，便即设身处地，将自己行刺的事，一直至今，施公如何待他厚恩的话说了一遍，来劝智亮。又道“大人从来不撒谎，你放心里！你若将细僧招出，大人包管有好处与你。你若不依，本镇可以代你作保。在本镇看来、还是招的好。”智亮道“你这小子，也尽为骗人，谁信你的话？”天霸道：“你若不信，不干我事，只要你受得住那等夹棍拶子，此时尚可来得及，只要你吐出实情，大人面前，咱代你作保，亦未为不可。你从实说了吧。智亮听说：“咱不上你的当，你这小子，要在是自己图功名，不顾当年之义气。逼死义嫂，杀死义兄，谁似你这无义气种子？或剁或刷，咱自现成，若要使咱招供，咱也不知道什么叫作供，只知道义为重。咱告诉你实话，咱的同类多着呢。”说着又向施公道：“施不全，你若将咱斩了，便二十年一过，又是一个好汉，也不算什么。而况咱自有兄弟们前来报

仇雪恨，你小心便了。”说罢，复大骂不止。

施公此时，真是不能再用骗功了。只得喝道：“尔等速将这贼秃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然后再问。”下役答应，即刻将智亮拖下来，一五一十，用足了劲，打了四十板。足打得皮开肉绽了。施公又命将他推上来，问他：“招是不招？”智亮道：“你不过打咱这板子，咱早已说过，连杀头也不怕，这板子就算事了么？咱不知道什么招不招。你这赃官要打，就重重打一顿，咱若是讨饶，就算不了是个好汉。”施公见说，又命抬夹棍，下役答应，顷刻将夹棍抬上。把智亮翻倒在地，将夹棍在腿上夹起，两边人扯定绳索，只听施公示下。施公又问道：“尔招是不招？”智亮道：“你这赃官，怎么这般罗嗦，要夹便夹，不必多问了。”施公又命：“快夹起来。”一声未完，下役顷刻将绳子一收，只听囁嚅响，早将智亮的腿几乎要夹断了。此时智亮已昏晕过去。施公命且松下，叫人取了凉水，在智亮脸上喷了一回，智亮醒来，施公又问他：“招是不招？”智亮还是熬刑。施公又命：“将他那一只腿，再夹起来。”下役答应，即刻又将那只腿又夹将起来，照前一样。智亮此时已不能再熬，心中悔道：“咱早知有如此刑法，不如招了。事到此时，咱若再不招，还不知有什么厉害刑法呢！不如招罢！免得皮肉受苦。”心中想罢，大声呼道：“施不全你松开来，咱告诉你便了。”施公见他招了，便命人松开来，好使他从实招出，这才是任他“民情似铁，难逃官法如炉”。毕竟招些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四二回 案情重大知府调兵 淫恶难逃总镇献计

话说智亮受刑不过，日呼愿招，施公命人松了刑。施公问道：“你将实话招来，本部堂自可宽免于你！”智亮道：“咱叫智亮，现住城外关王庙；咱师兄名唤无量，现为该庙中住持，同类共有十八名，名唤十八罗汉，各人皆是本领出众，武艺超群。”施公道：“尔为什么前来行刺本部堂呢？”智亮道：“只因大人昨日到咱庙内去了一趟，咱师兄无量并不认识大人的面目。后来是咱师弟黑煞神智能，在庙门口遇见，他便到方丈里告诉师兄，说是：‘此人叫施不全，此来必非好事，一定私访咱们的隐处。若不将他捉住，后患无穷。’咱师兄就问何以知道？他说：‘在落马湖见过，因此认得。’咱师兄听了此话，便命小人与智明前来行刺，智能因不能上高，在外巡风，昨夜连小人共来三个。这是小人的实供。”施公又问道：“本部堂闻得关王庙内私藏妇女，专在外面劫夺财物。到底现在庙内还藏着多少妇女？总共害了多少性命？外面的劫案，共做了几回？快讲出来与本部堂知道。”智亮道：“自从无量开了色戒，先在附近村庄，诱引民间妇女，入庙奸宿，却不曾逼死人命。后来便向境外，劫夺妇女，黑夜带往庙中，逼令奸宿，若有不从，登时送命。”说完，施公又问道：“你庙中除却无量如此奸盗邪淫，其余那些人，也像无量如此么？”智亮道：“大半如此。”施公道：“哪里有这些美貌妇女来呢？”智亮道：

“有的无量分给的，有的自家出外去奸宿的，还有半途劫夺而来的。”施公道：“尔倒不与他们从事么？”智亮道：“小人也曾有过的，不久才死了。”施公问道：“你的这个是哪来的呢？”智亮道：“是无量分给我的。”施公道：“这个妇人是怎么死的？”智亮道：“附近村庄因病死的。”

施公又问道：“你方才所说的那间暗室，在庙内什么地方？”智亮道：“若问这暗室，不知道的，有些难寻的呢！就连小人，也不曾进去，是在方丈室里面花园内假山石下。这暗室四面，皆有消息，若误踏消息，便要无量捉住。这也是恐怕有人前来探他的隐事，故此这样做的。”施公道：“究竟有什么消息呢？”智亮道：“听说四面皆有翻板，若踏着翻板，人便滚下去了，他便将你捉住。”施公又道：“据你说来，这无量是个万恶的凶徒了。难道所做的事，没有一些影儿风声么？”智亮道：“怎么没有？今年三月里，还有外县差役捕快，到这大名府里投文，访那无量的。后来多亏本地绅士，代他出了公保切结，方才没事。县里也据着绅士的切结，移复到外县罢了。”施公道：“你可知道本地绅士哪些人最好呢？”智亮道：“本地绅士，皆与无量有往来，也都与他甚好。承各绅士的情，均说他志诚老实，才学精通，皆愿与他结交。”施公道：“本城绅士有个黄翰林、吴翰林，无量与他要好么？”智亮道：“那吴翰林、黄翰林是与他最要好的朋友。”施公道：“这两个人，平时未曾做些什么坏事呢？”智亮道：“听说这两个，是本城最肯为善，最肯出力，最有势力的绅士。大概专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施公又道：“你说关王庙有十八个罗汉，你可将那些名字，都告诉本部堂知道。”智亮又将那十八个罗汉的名字，告诉出来。施公听罢，命将智亮钉镣，发交大名县收禁。俟将无量

等十八名擒获后，再一并议处。当下差役答应，即刻将智亮上了刑具，押往县监收禁。

施公退堂，到了书房，便与府县说道：“贵县地方，出了这凶恶的僧人，贵府县不能明查暗访，为民除害；反凭本地绅士，一纸空文，就据以为实，似乎难为民牧了。就外面看来，然其中有无受贿情事，本部堂尚须访察。即无受贿情事，亦不免随波逐流，以耳代闻，并不能关心民瘼，除莠安良。我辈受国家俸禄，本当代国家裕民。以贵府县如此所为，是真尸位素餐，有负朝廷恩典。为今之计，请教贵府县，如何处理？还是听他所为？还是赶紧设法拿获呢？”章知府、王知县见施公所说各节，已自惭愧无地。又见问他若何办理，真是毫无主意。不得已勉强应道：“大人明见，关王庙凶僧人众，断非捕役所可擒拿，若不调取营兵，断难一网打尽。卑府的愚见，可即请取营兵，先将该庙围住，然后多派捕役营勇，各备兵器，并力擒拿，或者可以就获。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这大名府城内，有多少营兵呢？”章知府道：“连防营城守营，计共约一千余人。”施公道：“其能猛力杀敌，奋勇不惧的，有多少呢？”章知府道：“城守营额设五百名，其强壮的不过百余人，防营较此过半，通计不畏兵刃能力战的，约五百名。”施公道：“有此五百名，足可敷衍。贵府县可即调取齐全，按兵不动。一俟本部堂往调，即刻就要飞奔前往，若有迟误，定以贵府县参楚并该管营官是问。”章知府、王知县唯唯答应。

施公又向黄天霸等人说道：“今据智亮所供一切，贤弟等有何良策？总宜即早剿灭，免生后患。还恐该凶僧等一闻此言，立即逃脱。那时再四处访拿，更加掣肘。”天霸道：“该僧逃脱一层，

大人倒不必远虑，某料该僧必不逃走。他以为寺中人多，且有暗室可待，负隅自固，势在必然。所虑者此处诸人，不敷调遣。计全、李昆、贺人杰又在殷家堡，急切不能调回。此间各人，又不能齐赴该庙，为的是大人面前，还要留二三人保护。难保僧人不再分遣贼秃前来为难。某之愚见，莫若一面差人星夜飞往殷家堡，调取计全、李昆、贺人杰，并再能请殷家父子及殷赛花前来，一同帮助更妙。一面大人诈称赶紧进京，明日就起程，连府县差役，总不可使其知道。大人却深住此地，某等佯为护送一程，随后行来。尚能于途中遇见贼人则更好。半途拦劫，或可随时擒拿，多捉他一人。即捉住之后，当就该管地方官界内，押送收禁，随后一同完案。该僧等一闻大人已经起程，他便毫无顾忌。又恃本地绅士为护符，包管他无逃走之事。不过所虑者，他一闻大人起程，难免不来劫狱，此事却不可不防。好在此间尚有五百余名可用之兵，即令该管营官，日夜督率各兵，妥为防护。如此办法，似觉稍微妥当。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此计甚妙，就这样办法便了。”即作了书，交与知府，转饬心腹家人，星夜前往殷家堡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四三回 接公文无心稍恋 读信札见义勇为

话说施公将书作成，即差章知府心腹家人，驰书以往。一面许令差人赶紧预备车马，以便施公起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合城的人，个个知道是施大人私访前来，捉住一个和尚，不知为了什么，现在本县监内。你传我，我传你，传说纷纷。就连本地绅士黄宜伯、吴幼山也知道了。再一打听，即是昨日在关王庙遇见的那人。黄、吴二人不免暗自说道：“咱们不曾小觑他，若有得罪他的事情，虽不能奈何我等，又何必使他怀恨呢？”闲话休表。到了次日，施公起身，合城文武各官，恭送程仪。

再说智明与智能逃脱之后，在智明的姘妇那里住了一宿，刚至天明，二人即赶回庙送信。众人闻言大惊，当即命飞毛腿智慧，赶紧进城打听消息。到了晌午时分，又回到关王庙，与无量说道：“师兄放心吧！智亮虽被获，现经施不全严刑审问，他竟是抵死不招。施不全没法，将他收禁，飭令知府知县悉心审问，务追出指使之人，及窝藏之人。施不全明日即动身了。我想施不全一走，这件事可以松懈下来。咱们再设别法，或去劫狱，将智亮救出，亦无不可。”无量听了这话，心下稍定。又命智慧道：“贤弟，依某愚见，还请贤弟进城，悉心打听，到底施不全明日走与不走。”智慧道：“此事放在愚弟身上，打听明白，回来告知师兄便了。但小弟还有一说，趁施不全走的时候，最好在半途将他刺死，那可

就免了后患了。”无量道：“恐怕不能。如能将他刺死，那更好了。”智明、智能在旁说道：“师见这句话，倒也不错，只恐他前途人多，不能下手。”智慧道：“且打听确实，再作商量。”无量点头。智慧转身而去，复进城细细打听。到了次日一早，果是施公动身，在城各官仍然送到城外。施公坐在轿内，自有黄天霸等在旁保护而行。飞毛腿智慧看得清楚，当即抽身飞奔回庙，告知无量去了。这且慢表。

再说投书到殷家堡去的人，星夜飞驰，不日已至。当即问明路径，到了殷龙庄上，先问庄丁道：“这里可是殷龙殷员外家么？”那庄丁将府差看了一眼，见他是公门中打扮，便答道：“正是此处。”那府差道：“烦前去与计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施大人有要紧公文在此。特差某前来投递，须要面交，不可迟缓。”

庄丁听说施大人差来的，也就不敢怠慢，赶着奔进去，告知殷龙，殷龙也就与计全说知。计全命将来人唤进。那府差随着庄丁到了里面，见有三个人坐在庭上。便问道：“那位是计老爷？”床丁便代为指引道：“这位是计老爷，那位是李老爷，这就是咱家庄主。”来差给计全、李昆二人请了安，又给殷龙请了安，然后向计全说道：“小人王贵，是大名府章大老爷转奉施大人面谕，饬今小人驰书前来，请计、李、贺三位老爷，并殷老员外公子，还同贺太太一齐赶紧星夜驰往大名府，有要事相商。如殷老员外公子等不去，计、李、贺三位老爷并贺太太，一定要去的。”说着，将书掏出递过来。计全等听了他这一番话，不知是何事情，即将来书接在手中，原来是一封加紧公文。又拆开一看，尚有另外一封书信。只见公文上面写道：

钦差大臣，头品顶戴，正任漕河总督部堂，世袭一

等候爵施为

札飭飞调事：本部堂道经大名府界西门外二十余里，见有关王庙一座。忽见该庙旋风大作，当知有异。即于是日驻节大名，次日亲往私访。虽查无异事，惟见该庙住持僧，形色不正。当经本部堂面为讥讽，该僧若有仓皇之色。本部堂见查无实据，旋即回城。谁当夜即有恶僧三名，前来行刺。当即拿获一名，其余二名在逃未获。次日，就大名府署严讯，该僧口供。据称：该庙共有僧十八名，俱系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名曰“十八罗汉”。并有地窖，私藏妇女等各节。似此淫恶凶僧，不法已极。若不尽行诛灭，何以正国法，而安闾阎？为此飭令，急飞书到，该参将计全、都司李昆、千总贺人杰，即便遵照，星夜驰赶前来会同拿获该僧等，以正国法，毋得观望迟误，致干未便。火速飞速。特札。右仰知悉。

计全看罢，一面着人到里面将贺人杰唤来，告诉他底细，即令赶紧收拾，急速动身；一面又将那封书，拿在手中一看，见上面写着，是殷老英雄惠启。计全向殷龙道：“这封书是大人与老哥的。”殷龙道：“你且拆开来看，里面讲的什么话，好斟酌行事。”计全便拆开大家同看，道：

殷老英雄足下：前日道经贵地，诸蒙厚爱。情文兼尽，纫^①感之至。迩来起居顺当纳福，羨颂无既！人杰想已入赘，佳女快婿，朝夕随侍，其乐如何？某行经大名府，目睹怪异，凶僧淫恶，不法已极。现在设法拿

① 纫——深深感激，多用于书信。

获，上正国法，下除民害。除另礼饬计全等，飞速前来外，合再驰书奉告足下，今媛赛花，武艺超绝，可否割爱，令随人杰同来大名？事成之后，某当汇奏，请予思赏。足下想亦疾恶，再得贤郎，共襄大亨。该增虽顽，定难幸免。如蒙见允，惠然肯来，协力擒拿，以除大恶，地方幸甚！闾阎幸甚！临书仓猝，不尽所言。施某特白。

殷龙听此书，写得如此谦让，因大笑道：“大人也太客气了，既然关王庙淫僧不法，欲令我父子前去，但须招呼一声就是，还要如此作书，倒叫殷某何以克当呢？”说罢，因向计全道：“计贤弟打算何日动身？”计全道：“大人的来书急迫，某等就此前往，若一迟误，该僧闻风逃脱，我等就不免处分了。”殷龙道：“贤弟之言甚是有理。愚兄也就可与贤弟等，即日同行便了。”说着，即叫人到里面，将赛花喊出来。却好贺人杰已经出来。计全就将以上的话告知人杰。人杰亦欣然前往。不到片刻，殷赛花也就出来，先给计全、李昆二人行了礼，然后向殷龙问道：“爹爹呼唤孩儿，有何吩咐？”殷龙见问，就将施公来函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殷赛花一闻此言，无不眉飞色舞，当下说道：“孩儿就此收拾，好与爹爹同去便了。”殷龙大喜。又将四个儿子喊出告知了各节。四人无不欣然愿往。就此各人收拾起来。殷龙命人备了马匹，大家饱餐上马。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四四回 飞毛腿刺杀假施公 殷赛花投宿关王庙

话说计全等九人，直往大名府而去。走至中途，计全因问来差王贵道：“大名城，有什么宽大的客栈？”王贵道：“要算泰安栈最大了。施大人就在那里住的，捉住刺客之后，才搬到府衙。”计全道：“咱们就在泰安栈聚齐。”大家答应，计全又向王贵道：“你可先赶一步进城，先见咱们大人，告诉他就在泰安栈聚齐。”王贵答应，飞马而去。计全又向众人说道：“我等这个样儿，还是不妥。须要改扮起来，陆续进城方好。”殷龙道：“使得使得。咱就装扮乡老的模样，叫赛花扮作村女。”猛、勇、刚、强四人道：“咱弟兄装扮什么呢？”计全道：“你四人就是本来面目，好在所穿的衣服，皆是公子打扮，不要更改。”四人答应。计全、李昆、贺人杰却改扮了军官模样，先赶进城，就往大名府去见施公，回明一切，然后退出来，往泰安栈住下。殷龙父子及殷赛花亦陆续来到，大家见面，彼此会意，分别住下。只等施公令下，便去关王庙行事。暂且按下。

再说假施公与黄天霸等人，离了大名府直往进京大道而行。走了一日，已至广平府界，时将日落。正要寻找客栈，忽见前面有一处苇塘，这苇塘芦草丛杂，地方幽密。若有刺客藏在此间，必无人看见。天霸等已在暗中防备，又故意不作防备。施公的马刚走到苇塘旁边，那些苇草一动，扑一声，蹿出一个人来，迎着

假施公就是一刀。天霸急急上前救护，假施公已被刺死，跌于马下。那人一见刺死施公，好生欢喜，正要转身飞跑，却好天霸、关小西等已蜂拥上来，四面围杀。那人便竭力招架。只见他凶勇异常，毫不畏惧。天霸等与他斗了二三十个回合，忽见那人觑着空虚，砍一刀，撒腿就跑。天霸等急急相赶，那能赶得上？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飞毛腿智慧。他打听施公已经起节，先与无量送了个信，然后他就一人瞒着大众，独自出来，跟了下去，在此埋伏，刺死施公。他却不知道是个假的。看官，这假施公，又是那里来的呢？原来是从监内那死囚与施公仿佛的模样，装扮起来。黄天霸等人，也是假扮的。其实施公、黄天霸等皆在大名府内住着，飞毛腿那里得知？就是大名府合城的人，也一个不能知道。当下假施公自有人将他掩埋起来，假黄天霸等也就回转大名府而去。飞毛腿自然也就跑回关王庙送信，夸耀自己的本领功劳。无量听说，好不欢喜。复又防备几日，怕有人前来查访捉拿等情。过了好几日，见并无人来，心下也就没事。惟有思量去救智亮。

且说施公见计全等到，便暗请殷龙到大名府署，向他商议道：“本部堂请孝英雄前来，有一事要与老英雄商酌。拟请老英雄扮做村老的模样，令媛扮做村姑，暗带利刃，前往关王庙投宿，诱令该庙住持，将令受骗入暗室，作为内应。老英雄也在那里，用言将该僧稳住了心，然后再将寺中的路径，打听明白。本部堂自然派人前来接应。”黄天霸道：“某等定于今夜三更前去，断不有误。此系除患之事，幸老英雄切勿推却。”殷龙道：“某等奉命而来，何却之有？当照大人吩咐便了。”施公又道：“事成之后，本部堂当为令媛奏请奖赏。”殷龙道：“这却过当，恐有疏忽，望

乞勿罪。”施公道：“这须老英雄协力相助，断无不成。”殷龙答应，当即退出，回至泰安栈，将此话与赛花说明。赛花本意，要助人杰立功，今闻此言，焉有不愿之理？当下就改扮起来，不多一刻，改扮停当，殷龙也改扮清楚。至日落时分，父女二人，出了店门，出城望关王庙而去。这里黄天霸、贺人杰、计全、关小西、李昆、何路通、李七侯、猛、勇、刚、强殷家四虎，也就陆续扎束停当。当即出城，在附近一个所在，暂且住下，专等三更时近，以便前往，一齐动手。

且说殷龙带着赛花，约有二更时分，到了关王庙门前。此时庙门尚未关闭，父女两人奔入山门，直往庙内而去，走至大殿，见有两个小沙弥，在那里讲白话。殷龙首先走了两步，走到小沙弥面前，说道：“大师父！敢在你们庙内借个光，让咱父女两个暂住一宿，明日当得奉上些香仪。”那小沙弥见说，当即涎皮涎脸，向殷龙说道：“放着客店你们不去投宿，反到这里来借宿。须知道咱们出家人怎么留得妇女在此，这是有干法纪的。”殷龙道：“大师父！你们两位有所不知。只因咱们贪赶路程，今日多赶了些路，此时已有初更时分，城门是闭了，城外又没处止宿，不得已才到宝刹，借宿一宵。务望大师父行个方便。”那两个小沙弥道：“你们虽如此说，我们真不能作主，须告知我们当家的，他说行就行，说不行，你们父女，只可再寻别处投宿。”殷龙道：“一家有一主，一庙有一神。既如此说，就请二位师父进去，与你当家的大和尚说明，恐怕他不行，我们与你一齐进去，哀告他老人家，做个方便。”小沙弥道：“你们且在这里等候便了。”

小沙弥转身进去，到了方丈，却好住持无量在那里晚饭。小沙弥道：“禀师父！现在庙内来了父女两个，口称因贪路程，无

处止宿，要在庙内止宿一宵，明早便走。徒弟不敢自主，特来禀明师父，留与不留，好去回话。”无量听了他这番话，心中一动，暗道：“这真是咱的局运到了，但不知那女子生得如何，如果品貌美丽，便将她留在庙中，与她乐一乐，有何不可？”一面想，一面问道：“这两个父女，有多大岁数了？”小沙弥道：“看那老头子，约有五十岁上下，那女子，不过二十岁上下。”无量一听，就想问小沙弥，那女子生得如何？却又碍难开口，因说道：“既如此，咱且与你看了。”说着就起身同小沙弥往外便走。不一刻，到了大殿，殷龙在那里正是盼望，忽见小沙弥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和尚，殷龙想道：“一定是方丈无量了。”打算上前问话；又听那和尚道：“人在那里呢？”小沙弥答道：“就是坐在窗楞口的那两口。”无量见说，就近前来。殷龙父女也就迎接上去，赛花故意说道：“爹爹！你老人家务要同这位大和尚说，请他留我们在此住一夜，行个方便，孩儿实在不能走了。”就这两句话，那一种娇声娇语，早把个无量的魂儿捏在半空中去了！当下无量连名姓都不曾问，便道：“我们庙内，本不能留妇女止宿，因你如此年纪，你这女儿又走不动了，出家人行的是方便，故此留你们父女暂住一宿，你且跟我这里来。”不知带往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四五回 殷赛花假意诱贼秃 恶无量放胆犯佳人

话说殷龙正想他带往里面，当下说道：“这就是师父行方便了。”说罢，无量就将他父女，带往里面。转弯抹角，走了好一会。殷龙处处留神，记定出路。一会子走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却是一明两暗，两间瓦屋。无量便道：“我这地方，本来是为城里有绅士们到来，碰着晚了，不能进城，就留他在这里住的。你们就在这里住一宿罢！”殷龙当时谢道：“难得大和尚行这个方便，真是感激不尽了，明日再当告谢。”无量就将他父女引了进去，又叫人点上灯火进来。无量这才将殷赛花仔细看了一遍。只见她柳眉杏眼，粉脸桃腮，身穿一件翠蓝布棉袄，腰系青布裙，轻踏弓鞋，那一对金莲，刚有三寸，头上一束乌云，挽了一个螺髻，实在美貌出众。看罢心中暗想：“咱这庙里现放着有七八个，哪个能及她这样美貌？今日真是意料不到，有如此美人送上门来。只可恨这老头子碍眼。”又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那就好办了。”

无量一面望赛花，那知赛花也就故意卖风骚，去勾引无量，心中却恨不能立刻将他杀死，剁成肉酱。暗道：“你这秃驴，你把姑奶奶当作何等人物！眼见你死期要到了。”无量却哪里得知？因又问道：“你是从那里来的？曾吃过晚饭没有？”殷龙道：“我们从沧州来的，要到大名府，投一个亲戚，晚饭却不曾吃呢！”无

量道：“我叫人送些晚饭来与你们吃，饿着肚子，那不难受吗？”殷龙道：“师父，既打搅你宝刹，再叨扰晚饭，怎么过意得去呢？”无量道：“这又什么要紧？”又问道：“你会喝酒么？”殷龙一闻此言，更料着他的用意了，因说道：“老汉生平一无所好，惟有见了酒就是命。任谁送老汉的东西，都不受，若送老汉的酒，比送什么还高兴！”接着殷赛花在旁接口说道：“大师父！你老人家不必把酒给他喝，他只要有了酒，任什么事都不管了。问他酒量并不大，至多一壶就醉了。醉后就要去睡，任什么事都叫不醒他。大师父虽然是美意，在我看来，可不要赏酒与他喝吧。万一他喝得醉了，咱又是一个人，要有什么意外之事，这便如何？”这句话一说，无量心内暗道：“若不将酒与他灌醉，这事却不好办。”正自暗想，忽见殷龙道：“姑娘！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不知我爱的是酒？不许我喝，岂不是要我命么？若说有意外之事，还怕有强盗来打劫吗？身上不过几两散碎银子，拿了去不算什么，而况在这庙里怕什么。老子跑了两天，不曾喝一顿好酒。今晚让老子唱一顿好酒罢！”

无量听说，好生欢悦，便转进去。这里殷龙与殷赛花见无量毫不疑惑，心中大喜。赛花道：“爹爹，你看这个幽僻地方，断不是个好所在。咱们何不趁秃驴不在此地，咱们四面瞧看一回呢？”殷龙道：“使得。”当下便执着手灯，先到下首房内一看，只见有两张铺，也有帐子挂着，铺上被褥俱全，这便是预备本地绅士在此住的。殷龙父女两个，看了一会，无有可疑之处。又到上首房内来看，只见上面也设着一张铺，也有帐子被褥，靠铺旁边，上首设有两张书柜。那柜可不小，柜门关住，上面有锁锁着。殷龙就有些疑惑，到此处，便执着灯，走近书柜，细细一看，却早

已看出破绽了。原来那柜门是假的，内里藏了消息，若要将消息在那里一带，这两扇柜门，登时就开，人便可从此进去。这边也有消息，这须将柜门上那把锁一按，柜门也就登时大开，殷龙看罢，心中大喜。便低声与赛花说道：“我儿你可瞧见么？”赛花道：“瞧见了，合该这秃驴要倒运了。”

话犹未了，外面有人送进晚饭来，在桌上摆好。那道人就请殷龙父女用酒饭，而且颇为殷勤，向殷龙说道：“我家大和尚，因有点小事，不便过来相陪。请你老多饮一杯罢！”殷龙也就回说：“请你谢谢你家师父，就说我感激他盛意。”那人答应，于是殷龙与赛花二人，饱餐了一顿。却不敢多饮酒，恐怕误事，壶内酒却没在房内地下去了。此时已约有二更时分，殷龙道：“咱们就在这房内住下，等等消息，再作计议罢。”赛花答应，当下父女两个，进了上房。殷龙一倒身向那铺上一困，养歇精神，好去动手。才倒上铺，不到片刻，只听柜门吱呀一声响。殷龙知道，暗暗将赛花喊过来，说了两句，赛花就在铺上一坐，低住头如有所思。殷龙在铺上故意打起呼来。赛花偷眼观瞧，只见那柜门果然大开，那和尚从里面走出来，在柜门口略停脚步，一听了铺上有人打呼，知道那老头儿已是熟睡。便走至赛花面前，深深一揖。赛花故作惊惶道：“和尚！你且放稳重了！为什么一人到此？你且退去。我父亲已睡熟了，我是个女子，不便与你接谈。”口中尽管如此说，那眼睛还是只管溜。无量看着了哪得不动心？更向前走近一步道：“小僧大胆，一见小姐如此美貌，就心慕神追，总求小姐行个方便才好。”殷赛花见他如此说法，心内恨不能拔刀，就此一刀，将他砍为两段。又恐他寺内人多，外面众人未到，一经动手，无人接应。只得耐着性子，脸一红，说道：“和尚！你敢

是疯了么？你趁我爹爹熟睡，你来欺负我女子么？”无量道：“小僧怎敢欺负？实在是心爱不舍，务乞小姐方便！”赛花道：“这可不，你赶快出去，若再如此，我要叫我爹爹了。”

无量此时也就勃然大怒道：“我且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进来，算是你的运气，既到了这里，不给你师父快乐一夜，那是断断不行。你如果是明白的，好好儿跟师父到那边屋里，先陪师父饮几杯酒，然后与师父行乐，咱把你作心肝看待。若有半个不字，咱就要动武了。”赛花听了此言，直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就想拔刀相向。殷龙在床上，知道他女儿忍耐不住了，恐怕性急，反于事无济，只得暗暗捏了他一把。赛花知道，复又将一口气捺住，仍与贼秃商量，万万不可。无量那里答应？抢一步就将殷赛花的手执定，拖住就跑。进了柜门，直向那边去了。殷龙见赛花被和尚拉到那边去，他也就一翻身爬了起来。将身边利刃取出，一蹲身到了房外，随即纵身上房檐，向那边屋内看，忽见迎面来了一条黑影一蹿。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四六回 贤父女诱擒恶贼 小夫妻力杀淫僧

话说殷龙蹿身上屋，打算向那边屋内探听，忽见迎面一条黑影飞身过来。殷龙知是外面的人已到，因就一击掌，迎面那黑影子也就立定脚，应了一声。殷龙知是自家人，再一细看。原来是贺人杰。殷龙便低低招呼一声道：“大众来了么？”人杰答应道：“全来了！黄叔父派我来帮你老人家。现在里面怎样了？”殷龙道：“赛花儿已深入内地了，你就在这里等着，好接应里面。咱还要下去从暗门进去，帮赛花厮杀。你但听咱的招呼，你便进去便了。”人杰答应，殷龙随即跳下房檐，仍去里间房内，将那柜门的锁轻轻一扭，那柜门吱的一声，开了下来。殷龙向上一看，见上面有根软绳，带住柜门，只要一松手，那软绳往下一落，这柜门又关起来。他便将手中刀，把那软绳挑断，柜门便关不起来。他就悄悄进去，转弯抹角，只见里面还有些消息，他先一处一处，将那些消息破去，然后入内。又见里面是一所净室，净室内灯光明亮。殷龙便在窗外，用刀戳了一个小孔，将眼看将进去，只见自己女儿，与无量对面坐着，旁边站了两三个妇女，在那里斟酒。又见无量笑嘻嘻的说道：“美人哪！咱不能饮了，咱们去睡吧。”赛花道：“你再饮一杯，就招呼她们撤去残肴便了。”无量又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才将酒杯放下，只见从窗外面飏的一声，飞进一枝弩箭，正望无量脑后打到。

殷赛花一见，知道是自己丈夫的暗器，便一撒手，将外面衣服一抛，从腰间拔出两把刀来，大喝一声：“大胆的贼秃，认得姑奶奶殷赛花么？特奉施大人之命，前来拿你。”说着，就是一步，劈面砍去。无量虽然坐在那里饮酒，背向外脸向里，看不见外面的人。耳畔忽听飐的一声，也就知道有人暗算。赶着躲开过去，却不料殷赛花反起脸来。此时殷赛花拔刀相向，就一声大喝道：“好丫头！你敢以美人计前来赚咱么？咱看你小小年纪，今日要死在咱师父手里了！”话声未完，殷赛花的双刀已到。无量此时虽然手无寸铁，赶着将坐的那张椅子，提起来挡过来刀，便一蹿身，到上首靠床那壁上，摘下一口宝剑，拔出鞘，就与赛花交手。赛花也就不肯放松一着，刀刀要害，奋力向前。此时殷龙也就舞动大环刀，飞砍进去。却好贺人杰也从屋檐上跳下来，由窗户外纵身进内，举锤就打。此时父女夫妻三个人，将无量团团围住，四个人又杀了好几合。忽见贺人杰虚砍一锤，将身躯向后倒退了一步，故意卖个破绽。殷龙不知何意，殷赛花早明白了。又见贺人杰退到窗子口，反而故让出路来，好似让无量走的光景。哪里知贺人杰暗用妙计，无量趁此虚砍一剑，拨转身向窗外就跑。殷赛花赶紧急急追来，将到窗子口，忽见无量往后一仰，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却好殷赛花身临切近，一见无量栽倒，哈哈大笑道：“贼秃，算你今日没有乌珠儿，给咱家老爷取去罢。”一面说，一面起右手刀。就认定无量的身上，一刀砍去，代他卸了一支右臂下来。

贺人杰见无量团在地上，已是不能动弹了，心中大喜。当下拿出绳子，就将无量两条腿捆个结实。又拿着铜锤，在无量左肩上，打了几下，又把那左臂打折下来，就将他抛在那里。便与殷

赛花道：“你去到里面搜一搜，如有妇女被陷在里面的，都将他们放出来，不要再伤他们性命了。”赛花答应，心中一想，但不知这些妇人，藏在何处？正在思想，忽见右首有一个小门，赛花一见，心中暗想：莫非这里面，还有暗室不成？想着就走了过去，抬头仔细一看，只见上面有个铃铛子，下拖着一根绳子。赛花顿觉灵机，暗道：“这铃子有点奇异，我何不将铃上绳子一拉，看里面动静。”想着，一抬手就去拉绳上的消息，只听那铃子一阵响，那小门内走出两个虔婆，一见赛花，吓了一跳，正待思想往外要走。被赛花赶上一步，刀一晃喝道：“你是什么人？快快讲明，饶你的狗命！”那虔婆见问，也就说道：“尔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的？”赛花道：“特来捉淫僧无量的，咱姑奶奶已将那淫贼秃杀死了。尔如不信，且出去看看。”那虔婆果真将头向外一探，只见一个秃头躺在地下，浑身是血。那婆子这一吓，即刻向赛花面前一跪，哀求道：“姑奶奶！姑祖宗！求你老人家施恩，婆子们在此，也是出于无奈，今日你老人家既来，想是要救人性命的呀！这里还有七八个少年妇女呢！皆被这和尚抢来的。老人家开恩！一起将她们救出去罢！”赛花道：“既如此，你前引路，给姑奶奶进去看看再讲。”

婆子答应前行，赛花随后跟来，弯了好几个弯子，这才到了一处。四面明窗净几，陈设精致。赛花到屋中坐定，就有好几个妇女走过来说道。“这小姐也是那贼秃抢来的么？”赛花正欲答言，那婆女在旁说道：“这位姑奶奶，并非和尚抢来，他是来杀和尚，给大家救命的。现在外面住持已被杀了，特来救众人的。”那些妇女一闻此言，大家环跪下来，齐声求道：“总望小姐速速救我们大家性命。若迟了，这庙中不止贼秃一人，还有许多呢。

若要齐来，那可不得了呵！”赛花道：“你们不要害怕，咱们奉施大人之命，前来捉拿凶僧的。外面还有许多老爷在此。庙外更有许多官兵团团围住。不怕那些凶僧再来。”那些妇女一闻，真喜出望外。赛花又向那婆子说道：“这间屋内出来的路径，可走那里呢？”那婆子道：“来看，东首还有一个门，通着方丈花园里面。”赛花道：“你且带我看来。”那婆子又带她去，赛花看在眼里，到一处，就代他破一处消息。走了片刻，又到了好些层数台阶，一层层走上去，婆子指道：“这就是翻板的背面，若是有人踏着这个翻板，准跌下来，跌入坑内，叫家人拿住。”赛花仔细一看，见旁有两个大坑，坑上两块石板。赛花又问那婆子：“这个怎么上去呢？”婆子说：“你看我使来。”只见他将手向旁边窟窿内一按，毫不费事，那石板就转开。赛花已然明白，急将手中刀，在那石板上划，忽见那块石板掉落坑内去了。此时却现出一个地道来。赛花便由台阶上去，出了地道，果然是座花园。只见花园墙上两条黑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四七回

李公然香闷众淫僧 众英雄大破关王庙

话说殷赛花出了地道，见花园墙头上两个黑影儿，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追。前面跑的那个，实跑得飞快，后面追的那个，再也赶不上。殷赛花再仔细一看，原来前面那个却是个和尚，后面赶的却是黄天霸。你道这是为何？只因黄天霸等到了关王庙，大家上了屋。贺人杰就直奔方丈，帮赛花去杀无量。那些人都到禅堂，捉拿智慧、智能、智武等人。合该这一起凶僧就法，大家都困着了。李昆就想了个主意，与天霸等说道：“咱们能不与他们厮杀更好，只要将他们一起捉住，咱们可不必费事了。”天霸道：“李五哥！你这话可是戏言了，这许多人，不动武就捉得住吗？”李昆道：“不瞒老弟说，咱身上带有熏香。因为这里人多，恐怕捉不住，带了这个物件，准备到此，若遇他们睡着了，就要拿这熏香将他们熏昏了，好活捉的。”天霸道：“那更好了。”于是李昆就将熏香燃着，将香透入禅堂以内。李昆又狠命的一烧，把那气味烧浓透了，送进禅堂，约待到了时候，所有那些凶僧，大家都着了香气，不能动弹。李昆等一齐进内，正要拿出绳子去绑。忽见外面噗噗的跳进三个秃贼，各举兵刃前来。黄天霸等知道有了接应，也就赶着招架。

你道这三个贼秃是谁？原来是智慧、智武、智能，他们三个却不在禅堂里面，是宿在禅堂旁边。此时他三个人也已睡了，忽

然智慧起来小解。一见屋上站了许多人，又见禅堂外站了好几个，皆是执着兵刃。他就知道不妙，赶着回房，将智能、智武唤醒，各执兵器，直奔禅堂而来。到了禅堂，已见禅堂门大开，知道来人已进去了。他三个也就扑奔进来，预备到里面帮着师兄弟动手。那知到里面一看，见他师兄弟俱是高卧不起。更知道有异，等不及问话，大家便动起手来。智慧直奔天霸，智武直取李昆，智能直奔何路通。天霸等也就各自抵敌，大家厮杀了一会。智武中了李昆一弹子，拨转身就跑，却好计全上来，迎面一刀，智武闪开，李昆从背后又是一弹，正中在手腕之上，咣啷一声，把手中兵器打落在地。旁边走过殷刚，手起一刀，认定肩窝砍去，智武见手无寸铁，就想上屋逃走，才把头向上一望，忽见有两个物件直向两目飞来，万躲不及，正中两眼，咕咚一声，栽倒在地。李昆见智武栽倒，正要上前去捉，却好殷勇一刀，认定智武脚上一刹，已代他削去一足。那边智能与何路通正在打得难舍难分之际，忽觉两目内钻进两件东西，再也躲闲不及，只听哎哟一声，也是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何路通心中颇为疑惑，这是什么缘故？那里知道贺人杰在暗室内，用金钱镖，将无量两眼打瞎，被殷赛花捉住之后，他便叫赛花去搜寻妇女，自己便来到此处，却好智能、智武、智慧三个秃贼，正与天霸等厮杀。忽见智武要逃，贺人杰一见，就将金钱镖取出，先打中智武，后打中智能，所以这两个贼秃，均栽倒在地。

智慧还与天霸在那里厮杀，忽闻智武、智能均已捉住了，可不敢久恋，仗着自己飞毛腿跑得快，当时卖了个破绽，拨转身，蹿上房屋，放开飞毛腿而跑。天霸那里肯舍，也就蹿上屋，直追下去。这飞毛腿跑得真快，只见他穿房越脊，如旋风般相似。天

霸在后紧紧相追，只是赶不上，直赶至花园内，飞毛腿打算从花园围墙跳下，便逃命去了。那知殷赛花忽然在下面一声喊，他便吃了一惊。殷赛花叫道：“好贼秃！往那里走？着姑奶奶的镖。”一声未完，将手一扬，飞毛腿智慧正跑得急急，忽闻一声喊，手一扬，料定是有暗器打到，赶着躲闪，却原来并无一物。正要往前又跑，又听殷赛花一声道：“你这贼秃，想躲姑奶奶的暗器，那里能够？着镖罢。”飞毛腿一听，不能不防备，恐她前一回是诱着，此次是真有暗器打来，又看定下面好着防备。又见殷赛花的手一扬，飞毛腿赶着向旁一躲，就在这个时候，不提防脑后来了一镖只听咕咚一声，从墙上滚跌下来。天霸也就跳下，却好殷赛花早到面前，已将飞毛腿小腿砍下一段。天霸望着赛花赞道：“贤侄媳！若不亏你那一声虚喊，这贼秃说不定照常被他逃走。”赛花道：“这贼秃跑得真快，侄媳还不曾见过这般快腿呢。”天霸道：“侄媳你不知道，他就叫做飞毛腿。”殷赛花听得哈哈大笑道：“现在不能叫飞毛腿了，只好叫作半条腿罢。”天霸道：“里面这事情，想已办妥了？”赛花道：“幸不辱命，无量已就擒了。现在绑好放在暗室里面，我爹爹在那里看着呢。”天霸大喜，又问道：“这暗室走到那里去？”赛花指着地道说：“走这里。”天霸道：“我且将这半条腿绑起来，再到外面去看一看，那里怎么样，然后再到这边。”说罢，将飞毛腿捆缚起来，抛在一旁。便从方丈内出去，走到禅堂里面一看，只见那些秃贼，一个个都绑缚好了，点了一点数，少了一个，连无量计算，应该十七个，现在只有十六个。你道这一个是谁？怎么不在庙内？原来这个就是智明，他因进城探听智亮的消息，这日并未出城回庙，就在他相好的那里住了，所以不曾被捉。其余一个不曾逃脱。

当下天霸见那些贼秃，俱已捉住，只少一人。又向各处搜寻了一回，只见了些小沙弥。那些小沙弥，一见如此，早吓了个半死。其余那些看香火道人，天霸也就不许与他们为难，却一个不准走。那些小沙弥等，那敢不遵？只得聚在一处，听候发落。天霸又至庙外，将那二百名小队，调了一半进来，看守这些被捉的贼秃。关小西此时也就同着兵丁进庙来了。天霸就请小西督率兵丁，看守贼秃，他便带了十数名兵丁，到暗室内及花园内，将无量及智慧抬出来，放在一起。又去暗室内，将所有妇女及婆子等众，都告诉他们，在此听候发落。此时天已将明，大家歇息了一会。等到天亮，天霸即差了几个兵丁，去城里府衙门送信，说庙内贼秃全被捉了，请大人与知府知县监临察看，以便发落，兵丁遵谕而去，毕竟施公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四八回 关王庙淫僧正法 保和殿贤臣面君

话说施公及大名府知府、大名县知县，见兵丁前来说到，关王庙已破，所有淫僧全行捉住，请大人前去踏勘，以便发落。施公闻言，心中大喜，当下即命知府传齐差役人夫轿马听候，一同出城，章知府答应，即刻传谕出去，一面命厨房预备早点。不一会施公用过早点，外面人夫轿马已齐，便有丁役进来禀报，施公便与知府一同出城。走了一会，已到关王庙门首。早见知县在庙门首伺候，施大人下轿，知府也就下轿，一同进内。

此时天霸等早已得信，大家一齐迎接出来，将施公迎至方丈坐下。大家上前，参见已毕。施公便问大概情形，黄天霸等人也大略告诉一遍，又把逃走的一个说明。施公点头，便命人先将无量带上来审问，有人答应去带，不一刻进来回报，无量因伤身死。施公便命章知府亲往察勘，章知府验勘属实，进去回报。施公又命将未死的各僧，一齐带入方丈内听审。不多一刻，共计抬进十五个。施公一一讯明口供，此众皆直认不讳。施公命人落了口供。随即命黄天霸督率兵丁，就在这庙门外的左首那片空地，立刻就地正法，为的是收禁以后，恐有意外之虞。好在这十五个，皆是直认不讳的，正法之后，他便无虑了。黄天霸答应，立即将十五个凶僧，五花大绑，推出庙外斩讫，回来销差。施公又命悬竿示众。此事自有差役去办。所有尸身，亦命掩埋。施公又命将暗室

内所有妇女，概行提出，问了一遍，俱是民间妇女，被庙内各淫僧抢劫来的哪些妇女见了施公，皆是哭哭啼啼，哀求拯救。施公见此情况，当命章知府将各妇女姓氏居址记明，近者着令妥差饬送回家，远者行文与该管地方官，转饬家属，命其亲自来领，现在暂寄官寓，好生留养。章知府也就遵谕，饬令妥差，先行将妇女送往城中官寓寄养。那些妇女，见如此办法，人人望着施大人叩谢大恩。施公命她们退下，自有妥差，先带进城去了。施公又命将庙内所有小沙弥，一律驱逐出境。其余香火道人愿回家的，准其回家，各寻生业，不准逗留庙内。那些小沙弥，怎敢不遵？也就一个个，打点打点，即日出庙，往各处挂单去了。施公又将庙内所有什物银钱，及田产之类，概行查明，一齐入官。俟随后招有虔诚僧道住持，再行发给。诸事办毕，施公仍回府衙。

到了衙门，即命大名县，在监内提出智亮，即于是日正法，以绝根株。不一会，大名知县将智亮斩讫，到府衙销差。此时已是正午，施公大众用饭已毕。殷赛花是被章知府太太请进上房里面去了。施公便向知府道：“烦贵府将那黄宜伯、吴幼山两个绅士请来，本部堂有话与他们面讲。”章知府不知何意，即刻命人拿了一封愚弟帖子，到黄吴两家去请。吴幼山、黄宜伯二人，见府里有人来请，说是施公请他们到府衙说话。二人好生疑惑道：“这可是怪事，十日前施公已经动身，怎么他倒又来了？既然请我，就前去走一趟，也无妨碍。”一面回复来差，一面即刻乘轿到府，不多一会，因施公是个钦差，他们二人用了红呈，投递进去，自有家人执帖，进内禀报。施公命请，未有一刻，黄宜伯、吴幼山一齐进内，到了花厅。施公迎至厅口，拱手说道：“二位老先生违教了。”黄宜伯、吴幼山赶着答道：“岂敢岂敢！便是晚

生，不知钦差宪驾，仍在敝地，有失趋前请安，尚望恕罪。”说着进了花厅。黄、吴二人便给施公行礼已毕，分宾主坐下。有人献了茶，黄宜伯首先向前说道：“大人呼唤晚生等，有何见谕？”施公道：“只因某现在查办得一案，就是为那关王庙住持僧无量，乃合寺凶僧作恶多端，现为某查访明白。因二位老翁，曾经出具保结，代该僧立保，委无奸淫情事。今有该僧等口供单在此，所以某特请两位先生前来一阅。”说着将各凶僧的口供单，取过来递与黄吴二翰林阅看。黄吴二人接过来一看，看毕羞得满面通红，汗流浹背，一面将口供单仍递给知府，一面躬身向施公谢罪道：“晚生等昏聩糊涂，罪不可赦。仰感教诲，铭泐难忘。”说罢，跪下去磕头。施公赶着扶起，仍请他二人坐下，说道：“某请二公到此，并非加罪之意；不过有一事相托，以后如遇有这等情事，总请老先生慎益加慎，会同本地方官，妥为访查，不可以耳代目才好。”黄吴二人恭恭敬敬答道：“晚生等谨遵宪谕，以后敢不慎重，以仰副大人今日教诲之意。”说罢，又站起身来，深深一揖。施公又谦逊一番。黄吴二人又问道：“宪驾何日起程？”施公道：“某明日即便动身了。”黄吴二人道：“晚生暂且告辞，明日再当恭送完驾。”施公再三叮嘱了不必有劳，然后送出。

施公回至花厅，又将殷龙请进来，向他说道：“此次老英雄辛苦，令媛首捉淫僧，其功不小，待某面圣后，当为令媛令婿保举，以邀恩奖。老英雄贤父子，也得请旨奖励。”殷龙道：“小民父子，无尺寸之功，断不敢妄邀恩奖。虽是小女随夫从事，理所应然，亦不敢上冀荣宠。”施公道：“本部堂自有主见。但某明日即要起程，令媛仍请老英雄与她同回。贺千总即随本部堂进京，明年本部堂回任或不回任，再令贺千总前来接取家眷。”殷龙唯

唯答应。当即退出。施公又申斥章知府几句，以后令他倘若遇有要件，务要随时访察，章知府诺诺连声。晚间，章知府即传谕差役，将所有人夫轿马，预备齐全，伺候施公明日动身。当晚又备了几桌盛筵，给施公众人送行。大家俱各畅饮而散，一宿无话，到了次日天明，施公等起程，本城文武各官，前来恭送。殷龙父子，亦与各官直送至二十里外，方才回城。

施公沿途趲赶，却好这日到京，正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施公当下先在宫门禀到。次日传旨出来，着令元旦日率同黄天霸等朝贺之后，便殿召见。施公奉旨到新正月元旦就换了朝服，带同黄天霸、关小西二人，随同朝臣，挨班朝贺。其余计全等因官职不合随班上殿，只得在午门庆贺。各大臣朝贺已毕，圣上退朝，诸臣朝散。施公在朝房内，先与同僚诸人，谈了些外省事。不一刻内侍宣旨，着令施公在保和殿召见。施公遵旨即刻趋跽而进。见了圣上，自然俯伏，口呼万岁。圣上当即问了许多事情，施公便一一奏对，又将黄天霸等以及殷赛花各人所立的功劳，又复细细奏了一遍。天颜大悦，遂传旨黄天霸、关小西即刻召见。天霸、小西哪敢怠慢，也就赶紧趋跽而进，俯伏金阶，口呼万岁。圣上又顾问了许多话，黄关二位，也是奏对详明。圣上龙心大悦，当即面谕，退出候旨升赏。施公等又叩头谢恩，然后下殿出朝，退回公廨，静候恩旨，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四九回 施贤臣再回漕督任 黄天霸初访琥珀杯

话说施公陞见之后，当蒙圣上令他候旨。施公便带黄天霸等在京内公馆中居住，专候圣旨。这日元宵佳节，京城内外大放花灯，共庆升平之乐。宫内自然也是大排筵宴，庆赏元宵。凡宫内所有筵宴上的器皿，自然藏于内府。这日圣上因元宵佳节，又因四海升平，龙心大悦，因命内监在大内里将外国进贡来的一对琥珀夜光杯取出来饮酒。待至筵宴既毕，内监未及珍藏原处。到了次日，忽然这一对琥珀夜光杯不知去向。当下经管内监即各处寻找，哪里来的形影？内监见这琥珀夜光杯忽然失却，只吓得胆战心惊，却又不敢隐瞒。只得于圣上驾临早朝时，自己待罪奏闻，先请失察的罪名。圣上闻奏，龙颜不悦，却是仁慈为心，当下并未问着内监的处分。便与大众说道：“朕用的这一对琥珀夜光杯，原不算什么宝物。即使丢失，却也无关紧要。但宫廷之内，居然有此不顾王法的人前来盗劫。若不严加拿缉，何以伸国法而肃宫廷？尔等文武功臣，着即一体明查暗访。果为何人盗去，务要追回原物，统限三个月，将原物进呈，不得空言塞责。倘逾期不获，所有值日各官，定即革职拿问。”当下施公却也在朝，听了这道圣旨，随即出班俯叩金阶奏道：“据臣愚见，皇上所失宝物，决非宫廷之内的人所盗，必有外来巨盗，将此宝物盗去。但不知昨日御膳之后，这夜光杯摆在何处。圣上可传经管内监，询问明白，

便知底细。”圣上当即传旨，即着施公将经管内监，带往刑部讯问，施公领旨。圣上退朝，施公也就朝散。当下并不先回私第，即将经管内监，带往刑部讯了一堂，方知这琥珀夜光杯，是御膳后未经收入大内，即摆在内监房中，预备明早再行珍藏。施公问明，次日又奏明圣上，请旨踏勘失窃之处，颁旨着照所请。当下施公即遵旨，着经管内监带领失窃之处，看了一遍。施公见它无甚形迹，好不纳闷。当即退出，回到公馆，便将上项的话，说了一遍。黄天霸一听，吃惊不小。因向施公道：“在大人意见，这琥珀夜光杯忽然失落，还是为宫内的人所盗去，还是为宫外的人盗去呢？”施公道：“据本部堂看来，宫内的人，断不敢有此胆量，定然是宫外人所盗。但经本部堂亲去察访，毫无形迹，因此又疑惑是宫内人了。”天霸道：“据卑镇看来，定是宫外人所盗。惜卑镇不能进宫察看，若能奉旨入宫，察看形迹，便可知道这盗杯的人是宫内的人，抑是宫外的人了。”施公道：“且俟本部堂明日奏闻，如蒙奉旨准予贤弟入宫察勘，即就有些端倪了。但不过一层，如果有旨奉行，何敢不遵呢？”天霸道：“大人之言差矣！为巨子者，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今者上用之物，被人窃去，访拿缉捕，是卑职应有之事。”施公大喜道：“贤弟明日可即预备，候旨遵行。”天霸唯唯答应。施公到了次日，果然奏明圣上。当即奉旨，着天霸入宫察勘一番。已见失落御杯那间房内屋上，有一排望砖，非同他处可比。分明是盗贼由屋面，揭去砖瓦，垂身而下，将御杯盗去。天霸看明，也就出来，回明施公，请施公代奏，并请旨宽限。施公答应，次日又代奏明，圣上大喜。

这日圣旨出来，仍着施公回淮安督本任，黄天霸补授江南提督，所有漕标出力人员，均着以本缺坐升。其贺人杰着加恩以游

击，遇缺补用。殷龙着赏给急公好义的匾额；殷猛等兄弟四人，均以千总，发交施公差遣；殷赛花也有奖赏。施公道旨，便率领黄天霸等前往江南，沿途缉访御杯所在，俟拿获正盗，取回御杯，再行赴提督本缺。施公、黄天霸，复又遵旨谢恩退出。三日后即行出京。

出京之日，自然还带了关小西、何路通、计全、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贺人杰等人。沿途之上，大家皆为那琥珀夜光杯，用心察访。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并未访出一毫影响。这日到了山东沂州府界，正是三月中旬，颇觉春光和煦。当下施公就命随从诸人等，就驿站住下。施公因闻沂州有座琅玕山，甚为高峻。当日齐景公曾与晏子说过：“吾观于转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玕。”这琅玕山就在沂州府境内。施公便想到此琅玕山凭眺一回，却不曾与黄天霸等人说明，心中却是暗想。哪知天霸早已知道，却不是为去游观，想要到琅玕山左近察访察访，可有夜光杯消息。当下施公就馆驿中住下，当晚就与黄天霸等说道：“本部堂因近日车马劳顿，意欲此间暂歇一两日，再行前进，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黄天霸等齐道：“便是某等也想暂歇一两日，却不敢与大人启齿。今大人既有此意，某等应当遵命。”施公大喜，一宿无话。次日，黄天霸等也就进内禀明施公，欲往附近一带缉访缉访夜光杯的消息。施公当此之时，便也答应。黄天霸等大家商议就留贺人杰、金大力保护施公，其余诸人，皆分头往各处而去。施公自己也就换了便服，招呼施安看守馆驿，便自己出去，游玩一番。各人听施公吩咐，各自歇息去了。但施公此一番出游，闹下许多天翻地覆大事件出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五〇回 钦使遥临琅玕税驾 高贤戾止蓬荜生辉

话说施公出了馆驿，向街坊上走去，原来这馆驿的地方就唤作琅玕驿。也是六街三市，颇为热闹。施公在街上闲逛一回，只见人烟稠密，甚是齐整。因信步走去，不觉走了有二、三里地，却离街坊已远。但见前面有座大树林，当此暮春天气，树木正旺之时，远远看见，好不可爱。施公心下颇为适意，因慢慢向着那大树林走去。

不一会，已走至树林前面。但见林外现出一所大村落，有数十间房间，施公便穿林而过。到了村口，又见村庄迎面一条护庄河，旁边支着一道小板桥，便人来往出入。河堤一带栽着许多垂柳，更夹着许多桃花，真是别饶风景。施公看罢，又向村中那一带房屋看去。那一带房屋甚是造得齐整、清爽，施公看罢，羡慕之至。意欲过小桥游玩一回，又恐人地生疏，不敢冒昧前去，意欲回去。正在斟酌行止，忽见从门内跑出好两只狗来，一见施公，便狺狺^①的乱吠，接着一个苍髯老者走了出来。施公将他上下一看，但见他身穿一件玄布夹衫，脚踏芒鞋，身携竹杖，颇有隐士之风。那老者一听狗吠，知道有生人前来，赶紧出门。一见施公站在村口徘徊观望，他便将施公细细打量一番。觉得施公的形容

① 狺狺（yínyín，音银）——狗叫的声音。书面语。

虽然生得古怪，却有一派正气，与俗不同。他便上前说道：“老先生请了。小庄僻陋无华，老先生何不请至敝庄暂住芳躅^①，何事站立桥畔观望、徘徊呢？”施公见老者前来招呼，且听他言语不俗，也就赶着应道：“岂敢岂敢。只以某路经贵地，偶尔闲游，不期信步而来，得瞻风采。某因爱尊居如此清雅，真是城市山林，亟拟造府奉拜。又恐素昧平生，不敢造次，所以在此徘徊观望。不期老先生赐教，施某真是万幸了。”施公因羡慕他人品又好，地方又好，不意将自己名姓忽然道出，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老者听施公说出施某两字，凝了回神，不禁正色说道：“老先生得毋总遭施公么？”施公见说自己为人家说破，不能隐瞒，只得说道：“漕督使者便是施某。”那老者听施公说出，便亟向施公道：“某僻居村落，不知钦使遥临，有失迎迓，罪何可及。敝庐跼促^②，不知台驾尚肯惠临一叙否？”施公道：“亟拟造庐，不敢造次；既承相召，幸何如之？”老者见施公答应，喜悦非常，便向施公道：“既蒙辱临，某当领道。”说着，就引施公过了小桥，不一刻已到庄门。

只见有两个庄丁站在庄门两旁，鞠躬伺候。那老者并不向庄丁言语，一直领着施公进了庄门，走了两进房屋。从东南角门内走进去，便是一座小小花园。其中虽无玲珑山石，却是竹篱茅舍，潇洒出城。中间有一条曲径，两旁编着一路的鹿眼的篱笆。走过曲径，便是朝南一座五开间的一所竹屋，甚是宽敞洁净。那老者邀施公入内，两人站定便行了礼，即让施公坐下。施公也不过于

① 躅（zhú）——足迹。

② 跼促（júcù，音局促）——狭小。也作局促

谦让，就客位坐了下来。这才向老者说道：“施某荒唐之至，虽承雅爱，还不曾动问尊姓大名，疏略之愆，务求宽宥。”那老人亦谢道：“某姓吕，名焕，贱字云章。曾中丁酉科进士，世居于此。只因无志功名，告老致仕，守两亩田园，免得与人争名夺利。”施公道：“据老先生所言，真是勘破俗尘。安享田园之乐，可羨可羨。”吕云章道：“岂敢岂敢，不过聊以守拙而已。岂似人大兴利除害，救弱锄强，为国家栋梁。功在社稷，德被民生呢？”说着，有庄丁献上茶来。吕云章一面让茶，一面招呼茶丁备酒，庄丁答应。吕云章又向施公道：“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亟欲趋诣，恨无缘可人。今幸得见颜色，真乃识荆有负了。但不知大人此次驾经敝地，还是进京陛见，还是公干到此呢？”施公道：“某因去岁奉旨陛见，人觐天颜之后，又奉旨仍回本任。现在道经贵地，是往淮安回任。因连日车马劳顿，暂息征尘。又因天朗气清，故此偶尔出游，不期得遇老先生，并瞻仰华堂之盛，某亦是喜出望外了。但老先生有几位世兄，想皆是清贵之品，可能请出一见么？”吕云章道：“有三个豚儿：长名沛，系前科的举人；次名济，曾补县学生员；三名泗，尚有幼读。本当唤出来谒见，只因长、次两子皆就馆于外，使他们借此阅历。少子因连日感冒风寒，不堪出见，容日能令其谒忱恭叩便了。”施公道：“有老先生家学渊源，三位公某即虽不见，可想见其饱学了，”吕云章道：“辱承雅爱，又何敢当。所幸三子皆守书本，幸能遵守成规，奉法而已，其他就毫无知识了。”施公见说这番话，施公又问道：“此间沂州府知府秦藹仁，老先生想是常见的了。”吕云章道：“秦太尊自去岁到任后，承他到敝庄拜过一次，某也曾答拜一次。今年彼此循俗例，互相贺了年节。此外如宴会等事，皆未与列。且某亦不愿

与官府往来，并非某故事耿介，只因敝族亲友甚多，难保无有词讼事件。他们见某与本地父母官时常往来，设若遇有事故，必至前来请托。某如不应，势必有拂亲友之情；若竟答应，今日你来，明日他至，不但烦扰之至，且于某声名有碍。存了这个心志，就是亲友之类也不能相怪于某。某若遇有地方兴利除弊之事，倒也挺身而出，所谓‘公事则与闻，私事则不敢稍涉’也。好在秦太尊亦复是个良吏，更此间民俗质朴，亦不难治。”施公听说，又着实称赞一番。此时已有晌午，庄丁已将酒饭摆上，吕云章就请施公入席。就此宾主二人，施公坐了首位，吕云章在对面相陪。施公先道了谢，然后举杯饮酒，不一时，酒饭已毕。净面漱口，又饮了两杯茶，吕云章即刻请施公到他花园内游玩一回。但见插竹编篱、豆棚瓜架之外，也有些四时不谢之花，颇为雅洁。又在草亭上坐了片刻，但闻有朗朗读书之声，又闻有琴音自墙外而至。施公便问道：“读书之声，想系今孙辈在馆中所读，只琴声又从何而来呢？”吕云章道：“只因幼女漱兰，酷好丝桐^①，想是她在那时胡乱拨弄的。”施公听说，又复称谢不已。各处游玩殆遍，施公便道谢兴辞，吕云章只得将施公送至庄口，一揖而别。

施公仍走回原处，穿入树林，忽从后面有一人在施公腿上着力打了一棍，将施公打倒。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丝桐——指琴。古时多用桐本做琴，练丝为弦，所以叫丝桐。

第四五一回 琅玕山曹勇激云鹤 二贤村世雄劫施公

话说施公进了树林，走不多远，忽从背后过来一人，给施公冷不提防，在他两小腿上，就是一棍，施公哎呀一声，登时栽倒在地，已昏晕过去。那人从身上掏出绳索，将施公四马倒攒蹄捆绑起来。又脱了一件衣服，将施公连头带足包裹好了，向肩头上一负，背了就走。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关王庙的智明和尚。因那日黄天霸等大破关王庙，他却不在庙中，至城里探访情事，因被他漏网。后来他知道关王庙的人全被黄天霸等人捉住，一概正法。他又怕随后仍要补捉于他，因此别了他的相好，就远走高飞，投奔他一个至好朋友。他这朋友，姓曹名勇，绰号盖世大王。生得虎背熊腰，两臂有千斤之力，惯使一对镗金锐。更有一种暗器，名唤百练飞抓，百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这曹勇却是绿林中后辈，现在朝佛山独自为王。专劫远方远地富商大贾，或一年做一次，或半年做一次。下有两个结拜兄弟，一姓朱名唤世雄，一姓尹名唤朝贵，这两人也是飞檐走壁，本领甚高。朱世雄惯用两柄飞抓，能在空中打人；尹朝贵惯用一把单拐。平时帮着曹勇做些买卖，到了山上，三股均分。这日智明从东昌府逃至此处，见了曹勇，将关王庙如何被施公私访，如何被黄天霸破了，杀死众位兄弟，因自己不在庙中，幸未被捉，赶紧逃奔前来，请他报仇的话，说了一遍。当下曹勇闻说，大怒道：“俺不料施不全竟

如此作恶，专与俺绿林中作对，此仇不报，还叫什么义气？”说着，就将智明留下。又与他道：“贤弟但请放心！为兄慢慢打主意，给众兄弟报仇便了。”智明道：“兄长但说报仇，不知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仅靠咱们这三、四个人，断断不能行事。总要想出个妙法来方妥。”曹勇道：“贤弟无虑！劣兄自有章程。因不久得了个极好的朋友，与愚兄也是结拜过的，姓云名鹤，绰号就唤飞云子。却是道家装束，其人能在空中行走，如风卷白云一样。他有两口宝剑，名叫灵武剑，却有一雌一雄。这两口宝剑，真是削铁如泥，任你什么兵器，只要碰着剑，立刻截为两段。当今之世，可算天下无敌了。若哀请他前去，何患不能到手呢？”智明道：“若得如此，就使我们不能亲自报仇，也算是借刀杀人了，但不知此人现在何处。”曹勇道：“现在镇山太岁王朗那里帮忙，起造一座名楼，名曰齐星楼。”智明道：“这镇山太岁起造此楼，作何用处？”曹勇道：“镇山太岁这座楼，起得却大有道理。现在也不必问，随后你我自然知道，而且可以到他楼上去，立一番事业。”智明见如此说法，也就不往下追问了。隔了一日，曹勇来到琅玕山，见了飞云子，说明一切。飞云子道：“此事万不可行。”曹勇听罢，高声说道：“兄长平时常说，为人一生，总要做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来，我等皆以兄长必非虚言。今日有这件事，我等料兄长必能欣然前去，哪里知道反而畏惧起来。也不知兄长是恐怕自己本领不佳，不敢前去。若是不愿前去，我等却也不敢勉强了。”这番话说罢，飞云子冷笑一声道：“两位贤弟言之差矣！想愚兄具此一身本领，虽不敢说天下无敌，却也不弱于人，有什么不敢前去？但恐闹出事来，将本贤弟等恐遭不测，愚兄才有这些言语。今两位贤弟，既如此说，愚兄只好勉强一行。若能得到手

中，可是有一句话——愚兄交与贤弟之后，我就要远走高飞了。好在此间，楼已造成，无事可帮助。贤弟等若能答应，愚兄便去走一遭；如若不然，我却不敢应命。”王朗道：“兄长且将此物取来，再作计议。如果不弃小弟，共图大事，则是小弟的万幸。万一坚执，小弟亦不敢勉强，听兄自便是了。”此时曹勇、王朗二人，见飞云子答应，好不欢喜，是日即大排筵宴，给飞云子送行。飞云子也就即日前去。你道飞云子所取这件东西，却是何物？为何如此贵重？原来就是盗的琥珀夜光杯。飞云子走后，曹勇也就回朝儋山，这是十二月的话。飞云子到了京中，就将那琥珀夜光杯盗出，送回琅玕山，交与王朗，他也就真个走了，不知去向。直至后来黄天霸大破齐星楼，捉拿王朗，方才有飞云子话说，随后自有交代。

曹勇回至朝儋山，就与智明、朱世雄、尹朝贵三人说道：“现在飞云子虽然前往北京，能否到手，也不可必。咱总要再遣一个人去京打听打听，且看施公全是否留京，还是回淮安本任，咱们还好另想别法。”智明便说道：“小弟愿往前去走一趟。”曹勇道：“你不能去，莫若朱贤弟辛苦一趟。”世雄道：“小弟何敢推却？明日前行便了。”曹勇大喜，说：“贤弟此去，务要小心谨慎，不可疏忽。”朱世雄唯唯答应。次日就别了曹勇，往京师而去。及至到了京中，细细打听，那琥珀夜光杯，早为飞云子盗去。现在京城内外，一体访拿盗杯之人。并有旨饬令黄天霸等细细访缉，务要人杯并获。朱世雄打听清楚，好不喜悦。就将此事，摆在一旁。再探施公是否内用，抑系回淮。这日有旨下来，着令施公仍回本任。黄天霸又升了江南提督。等到施公陞见出京的日期，朱世雄暗暗想道：“我若此时回山送信他们，前来拦劫，此

事不必妄想，他手下有这许多，如何拦劫得住？我何不跟他下去？等他沿路住下，若有疏漏的时候，我能独自将施不全捉住，送回山中，这件事也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因此一路跟着施公，可巧这日施公在琅玕驿住下，又往二贤村游玩，不期竟被朱世雄说着。当施公出了驿馆，在街坊闲游时，朱世雄正在酒馆内饮酒。瞥见施公出来，又看了看并无一人跟随，好生喜悦。当下就尾随于后，怎奈人多不能动手。及至到了二贤村，又被吕云章邀入庄上，朱世雄暗想道：“你这赃官，除非是不出来，你若由此经过，却休想逃脱。”说罢，便在树林内暗自躲好。等到施公由庄上出来，朱世雄便等施公到了林内，他由施公身后，拿出铁尺，在施公腿上击了一下。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五二回 恶智明疑是疑非 贤总漕不生不死

话说朱世雄一铁尺将施公打倒，当下绑缚起来，用衣服裹好，背负而走。看看天色已将近黑，走到河口，叫了一只船，将施公放在船上。他也上船，喝令船家开船。那船户便问道：“今夜如何开得？且等天明再开吧！”此时施公却也醒了。听说此话，便大声说道：“船家你万万不能开船，这个人是个强盗。我乃漕督施某，被他劫夺而来。你若能将此强盗捉住，将本部堂送回琅玕驿，本部堂自有重赏”此话尚未说完，只听朱世雄大吼一声，向那船户说道：“你胆敢多言！若再不开，咱便送你狗命！”那船户也道：“你这大胆的狗强盗，胆敢劫夺钦差，该当何罪？难道你不知王法么？若要咱开船，只怕今生也休想。”朱世雄听了这言大怒，随即在腰间拔出铁尺，恶狠狠直往那船户打来。那船户知道不妙，亟将身子一让，只听扑咚一声，往水里跳下。朱世雄却也会水，见船户跳下水，他也跟着下水追。那船户知道不能抵敌，只得踏着水逃命而去。朱世雄在河底下，追了一回。见捉不住那船户，也只得钻出水面，仍然上船，即便将船开去。原来这条河却通朝儋山后面，不过半日即到，但须走那后港；若走他河，非两日不能到山。朱世雄独自撑篙，不过到天将微明，已经行至后山脚下。当即弃船登岸，仍将施公背起来，直往山上而去。

却好有巡山喽罗见二大王回来，赶即入内报信。曹勇、尹朝

贵、智明等人迎接出来，进了大寨，挨序坐下。曹勇更急急去问，朱世雄便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大家听说，齐道：“比那夜光杯更宝贵。”大家喜形于色。独有智明说道：“诸位兄长，不必过于喜悦。依小弟看来，恐怕不是真施不全。”曹勇道：“此话怎讲？”智明道：“施不全诡计甚多。去年在东昌府将智亮捉住后，他便假扮了自己，即日动身，将智亮交与府县审问。那时小弟见他已经动身，便赶着回庙送信，我大哥便暗暗差人送信，约弟兄行刺。居然出其不意，将他刺死。我大哥自然心满意足，以为除了一害，又可为我们绿林中报仇。哪知等到大破关王庙之后，方才知，前次刺死的并非施不全，而是东昌府狱内的死囚。改扮起来，故意让我们刺他，好叫我们不防备。他好于中行事，乃竟上了他的当了。朱兄长今日又将他捉住，所以小弟想起去年的事来，颇为疑惑，惟恐又是假的。”朱世雄一听此言，倒也疑惑起来。暗道：“如果是假的，即便将他杀了，也是枉然。”当下说道：“智贤弟！你既如此说，真施不全你可认得么？”智明道：“咱曾前去行刺，看得明明白白，怎么能认不得呢？”曹勇道：“这就容易了，莫若将他抬上来，立辨真伪。”正说之间，只见喽兵已经将施不全抬上山来，请大王示下。曹勇道：“即将他推过来。”喽兵一声答应，即刻退了下去。不一刻，蜂拥推到，来至大寨。施公向上一看，只见四个强盗，内中还有个和尚，心中想道：“这和尚莫非就是关王庙所捉的秃驴么？”正是暗想，忽听上面一声大喝道：“施不全！你抬起头来，可认得法师么？”原来智明一见施公，已知道不是假的了，故有此言。施公见他一问，更明白他一定是关王庙在逃的了，因大骂道：“好个贼秃，尔前次幸逃法网，不曾问罪，就该悔过自新，勉为好人，方是道理。竟敢不知悔过，仍复估恶

不悛，将本部堂劫夺到此。尔等究竟意欲何为？”智明道：“那师兄等，平与你有何冤仇？你偏欲同咱等作对。尔以为仗着黄天霸一班小辈，可以保护于你。今日尔既被捉，你那些人，尚能来此救你出去么？这也是你作恶太多，杀人无数，也有今日之报。你尚有何话讲呢？”施公道：“本部堂既已到山，要杀便杀，不必多言。我就死了，看尔等恐未必能够逃罪。”说罢，便低头不语。只见曹勇说道：“智贤弟！愚见却有个主意，若就将他杀了，即破腹开堂，也不费事，却反便宜他受用。咱便叫他受些凌辱罪，然后等他将死未死之时，再将他破腹开膛，二罪并罚。你道如何呢？”智明道：“兄长你道如何处治他呢。”曹勇道：“可以将他先吊在厕所旁边，叫他受些秽气；再把他抬入暗室，饿他三天，将他饿得气息奄奄；再把他拖出来，给他一个开边，迟从背脊上用刀划开，劈分两片，将他的心割下，遥祭绿林诸位已死的朋友。你看这个主意，可好不好么？”智明道：“兄长此言，甚是有理。”施公听了暗道：“不期结怨已深，致有今日，料想这条命，今日是活不成了。但不过这起恶贼，存心未免太毒。”施公正在暗想，忽听曹勇喝叫喽兵：“将他推下，先吊在厕坑旁边，教他受些秽气，然后再将他收入暗室，封锁起来。多派人看守，给他饿三日，等他气息奄奄，再来禀报。”喽兵答应，当下推推拥拥，将施公拉出寨外，就向厕所旁去吊。里面寨内是日大排筵宴，互相庆贺。

且说施公吊在茅厕旁边，固然臭气难闻，更加心骨疼痛，恨不得自己寻死，免得受此恶罪。无奈欲死不得，实在悲惨交集。约有半日光影，忽然有个喽兵，走此经过，一见施公，登时吃惊不小。暗道：“这便如何是好？我就想救他，你道如何救法才好呢？”急中生智，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我何不如此如此，问问

他们情形呢？便向左右喽兵问道：“这是什么人？将他吊在这里。”内中就有一人答道：“王头目！你那里不知道么。”那人又道：“我那里得知呢？我刚才从山下回来，到底他是谁人呢？”那喽兵又道：“我就是潜台施不全，今日破二大王将他捉上山的。”那人又道：“既将他捉住，为何不杀他呢？”那喽兵又将曹勇的话，细细告诉了一遍。那人一闻此言，故作失惊。说道：“既大王招呼你们那样办法，何如救出施公？”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五三回 用巧言报恩旧主 设妙计醉倒喽兵

话说那人向喽兵说道：“你看他气息奄奄，已是将死的样子，还不快将他送入暗室，受那饥饿罪去。”

那个喽兵见他说了这话，向他冷笑了一声，说道：“王头目！这句话不象你说的，三位大王的脾气，你还是不知道？他如何吩咐，是要照做的。招呼我将这施不全吊到向晚时节，然后令他另受别罪。此时才有半天功夫，便将他换了地方，设若为大王知道，岂不说我们违他的号令？那时问起罪来，岂能担受得起？你们了事外人，故可说此现成话，我是万万不能违他号令的。而况这赃官，平日专与我们绿林中作对。曾记我哥哥在关王庙当个庙祝，好容易小心服侍，讨了无量的欢喜，将庙中所有的田地，归他掌管。满心三年后，便可起家立业，享个半世安闲。谁料不上半个月，就遇见了这个赃官，无辜的不干他事，偏要明查暗访，寻出破绽，命黄天霸、贺人杰等将无辜杀死，复将我哥、十八罗汉正法。幸亏智明师父那日未曾上山，脱了此难。我连夜逃走，所有辛苦钱财以及我哥哥的遗物，全行丢了干净，后来若非访知智师父到此，来这里投奔，已早经饿死了。平时想起来，恨不能将这厮碎尸万段，方泄心中之恨。难得今日为二大王捉住，命我看管这厮。你想想，如此大仇，可能轻恕么？”说罢，大气不止。又将施公大骂了一顿，复将绳索紧了紧，然后向那人道：“王头目！

等到向晚时节，你我两人沽壶酒，慢慢的在此饮酒，看他受罪。”那人见喽兵说了这番话，方知他与施公也有前仇。心中想道：“这厮如此恶毒，若再深说，反叫他见疑于我。看他这样。也是一个酒徒。何不如此如此，将他灌醉，然后行事。”登时笑着说道：“老哥！我看你平时甚是和气，凡有大小事件，无不彼此相商；今日为何如此动气，原来有此缘故。若不说明，小弟几乎怪你。此时既遇仇人，报了前仇，小弟理当要奉敬一杯，为老哥贺喜。”说罢，转身出去，到了厨房。向厨内取了一壶暖酒，另用托盘，摆了四碟下酒小菜，将酒也托在里面。唤了一个打杂的喽兵，令他端好，自己来到原处，向那看施公喽兵说道：“老哥！此时且平一平气，咱们先到那屋里，饮一两杯，谅这赃官在这里没甚么碍事。等到那向晚时节，搬到那忍饥受饿地方，使他很受点罪孽。在老哥意下如何？”喽兵见他如此殷勤，又见盘内端着酒菜，本是个酒徒，岂有不欢喜之理？随即满脸堆下笑来，向那人道：“王头目！小弟承你这般美意，只得领情了。但是这赃官在此，也须要人防备，不可大意才好。设若大意，保不定他那干人将他劫去。咱们就此胡饮一顿，岂不是公私两便？”

那人听了喽兵这两句话，心下很是着急。暗道：“你这厮倒也小心。若不将你骗离此地，何以能报从前大恩？他现在如此讲说，究竟用何说法，方使他随我进去？”想毕，哈哈大笑道：“此时仇人见面，正宜痛饮两杯。难道小弟请老哥饮酒，该派在这污秽地方吗？你自己虽忍得下去，也不问人能受不能受。”说罢，脸上便装着怒容出来。喽兵见他已动气，赶着笑脸说道：“王头目不必动恼，此不过小弟谨慎的意思。既然你老不愿在此，咱们到里面去便了。”说罢，命那打杂的喽兵，将酒菜端入屋内。自

己与那人也就端过两副坐头，彼此对面坐下，先向那人道：“王头目，今日得报大仇，该咱做个东道，反叫头目费钞，这是如何说起？也罢，头目先请一杯！”说着，取了两双箸儿，摆在各人面前，遂将酒壶提起，满满地在杯内斟了两杯。那人见他如此爽快，正合己意。忙道：“老哥也不必谦让，你我皆是直性，不分彼此。但以多饮的为是。”喽兵本是个有酒必醉，不醉不休的人。见那人如此说，却杯空即斟，斟满即一饮而尽，如是连添数次。王头目不禁大喜，便道“老哥！你平时酒量甚好，为何今日便醉了呢？”喽兵不等他把话说完，忙道：“王头目！你也是门缝内看人了。我虽比不得李太白为酒中的仙人，若说这两杯酒将我醉倒，也太胡说了。你若不信，我再饮与你看。”说着，满口浓涎滴滴地站起身来，将那酒壶执在手内，也不向酒斗去斟。自己的嘴对着壶口，噜噜苏苏地说道：“你看我醉不醉！”这句话未曾说完，早已听不清楚，但见他如牛饮水仿佛，一口气将所有的酒全行饮下。只听噗咚一声，连人带壶，俱跌入桌下了。那人哈哈大笑道：“我说你醉了，偏不相信，此时真醉倒了。有这差事在此，又不能无人看管，只好我代你照应一会了。”那人此时见醉的醉，走的已走，忙道：“此时不救恩公，等待何时？但是我一人万不能将他救离此地，必得问明他来历，方好设法。”想罢，走到外面，先将头道绳索解了下来。不知施公此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五四回 叙前言将恩报恩 骗恶贼因计生计

话说那人复将绳索从铃铛上解开，轻轻将施公松下，用手将他胸口一摸，所幸周身温暖，再向脸上望去，虽然皮色大变，鼻孔内尚有呼吸之气。知他未曾气闭，赶将施公扶坐在地下。将他手足舒展开来，又在背脊上轻轻地拍了数下。此时施公虽不能开言，心下却甚明白。过了一会，将眼睁开，将那人上下一望，好象在哪里见过相似，一时想不起来。暗道：“在这强盗窝内，谅有甚么好人，无非是他一类。但他忽然将我放下，不知他有什么意见，倒要将他一问。”当时先伸了一口气。然后问道：“汝这狗强盗！本院乃朝廷的大臣，只因赤胆忠肝，为民为国，将天下的强人恶寇，扫除净尽，为百姓除害。今日不幸，遭那强盗之手，要杀便杀，还有什么说！方才为那班狗头吊在此地，是已拼着一死。汝为何复将本院解下？难道那强盗使汝前来，又有什么摆布吗？”那人此时，正想施公说话，一见他能言语，不禁心中大喜道：“小人受大人厚恩，何敢另有歹意。小人此来，是救大人的。大人且看一看，可认得小人么？”施公见他说了这番话，反而疑惑起来。忙道：“汝这人姓甚名谁？为何说前来救我？汝且将名姓说来，免得本院疑惑！”那人道：“小人不说，大人已忘却了。可记得大人前在江都任上，捉住那窃贼王雄么？自蒙大人不治死罪，历年以来，恨不得结草衔环，以报大德。今见大人遭此大难，

人非草木，何能不拼命来救？”施公听了此言，方才明白。原来初任江都时，合境窃案迭出，屡次出签提人。那些有本领人，早已闻风逃走，独将这没本领的王雄捉来完案。施公讯了一堂，知他是生意中人，不肯将旁人的罪名，推在他身上。因此劝了他一番，令他改邪归正，又赏他几吊大钱做营生，免得做这不法之事，此时听他说出王雄两字，方才想起。乃道：“王雄！你这人毫无血性。本院从前免汝死罪，正想汝改邪归正，做个好人，为甚么事隔多年，仍然怙恶不悛，在这山上为寇？今日还亏你有这面目来见本院！送往厅前，不干汝事。少不得日后黄天霸等，闻风到此，将汝等捣巢灭穴，鸡犬不留。”当时大骂不已。王雄见施公动了真怒，不敢言语，跪在地下，只不开口。等施公骂毕，然后说道：“请大人息怒，小人有下情上禀。自蒙恩放之后，便将赏给的钱文，做了生意。在前数年，倒也无往不利，每日不论多少，总赚数百余文。后因本钱稍多，因想这小本营生，断无出头日子，适身边积聚得百十千文。有人与小人合本，说近年北货甚好，如金针菜、枣子、柿饼等，若由出产地方运回江都贩卖，可得数倍之利。只因小人图利的心重，一闻此言，便将所有的本钱，同人合本，预备到河南、山东带，贩卖各货。谁知到了这琅玕山下，被这班强人打劫得一无所有。彼时自忖，不想活命。谁知山上的寨主，名叫盖世大王曹勇，见小人生得魁梧，不但不杀小人，反向小人说道：‘汝若能归顺俺大王，补你个喽兵头目，包管你一生吃着不尽。’小人彼时出于无奈，因此在这里数年。不想今日得遇恩公，为何被捉？还是一人来的？还是另有别人？大人可从速说明，小人好设法解救。”大人听他这言语，方知他无甚么歹意，便将进京陛见，蒙恩仍回淮安本任以及无意遇见朱世雄，被

捉上山的话，说了一遍。乃道：“本院今日被捉。能将我救出，随后我自与你个前程，免得在此做这不法的事件。但是方才那个喽兵，到哪里去了？为何换了你来？”王雄便将酒醉喽兵的话告知了。施公便道：“此是你一片诚心，但此时天已不早，耳目又多，设若这看管人，酒醒过来，或有人前来探看，见将我解下，那时两人的性命不保。”王雄道：“惟此之际，大人且将同来的人姓名说明，住在何处，今晚谅曹勇等人，决不能将大人置于死地，必得小人下山送信与众人。然后大众商议一条妙计，好将恩公救出，方保无事。”施公正要告知黄天霸等人住处，忽见屋内一声响亮，施公吃了一惊，忙令王雄里面去看。原来那喽兵因饮酒过多，睡在地下，一时酒涌上来，不禁大吐不止，原未即醒，过了一会，复又转身呼呼睡去。王雄道：“此时天已将晚，必得如此如此，方可无事。是以禀明大人，非是小人斗胆。”施公道：“汝此番救我，正是汝周密之处，汝但照行便了。”原来王雄欲将施公仍然捆起，然后去喊那喽兵。此时见施公允许，当时在地下先请了罪，依然照方才所禀的话及以前所捆的样式，捆缚起来，放在地下。”走到里面，将那喽兵喊醒。叫道：“你这人酒量不佳，便不该说嘴要吃。你是醉得快活，只是累得我苦费了钞请你吃，还要我代你当差。你看天已晚了，大王怎样招呼你的，还不将这厮送到那暗室里面，然后去禀明大王呢？”喽兵被他喊叫了一番，此时酒已半醒，睁眼看来，果然天色已晚。无奈身体困倦不堪，满口如麻布一般，实是懒于起来，就说道：“王头目！你一个人人情可做到地头，我万分起不来了。大不了的事，将他搬到那暗室里去，怕他还逃得么？等到半夜之时，真是奄奄一息。那时我酒已全醒，再去禀明大王，结果这厮性命，岂不是好？免得此时

空跑了一趟。”说着，向王雄谆嘱了几句，正又要睡。谁知曹勇已派人来问。王雄见有人来问，又来回道：“施不全现已不能动弹了，我现在帮同这老哥，送他到暗室里去，使这赃官再受些饥饿的罪，方泄我的仇恨。等到临危之时，送与大王等处治便了。你们此时回去禀知大王，说我也在此处。”来人见是王雄，也就别无话说，照他的话回复曹勇去了。这里王雄只得将施公道至暗室，先寻了一张葫芦席铺在地下，令施公睡下。低声说道：“大人权且耐心片刻，小人出去，取点人参，好请大人充饥。”转身奔到自己房内，取了两枝出来，得去送与施公，又叮嘱了一番。施公只得答应。王雄直至更定以后，方才偷下山来，寻找天霸等人。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